

《金瓶梅》中的 男人与女人

目 录

风流浪子陈经济	3
一、风流淫邪 ,本性堕落	4
二、醉生梦死 ,贪财好色自沉沦	7
三、作恶多端 ,蠹虫食绝命自灭	10
帮闲小丑应伯爵	13
一、吹捧拍马 ,溜须只得贬自己	15
二、左右逢源 ,天下钱财总得赚	16
三、摇唇鼓舌 ,打诨玩笑时时有	18
四、帮闲丑角 ,投靠商人隐悲辛	21
五、随机助兴 ,何日可解莫名愁	26
淫荡狠毒潘金莲	33
一、罗网罩身 ,自我发展却杀夫	35
二、一支红杏 ,众妻妾中露头角	37
三、御夫有术 ,让、管、骂、媚显奇效	43
四、忤逆不孝 ,恶言恶语斥母亲	47
五、欲火难禁 ,从偷情滑向偷性	50
六、武松诈娶 ,荡淫妇血祭武大	53
七、尖酸狠毒 ,出污泥终被污染	57
八、灭绝人性 ,为私欲攻击杀人	64
九、主从转换 ,两金莲巧妙嫁接	69

十、殊途同归 潘金莲与王熙凤之比较	73
良性未泯李瓶儿	85
一、水性杨花 根上昏沉为情痴	87
二、痴情女子 千古风流同一哭	93
三、一片痴心 缠绵蜜意为郎诉	99
四、前后不一 李瓶儿寄情西门庆	101
五、崇尚夫权 在桎梏中挣扎	105
六、良性未泯 弥留之际情动天地	109
七、悲惨结局 妻妾争宠的牺牲品	112
八、小家碧玉 李瓶儿与尤二姐之比较	116
不甘人下庞春梅	126
一、受主偏袒 婢女身份没变	128
二、心高气傲 不甘人下为作妾	132
三、因祸得福 时来运转升为夫人	136
四、忠义奴婢 知恩报恩旧情深	140
五、尊上卑下 一朝得势威无边	143
六、狂态毕露 恃宠使性无所顾忌	147
七、大厦将倾 独木难支	153
八、嗜欲成性 淫乱无度而暴亡	159
九、身贱心高 春梅与晴雯之比较	163
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	175
一、塑造西门庆艺术形象	176
西门庆东京庆寿诞	176
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183
西门庆生子喜加官	194
西门庆作东攀附	202

西门庆枉法受赃	208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212
西门庆赏雪说人情	231
西门庆淫乱亡命	237
二、塑造陈经济艺术形象	243
陈经济因鞋戏金莲	243
浮浪子家破人亡	252
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	260
一、塑造潘金莲艺术形象	261
潘金莲嫌夫戏叔	261
潘金莲受宠	266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271
潘金莲饶舌弄是非	277
潘金莲打狗伤人	283
潘金莲怀嫉死官哥儿	287
妻妾护短泼醋	299
二、塑造李瓶儿艺术形象	305
李瓶儿墙头密约	305
李瓶儿待嫁西门庆	310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315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儿	322
三、塑造庞春梅艺术形象	326
庞春梅向西门庆撒娇	326
庞春梅受宠得势	331
庞春梅一命归阴	338



中篇 《金瓶梅》

男女个体形象评析

第 六 章

风流浪子陈经济

陈经济在《金瓶梅》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是《金瓶梅》后半部的一位关键人物。他既是一个封建浪子的典型，又是一个“关系人物”。从其好色如命、放荡淫靡、贪婪粗鄙的行径而论，确与西门庆有着共同之处，因之有人以为“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影子”，“是西门庆的衣钵传人”，“是西门庆的掘墓人”等等。但是，如果从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着眼，不难发现，作者正是通过陈经济这一形象，深刻地揭示了末世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本质及其衰亡的必然趋势。他与西门庆形象具有根本性的区别。

一、风流淫邪，本性堕落

陈经济是一个封建浪子的典型。他出身于封建没落家庭，为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戩党羽陈洪之子，西门庆之婿。从小骄奢淫佚，吃喝玩乐样样都通。由于蔡京、王黼、杨戩等人树党怀奸，贪婪腐朽，因之失误军机，纵虏深入，失陷内地，被科道参倒，陈洪因被牵连犯罪。当此权势衰落、家道凌替的关键时刻，陈经济带着部分箱笼财物投托西门庆家避难。他表面乖猾伶俐，风流博浪，颇知书算，骨子里却荒唐腐朽，浮浪颠狂，集中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反映了封建末世的本质特征。就陈经济的堕落历程而论，可分四个阶段。

一是投亲依附阶段。最初，西门庆安排陈经济在花园管工，后来掌管库房钥匙，查点账目。由于家遭变故，寄人篱下，因之卖乖使巧，颇为精心，深得西门庆的信任，并且托为心腹，一心望他振作有为，将来继承自己的事业。其实他呆里藏奸，只图酒色之娱，潦倒不堪，竟将几位小文母当作情妇，一味窃玉偷香，混水摸鱼。首先盯住潘金莲不放，稍有机会，则穿房入户，打牙犯嘴，或挟鞋嘲戏，或吃酒索唱，调情弄鬼，极为下流。待西门庆一死，趁乱奸欺，便与潘金莲、春梅串作一起，明床暗铺，通无忌惮，竟将寡妇房内翻作淫乐世界，甚至偷出私生子来。他们偷鸡摸狗的行为月娘早已闻知，只是碍于大姐的关系，只好静观其变，或假托听经宣卷，或借外出进香为名，让其淫乱行为充分暴露，

一旦抓住真赃实犯之后，便以家主之权，或赶或卖，将三人全部铲除。

二是倾家破产阶段。自陈经济被逐之后，其父已死，亲友飘零，其母孤独无依，而经济毫无顾念之情，他首先骗取两车细软，企图重温当年西门庆谋财娶妇之路，不料潘金莲已死，春梅被卖，希望落空。于是结交狐群狗党，逐日放纵享受。并以外出贩货为名，卷了家中资产，伙同光棍杨光彦等前往临清码头繁华热闹之处，吃喝嫖赌，并且将娼妇冯金宝娶回家中，气死老娘，毫不在意。他得陇望蜀，贪得无厌，又去严州诈骗玉楼，反被哄赚，陷身牢狱，货物被拐，乞讨而回，家财又被金宝转空。事后听信娼妇调唆，迫害大姐自缢，被月娘上告官衙，从此倾家荡产，惟留性命而已。

三是沦落乞讨阶段。自经济迭遭事故之后，一贫如洗，只好钻入冷铺存身，为群丐打梆摇铃，乞讨度日。他虽备遭磨难屈辱，然而习性难改，劣迹依旧。心慈好善的王廷用曾经几次周济钱物，劝他弃旧图新，不到几天，却又输得精光。无奈之下，只好送往晏公庙为道士，希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料又与金道士勾结，骗取库内钥匙，常拿银钱去谢家酒楼嫖妓宿娼，将任道士积蓄大半盗空。后被刘二虎醉殴，并令地方保甲解往守备府发落，幸遇春梅从中说情释放，便在城南水月寺与侯林儿鬼混，任道士因之一气而亡，孙雪娥因之备遭毒打，且被卖到临清酒店为娼。

四是发迹变泰阶段。当周秀审理道士宿娼一案时，其子金哥却扑着要罪犯经济怀抱，作者分明示意了孩子与陈经济的关系。就在童心的微妙牵合之下，春梅与经济邂逅相遇，旧情复燃，因怕雪娥泄密，于是暂且放走了经济，待除去雪

娥之后，便将经济接回府中，从此两人明以姑表姐弟相称，暗中纵情淫乐。周秀一概不知，且把一个流氓无赖看作心腹至戚，倾力扶持。既为经济娶妻成家，谋取前程，资助银两，又凭着守备的势要，从杨光彦手中追回资本，夺了谢家酒楼，开张酒店。从此，他官禄临门，福运交至，得意之极。然而随着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而统治阶级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危机四伏，陈经济的享乐生涯与封建王朝的命运一样，业已面临日薄西山、回光返照时刻。所以时过不久，他又在临清酒店与流娼韩爱姐勾搭一起，色胆如狂，不巧又遇刘二行凶闹事，陈经济便仗着守备的势要，曾与春梅偷情之际，挟私报恨，反被张胜所杀，终于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就上述陈经济的生活历程而论，时代正处于商品经济发展，商人正在崛起的大好时期。他的家庭虽遭变故，但他所带箱笼财物并未被西门庆吞占，陈家并未完全破产。而时代又为他发迹暴富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何况西门庆一心望他振作有为，将来继承自己的家产事业。但时代变革的新潮并未使他得到启迪，而洪流中的腐烂因素反而激发了他纵情享乐的热情。于是他一味荒唐淫靡，浮浪颠狂，因之，察其一生，节节败落，步步沉沦，终于破家自焚，一败涂地。上述情况决非偶然，他的性格是封建地主阶级日趋淫靡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他的堕落历程集中体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腐朽本质，他的命运与封建王朝的衰落同步，尽管最后似乎否极泰来，光华似锦，但那不过是日暮黄昏时的一抹晚霞而已，终于逃脱不了覆亡的命运。

二、醉生梦死，贪财好色自沉沦

清人文龙认为：“作者以孝哥为西门庆化身，我则以为经济为西门庆分身。西门庆不死之于刃而死于病，终属憾事，故以经济补其缺。盖经济即西门影子，张胜即武松影子，其间有两犯而不同者，有相映而不异者，此作者之变也，全在看官之神而明者也。”文龙的基本观点是：西门庆在日，专一违天害理，结果暴卒，而他罪恶的基业丝毫未动，终属憾事。作者故以陈经济作为西门庆的替身，促其家庭败落，以示对西门庆的报应。这种论调不过是欣欣子所谓“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的循环报应之说的翻版而已。此后，便有“陈经济是西门庆衣钵的传人”，“是西门庆家族的掘墓人”，“是西门庆家族一切现存关系的破坏者”等说法。不可否认，陈经济的行径确与西门庆有着共同之处，但道德评价不能代替历史评价，他们两人代表晚明变革时代不同性质的社会因素，带有根本性的区别。

首先就其贪财好色、谋财娶妇之道而论，虽然行为相似，其实根本不同。西门庆谋财娶妇并非单纯的财色之求，而是涵盖着一场宗法伦理制家庭的变革。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三人早期婚姻的裂变充分体现了人们对传统的背叛，标志着市井妇女的思想觉醒。而暴发户商人的出现有如福星降临一般，竟然赢得了她们的倾心和眷恋，体现了商人用金钱关系击败了封建等级关系，促进了封建没落贵族之家的分裂解体，这正是西门庆发迹变泰，谋财娶妇的契机。也是特

定时期新兴商人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趋势，其中蕴含着时代进步意义。当西门庆死后，陈经济趁乱奸欺，妄图重温西门庆当年谋财娶妇之路，但其家政大权早已掌握在主妇吴月娘手中。这种家庭新旧势力的消长变化，预示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天折而封建宗法势力的复辟。由于世情的翻覆，环境的险恶，命运的捉弄，西门府中的小妾大多思想回归，迷失自我。特别是潘金莲早已蜕变为一个自私冷酷、妖淫放荡的享乐主义者。所以陈经济与潘金莲的关系既非发迹致富之道，又非正常人性人欲的追求，不过是贵族妇女与其面首的关系而已。随着家族矛盾的深入发展，眼看陷身罗网之际，他们仍然醉生梦死，总是沿着封建没落的轨道游戏人生，纵情享乐，终于在颓废沉沦之中趋于自戕。

西门庆发家的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西门庆出身破落商人，财力单薄，处于四民之末，但他能在短期之内，由“一介乡民”发展为“家道营盛”、富甲一方的大商人，并且充当了国家柱石，集中体现了明中叶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他之所以能发迹变泰的原因，不是什么等级门第，科举功名，荫功承袭，而靠的是商品流通，金钱交易。他根本不相信忠孝节义、天理轮回等神学教义，惟独信奉钱能通神的哲学。就在金钱关系的渗透侵蚀之下，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成了时代的宠儿，原来是国家柱石的封建贵族纷纷破落，他们的子弟反而成了商人的帮闲、伙计。这种本末倒置、贵贱无常的事实足以说明，整个“模范社会”在“满身铜臭味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西门庆发迹变泰的现象”证明商人的崛起是“时代变革的起点”，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陈经济的人生道

路正好与西门庆相反。论其家庭财势、地位远在西门庆之上。自其家破落之后，失去荫庇，反而投靠西门庆为生。西门庆托以儿辈，希其继承自己的事业，振作有为，说明时代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他好色如命，逆时背势，嗜痂逐臭的结果，节节挨打，四处碰壁，终于破家自焚，一败涂地。

就发家致富的才干而论，《金瓶梅》的作者突出了西门庆的经营能力和顽强奋斗精神。在他身上充满着新兴商人的活力。他所以能在事业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主要原因，并非社会条件的决定，而是把握了社会条件，进而变社会环境为我所用。以利为本的“恶劣情欲”是他的本质特点。他既有非凡的经营谋略，又有投机冒险的胆识和魄力；既能预知市场行情的变化，又能捕捉时机，当机立断，而且深通官商结合三昧。他虽然“贪财好色”，但在二者的选择上，更将金钱放在了第一位。他巧妙地利用人际关系，将金钱的魔力渗透到各个领域，从而能在商海中纵横弄潮，驾轻就熟，这正是他能暴发致富的秘密。而陈经济同样“贪财好色”善弄机谋，自以为聪明伶俐，春风得意，其实愚蠢浅薄，粗鄙无知。既无经营能力，而又色厉胆薄；既不谙习人情世态，又不能把握机遇。一生专事偷鸡摸狗，无所作为。如果环境略好，便得意忘形，猎艳渔色，挥霍务尽；一旦落魄，而又自残自损，颇以为乐。虽备遭困辱，恶习依旧。终于在末世的“泥塘”之中自我沉沦。

如果从作者进步的历史观着眼，西门庆发家模式及其过程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体现了作者对新兴商人的肯定。但他毕竟是由封建母体孕育而成的畸型胎儿，本身带有浓厚的

封建固有的恶习及其因子。至于陈经济的堕落自然与西门庆“贪财好色”的示范效应有关，但更主要的则是封建四大恶习导致的后果，不能因之将两者看作同一类型人物。关于西门庆家族现从关系的破裂，众妾的悲剧命运，是由多种因素构成，其中主要因素则与子嗣的继承，封建宗法势力的消长息息相关，因为早在西门庆活着的时候，围绕“情欲”与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吴月娘与潘金莲早就形成对立的两个方面。所以，西门庆府中众妾的离散根本不在于陈经济与潘金莲的淫乱关系。因为类似的淫乱之事，在西门府中极为普遍，月娘向来视为寻常，说明根本问题在于家政争夺问题。西门庆生前，一再宣布，如果子嗣无望，女婿陈经济当为家财事业的继承者，如果三人结合，惟恐重演西门庆谋财娶妇的故伎，在家政争夺方面对月娘构成严重威胁，因之视为最大的祸根，势在必除。

三、作恶多端，蠹虫食绝命自灭

晚明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破土而出，整个中国面临着一场变革性的转折。其时，社会变革的基本特点是既有适应历史发展的进步因素，又有接受传统的思想所束缚的因素。而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的新旧因素交替出现，处于矛盾交织状态。而封建主义虽然腐朽不堪，但它衰而未亡，它的腐烂因素仍像瘟疫一样，到处流行，毒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而陈经济的形象正是当时封建腐朽因素本质而真实的概括。他的性格是封建地主阶级腐烂环境中的典型性

格。

至于陈经济堕落的根源，在《金瓶梅》十七回中说得明白：其父陈洪为杨戩的党羽，由于杨戩之事被牵连犯罪的史实明确指出，以蔡京为首的封建官僚集团，是一小撮祸国殃民的罪魁。他们朋比为奸，“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三十回），层层贿赂，层层贪污的现实已成末世王朝的心腹之疾。事虽假托宋代，其实就是晚明封建王朝腐朽本质的写照。而政治的腐败必然导致文化上的堕落、糜烂。明自中叶以来，上自皇帝下到地方官吏，生活放纵，竞相穷奢极欲，或专事修炼，追求长生；或大兴土木，营造居室；或广蓄姬妾，纵情享乐。他们“通宵歌舞之场，半昼床之上”，而且彼此相尚，习以为常。其流风所及，举国上下，官庶男女，纵情淫乐，相率成风。所以王士禛曾说：“邇来士大夫绝不讲家规身范……祖父不得对子孙，子孙不能对祖父，皆其身多惭德也。”这就证明就在他们父祖淫奢之风的示范效应之下，那些封建纨绔子弟“益侈豪华之志以先其父兄，温饱少年亦竞习裘马之容以破其家业，挟弹垆头，吁庐伎室，意气已骄，心神俱溃，贤者丧志，不肖倾家，此士人之蠹也”。陈经济不就是这样吗？当他家势兴盛之时，凭着父祖的势要，“吃喝耍钱般般会，酒肆窠窝处处通”（九十三回），一旦权势旁落，家道衰微，他既不能参加科考，又不能经商，更不能作苦，只能寄人篱下，过着依附生活。由于家庭环境的淘染，业已养成恶习，加之时代放纵洪流的激发影响，于是放荡淫靡，无所顾忌。所以陈经济荒唐腐朽的本质及其堕落过程不就是上述典型环境化育的结果吗？

清代的文学家丁耀亢在其《续金瓶梅》中说：“即如一棵好树，就是斧斤水火，还有遗漏苟免的……如果树里自生出一个蠹虫来，那虫藏在树心里，自梢吃到根，又自根吃到梢，把树的津液昼夜吃枯，其根不伐自倒，谓之蠹虫食树，树枯而蠹死。”晚明时代的封建制度正像一棵千年古树，“蔡京集团”如同藏在树心里的蠹虫，加之纵横繁衍，生生不息，到了陈经济生活时期，那树自梢至根业已蛀空，树身虽然未倒，但已摇摇欲坠。所以，陈经济一生倒行逆施，作恶多端，真像蠹虫那样走到哪里蛀到哪里，落在谁家会把灾难带进谁家，他几乎是灾难的化身。虽然由于和春梅的暧昧关系，周秀的昏溃糊涂，他冒充好人，混进周府，曾经富贵荣华，显赫一时。然而，正如作者所说：“休道欢娱处，流光逐晚霞。”随着封建地主阶级分崩离析，食尽途绝之势，他那暂时的欢乐不过是日暮时刻的回光返照而已。时过不久，陈经济这个“蠹虫”终于连同那棵封建枯树一起灭亡了。

第 七 章

帮闲小丑应伯爵

应伯爵，在《金瓶梅》所塑造的帮闲走狗、流氓无赖群中，是值得重视的人物，也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最成功的帮闲典型。

作为西门庆的酒肉朋友，他没有任何正经职业，每天就是跟着西门庆身后转。为了讨得西门庆的欢心，他随西门庆帮嫖妓女，有时不惜自己作践自己，跪在地上，让妓女打他嘴巴子来为人家饮酒助兴。他有时也运用为西门庆帮闲的机会，背地里捞些银两，以饱自己私利。

应伯爵在小说中是一个多余的人，但作为艺术形象，自有他存在的独特价值。《金瓶梅》作者塑造这一形象，一方面是替天下势利小人造了一面无所遁形的镜子；另一方面，也是借助于这一小丑来对周围的人加以

讽刺，撕开正人君子的伪装。这正是我国古典戏剧舞台上小丑角色的特殊作用。

一、吹捧拍马，溜须只得贬自己

应伯爵是《金瓶梅》中所塑造的一个成功的帮闲典型。然而对这一艺术典型的分析理解，学术界尚存有一定的偏颇之处。

小说开始不久，应伯爵成了西门庆的十个酒肉朋友之一，没有任何正业，每天就是跟着西门庆身后面转，闲时帮闲，忙时帮忙，或趁口饭吃，或混些钱用。

作为帮闲，他有他的帮闲哲学。第七十二回，他借着对乐工李铭的一番开导，将这种哲学的精髓点了出来：

他有钱的性儿，随他说几句罢了。常言嗔拳不打笑面。如今时年尚个奉承的，拿着大本钱做买卖，还放三分和气。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休说你每，随机应变，全要四水儿活，才得转出钱来。……

在这样一种奉承哲学指导下，他的所有言行有了同一指向。第三十一回，西门庆加了官，在家准备官带，正好应伯爵走来，西门庆乘便卖弄问道：“你看我寻的这几条带如何？”应伯爵当即夸奖了一番，甚至就西门庆的犀角带搬出了一连串的典故，使西门庆通身舒坦，爽快地答应了应伯爵代吴主管借银一百两的请求，连利钱也不要，应氏自己还得到十两保银。一天，西门庆穿了何太监送的一件五彩飞鱼图案服，应伯爵看到，先是“唬了一跳”，接着又赞不绝口道：“这花衣服少说也值几个钱儿。此是哥的先兆，到明日高转，

做到都督上，不愁玉带蟒衣，何况飞鱼！穿过界儿去了！”
(七十三回)

奉承他人，必然要贬低自己。如导言中所述为了讨得西门庆的欢心，他随西门庆帮嫖妓女，有时竟不惜自己作践自己，跪在地下，让妓女打他嘴巴子来为大家饮酒助兴。

二、左右逢源，天下钱财总得赚

奉承拍马虽是应伯爵这一帮闲的当行本色，但他有时候也利用机会为人帮忙赚钱。小说第三十四回写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因兄弟与自己的妻子有奸被捉，他先使人情通过应伯爵求了西门庆，于是西门庆反把捉奸的四人夹棍拷打，收监在狱。后来四人的父兄着了慌，又请应伯爵为他们说情，应乘机索取了四十两贿银，转托他人去向西门庆求情，他却打了二十五两背工。他两边做人情，捞取实惠。他借助官司来赚“法制钱”，也利用做中人来赚经济钱。应伯爵代替西门庆和何官人讲了一笔绒线生意，应伯爵要西门庆“只许他四百五十两银子”，实际上背地里和何官人讲定了四百二十两银子，他从中侵吞了三十两，又担心西门庆家人来保会泄底，于是拿出九两银子，与来保均分了。此种勾当，连西门庆也知道，有时会开他玩笑说：“前日中人钱盛么？你可该请我一请。”

应伯爵原是个吃白食的行家，有事无事常来西门庆家里坐着，一坐下就不走，非得等到有吃的上来；一吃开就不放筷，非得吃个“净光王佛”才罢休。但如果连主人都不思茶

饭，不想进食，这岂不让吃白食的十分尴尬？所以在第六十二回，当李瓶儿去世，西门庆几天不食，甚至说“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应伯爵赶忙劝慰他道：“哥，你这话就不是了。我这嫂子与你是那样夫妻，热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怎耐你偌大的家事，又居着前程，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若有好歹，怎么了得！就是这些嫂子都没主儿。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聪明，你伶俐，何消兄弟每说。就是嫂子他青春年少，你疼不过，越不过他的情，成服，令僧道念几卷经，大发葬送，埋在坟里，哥的心也尽了，也是嫂子一场的事，再还要怎样的？哥，你且把心放开！”随后，还对吃饭问题发表了一通议论：“哥，你还不吃饭，这个就糊了！常言道：宁可折本，休要饥损。《孝经》上不说的：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死的自死了，存者还要过日子，哥要做个主张。”这虽是劝解西门庆的话，但未始不可以看作是应伯爵的人生哲学，所以一旦西门庆去世，他抱着“存者还要过日子”的宗旨，马上翻过脸来，撺掇李娇儿闹将出来，先是重入妓院，后又嫁与张二官做二房娘子，并无日不在张处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还献策要张二官将潘金莲也娶将过来。他显然忘记了，在第十六回，他对西门庆曾发下的大誓：“哥若有使令俺们处，兄弟情愿火里火去，水里水去。愿不求同日生，只求同日死。”作者用他那支犀利的笔，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帮闲子弟、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

三、摇唇鼓舌，打诨玩笑时时有

应伯爵作为书中的一个小丑角色，其显示的意义是远为丰富的。作者塑造这一形象，一方面是替天下势利小人造了一面无所遁形的镜子；另一方面，也是借助于这一小丑来对他周围的人加以嘲讽，以他的机智和幽默来撕开正人君子的伪装，这正是我国古典戏剧舞台上小丑角色的特殊作用。

应伯爵虽然以奉承为宗旨，在西门庆身边帮嫖贴食，常以扭曲自己的代价从西门庆手中讨得一点银两，但却并不妨碍他对西门庆进行嘲讽。在第三十五回，他在西门庆家宴席上，对众人讲了这么个笑话：

一个道士，师徒二人往人家送疏。行到施主门首，徒弟把绦儿松了些，垂下来。师父说：“你看那样，倒像没屁股的。”徒弟回头答道：“我没屁股，师父，你一日也成不得。”

其时，西门庆正养外宠，跟书童打得火热，这一说，显然是把他俩搬到了笑话里去，以致西门庆骂道：“你这歪狗才，狗口里吐出什么象牙来！”

应伯爵嘲讽他人，也并非全用笑话作武器，有时候，他直来直去地说话，而这，正是戏曲舞台上小丑说话无遮拦的特色。

第三十二回，西门庆加了官后，妓女李桂姐趋炎附势，到西门庆家认做干女儿，并且拿腔拿势，在庆贺宴席上，既不肯出来伴唱，也不肯递酒，被应伯爵硬是唤出来巡酒，她

还“用洒金扇儿掩面，佯羞整翠”，倒慌的在座的乔大户忙不迭欠身，并道：“二老，此位姐儿乃是这大官府令翠，在下怎敢起动，使我坐起不安。”伯爵当即把桂姐兜底翻了出来：“你老人家放心，他如今不做婊子了，见大人做了官，情愿认做干女儿了。”其用词之尖刻，使假斯文的李桂姐再也忍耐不住，冲口骂了起来。而应伯爵接下来的借题发挥，更有着愤世嫉俗的意味，所谓：“还是哥做了官好。自古不怕官，只怕管，这回子连干女儿也有了。到明日洒上些水，看出汗儿来。”锋芒所及，连西门庆也未能免除，不由得又一次遭到了西门庆的怒骂：“你这贱狗才，单管这闲事胡说！”因为将这样趋炎附势的事揭开来曝光，不但使施事者感到羞愧，也使受事者感到扫兴。

有时候，应伯爵以一种扭曲模仿的形式对西门庆的行为进行嘲讽，往往显得十分机智。例如第五十七回，西门庆在长老劝说下，愿为修缮永福寺赞助五百两银子，接下来作者写道：

那伯爵就说道：“好个长老，想是果然有德行的，他说话中间，连咱也心动起来，做了施主。”西门庆说道：“二哥，你又几曾做起施主来的？疏簿又是几时写的？”应伯爵笑道：“咦，难道我出口的不是施主不成？哥，你也不曾见佛经过来。佛经上第一重的是心施，第二法施，第三才是财施。难道我从旁撺掇的，不当个心施的不成？”西门庆又笑道：“二哥，又怕你有口无心哩！”

这里，由于应伯爵充分把握了西门庆财施不心施的精神实质，因为他之施财并非为了信佛，而是希望能如长老说的

桂子登科，故应伯爵就对这一行为作了轻而易举的模仿，从而使这一行为的虚假性质一下子被揭示出来，则西门庆在说应伯爵“有口无心”时，其实也在说自己了。

应伯爵常以玩笑的方式来自嘲、嘲人，但嘲讽虽则是一种否定，既然以玩笑、逗乐的方式来加以表达，在否定之中又包含了肯定因素，这就使应伯爵的插科打诨玩笑方式具有相当辩证色彩。念读称颂西门庆生殖器官的祭文，固然是一种嘲笑、讽刺乃至抨击，但在这其中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真诚的赞扬、歌颂的意味么？而且作为一篇盖棺定论的祭文，还有比写这样内容的文字更真实、更坦诚的么？从辩证的眼光看，他是以极大的勇气对一切祭文的矫情、假装、做作予以扫除，恢复了人本来的天真与纯朴，将封建伦理、封建理学扼杀了的人的自然本性重新高扬起来，这不正是呼应了晚明的进步思潮么？当佛家的禅宗有慨于人们的头脑已为理性所禁锢，曾提出“以肚皮来思想”的口号，那么，应伯爵是通过他的玩笑、他的性玩笑，就像温秀才说的：“自古言不褻不笑”（第六十七回），为世人提供了一种以“性”、以人的自然本性来思想的方式，从而对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作出了极大的反动。

于是，在最庄重的祭文里，性器官成了所祭之灵，成了歌颂的主题，而在第四十九回，一个高僧以他的“性脑袋”走到了人世：

一个和尚，形骨古怪，相貌搜：生的豹头凹眼，色若紫肝，戴了鸡蜡箍儿，穿一领肉红直裰，颔下髭须乱，头上有一溜光檐。就是个形容古怪真罗汉，未除火性独眼龙。……垂着头，把脖子缩到腔子里，鼻口中流下玉箸来。

像这种把阳具当作脑袋出现在作品里，绝不是偶然的，他是参与到应伯爵为首的“性玩笑”中，以颠倒的方式将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所以，他固然嘲笑世人的贪色、贪食、贪钱财，但同时也嘲笑他们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极度压抑。当妓女韩金钏吃素时，他用笑话加以嘲讽道：

当初有一个人，吃了一世素，死去见了阎罗王，说：我吃了一世素，要讨一个好人身。阎王道：哪得知你吃不吃，且割开肚子验一验。割开时，只见一肚子涎唾。原来平日见人吃荤，咽在那里的。

在这样一种极度压抑人的自然本性中，人有时候变得是那么地矫情，或者不如说，正是这样一种需要矫情的氛围，有时候把人自己逼到了可笑的境地。让我们再听应伯爵说：

一个人惯溺床。那一日，他娘死了，守孝，打铺在灵前睡。晚了，不想又溺下了，人进来看见褥子湿，问怎的来。那人没的回答，只说：“你不知，我夜间眼泪打肚里流出来了。”

在这样的笑话中，我们不知道读者是否会跟着笑起来，但至少，我们已听到了作者笑笑生那具有无比穿透力、充满机智的笑声。

四、帮闲丑角，投靠商人隐悲辛

关于“应伯爵”这个名字的来源，许多人认为这是影

射明代奸臣严嵩死党鄢懋卿。对此，周星教授著《金瓶梅新证》，认为“可信”，因为“应鄢音近，卿大夫是伯爵爵位”。其实，这是猜谜，已不是文学研究。小说《金瓶梅》中的应伯爵是一个艺术形象，他和“十兄弟”中的每一位都是艺术虚构的“子虚乌有”而又寓以深意的人物。像“花子虚”（子虚）、“吴典恩”（无点恩）、白来创（白来闯）、常时节（常失节）等一样，应伯爵也许就是作者骂他的“应白嚼”。小说第十二回中，妓女李桂姐曾讲了个笑话，嘲骂他一天到晚只是白吃人家。

说应伯爵也是位知识分子，有没有根据呢？有。迄今为止的《金瓶梅》研究著作，都只注意到他“是个破落户出身，一份儿家财都嫖没了，专一跟着富家子弟，帮嫖贴食在院中玩耍”。从而认定他和西门庆等也一样是个普通街坊地痞之类。但如果我们抛却长期以来形成的只是根据一个人的出身去判断一个人的方法，而是从一个人现实的表现去观察分析，就会看到，应伯爵的真实情况要远为复杂得多。小说第五十六回写西门庆要配备“秘书”，托应伯爵给介绍个知识分子，“寻个先生在屋里好叫他写”。应伯爵给介绍了一位“水秀才”，说自己曾和“水秀才”一起“上学堂读书写字”，“日里同行同坐，夜里有时也同一处歇，到了戴网子，尚兀是相厚”。可见应伯爵也和水秀才一样，曾经都是“读书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

我们不要只注意应伯爵平时和西门庆在一起善于见风使舵，溜须拍马，插科打诨……而忽略了这位应二分析文章还很内行哩！

小说曾描写他向西门庆念起水秀才的一封信：“书寄

应哥前。别来思不待言，满门儿托赖都康健。舍字在边，傍立着官，有时一定求方便。羨如椽，往来言疏，落笔起云烟。”西门庆认为写得不好，并断定水秀才“才学荒疏，人品散弹”。但应伯爵不以为然说：

“哥不知道，这正是拆白道字，尤人所难。舍字在边，旁立着官字，不是个‘馆’字？若有馆时千万要举荐，因此说‘有时定要求方便’。‘羨如椽’，他说自家一笔如椽；做人家往来的书疏，笔儿落下去，其烟满纸，因此说‘落笔起云烟’。哥，你看他词里，有一个字儿是闲话么？只这几句，隐隐把心窝里事都写在纸上，可不好哩？”

这事进一步证明了应伯爵确实得个知识分子。因此，他虽然身为帮闲，行为不齿，可仍然有着中国的封建知识分子，尤其是晚明时期落魄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的心理状态。

在晚明商品经济日渐发达的城市中，商人是富厚者。以西门庆而论，他财雄一方，妻妾成群。应伯爵们的出路，自然就是奔向西门庆这样一些商人的周围，做他们的帮闲：或为其出谋划策，或陪其逍遥作乐。《金瓶梅》通过对应伯爵一类人物的描写，相当真实地再现了晚明时期被科举抛弃的一批知识分子，在商业发达的城市生活中，怎样和商人阶层逐渐结合的过程。当然，这个过程又因个人的不同情况和不同个性，而呈现不同的特点。

首先是西门庆在发财致富、政治经济地位日渐提高之后，深感需要这样的一些“帮闲”。小说第五十六回写到他要应伯爵为他推荐“秘书”的动因就是：“我虽是个武职，

恁地一个门面，京城内外也交结的许多官员，近日又拜在太师门下，那些通问的书柬流水也似往来，我又不得细功夫，多不得料理，我一心要寻个先生们在屋里，好教他写写，省些力气……”另一方面，还需要这些“读书人”来为其财富堆涂抹一点“雅”色，即如应伯爵所说的：让“秘书”为其“管情书柬诗词歌赋，一件件增上哥的光辉”！此外，西门庆有许多内心活动常常自己不愿说出来，却需要有人看得出来而且恰到好处地替他们说出来；他们有许多丑事丑行也需要有人为他们遮掩。而应伯爵们，应付西门庆的这类需要，正可游刃有余。加之这种人“冷淡酸辛”，社会经验丰富，谙熟人情世故，正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作为一个深于世故的知识分子，应伯爵肯动脑子，对别人的心事和阴私多能猜透。对于西门庆来说，正是“相投”的朋友。他总是能及时地洞悉西门庆的内心活动，然后又能及时帮主子说出来或做出来。

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以清高自居，这是他们总是和富人们亲近不起来的原因之一。但应伯爵深深知道，要做暴发商人们的“帮闲”，不惟不能自视清高，而且要承认富人们享乐的权利，和他们一起去吃喝玩乐，教他们纵情声色。并且还有不可忘记的一点，就是要替他们的声色狗马涂上一点“风雅”的色彩，在他们酒醉饭饱打着呃逆之时，送上一枝玫瑰花……这方面，应伯爵也可算是很在行。他会在酒宴上讲些令西门庆开心的笑话，会唱小曲儿，会踢一脚好气球，还精于烹调，做出的菜来，“色色俱精，无物不妙”。他还会赏花，甚至有丰富的关于花盆的知识：“与常时节在松墙下正看菊花，原来松墙两边，摆放二十盆，都是七尺

高。各样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红袍、状元红、紫袍金带、白粉面、黄粉面、满天星、醉杨妃、牡丹王、鹅毛葡萄、鸳鸯花之类……伯爵只顾夸奖不尽好菊花，问：‘哥，是哪里寻的？’西门庆道：‘是管砖厂刘太监送我这二十盆。’伯爵道：‘连这盆？’西门庆道：‘就连这盆都送与我了。’伯爵道：‘花倒不打紧，这盆正是官窑双箍邓浆盆，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邓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哪里寻去？’”可见应伯爵很会应酬、助兴，所以能够与西门庆“饮够多时”。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虽然做了富商西门庆的“帮闲”，还被西门庆亲热地称作“兄弟”，但这关系毕竟没有固定的法律效力，西门庆也并没有要给他的这些“帮闲”兄弟以固定经济支持的义务。由于早已失去了自我谋生的手段，这些帮闲们不得不开动脑筋，言行卑下，为的是从西门庆的齿缝里获取些余唾残渣。

商人们利用“帮闲”，“帮闲”们也利用商人。他们表面亲热，心里其实也都互相明白，这仍然是一种“交易关系”。应伯爵白吃西门庆，揩他的油，占他的小便宜，生活上依赖西门庆，但从心里瞧不起西门庆。例如，有一回，他和西门庆等人在一起饮酒作乐，说了两个笑话。一个笑话说：“一秀才上京，泊船在扬子江上。到晚叫艄公泊别处罢，这里有贼！艄公道：‘怎见得冇贼？’秀才道：看那碑上写的不是‘江心贼’？艄公笑道：‘莫不是‘江心赋’？怎便识差了？’秀才道：‘赋（富）便是赋（富），有些贼形。’”又一个笑话说：“孔夫子西狩得麟，不能够见，在家里日夜啼哭。弟子恐怕哭坏了，弄个牯牛，满身挂了铜钱哄他。那孔子一见，

便识破道：“这分明是有钱的牛，却怎的做得麟？”这两个笑话，其实都是借来讽刺西门庆非正道致富而又为富不仁。而西门庆虽然经常做出慷慨大方、亲热之至的样儿，但也并不忘提醒他们勿忘自己的奴才身份。因为应伯爵是西门家经常的食客，有一回他又空肚来见，西门庆就故意难为他，问他吃过饭没有？并说猜他已吃过饭，目的是想强使应自己承认是跑来揩油吃饭的事实。总之，应伯爵表面滑稽、诙谐之至，但细心的读者却从中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恐惧和悲酸。

五、随机助兴，何日可解莫名愁

作为帮闲，应伯爵也许是古代说部中最为出色的一个。从人生社会的角度看，应伯爵为当时社会刻下了富于认识价值的印记；从小说艺术的角度看，应伯爵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审美对象。应伯爵是一个多余的人，但作为艺术典型，自有他存在的独特价值。

《金瓶梅》第十回这样介绍应伯爵的出身：“原来开绸绢铺的应员外儿子，没了本钱，跌落下来，专在本司三院帮嫖贴食，会一脚好气，双陆棋子，件件精通。”他聪明伶俐，善于揣度人的心理，说话得体，深为西门庆喜爱，几乎天天与西门庆混在一起，因此，也常常得到西门庆的钱财，并不时为他在西门庆面前说情，以得到一点谢礼，日子还混得下去。

在西门庆的一伙帮闲兄弟中，惟有应伯爵最合他的心意。应伯爵一家的生活来源，主要是西门庆这样的财主的施

舍接济。而要得到西门庆的赐与，也不是一件易事，虽说西门庆对这伙帮闲兄弟还是颇为慷慨的，但大多亦只是让他们混几顿酒饭而已，因此，没有一套出色的帮闲工夫如应伯爵者，是难以获得西门庆的钱财来养家口的。换言之，应伯爵之所以经常得到西门庆的赐与，也证明了他特殊的帮闲才能。

应伯爵能在主子高兴的时候，助兴添乐，在主子烦恼的时候，解愁释闷，无论何种情况，他都能随机应变，来博得西门庆的欢心。小说第二十回，写西门庆施用手段，终于将李瓶儿娶来宅中，并且“回嗔作喜”，于是，在家中摆开会亲酒席。应伯爵等人极力请出李瓶儿，见了之后，“恨不生几个口来夸奖奉承，说道：‘我这嫂子，寰中少有，盖世无双。休说德性温良，举止沉重，自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寻不出来。哪里有哥这样大福！俺每今日得见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处。’”因唤玳安儿：“快请你娘回房里，只怕劳动着，倒值了多的。”李瓶儿是花子虚的正妻，花子虚在世之日，应伯爵等人“见花子虚乃是内臣家勤儿，手里使钱撒漫，都乱撮合他，在院中请表子，整三五夜不归家”（第十回），因此，李瓶儿的底细以及西门庆谋财娶妇之详情，作为帮闲，应伯爵应是一清二楚。然而，应二花子似乎患了健忘症，面对李瓶儿这位以前的花大娘子，今日的西门庆第六个小老婆，他又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口口声声“我的嫂子”，令人肉麻，怪不得“吴月娘众人听了，骂扯淡轻嘴的囚根子不绝”。应伯爵可不是个糊涂人，他是摸透了西门庆的心理的。西门庆爱虚荣，喜欢奉承，但气死花子虚，骗娶李瓶儿一事，委实很不光彩，在应伯爵要请李瓶儿出来

见面时，还真有点踌躇，因此，经应伯爵等人打趣奉迎，其心中之高兴是自不待言的。

第三十八回，李智、黄四首次告贷于西门庆时，西门庆曾对应伯爵说：“银子便与他，只不教他打着我的旗儿，在外边东诓西骗。我打听出来，只怕我衙门监里放不下他。”西门庆此言，并非是故作清正，而是恐怕有人打其旗号，胡乱横行，为人抓着把柄，参其一本，多少是个麻烦事，杨戩、陈洪一案，他是心有余悸的。应伯爵则对西门庆保证：“哥说的什么话，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他若在外边打哥的旗儿，常没事罢了；若坏了事，要我做什么？哥，你只顾放心，但有差迟，我就来对哥说。”事实上，李、黄二人打西门庆的旗号，也是西门庆所默许的，只是不能“坏事”而已。李智他们一再向西门庆借如此高利贷，原因也在于此。应伯爵是深悉其中奥秘的。他的说情技巧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如上所引，应伯爵为再借五百两纹银事，作了精心安排，既是导演，又亲自上场。一番计划，又为李、黄二人弄虚作假、混水摸鱼的勾当出主意，活脱脱一个两面人、二花脸。果然，第二天，西门庆十分爽快地又贷了五百两银子给李、黄二人，当然仍是月息五分的高利贷。

应伯爵如此为西门庆所信任，其诀窍又何在呢？这不能不论及其不同一般的帮闲本领了。既为帮闲，当然必须博得主子欢心。西门庆年龄小于应伯爵，但应伯爵口口声声称之为“哥”；西门庆包占妓女，寻欢作乐，有应伯爵在场，真真假假，吵吵闹闹，其助兴效果无人能及；西门庆爱阔气，喜排场，更愿人如众星拱日，以满足其占有欲与虚荣心，应伯爵则抓着一切机会阿谀颂扬，如前述之吹捧李瓶儿。然

而，仅仅凭这些，他还不能使西门庆如此信赖他，或说是离不开他，需要他，因为这是一般的帮闲手法，祝日念、常时节他们在这方面也许不如他，但谢希大则是与之不相上下的。应伯爵的高明不在此处，而是在西门庆最需要进行“精神治疗”以取得心理平衡时，舍应伯爵而不能。

围绕西门庆骗娶李瓶儿、生子加官以及李瓶儿之死，兰陵笑笑生让应伯爵作了淋漓尽致的精彩表演。当然，这些情节不是特意为应伯爵安排的，应伯爵也不是为这些情节而存在的。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那么合乎生活逻辑，而应伯爵的性格正是在其中得到充分的揭示和深化。不管是现实主义也好，还是自然主义也好，《金瓶梅》之奇就在于这平淡无奇的情节发展之中刻画出富于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在不断更新的时间与空间里，让人物合适地变换自己的位置，说适宜的话，做适宜的事，从而多侧面地展现自己的形象。应伯爵的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典型。

当我们看到应伯爵整日伴随着西门庆吃喝玩乐，并依仗着与西门庆的特殊关系捞取种种好处的时候，千万别忽视了在那淫乐与喧嚣声掩盖下的应伯爵心灵深处的悲哀。兰陵笑笑生奉献给读者的不是一个仅仅卖弄小聪明或狡黠心性的丑角，而是一个人，一个在畸形社会中为了生存而终生奔波的多余的人。

西门庆一死，应伯爵召集了谢希大、花子油、祝日念、孙天化、常时节、白来创开会：

伯爵先开口说道：“大官人没了，今二七光景，你我相交一场，当时也曾吃过他的，也曾用过他的，也曾使过他的，也曾借过他的，也曾嚼过他的，今日他没了，莫非推不

知道？洒土也眯了后人眼睛儿也，他就到五阎王根前，也不饶你我了。”

看了这开场白，我们差一点要被应伯爵所感动了。我们不会过高地要求他果真如其结义时的誓言所说的“生虽异日，死冀同时”，然而，受恩于前，报恩于后，这也是有良知者所应遵循的做人的原则。当初结义之时曾请神明鉴察：“五方直日功曹，本县城隍社令，过往一切神祇，仗此真香，普同鉴察”，现在应伯爵又说：如果众人对西门庆的死推不知道，“他就到五阎王根前也不饶你我了”，莫非他对神明还有敬畏之心？难道“报应”的观念足以使他脱胎换骨？在冠冕堂皇的开场白之后，应伯爵说：

“你我如今这等计较：每人各出一钱银子，七人共凑上七钱。使一钱六分，连花儿买上一张桌面，五碗汤饭，五碟果子；使了一钱，一付三牲；使了一钱五分，一瓶酒；使了五分，一盘冥纸香烛；使了二钱，买一钱轴子；再求水先生作一篇祭文使一钱，二分银子顾人抬了去。大官人灵前，众人祭奠了，咱还便益。又讨了他值七分银一条孝绢，拿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来，咱还吃他一阵。到明日出殡山头，饶饱餐一顿，每人还得他半张靠山桌面，来家与老婆孩子吃着，两三日省了买烧饼钱。这个好不好？”众人都道：“哥说的是。”（第八十回）

终于还是现出应伯爵的本来面目，每人出一钱银子，却可换回值七分银的一条孝绢，还可以吃他一阵，饱餐一顿，还可以吃不了、兜着走，带回家给老婆孩子吃两三天。真可谓机关算尽太聪明，令众弟兄佩服。于是众人异口同声地

说：“哥说的是。”从应伯爵的开场白与正题之间的相互矛盾处，可以看出应伯爵既不守盟誓，也不惧报应。其见利忘义一至于此！

西门庆之死，对应伯爵来说，不啻于失去了衣食父母。但应伯爵是聪明的，立即投向了清河县内另一个大富户张懋德。经他策划、撺掇，西门庆的二房妾李娇儿，改嫁了张懋德。原先西门庆打算包揽的东平府古器这笔买卖，也由张懋德接手做了。“应伯爵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于他”（第八十回），还为他出主意娶潘金莲。对此，人们也许会愤慨地谴责这忘恩背义的寄生虫。

作者也是这样认为的：

但凡世上帮闲子弟，极是势利小人。见他家豪富，希图衣食，便竭力承奉，称功诵德。或肯撒漫使用，说是疏财仗义，慷慨丈夫。胁肩谄笑，献子出妻，无所不至。一见那门庭冷落，便唇讥腹诽，说他外务，不肯成家立业，祖宗不幸，有此败儿。就是平日深恩，视如陌路。当初西门庆待应伯爵，如胶似漆，赛过同胞弟兄，哪一日不吃他的，穿他的，受用他的。身死未几，骨肉尚热，便做出许多不义之事。正是：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第八十回）

应伯爵混了一辈子，最后是悄悄地死了。这个世界还存在，还有别的帮闲在喧闹。人们对应伯爵的一生感到可悲。但是，可悲的不仅是应伯爵，应伯爵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更为可悲。我们说过，应伯爵做帮闲是不得已的，他竟然无以自拔。应伯爵诸人，原先也是殷实人家子弟。在那个社会里，他们最理想的出路是读书做官或用钱买一个官，以作威作

福、光宗耀祖。退而求之，也要守住家业，以免先人受辱。然而，应伯爵及谢希大这批人的运气都不好，成了破落户，一文不名，生计无着，因而做了帮闲。畸形的社会造就了他们这种畸形的人。像应伯爵这样的文无才、武无艺的，压根儿没想过该做些什么有意义的事。他热衷于享乐，一味的寻求快活，而且也曾经享乐过、快活过。等到沦为帮闲这一步田地时，他还是没有一丝的觉悟。他的灵魂已经麻木了。他只能在帮嫖贴食中混日子，靠西门庆这样的孤老财主的恩赐维持生计。“我生不辰”，应伯爵悲剧的根源正在于他生活在这个畸形的社会。可以说，是那个社会不允许他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该诅咒的，首先是腐败没落的封建专制社会，是毒害人们心灵的封建思想文化。应伯爵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首先就在于此吧。

第八章

淫荡狠毒潘金莲

潘金莲，一个十足的“淫妇”形象，潘金莲无疑是被写成的最坏的人，是集淫、妒、悍于一身的艺术典型，也是《金瓶梅》中作者塑造的最富有典型性格的女性形象。她的出现，一反过去文学作品中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中的才子佳人形象，也有别于后来的《红楼梦》中的妇女群像，而以其独特的个性屹立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妇女群像之林。

潘金莲是一个充满活力而且不安分的女人，这活力的源泉在于性的冲动。小说没有叙说她的这种极具破坏力的性冲动是如何觉醒和如何失去控制的。潘金莲作为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里，就命中注定要终身禁闭在家庭的围墙之内。由于她对性冲动毫无克

己自制的能能力，一味放任自流，我们真不知道她和多少男人做过爱，也说不清究竟是男人玩弄了她还是她玩弄了男人，她最后也和西门庆一样，竟异化为性欲的奴隶。

无疑，潘金莲是《金瓶梅》作者笔下最得意的人物之一，也是这本书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一、罗网罩身，自我发展却杀夫

众所周知，潘金莲在嫁给西门庆之前，与西门庆合谋，杀害了她的丈夫武大郎，潘金莲为何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呢？

潘金莲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她从寻找自我发展到谋杀亲夫，原因是复杂的。

性爱的人学思想表明，在精神和肉体方面都渴望将二人融为一体的性爱，是人格完善所必须的，是人的权利。它虽具有温柔、专心之美，但也是一种强烈地寻求合一的向往，以致对自己向往的所有阻碍者，都报以强烈的敌意和嫉妒。既然封建法律剥夺妇女的人权，那么，当潘金莲不顾法律阻挠，为争取人的权利而危害他人生命时，同样为正义而存在的维护妇女人权的原则便与法律维护人的生命权利的原则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

分析潘金莲与武大郎的关系，不应当把他们仅仅看作是两个性格不同的人物，而应当把他们看作是两个社会化了的性别角色。

就武大而言，他的地位决定他至少充当男人、卖炊饼小贩和庶人这三种角色。在这三种角色中，他被期待的行为，都不甚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异。作为卖炊饼小贩，他是善良的弱者；作为庶人，他是惟命是从的小民；而作为男人，他却是主宰妻子命运的丈夫。所以，我们看待潘金莲与武大，就不应看作是一个女人与善良小贩的关系或与惟命是从的小

民的关系，而应看作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即一对结为夫妻的性别角色。否则，便不能把握其关系的社会本质。

作为一对结为夫妻的性别角色，潘金莲与武大的行为被社会化，即被期待以传统的角色模式来行动。在家庭中充当丈夫的武大，他对妻子拥有主权，就不是以他个人是懦弱或凶悍、是小贩或巨贾而转移，而是由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封建伦理准则以及法律对他的角色规范所决定。无论武大在社会上多么弱小，也无论他的性格多么善良懦弱，只要他处在丈夫的地位上，他就要充当这一角色，即被社会化为妻子的主宰，从而成为“夫权”的一个替代物或具体化身。同样，潘金莲作为妻子，也必定被社会化为男人的附庸而法定为丈夫所拥有，只要武大不休掉她，她就永远没有其他选择的自由，如果她背叛武大，她就必被法律和道德认定为“贪淫无耻坏纲常”的罪人与“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

这，就是作为妻子和丈夫关系的潘金莲与武大的性别角色和角色模式。

不言而喻，作为夫权化身的“纸虎儿”武大，对西门庆与潘金莲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是显而易见的。为要在西门庆身上实现自己对性爱的向往和个人权利的追求，潘金莲终于谋杀了他。显然，若从夫妻性别角色的传统模式看，潘金莲所面对的，绝不仅仅只是一个善良的卖炊饼小贩，她所面对的，主要还是一个对她拥有占有权的丈夫。正是这个丈夫，不是凭着爱情而是凭着他的占有权，维系着他和她的关系，才使得她不得自由。可见，潘金莲所谋杀的，究竟是哪一个角色的武大，实在是十分清楚的事情。然而，拥有夫权的丈夫和善良懦弱的小贩，毕竟是同一个武大。因此，当潘金莲

谋杀了这只“纸虎儿”的亲夫的时候，她也就同时不可避免地谋杀了善良的卖炊饼的小贩，而这，正是武大的可悲之处，当然更是潘金莲这个杀人罪犯的可悲之处！正因为如此，所以当人们至今谈论其谋杀之罪过时，才常常发出这样的叹惜：要是潘金莲谋杀的亲夫，不是武大郎，而是财主张大郎或恶棍西门大郎，那会该有多好啊！

二、一支红杏，众妻妾中露头角

潘金莲嫁到西门庆家后，要在众妻妾中崭露头角，就必须面对现实。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潘金莲要达到她的理想境界需要克服许多障碍，这条路漫无终极，布满了荆棘和陷阱。她的地位比其他妻妾要软弱，杀了亲夫，嫁给奸夫，名分上有亏，又无家庭背景，更无金银珠宝，所以进门不久，妻妾中地位最低、一半主子一半奴才的孙雪娥都敢得罪她。孙雪娥以她女人的敏感，一针见血地道出潘金莲的要害和致命弱点，她对吴月娘说：“娘，你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蜚儿，人干不出，他干出来。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摆死了，跟了来，如今把俺们也吃他活埋了。弄的汉子乌眼鸡一般，见了俺们便不待见。”孙雪娥本是丫头出身，虽然收了房，名义上是妾，但实际地位比娼妓出身的李娇儿还低。她自知比不过吴月娘、李娇儿和新近进门的孟玉楼，可是觉得总要比潘金莲略高一筹，只要脚下能踩着一个人，那么头顶上万人的重压也就感觉不那么不可忍受了。孙雪娥企图与吴月娘、李

娇儿结成联盟，来对付咄咄逼人和不知天高地厚的潘金莲。但是孙雪娥忽视了潘金莲的优势，潘金莲妖艳淫荡，这正是她和吴月娘、李娇儿等所不具备的，而这又正好投合西门庆的心性，潘金莲只要有了西门庆的宠爱，不要说孙雪娥的小动作无损于她，就是堂堂正正的大老婆吴月娘，也都奈何她不得。美妾与正妻的斗争，如果发生在宫廷里，便是后宫嫡庶之争，演绎出血淋淋的悲剧！潘金莲果然恃宠撒娇，挑动西门庆怒气冲天，狠狠打了孙雪娥一顿。这一回合的胜利，使潘金莲站稳了脚跟。

压倒孙雪娥并不等于获得了专房之宠，西门庆的心性浪荡无羁。在将娶未娶潘金莲的时候，却先娶了一个富商的寡孀孟玉楼；娶进潘金莲之后又留连妓家，与新梳笼的妓女李桂姐如胶似漆。潘金莲欲火难禁，竟与孟玉楼十六岁的小厮琴童私通。孙雪娥抓住把柄，联合吴月娘和李娇儿，向西门庆揭发，给潘金莲造成了一次极大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孟玉楼和春梅站在潘金莲一边，使潘金莲不致于彻底打入另册。潘金莲经过这场危机，变得更加机灵和狠毒，她分清了敌、我、友，懂得容忍和退让，懂得只要窝盘住西门庆，就无往而不胜。

她见西门庆勾搭上李瓶儿，不仅隐忍下强烈醋意，而且主动去充当他们之间的红娘，以换取西门庆的欢心。李瓶儿有钱，人也漂亮，潘金莲视她为头号敌人。可是这时插进来一个宋惠莲，这宋惠莲是仆人来旺的老婆，其作风与潘金莲极为相似，很吸引西门庆。宋惠莲与西门庆在藏春坞的私房话被潘金莲窃听了去，话中有两点刺痛了潘金莲：一是夸耀自己脚儿比潘金莲小——潘金莲骄傲之处，二是轻贱潘金莲

“露水夫妻”。潘金莲觉察这个仆妇不是那种仅仅为了几两银子、首饰和几件光鲜衣裳便献身给西门庆的女人，她或许已经在宋惠莲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她从不反省自身的种种卑劣的意识和行为，但却十分敏感和不能容忍别人身上存在的与自己相同的方面。于是，她暂且把李瓶儿放在一边，全力以赴，并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对付这个忘乎所以、锋芒毕露的女人。攻击重点的转移，显示出潘金莲某种并非自觉的策略意识。她终于把宋惠莲置于死地，在这场斗争中她甚至利用了宿敌孙雪娥做为武器。

宋惠莲死后，潘金莲才转过头对付李瓶儿。这时吴月娘虽然没有感觉到潘金莲的直接威胁，但作为正妻主妇，也已经意识到潘金莲是这个大家庭的祸害。她对孟玉楼说：“如今这一家子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了，把昏君祸乱的贬子休妻。”《封神演义》的妲己是九尾狐精，吴月娘把潘金莲比作祸国殃民的妲己，这种看法已相当严重。孟玉楼将吴月娘的话送到潘金莲的耳朵里自然有她的目的，吴月娘、李瓶儿也是她孟玉楼的眼中钉，她需要与潘金莲结盟。她尽可能恰到好处地调唆潘金莲去打倒她们，她自己并没有多少行动的勇气和力量。潘金莲听了孟玉楼传来的信息，恼怒得粉面通红，但她没有立即反击吴月娘，只是把引起事端的家仆惩罚了，她的主要矛头仍然直对李瓶儿。她对付李瓶儿采用两种手段：一是尽其所能地窝盘住西门庆，使淫欲无度的西门庆离开她不得；二是使出一切伎俩中伤李瓶儿，不惜以害死李瓶儿的爱子来彻底击垮她。

潘金莲最令人憎恨的恶处在于吓杀官哥儿一事上。有一次，西门庆在花园中消闲度暑，在翡翠轩内与李瓶儿曲尽于

飞。李瓶儿告诉他她已有身孕。这对于西门庆来说是一个喜讯，但对于李瓶儿来说，则已隐透凶兆。因为这些话被潘金莲听到了。在众妻妾都未能为西门庆生子的情况下，李瓶儿的怀孕意味着她将成为西门庆最为宠爱的女人，更意味着李瓶儿的儿子将成为西门庆财产的继承人。这场威胁对于潘金莲来说将是持久而严峻的。潘金莲的偷听，对于李瓶儿来说，则是暗藏杀机。李瓶儿的悲剧由此开始。

她由恶语中伤开始，继则亲手作恶，充当刽子手。当西门庆说他等着用肥皂时，潘说：“我不好说的，巴巴寻那肥皂洗脸，怪不得你的脸，洗的比人家屁股还白。”（第二十七回）（西门庆在翡翠轩中与李瓶儿取乐时曾陶醉于李瓶儿的白屁股：“你达不爱别的，爱你好个白屁股儿……”）当孟玉楼叫她不要坐凉墩时，她说：“不妨事，我老人家不怕冰了胎，怕甚么。”（第二十七回）然后只呷冰水或吃生果子，孟玉楼问她为何今日只吃生冷，她说：“我老人家，肚内没闲事，怕甚么冷糕！”（第二十七回）开始了唇枪舌剑。把个李瓶儿羞得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在这里，作者仍然用非常客观的叙述态度，客观地引述潘的言语，而不轻易进入潘的内心世界。但潘对李瓶儿的怀孕老大不舒服，则是溢于言表的。——客观叙述了翡翠轩中，李瓶儿给了西门庆一个惊喜；葡萄架下，西门庆却给了潘一个性惩罚。潘再一次在性方面满足了、吸引了西门庆。此后，又想尽办法，使自己的身体雪白：“原来妇人因前日，西门庆在翡翠轩夸奖李瓶儿身上白净，就暗暗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定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第二十九回）引诱得西门庆与她来一段兰汤午战。

《金瓶梅》的性描写是在第十一回以后，因为第十一回开始，西门庆的众妻妾聚拢在一起。性，成为竞争的手段。可见《金瓶梅》的性描写非常单纯。“却说西门庆打发伯爵去了，把手中拿着黄烘烘四锭金镞儿，心中甚是可爱，口中不言，心里暗道：‘李大姐，生的这孩子，甚是脚硬，一养下来，我平地就得此官，我今日与乔家结亲，又进这许多财。’于是用袖儿，抱着那四锭金镞儿，也不到后边，径往花园内李瓶儿房里来。”（第四十三回）李瓶儿生子之后，西门庆果真最宠爱她，常在她房里过夜，看儿子，甚至当面抢白潘金莲。有一次，琴童把壶施放在李瓶儿屋里，潘说，琴童是李瓶儿家人，放壶放在她屋里，想是要瞒昧这把壶。西门庆一反常态（往常只忍，当没听见）：“看着你恁说起来，莫不李大姐他爱这把壶？既有了，丢开手就是了，只管乱甚么？”（第三十一回）把潘金莲羞得满脸通红，骂道：“恁不逢好死三等九做贼强盗，这两日作死也怎的？自从养了这种子，恰似他生了太子一般，见了俺每如同生刹神一般，越发通没句好话儿说了，……”（第三十一回）又骂：“贼强人，到明日永世千年，就跌折脚，也别要进我那屋里！踹踹门槛儿，教那牢拉的囚根子，把怀子骨挫折了。”（第三十一回）这样，潘金莲非置李瓶儿于死地不可。李瓶儿将分娩，孟玉楼说：“我也只说他是六月里孩子。”潘说：“这回连你也韶刀了。我和你恁算：他从去年八月来，又不是黄花女儿，当年怀，入门养，一个后婚老婆，汉子不知见过了多少，也一两个月才生胎，就认做是咱家孩子，我说差了，若是八月里孩儿，还有咱家些影儿，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儿糊险道神——还差着一帽头子哩。失迷了家乡，哪里寻犊儿去？”（第三十

回)表面看,她是在与孟玉楼讨论李瓶儿几月怀的胎。实际上,潘想说李瓶儿怀的是蒋竹山的,而不是西门庆的。如果她的说法成立,李瓶儿的生子将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潘将官哥儿抱出屋外,举得高高以吓他,抱到前面去找李瓶儿。慌得李瓶儿把儿子抱回屋里。睡下不多时,那孩子就有些睡梦中惊哭,半夜发寒潮热起来。幸亏吃点药好了。西门庆与乔大户结亲,潘说了一句,又被西门庆当众斥责得羞愧难当,回到屋里,与春梅一起打骂秋菊,把秋菊打的“杀猪也似叫”,把李瓶儿那边官哥儿吵醒。又指骂李瓶儿,李瓶儿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

她见官哥儿平时喜欢猫,便养了一只狮子猫,训练得呼之即至,挥之却去。平时不吃牛干鱼,只吃生肉半斤,调养得十分肥壮。无人处使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捋食。结果狮子猫看到穿着红缎衫的官哥儿,把他当成肉食,扑上官哥儿身上,利爪乱抓。将官哥儿吓得浑身抽搐起来,两眼发直,口吐白沫,后来不治而死。作者告诉读者:“这潘金莲,平日见李瓶儿从有了官哥儿,西门庆百依百随,要一奉十,每日争妍竞宠,心中常怀嫉妒不平之气。今日故行此阴谋之事,驯养此猫,必欲吓死其子,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贾,养神獒害赵盾丞相一般。”(第五十九回)

笑笑生始终把潘金莲的争宠、专宠、贪淫、作恶等行径置于西门庆一家乃至清河一县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通过这些关系的具体细腻的描写,将潘金莲的动机与手段作了合理的解释。

官哥儿和李瓶儿母子死后,潘金莲就开始向吴月娘的正

妻地位挑战。孙雪娥早已打入另册，李娇儿和孟玉楼对西门庆没有什么吸引力，强劲的对手李瓶儿已经消失，潘金莲认为怀孕在身的吴月娘是到了该扳倒的时候了。母以子贵，潘金莲也买了薛姑子的安胎符药，准备在壬子日与西门庆同房受孕。不料这一晚吴月娘偏不让西门庆到潘金莲那里去，硬把他送到孟玉楼房中。吴月娘口头上是为孟玉楼打抱不平：“一视同仁，都是你的老婆，休要显出来便好。就吃他（潘金莲）在前边霸拦住了！从东京来，通影边儿不进后边歇一夜儿，教人怎么不恼你？”（第七十五回）心里很可能忌讳壬子日这晚西门庆与潘金莲同房，因为吴月娘受孕也是壬子日服了薛姑子的安胎符药与西门庆同房的结果。潘金莲作为妾妇，规矩是不允许她与吴月娘论理的，但她却毫不忍让，与吴月娘针锋对麦芒，什么不好听的话都喊了出来，同时还在地上打滚撒泼，气得吴月娘胳膊发软，两手发凉：“他活埋惯了人，今日还要活埋我哩！……一径使你爹（西门庆）来家知道，管就把我翻倒底下！”“哪个怕你不成！待等那汉子来轻学重告，把我休了就是了！”吴月娘怀孕已近产期，她以怀孕之身向西门撒娇告状，得到的回报却只是敷衍，西门庆第二天晚上仍旧到潘金莲房里，小心体贴安抚，胜过往常。就这样潘金莲在众妻妾中如一支红杏出墙而来。

三、御夫有术，让、管、骂、媚显奇效

潘金莲的御夫术，是在争宠实践中学会的。激打孙雪娥与私仆受辱，使之从正反两方面深悉只有殚精竭虑牢牢抓

住夫权的操纵杆，让夫主偏爱自己，才能保得住得宠的地位。所以，自与李桂姐争风失败后，除了继续以色市宠外，潘金莲极力发展她的御夫战术。概言之，则可谓为：让、管、骂、媚四字。

1. “让”。让就是让利。第十三回，潘金莲查明西门庆与李瓶儿通奸，假意要给他嚷出来，叫他吃不了包着走。西门庆听了，慌得装矮子，只跌脚跪在地下求饶许愿。潘金莲满心欢喜，故意说道：

既是如此，我不言语便了。等你过那边去，我这里与你两个观风，教你两个自在捣，你心下如何？

但让利并非目的，目的在于得利，是为了让一得三，让利获宠。果然，自此为始，西门庆过李瓶儿那里回来，便如实汇报，并从花家带回二十四春宫，与潘金莲“两个点着灯，看着上面行事”。作者不无感叹道：“观其金莲，自从教刘瞎子回背之后，不上几时，就生出许多枝节，使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化幽辱而为欢娱，再不敢制他。”

2. “管”。管就是约束。对于“风里杨花滚上滚下”的西门庆，如不适当让步以博其欢，当然得不到他的青睐，但若过分听任放纵，也同样会失去他的宠爱。故在对西门庆与李瓶儿通奸宽容忍让的同时，潘金莲也不失约束地提出“既要老娘替你二人周全，要依我三件事”：

头一件，不许你往院里去；第二件，要依我说话；第三件，你过去和他睡了，来家就要告我说，一字不许你瞞我。

这约法三章，就是管。头一件，主要是以李瓶儿这个新的较不危险的对手去打击使自己吃过苦头的李桂姐；第二

件，是以适当的让步，换取支配丈夫的指使权，变争宠中的被操纵地位为主动地位；第三件，则是让西门庆以她为主，以李瓶儿为从，从而在心理上挫败对手，造成对西门庆的心理压力和自己的心理优势，以此保证自己在西门庆生活中霸占主要的位置。显而易见，如果舍此约法三章，潘金莲也是难以使西门庆“变嗔怒而为宠爱”并“再不敢制她”的。

3. “骂”。骂就是指责威胁。只要潘金莲发觉西门庆与人通奸，首先就是骂。与李瓶儿通奸，潘金莲骂道：“好负心的贼！你昨日端的哪去来？把老娘气了一夜！……但瞒着一字儿，到明日你前脚但过那边去了，后脚我这边就吆喝起来，教你负心的囚根子，死无葬身之地。”与宋惠莲通奸，潘金莲又骂道：“贼没廉耻的货，你和奴才淫妇大白日里在这里端的干的勾当儿！……若不实说，等住回大姐姐来家，看我说不说。我若不把奴才淫妇脸打的胀猪，也不算。俺每闲的声唤在这里，你也来插上一把子，老娘眼里却放不过。”后来，与王六儿通奸，潘金莲也骂道：“贼没廉耻的货，你家外头还少哩！……谁不知他汉子是个明王八，又放羊，又拾柴，一径把老婆丢与你，图你家买卖做，要撰你的钱使。你这傻行货子，是好四十里听铙响罢了！”然而，潘金莲虽然恨在心里，怕在心头，但其指责与威胁中，却并没有不可容忍的意思。如前二者就表示，只要不瞒着，肯实说，便好商量；后者则更流露出对西门庆事业的关心。特别是每骂之后，又必周全，甚至做窝主，“教他两个苟合，图汉子喜欢”。所以，这种刚柔相济、打一打拉一拉、严厉与大度并用的策略，便必然使西门庆既知畏又知情，不得不怀着某种负疚感与负疚感而对潘金莲言听计从。

4. “媚”。媚就是投其所好，迎合利用。这一手段，在与宋惠莲的争宠中，运用得最为突出。西门庆贪恋宋惠莲姿色，答应把其夫来旺儿放出牢狱，替他另娶一个，同时答应买对门乔家房子收拾与她住，两个自在玩耍。对此，潘金莲自然无法容忍，忿气满怀地说：“真个由他，我就不信了……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咀说，就把潘字吊过来哩！”然而，表面上她却装出极为关心的样子，为西门庆献计说：

就算另替那奴才娶一个着，你要了他这老婆，往后倘忽你两个坐在一答里，那奴才或走来根前回话做甚么，见了有个不气的？老婆见了他，站起来是，不站起来是？先不先只这个就不雅相。传出去休说六邻亲戚笑话，只家中大小把你也不着在意里……不如一狠二狠，把奴才结果了，你就搂着他老婆也放心。

西门庆既贪姿色又慕虚荣，此语正中下怀，于是言听计从，教夏提刑把来旺儿打得稀烂，递解原籍徐州为民。本指望从此可以放心霸占其妻，但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宋惠莲得知受骗，顿时猛醒，大骂西门庆“是个弄人的刽子手”，从此再不肯理睬他，并两次悬梁，终于丧命。足见，潘金莲正是借假意迎合为名，而行打击竞争对手之实。

从私仆受辱至西门庆生子加官，这一时期可谓潘金莲争宠史上的黄金时代，毋庸置疑，潘金莲所以能得宠于一时，其真正原因是全靠她以色市宠以及让、管、骂、媚的御夫之术。

四、忤逆不孝，恶言恶语斥母亲

▲陵笑笑生很善于从多种角度来描写人物。他让小说中的各种不同的人物与所要描写的主要人物发生关系，让读者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前后左右、或远或近地去观察这个人物，从而得到一个完整、饱满、深刻的印象。对潘金莲的描写，就是这样。潘金莲几乎和书中出现的所有的女性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每一位女性都为读者提供了观察潘金莲的一个角度。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例子。潘金莲的母亲——潘姥姥在《金瓶梅》里自然是极次要的角色。可以删去这个人物，删去与其有关的全部描述，而情节的发展不受丝毫影响。可是作者通过潘金莲的亲生母亲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通过潘金莲对母亲的态度，深化了潘金莲思想性格的刻画。

潘姥姥的活动集中在李瓶儿进门以后，也就是李瓶儿受宠、潘金莲呕气，李瓶儿和潘金莲关系十分紧张、矛盾异常尖锐的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潘姥姥不是站在女儿一边，而是站在女儿的敌人——李瓶儿一边。作者正是通过这种颇具戏剧性的冲突写出了潘金莲的冷酷。

潘金莲的父亲是个裁缝。潘金莲七岁的时候，父亲就死了。潘姥姥教女儿学针线，“住余秀才家上女学去”。两年以后“做娘的因度日不过”，把九岁的潘金莲卖到王招宣府里。后来王招宣死了，潘姥姥又把女儿要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了张大户家”。

潘金莲很忌讳他人提起她的出身。她自己很不愿意听人提起她那“卑贱”的过去。潘姥姥在西门庆家里一出现，立即就会提醒人们想起潘金莲以往的贫困和卑贱。所以，潘姥姥一来，潘金莲就满肚子的高兴，有时还恶言恶语地训斥老人：

“你没有轿子钱，谁教你来了？恁出丑划的，教人家小看！”

“今后你有轿子钱便来他家来，没轿子钱别要来，料他家也没你这个穷亲戚，休要做打嘴的献世包！”

“他明日请他有钱的大姨儿来看灯吃酒，一个老行货子，观眉观眼的，不打发去了，平白教他在屋里做甚么？待要说是客人，没好衣服穿；待要说是烧火的妈妈子，又不似，倒没的教我惹气！”

潘姥姥多住几天，潘金莲就往回撵，说是“住的人心淡”。这里极写潘金莲的势利，忤逆不孝，以增添读者对这一角色的反感和厌恶。

作者并没有满足于平面地描绘这种母女关系，而是将潘姥姥放到西门庆家内的妻妾之争，主要是放到潘金莲和李瓶儿之争中去描写，使潘姥姥成为这一争斗特殊的旁观者和评论者。

李瓶儿为了缓和潘金莲对她的不满，对潘姥姥特别热情，请老人去喝酒，“晚餐说话，坐半夜才睡”。潘姥姥穷，没穿的，李瓶儿送她袄儿，送她鞋面，送她钱，“把婆子喜欢的屁滚尿流”。这里写出李瓶儿的手腕，她要用小恩小惠笼络潘姥姥，以此来讨好潘金莲。李瓶儿的讨好并没有能够

软化潘金莲。潘金莲讽刺自己的母亲“单管黄猫黑尾，外合里差，只替人说话”。她提醒母亲“吃人家碗半，被人家使唤。得不的人家一个甜头儿，千也说好，万也说好”。

直到李瓶儿死以后，潘姥姥还忘不了李瓶儿给予的种种好处。潘姥姥向官哥的奶妈如意儿（此时是潘金莲的又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李瓶儿的丫环迎儿诉说女儿的忤逆。她还 将女儿与李瓶儿作了比较。女儿是“半个针儿也进不出来与我”。而李瓶儿“誓没曾空了我”。女儿是冷冰冰，“来到这里没的受他的气”。李瓶儿却总是那么热情，“没曾把我老娘当外人看承”。女儿是那么绝情，“有天下人心狠，不似俺这短寿命”。李瓶儿却是“有仁义的姐姐，热心肠儿”。潘姥姥对潘金莲的这番抨击，在李瓶儿的心腹如意儿、迎儿听来，自然是 非常舒服的。何况这些话出自潘金莲母亲之口，显得更加可贵。但是，她俩聪明地不插一言，潘姥姥毕竟是潘金莲的母亲啊。

潘姥姥指责女儿小气，也有不尽公平的地方。潘金莲确实没有李瓶儿那么有钱。李瓶儿有的是金银细软，出手大方，潘金莲学不了。潘金莲心高气傲、生性好胜，不愿让人抓住把柄，生怕落人褒贬，所以，她不给自己的母亲拿轿子钱。潘姥姥说女儿“大管家拿着银子，就替老身出几分，便怎的？”也不是很妥当的。可是，这种苦衷让谁来讲呢？潘金莲自己要避嫌、不便讲。如意儿作为潘金莲潜在的敌人不愿意讲。最适合讲这种话、替潘金莲作解释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春梅。春梅是死心塌地的“潘党”。连潘姥姥这种偶尔来串串门、不善于察颜观色的人也看出春梅和潘金莲是“一条腿儿”。春梅真是潘金莲的知心人，她知道潘金莲“争

强，不伏弱的性儿”，“他本等手里没钱，你只说他不与你。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相俺爹虽是抄的银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也不看他的。若遇着买花儿东西，明公正义向他要。不凭瞒藏背掖的，教人看小了他，他怎么张着嘴儿说人！他本没钱，姥姥怪他，就亏了他了。莫不我护他，也要个公道”。平心而论，春梅对主子的这一番分析评介，也还客观中肯。俗话说：“知女莫若母”，看来是未必确切的了。

五、欲火难禁，从偷情滑向偷性

在中国，与人偷情，特别是妇女偷情，必定是极不光彩的事情，而且必定要受到社会的谴责。然而，为什么不去想一想，潘金莲之流的妇女，何以会欲火难禁，而且一定要去偷情呢？

著名科学家思想家霍理士《性心理学》指出：“性冲动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的冲动，用之有节，它对于人生可以发生许多好处。”反之，就许多健康与活动的人说，被迫禁欲却可以引起不少很实在的困难：“在生理方面，它可以引起小范围的扰乱，使人感觉到不舒适；在心理方面，对性冲动既不能不驱遣，而又驱遣不去，结果是一个不断的来复的挣扎与焦虑，而越是驱遣不成，神经上性的意象越是纷然杂陈，那种不健全的性感觉过敏状态越是来得发展……许多女子……冲动之来，无法排遣，只好在学业上、工作上或体育运动上加倍努力，甚至于弄得筋疲力尽，头昏眼花，也还是不能排遣。”又说：“我有时候甚至于以为女子在这方面所感受

到的困苦要比男子为大……因为在婚姻以外发生性的关系的机会，在男子比在女子为大，向来如此……”

庸庸讳言，青春未及三十岁的潘金莲，始于忍耐期待，继而以情相求，而结果却仍不免孤眠凄凉，她那“捱一刻似三秋，盼一时如半夏”的难禁之欲火，实在是封建妇女观与性道德摧残的恶果。她与琴童“不顾纲常贵贱”、“哪分上下高低”的偷情，实质上乃是对于封建社会不平等的妇女观与残酷的性道德，出于本能欲望的报复与抗争。

处于被迫禁欲地位的潘金莲，如不去偷情，就只能一味忍受麻木下去，而人的麻木，则是失去对个体权利与幸福的起码追求。旧时代的真正悲哀，不在于出现了偷情的潘金莲，而在于制造了无数屈从命运、安分守己、漠然死去的中国妇女。恰如鲁迅在《坟·论睁了眼睛看》中所指出的那样：“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且以为正路。在这路上……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后，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潘金莲不守封建的妇道，不走封建的正路，不肯一味忍受麻木下去，实在不该受到社会的谴责。

然而，潘金莲与琴童偷情，作为报复与抗争，则纯属逆向选择的方式，即一种与封建妇女观和性道德反其道而行之的行为方式。逆向选择是情绪型的，它本身不是一种自觉的、合理的选择方式，而是通过封建妇女观与性道德摧残妇女的不合理性，来显示其合理性。就是说，其合理性虽可由封建妇女观与性道德的不合理性来加以反衬，但行为本身却往往伴随着非理性的动机以及或这或那的不合理因素。

古今中外，男女偷情有种种情况，其中也自然包括许多

优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如安娜·卡列尼娜式的偷情与崔莺莺式的偷情，便传为千古佳话。这是因为，在她们两性关系中，都包含着无法用文字描述的感情上的交融，同时显示出难以言表的爱情的升华和交流。然而，潘金莲与琴童的性关系，则少有情感上的交融。这种为解一时之饥渴的偷情，不过是把性交当成单纯的生理发泄，而对于那些与性交有关的更高的价值，他们却一无所知。因此，这种由逆向选择式的抗争所致的单纯的性交关系，与其谓之曰偷情，实在倒不如称之为偷性更为适宜。

潘金莲之偷性，除琴童外，尚有陈经济与王潮儿。与陈经济的关系，比较复杂。潘金莲与琴童偷性败露后，立即遭到西门庆的鞭打，因此，出于对西门庆的畏惧，同时另一方面也出于西门庆对她的宠爱和满足，潘金莲与陈经济的偷性行为，直到西门庆身亡之前，始终都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除半推半就的调情外，真正的偷性，只有一次。当时，正值西门庆姘居王六儿，宠爱李瓶儿，而对潘金莲，则不无疏远。用潘金莲的话说，只是“剩了些残军败将，才来我这里来”。所以，这次偷性，潘金莲由于“正忍不过”的心理，竟格外主动。足见，潘金莲之于陈经济，实无异于把他作为暂解饥渴的补偿工具。西门庆死后，她与陈经济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第八十回到第八十六回潘金莲被逐，其偷性竟达七次。其间，虽不能说潘金莲毫无以身相托的意味，但毕竟情感淡而欲火烈，反而倒是陈经济不免情意深长，难以割舍。如第八十回写道：

妇人搂抱经济，经济亦揣换着妇人。妇人唱《六娘子》：“入门来将奴搂抱在怀，奴把锦被儿伸开，俏冤家顽的十分

怪，……乱了乌云鬢髻儿歪。”经济亦占回前词一首：“两意相投情挂牵，休要闪的人孤眠，山盟海誓说千遍，残情上放着天，放着天，你又青春咱少年。”

不言而喻，潘金莲对欲乐的追求，被反衬得十分鲜明，她对肉体的渴望，已经远远超过了精神的渴望。

潘金莲与王潮儿的关系，更是等而下之的偷性。她被逐出西门家之前，由于月娘的监视，已有一个月左右不得与陈经济会面，虽然“欲火如蒸”，却只能与春梅“见阶下两只犬儿交恋在一处”以泄胸中之愤。故至王婆子家聘嫁时，“朝来暮去，又把王潮儿刮刺上了”。

此后不久，陈经济设法见到潘金莲，表示愿意酬银要她，“两个永远团圆，做个夫妻”，而她却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现今王干娘要一百两银子，你有这些银子与他？”不难看出，由于长期偷性仅满足于单纯的欲乐，潘金莲对性伙伴的感情上的交融，竟至荡然无存。她从偷情滑向偷性，虽然肉体得到满足而灵魂却丧失殆尽。

六、武松诈娶，荡淫妇血祭武大

西门庆未死之前，潘金莲在妻妾争宠中，虽不是常胜将军，却也颇得其夫宠爱。由于夫权庇护，日子总算还不错。但西门庆一死，潘金莲的命运就江河日下了，而这一转捩的最初表现，便是其言动举止，从此受到月娘的干预。

吴月娘是西门庆续娶的正室，丈夫死后，便是这个封建

家庭的主事人。为此，靠着大妇主母的地位，她开始对潘金莲严加防范，甚至连潘金莲的母亲潘姥姥死了，也不放她去出殡，尤其是风传潘金莲与陈经济有私情后，她更是担心“金莲少女嫩妇，没了汉子，日久一时心邪，着了道儿”，恐传出去，有碍妻妾声誉名节，故即刻采取种种措施，杜塞潘、陈间的往来联系。例如：教陈经济与西门大姐搬进后边仪门里居住；教陈经济轮番在铺子里上宿；教陈经济去前边楼上取衣物药材时，必同家人玳安出入；教各处门户，都上锁钥，等等。但事情终于还是闹出来了，潘金莲偷养女婿，偷出了“私肚子”。所以，在潘、陈奸情败露后，吴月娘首先以“通同作弊，偷养汉子”为由，打发春梅出去。继而又斥逐潘金莲，教王婆领出去嫁卖，银两不拘，一心“只要把祸害离了门，就是了”。当然，潘、陈私情，不足称道，但从月娘对潘金莲由防范到斥逐的事实中，却可看出正妻对小妾人身权利的控制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情冷漠：

（王婆）道：“今日好日，就出去罢。又一件，他（指潘金莲）当初有个箱笼儿，有顶轿儿来，也少不的与他顶轿儿坐了去。”月娘道：“箱子与他一个，轿子不容他坐。”

临到出门，连顶轿子都不容她坐，亦可见严守封建主义律条的吴月娘，对姐妹的情分多么冷漠。然而，与此相对比，反倒是孟玉楼瞒着月娘，悄悄与了她一对金碗簪子，一套翠蓝缎袄、红裙子；丫头小玉送潘金莲时，也悄悄与了她两根金头簪儿。

显而易见，对潘金莲从防范到斥逐，确实由来已久，实乃吴月娘在西门庆死后，利用大妇主母的地位，借维护“名

节”之机，而行争宠复仇彻底击败潘金莲之实。这就无怪乎潘金莲说：“你看我娘儿两个没汉子的好苦也！今日他死了多少时儿，就打发他身边人。他大娘这般没人心仁义，自恃他身边养了个尿胞种，就放人踩到泥里。”

潘金莲既被打发出西门家的大门，按说也就走出了封建家庭的樊笼，似乎便可从此获得人身自由和重新开始生活的机遇。然而，不幸的是，封建社会这个更大的樊笼，却根本不会给她这样的可能。她被作为商品，转到王婆手中嫁卖。一时间，什么张二官府、周守备、陈经济、武松踏破门槛。于是，在这众多主顾的讨价还价与相互角逐中，潘金莲继续领受命运对她的捉弄。

第二十九回，吴神仙给潘金莲相面，曾说她好淫短命，但她却说：“算的着命，算不着行……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此语表明，潘金莲确有一种我行我素而绝不顾忌后果的抗争性格。然而，可悲的是，她却终于未能逃脱命运的摆布，果被月娘斥逐，武松骗娶，剜心祭灵，埋尸街心。悲惨的结局，不幸为自己所言中；激愤之语，戏剧性地成为不幸归宿的讖言。

潘金莲在王婆家嫁卖，王婆以为奇货可居，把价码抬至一百两，张二官出到八十两，周守备出到九十两，都未能成交。陈经济虽肯出到一百两，但身边无银，尚须连夜赶到东京去取。此刻，天假其便，武松遇赦回到家中。他旧仇在心，决计趁此机会骗娶潘金莲，为哥哥武大报仇。于是，假借“如今迎儿大了，娶得嫂子家去，看管迎儿，早晚招个女婿，一家一计过日子”为由，来找王婆商量。不料，潘金莲听了，却喜出望外，毅然心许，主动承诺。小说写道：

那妇人便帘内听见武松言语，要娶他看管迎儿；又见武松在外，出落得长大，身材胖了，比昔时又会说话儿，旧心不改，心下暗道：“这段姻缘，还落在他家手里。”就等不得王婆叫，他自己出来，向武松道了万福，说道：“既是叔叔还要奴家去看管迎儿，招女婿成家，可知好哩。”……走到屋里，又浓点了一盏瓜仁泡茶，双手递与武松吃了……妇人道：“既要娶奴家，叔叔上紧些。”

显然，此刻的潘金莲，对生活已萌生了新的希望。这段“姻缘”，虽出自她一厢情愿的臆想，但她爱慕武松一表人材，渴望跟他“看管迎儿”，“一家一计过日子”，使自己从此终身有托，重新开始新的生活，这一臆想，毕竟不是一件坏事。然而，不幸的是，命运却戏弄了她。武松将潘金莲领进家门，立即将她杀死，“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窿”，“扑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

嗣后，武松投十字坡张青夫妇那里躲住，做了头陀，上梁山去了；而潘金莲则尸首“在街头暴露日久，风吹雨淋，鸡犬作践，无人领埋”。

潘金莲的死，无疑是悲惨的。这里，昔日为民除害的打虎英雄武松，俨然是一位维护封建纲常人伦的“执法者”。他以欺骗的方式，唤起潘金莲对生活萌生新的希望，随即就以残忍的手段对她进行无情的惩罚，这实在是封建道德家们戏弄弱女子的恶作剧！

七、尖酸狠毒，出污泥终被污染

潘金莲是《金瓶梅》中作者塑造的最富有典型性格的妇女形象。她的出现，一反过去文学作品中郎才女貌、门当户对，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爱情故事中的才子佳人形象，也有别于后来的《红楼梦》中的妇女群像，而以其独特的个性屹立于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妇女群像之林。

人们只要一提到潘金莲，“淫妇”二字必随口而出，甚至有时成了潘金莲的代名词。在一些评论中也把她作为邪恶的典型，喻之为“毒物”。文禹门云：“夫金莲，毒物也，人世之砒霜也……用之得法，砒霜可以治淫妇，用之不得法，砒霜可以杀亲夫。”（《文龙批本回评辑录》二十四回）而在第二十五回中文禹门又云：“若潘，直是条疯狗，遇之者病，遭之者死。”而把其作为：“淫妇”，“恶毒妇”也大有人在。这似乎已成了定论。我们总喜欢从伦理道德等方面去衡量一个妇女的得失，而却忽略了作者塑造这个形象的内涵以及这个人物所生活的时代及环境对这个人物的影响和制约。其实在潘金莲生活的那个时代，像她这样的妇女何止千千万万个，有的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潘金莲不过是从她们中摄取的一个典型代表。因此，我们就不应过分地指斥潘金莲淫荡这一方面，还应着重注意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用意方面，何况潘金莲身上也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她聪明美丽、善于言辞、心直口快。在封建专制、女权薄弱的国家里，她是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女性，只不过她的进取心是不惜以恶为

力、不惜牺牲别人和剥夺别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已。不管她以何种手段达到何种目的，但这种美好的东西曾经在她的身上存在过，也闪光过，文学大师高尔基曾说过：在社会生活中，人是“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人是杂色的，没有纯粹黑色的，也没有纯粹白色的，在人的身上渗合着美好的和坏的东西——这一点应该认识和懂得”。对于潘金莲来说只不过好与坏之间失去了平衡而倾向于后者而已，而这一点也正是作者的重大突破，在描写人物形象时，不是肤浅地从“好人”与“坏人”的概念中去衍化人物的感情和性格行为，而是将深藏在人物各种变态多姿的声容笑貌里，甚至隐藏在本质特征里相互矛盾的心理性格特征揭示出来，从而使人物形象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因此作者笔下的潘金莲不是简单的兽性与人性的相加、美与丑的结合、好与坏的堆砌，而是性格上的有机统一。因而我们的评论家在分析评价人物时，不应只分析人物的性格特征，而应揭示其心理性格的内涵。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一定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恩格斯这段话点明了主要人物所代表的阶级及其作者的思想倾向以及环境时代对主要人物的影响。因此，我们对任何作品的分析，都必须把这样的人物群置于“一定”的时代环境中把握，才能深刻地理解他们的文学典型性。对《金瓶梅》也应如此看，以潘为首的这类人物都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见证。在他们身上记载着时代的阴影，也铭刻着民族的精神创伤。潘金莲的一生是

罪恶的一生，也是中国妇女受剥削受压迫的辛酸史。因此，我们要看到潘这个形象的典型性。潘金莲是在以男子为中心视妇女为玩物的封建社会中受迫害的典型代表。这个形象的出现，反映了明代统治阶级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是明代社会中肆求声色犬马之娱的时风的总体性暴露。

潘金莲作为一个典型，其性格是复杂的。她聪明伶俐，心直口快，头脑敏捷，嫉妒凶狠，尖酸刻薄，锋芒毕露——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而诸性格特征中则以嫉妒为最，有人说她是“无所不用其妒”，这话不假，而且有点咄咄逼人，嫉妒中有时还包含着尖酸、刻薄、狠毒的成份。这一点在与李瓶儿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平常时节指桑骂槐地责这斥那，特别是从李瓶儿生了官哥儿以后，见西门庆常在她房里歇宿，更是每蓄不平，寻衅责骂，第四十一回和第五十八回毒打秋菊，借打骂秋菊来吓唬孩子，伤害瓶儿，冷嘲热讽，竭尽泼妇骂街之能事。从这两件事上，我们既看到了潘金莲嫉妒近于疯狂的性格，同时又揭示了这样的事实——奴才一旦做了主人，比主子更可怕。以上两件事不足以表现其恶，更恶毒的是，她竟想出了一条阴毒诡谲而又不露任何痕迹的毒计。凡是读过这部书的人，大概都会对潘金莲所养的那只名为“雪狮子”的猫留下深刻的印象吧。而潘正是利用了这只猫，断送了李瓶儿母子的性命。

潘驯养猫唬死官哥儿，气死李瓶儿一事，表面看来，是因潘金莲的嫉妒性格造成的，而事实上则是封建“一夫多妻制”的不合理婚姻制度和财产继承权这个罪恶的渊藪造成的。正是由于它才造成了像潘金莲这样的害人者和像李瓶儿这样的受害者，以致连刚出生的不懂事的孩子也做了无辜的

牺牲品。在这件事上，潘金莲固然可怕，但更可恨的是这种“一夫多妻制”的封建制度所造成的妇女的变态心理以及人性的丧失。

在潘金莲这个人物身上并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她心直口快，敢说敢做，这是对封建礼教莫大的蔑视。在西门庆诸妻妾中，能够当面责骂和数落西门庆的还只有她一个人。当西门庆要打蒋竹山时，潘金莲说：“你这堕业的众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罪业！”“蒋太医……可怜见儿的，你这等作做他？”她还当着月娘的面数落西门庆（西门庆在场）说：“我晓得你倚官仗势，倚财为主，把心来横了。只欺负的是我，你说你，这般把一个半人命儿打死了，不放在眼里，哪个拦着你手儿哩不成，你打，你打不是？有的是，我随你怎么打，难得只打的有这口气儿在着，若没了，愁我家那病妈妈子来不问你耍人，随你家怎么有钱有势，和你家一纸一状，你说你是衙门里千户，便怎的？无过只是个破纱帽，债壳子，穷官罢了！能禁得几个人命耳！就不是教皇帝敢杀下人也，怎的？”一席话，噎得西门庆哑口无言，而作为正妻的吴月娘也只能事后对潘金莲说：“汉子家脸上有狗毛，不知好歹，只顾下死手的和他起来了！”这一点，西门庆诸妻妾任谁也做不到，就是正妻吴月娘也只能背后嘟哝几句。这可见潘金莲虽可憎，但比起吴月娘等“助纣为虐”来，这又是潘金莲值得肯定的地方。

潘金莲这个人物是很复杂的。在性格上，有她的弱点，也不乏可取之处。所以我们在评价这个人物时，不能以偏概全，既要无情地揭露其丑恶的一面，同时又要光大其美好的一面。只有这样才能忠实于作者的苦心，突出典型人物的独

特性典型性。作恶多端的人并不天生就如此，主要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也是如此。她所生活的环境、时代、所受的教育以及周围的人都是导致其走向堕落的重要因素。

在这个像污水坑的生活环境里，她也曾挣扎过，希望过几天“人”的生活（平等的生活），然而这一切只能是梦幻。她越是挣扎，结果却加深了痛苦和折磨，最后，终于被污水淹没。是生活和环境将她扭曲了，使她美好的天赋和人的正当的追求朝着畸形的方向发展，造成了这个人物毁灭的悲剧。

潘金莲是《金瓶梅》作者笑笑生笔下最得意的人物之一，也是这部书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作者笑笑生没有简单地图解生活现象，而是忠实于现实生活，让人物的思想性格自由地发展，自己找自己的归宿。笑笑生笔下的潘金莲很难使人产生像读《水浒》那样的快感，《金瓶梅》里的潘金莲在这个世上只度过了短暂的三十二个春秋，在这三十二个春秋里，她没有遇到过一个秉性正直的人，哪怕是一次如张四之于孟玉楼那样的忠告。她有人性的追求，并不天生就那么可恶，然而现实给予她的只有冷酷和无情，只有专制的禁欲和纵欲的双重刺激，命运对于她既不稍存怜悯也不顾及公道，最后终于导致其毁灭的悲剧。作者对于笔下的主人公是非常同情的，同时又是痛恨的，在她身上倾注了作者全部的思想感情和追求。那么，作者是怎样表现其笔下的这个主人公呢？

首先，作者对其出身、面貌及从小的遭遇和教育作了比较扼要的介绍，给这个形象性格的形成奠定了现实基础。作

者在第一回中写道：她出生在清河南门外一裁缝家，排行第六，生就聪明伶俐，美丽出众。父亲亡故后，母亲将其卖在王招宣府内学弹唱，并用“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做张做致，乔模乔样”的话，表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也是她害死武大嫁给西门庆的罪孽所在。她的聪明美丽不仅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幸福，给予她的只有被卖被侮辱的境遇。

其次，在小说里，作者是把潘金莲同吴月娘、李瓶儿对立起来描写的，在对比冲突中显示出她独特的个性，潘金莲淫荡、纵欲、嫉妒成性、尖刻狠毒。李瓶儿也不例外，只不过在淫荡、狠毒的外表上蒙上了一层善良的面纱而已。对比吴月娘，此人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出身名门望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自称是“真实材料”，表面上知书识礼，宽容大方，实质上却是一个精神十分空虚、内心十分痛苦的封建卫道士。在与西门庆的关系上，她虽比前两者略有收敛，但她的宽容忍让却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在三者的冲突中，潘金莲是制造者，李瓶儿是受害者，吴月娘是幸灾乐祸者。

第三，作者通过他人的评论，他人的观察来刻画人物的特点。作者在写吴月娘第一次看到潘金莲时：

“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论风流，如水晶盘内走明珠；论态度，似红李枝头笼晓日。”

第十一回孙雪娥对吴月娘评论潘：

“娘！你不知淫妇说起来比养汉老婆还浪，一夜没汉子，也成不的，背地干的那茧儿人干不出，她干出来……”

第七十八回，她母亲的话：

“正经我那冤家半个折针儿，也进不出来与我。我老身不打诳语，阿弥陀佛，水米不打牙，她若肯与我一个钱儿，我滴了眼睛在地……”

以上几个人的评论中，潘金莲风流、淫荡、阴险凶狠的性格活灵活现，至于她刻薄无情的性格，从她母亲嘴里说出就更有说服力。

第四，作者还善于通过生活细节的描写来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潘金莲嫉妒成性，尖刻狠毒。作者在刻画这个特征时，用了“李瓶儿生子”这一细节来描写潘的内心活动：“这潘金莲听见生下孩子来了，合家欢喜乱成一块，越发怒气，自去到房里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第三十一回）喜日，金莲之哭、金莲剃惠莲的绣鞋（第二十八回）、毒打秋菊，在翡翠轩听到西门庆夸奖李瓶儿白净，就暗地里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淀粉把身子都搽遍（第二十八回）等等细节，生动鲜明地刻画了她的性格。

第五，通过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人物的语言既符合人物的个性和身份，又“能够使读者由说话看出来的”（鲁迅《花边文学看书琐记》），潘金莲的话任谁也说不出来，她的话有时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碰到谁，谁就要遭殃，谁的心就要流血。连平平时节的言谈笑语也是尖酸刻薄的。李瓶儿孩子死后十分伤心，且看潘金莲的表演，在人前指桑骂槐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了倚了。……老鸭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第六十回）这话在李瓶儿听来犹如万箭穿心，儿子被她害死了，她还不罢休。自此不久，李瓶儿便抑

郁而死了。这段话把潘金莲狠毒无情的性格活灵活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潘金莲是作者笑笑生精心塑造的人物，他冷静地表现笔下主人公的命运，让她按照现实生活的逻辑发展自己的个性，让人物按着自己独立不羁的思想来支配自己的行为，从而找到她自己的归宿。潘金莲的毁灭既是她自身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作者向这个没有美的世界的强有力的控诉。

作者笔下的潘金莲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不仅有性格上的弱点，而且还有道德上的污秽，她既让人同情，但更多地还是使人憎恨。她聪明美丽，能言善辩，但却受尽侮辱，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被污泥染过的，最后终被污泥淹没的鲜花。

潘金莲形象的复杂还体现在她对罪恶的挑战上，她不以正义、善良来反击这世界，而是以自身的堕落向那黑暗的社会发起冲击，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该书的描绘，而是能够跳出来，站在书上来看待这个人物，我们不免要同情她，更加憎恨那个使她堕落的社会。

八、灭绝人性，为私欲攻击杀人

如果要评《金瓶梅》之最，那么潘金莲不仅是淫行之最，而且可以得到攻击性之最。潘金莲至少是四条人命的主要谋害者。在攻击侵害别人方面，潘金莲已经发展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

攻击性行为是人类社会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所谓攻击

性行为，即有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小到婆媳之间的争吵，大到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规模战争，无不属于攻击性行为。为什么会出现攻击性行为呢？原因可以有多种多样，但其中有一个原因特别具有普遍性，那就是挫折。所谓挫折，即在目的或愿望的实现过程中受到阻碍或干扰。如果一个人在走向目标的途中受到挫折，就往往会引起攻击性反应。

嫁给武大，是潘金莲一生中的最大挫折，这一挫折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潘金莲一生的行为。武大是《金瓶梅》中的第一丑男子，“身上粗躁、头脸窄狭”，绰号“三寸丁谷树皮”。如果潘金莲是一个丑女人，她也许不会觉得受了那么大挫折，偏偏她又是个“从头看到脚，风流往下跑；从脚看到头，风流往上流”的美妇人，这就不能不使她感叹：“奴端的哪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终于，她碰上了西门庆这个有生以来给了她最大的性满足的男子。可是，正当他们“恩情似漆，心意如胶”之时，武大来捉奸了。如果潘金莲还压根儿没有尝到西门庆的滋味儿，武大的阻止或许不会使她感到那么难以容忍；但已经吃到嘴里的肉，却要让她再吐出来，那就成为莫大的挫折了，由此产生的攻击性反应也就分外强烈。更何况只要武大在，就必然招致将来武二郎的干预。所以，鸩杀武大实在是势在必行的事。

挫折是在走向目标途中遇到阻碍或干扰。这个阻碍或干扰的出现离目标越近，挫折的感受也越强。潘金莲勾引武松，费尽了心机，做了种种的暗示，其手段实在可与王婆的十件挨光计媲美。但武松对这些暗示一概不予理睬，既不喜，也不怒。这就使潘金莲越来越大胆，其勾引挑逗也就越来越露骨，以至武松终于忍耐不住了，义正词严地将潘金莲

斥责一顿。潘金莲大受挫折，于是将受挫折感转化为攻击力，诬告武松调戏她。假设武松在潘金莲做第一个暗示时就明确表示拒绝，潘金莲未必会诬陷武松，正因为她已经费尽了心机，自以为肉已经到了嘴边时，才受到武松的斥责，所以受挫感也就特别强烈，才会对武松倒打一耙。

连续遇到几个小的挫折，可以大大增加攻击性反应的强度。有一次，潘金莲因前一天晚上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过夜，心中非常气恼，早晨又见请任医官给李瓶儿看病，更是气上加气。她知道李瓶儿孩子官哥儿病了，就蓄意惊吓官哥儿，借口踩了狗屎，“拿大棍把那狗没高低只顾打，打的怪叫起来。”李瓶儿派丫鬟来劝阻她，这就更激怒了她。于是又寻丫鬟秋菊的不是，先是用鞋底子打秋菊的脸，然后扒掉秋菊的衣服，用马鞭子抽，“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李瓶儿的丫鬟再次来劝阻，潘姥姥也看不公，过来抢女儿的鞭子，说道：“姐姐，少打他两下儿罢，惹的他那边姐姐说，只怕唬了哥哥。为驴扭棍不打紧，倒没的伤了紫荆树。”听见潘姥姥把李瓶儿的孩子比作“紫荆树”，潘金莲“越发心中擻上把火一般。须臾，紫了面皮，把手只一推，险些儿不把潘姥姥推了一跤，便道：‘怪老货，你不知道，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甚么腌子。甚么紫荆树、驴扭棍，单管外合里差！’”于是把秋菊直“打勾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起来。又把他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李瓶儿丫鬟和潘姥姥的劝阻，不仅没有使潘金莲停止她的暴行，反而大大刺激了她的攻击性。

一个挫折结束以后，它的影响往往可以延续很长时间。

李瓶儿和来旺儿媳妇都是潘金莲迫害死的，她们死后，潘金莲仍然忘不了她们给自己带来的挫折，时常向西门庆翻老账：“想着你和来旺儿媳妇子蜜调油也似的，把我来就不理了。落后李瓶儿生了孩子，见我如同乌眼鸡一般。今日多往那去了，止是奴老实的还在。”话里既有对丈夫和情敌们的怨恨，也有对自己的胜利的欣赏。潘金莲曾因与小厮私通被孙雪娥告发，挨了西门庆的马鞭子。这个仇恨一直深深刻在潘金莲心头。三年后的一天，因孙雪娥对四个唱曲的说自己是四娘，潘金莲就对孙雪娥大加攻击：“没廉耻的小妇人，别人称道你便好，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这一家大小，谁兴你，谁数你，谁叫你是四娘？汉子在屋里睡了一夜儿，得了些颜色儿，就开起染房来了。”

如果挫折是合理的，或不是蓄意造成的，也会减少攻击性反应。即使像潘金莲那样蛮不讲理的人，如果没有一个大体说得过去的理由（哪怕是臆造的），也是不好随便发火的。请看这一段：

西门庆那日往李瓶儿房里睡去了。金莲归房，因问春梅：“李瓶儿来家，说什么话来？”春梅道：“没说什么。”又问：“那没廉耻货进他屋里去来没有？”春梅道：“六娘来家，爹往他房里还走了两遭。”金莲道：“真个是因孩子哭接她来？”春梅道：“孩子后晌好不怪哭的，抱着也哭，放下也哭，没法处。前边对爹说了，才使小厮接去。”金莲道：“若是这等的也罢了。我说又是没廉耻的货，三等儿九般使了接去。”

李瓶儿这次总算没遭罪，原因是，潘金莲到底没抓住丝

毫可以借口攻击李瓶儿的把柄。

攻击性反应还可以由于受挫者自己理亏而得到抑制。西门庆死后，吴月娘为了防止潘金莲与陈经济幽会，加强了人员的管束和门户的防范。潘金莲大受挫折，有一个多月不能与陈经济相会，但由于自己心虚，并不敢表示不满。后来，潘金莲与陈经济的奸情终于被吴月娘发现了，吴月娘将潘金莲严厉斥责，“金莲吃月娘数说，羞的脸上红一块白一块，口里说一千个没有”，只剩下招架的功夫了，哪里还敢反抗吴月娘？

很多人认为，攻击性情感可以通过宣泄被削弱。的确，当人们受到挫折时，总是想发泄发泄，拍桌子，骂人，毁坏东西，或直接攻击挫折的制造者，都是宣泄的常见表现。但事实证明，宣泄并不一定能真正减轻人的攻击性情感。潘金莲就是这样做的。为了使她迫害李瓶儿的行为合理化，她也是不择手段地给李瓶儿罗织罪名，什么把拦汉子啦，孩子来路不明啦，等等。有了罪名，迫害也就逐步升级，而毫无收敛之意。害死官哥儿后，她不但不感到内疚，反而变本加厉，“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的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的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了的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鸭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儿这边屋里，分明听见，不敢声言，背地里只是吊泪。”看到这里，你的攻击性情感也骤然而起了吧？是的，对潘金莲这样的恶魔，就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从这个道理看，潘金莲能够如此地穷凶极恶而无所忌惮，一味让步退缩的李瓶儿也应负一部分责任吧？

九、主从转换，两金莲巧妙嫁接

潘金莲无疑是被写成了《金瓶梅》中最坏的人。与《水浒传》里的潘金莲相比，更为可恶。当然，在《水浒传》里，潘金莲只是一个配角，《金瓶梅》里的潘金莲是与西门庆并列的主角。《水浒传》中潘金莲的故事，从她与西门庆的私通，毒杀武大郎到被武松所杀，只是武松命运中的一个插曲。写潘金莲只是为了写武松。《金瓶梅》中潘金莲和西门庆的勾搭不过是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一个小小的序幕。在这里，武松倒成了陪衬。

两部小说中潘金莲占的地位不同，可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潘金莲毕竟是从《水浒传》中嫁接过来的，所以，从《水浒传》的潘金莲到《金瓶梅》的潘金莲，有很大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平心而论，《水浒传》对潘金莲的早期命运是有所同情的。所谓“骏马却驮痴汉走，美妻常伴拙夫眠”。《金瓶梅》继承了这份同情，所谓“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

《水浒传》对潘金莲早期命运的介绍极为简略，没说潘金莲小时候如何，她一出场已是“二十余岁”的少妇。而《金瓶梅》则说她“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写她从小就是一副轻薄的样子。《水浒传》里分明说潘金莲抗拒大户的无耻纠缠，“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从而遭到大户的报复，将她嫁给

“三寸丁谷树皮”。而《金瓶梅》则说潘金莲被大户收用，没有什么反抗。《水浒传》讲潘金莲嫁给武大以后，和大户就没有关系了。《金瓶梅》则添上这么一段：“武大若挑担儿出去，大户候无人，便趲入房中与金莲厮会。武大虽一时撞见，亦不敢声言。朝来暮去，如此也有几时”。《金瓶梅》添上的这一段，写了大户的无耻，武大的窝囊、怯懦，也把潘金莲的形象抹得更黑。《水浒传》里写武大门口“被这一班人不时间在门前叫道：‘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而《金瓶梅》却把责任推到潘金莲身上：

妇人在家别无事干，一日三餐吃了饭，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左右街坊有几个奸诈浮浪子弟，睃见了武大这个老婆，打扮油样，沾风惹草。被这干人在街上撒谜语，往来嘲戏，唱叫：“这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

这妇人每日打发武大出门，只在帘子下嗑瓜子儿，一径把那一对小金莲做露出来，勾引的这伙人，日逐在门前弹胡博词，儿难，口里油似滑言语，无般不说出来。

完全是一副招蜂惹蝶、倚门卖俏的模样。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一节，《水浒传》只说西门庆“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过爪洼国去了”，而潘金莲不过是向西门庆道歉：“奴家一时失手，官人休怪。”对潘金莲并无进一步的描写。叉竿打了人，不是有意的，道个歉也就完了，当时并没有在意，没注意打的是何等样人。可是，兰陵笑笑生却抓住这一机会，替潘金莲补上一段胡思乱想：

当时妇人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却是在帘下眼巴巴的看不见那人，方才收了帘子，关上大门，归房去了。

由此可见，书中虽说：“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可是，兰陵笑笑生对潘金莲的同情毕竟极为有限，他从《水浒传》的描写向后退了一步，把堕落的责任更多地推到了潘金莲的身上，冲淡了、减弱了读者对潘金莲早期命运的同情。

从全书的人物构思来说，这种修改不无道理。《金瓶梅》中的潘金莲，几乎集中了一个坏女人所可能具有的各种恶德，而《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则经历了一个从受害者到害人者的转变过程。她和西门庆的私通可以看成以一种“恶”的方式向压迫她、侮辱她的社会所进行的报复。兰陵笑笑生为了将责任更多地推给潘金莲，企图冲淡潘金莲早期受害者的色彩；所以，他增添了若干文字，把早年的潘金莲就写成“水性杨花”，让她在私通西门庆的过程中表现出更多的主动性，以增加读者对潘金莲的轻蔑和厌恶。

潘金莲形象的嫁接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不是无懈可击。问题在于，有些情节作了关键的修改，有些情节因为施耐庵写得太精彩了，兰陵笑笑生不忍割爱，结果露出了破绽。这里指的是“王婆定十件挨光计”一段。在挨光计的实施过程中，只看见王婆和西门庆处心积虑的阴谋诡计，看不到潘金莲有多少主动的表现。潘金莲本打算在自己家里做衣

服，是王婆一味地怂恿潘金莲去她家做，才着了道儿。潘金莲“见西门庆过来，便把头低了”。西门庆和王婆一唱一和，一个劲地夸潘金莲，“那妇人便低了头缝针线”。一副规矩本分的模样。西门庆已经迫不及待，“恨不得就要成双”，而潘金莲此时才抬起眼睛，打量一下来人，“便觉得有些眉目传情”。这种形象与前文那种倚门卖俏、“眉目嘲人、双睛传意”的形象就有很大差距了。叉竿打头时与西门庆初次见面，当时“在帘下眼巴巴的看不见那人，方才收了帘子”，现在已是第二次见面，她反而连头都不敢抬了，不是有一点奇怪吗？那王婆与潘金莲是邻居，王婆对潘金莲的秉性脾气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可是，王婆为西门庆设谋十件挨光计时，极为谨慎，并无十分把握。那十件挨光计，一环紧扣一环，只要一环出了问题，便全功尽弃，“此事便休了，再也难成”。可见，在王婆看来，勾引潘金莲并非易事。必须精心设计，小心谨慎，十分耐心地去一步步做，才有成功的把握。她要对付的似乎不是一个荡妇，而是一个安守本分的良家妇女。

《金瓶梅》诞生以前，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上依赖情节的曲折离奇。故事的魅力超过了人物的魅力。提起武松，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传奇故事：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而《金瓶梅》却不同了。提起潘金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她的淫荡、嫉妒、刁钻、狠毒。《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便在于它的性格描写和世态描写。对潘金莲的性格塑造也比《水浒传》中更加成功。

十、殊途同归，潘金莲与王熙凤之比较

一个豪门贵妇，一个市井贱妾，两个出身悬殊极大的女性，却又同样聪明伶俐，争强好胜，心辣手狠，终生不停地追逐，与命运搏斗着，最后同样归于毁灭——王熙凤和潘金莲，《红楼梦》与《金瓶梅》两部小说用工笔重彩予以刻画描绘读后给读者留下极深印象的人物，“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这一对出身教养相差极大而性格命运又极为相似的女性，她们以自己争逐的历史与毁灭的悲剧，给读者留下了一片叹息。

1. 出身教养天壤之别

(1) 出身。王熙凤出身豪门，为都统制县伯之后，金陵四大家族之一的“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的王家。她自诩为“我爷爷专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叔叔王子腾做过京营节度使，九省都检典，后来还入阁拜相，出嫁之后，做了国公府琏二爷的夫人，她的娘家和婆家，都属于典型的豪门世族。潘金莲，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父亲死后，无以度日，被其母卖到王招宣府里学习弹唱，王招宣死后又将她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卖给张大户家做丫头并被张大户“收用”，因为大妇不容，

张大户赌气倒贴妆奁，嫁与武大郎为妻，实际上是张大户的外室。武大郎又矮又丑，金莲不满，一块肥肉掉在狗嘴里，她先属意于小叔子武松，遭到拒绝后被西门庆勾搭上，合谋害死武大，成为西门庆的第五房小妾。

(2) 地位。凤姐在贾家不光是国公府名正言顺的少奶奶，而且还受老太太和二太太的委托，主持着家政。偌大的荣国府，银钱进出，用人行政，都归她管理。她一天到晚有许多执事媳妇围绕她，向她回报请示问题。对贾府的一般仆人，她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她一句话，可以将一个仆人“拉到角门外，打四十板子，永不许进二门”。她一天到晚受着各式各样人物的趋奉，她的对立面都十分怕她，赵姨娘们自不待说，连郝大老爷的夫人她的亲婆婆对她都十分嫉妒。潘金莲先是与人为奴，后来虽然嫁了个阔官人，但名分不过是小妾。西门家的妾，虽然其相对地位比贾府的姨娘为高，不具名义上的奴的身份，但她实际上仍然十分低贱，并未摆脱奴的地位。她在丈夫眼里纯系玩物，与“粉头”无异，与正室的关系，又似姐妹，又似主奴，所以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可以不容置疑地将她交媒发卖。

(3) 教养。王熙凤有时嘴里有村俗的语言，在贾母跟前的言谈亦有放纵之处，对此，贾母曾有过中肯的评论，说那是大礼不走儿，日常居家娘儿们说笑应活泼一些，“原该这样”的。贵族世家把“礼”看成是“性命脸面”，极重视孩子的教养，公子小姐都配备专职的教引嬷嬷，一般仆妇丫鬟对年轻的主子的言谈举止都有规劝导引的责任，作为媳妇，怎样处理和太婆婆、婆婆、妯娌、小姑、小叔的关系，凤姐很懂得“行礼如仪”。比如贾母的家宴总是要由她和李纨布

让；王夫人变了脸，她马上跪下说话；搜检大观园探春发脾气，她要亲自给其理衣服以安抚；对穷亲戚刘姥姥，她要似站非站地迎接；婆子得罪尤氏，她立刻命人捆起来交尤氏发落，如此等等。而潘金莲，虽然成为西门大官人的宠妾，但总摆脱不了市井出身的“贱妾”的本色。吴神仙相面，说她“举止轻浮惟好淫”，的确，“轻浮”二字很好地概括了她的“举止”的基本特征。她不是像凤姐那样有礼而又得体地处理上下左右关系，在待人接物方面处处流露出市井气，媚上傲下，不知自重。对于有所求者——当然主要是西门庆，“品玉”、“饮溺”什么下贱的事都做得出来；对于无所求者或竞争对手，她苛待下人，唆打雪娥，抠打如意，妻妾斗法勃，她行鬼步，听壁角，搬弄是非，直至打滚撒泼，自打嘴巴，她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她的亲娘不合她的意，她可以当面叫其“你夹着你那老×走！”她的“傲”和“媚”，实际上都是自贱心理的不同表现形式。她也自得，其时则捋着白绫袄袖儿，露出带着六个金马蹬戒指的“十指春葱”，口嗑瓜子，把皮儿吐在楼下行人身上，其轻浮，正与“院中小娘儿”无异。

大观园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造就了凤姐的教养。凤姐虽未学过诗，但大观园女儿们即景联句，命她起句，她也能说出那为大家一致称赞的“不但好，而且留下了多少地步与后人”的好句子，被众人誉为“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至于古代上流社会所创造出的物质文明，凤姐则更是如数家珍了。凤姐所秉赋的是高层次的贵族文化，潘金莲所薰染的则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市井商业文化。她从十三岁就被卖到招宣府，学会了“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做张

做致，乔模乔样”，月娘说她“甚么曲儿不知道？但题个头儿，就知尾儿。”她是顾曲大家——不过她之所顾都是市井流行曲儿，西门家叫唱的，哪段唱得不是了，哪句唱稍了，她都能一一指出来。大观园的太太小姐们虽然也常看戏，可若说谁的面孔像某个戏子，谁都会恼得了不得；然而，潘金莲可以怀抱琵琶，弹唱个流行曲儿给丈夫侑酒；可以妆扮丫鬟以卖俏，这在凤姐则是不可想象的。

凤姐长期主持家政，金莲也轮流管过账。凤姐当家，颇有“治世能臣，乱世奸雄”之概，论才干在荣府是非凤莫属的。协理宁府，拨乱反正，也纵放自如。她支持探春改革，鼓励向自己开刀，很有政治眼光。她既搞点生财之道，但又不失大局，不像邢夫人似的一味刻薄，着三不着两。金莲主政，是典型的“小婆子当家”，一味克扣，一两银子只给九钱，还要叫买东西的奴才赔出来。交柑子给秋菊保管，都是亲自过了数的，后来发现少了一个，还把秋菊痛打一顿。

凤姐和金莲都有十分出色的口才，说话尖利生动，不过凤姐除偶有过分处外，她嘴里基本是上流社会的雅语；而金莲的语言则市井气逼人，而且多尖刻的脏话，常常是不堪入耳。总之，以教养而论，凤姐和金莲，一个是贵族文化塑造出来的尊贵的贵妇，一个是市井文化熏陶出来的鄙贱肖小的婢妾，反差极大，对比鲜明。

2. 相近的秉性与追求

们常常将王熙凤和潘金莲相提并论是因为二者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要强的女人。

凤姐的要强主要表现为有强烈的权势欲和对财富的占有欲。

同样主持家政，李纨依旧是个“菩萨”，探春之精明虽不下凤姐，但亦不愿多走一步路，虽然大刀阔斧地做了几件令人刮目相看的事，但决不擅作威福。而凤姐则不然，她主持家政，杀伐决断，指斥挥霍，大权独揽，意气自若。她把赵姨娘踩在脚底下，可以使邢夫人无所逞其伎，那些被称为“底下字号奶奶们”的管家执事媳妇谁敢有意和她为难，她会打折她们的腿，即使是自己的丈夫，她也处心积虑地与之争权夺利，逼其退让一射之地。贾芸和贾蔷都想要安排工作，贾蔷走了凤姐的门路，贾琏不甚赞同，凤姐马上当面给顶回去；而贾芸则相反，他虽争得了贾琏的同意，但终因凤姐另委了贾蔷而只好作为罢论。“一起头就求婶娘，这会子也早完了。谁竟望叔叔竟不能的。”——这不仅是贾芸的深切体会，也是这个机灵鬼在摸清了凤姐的脾性之后当面说给凤姐听的也博得了凤姐欢心的奉承话。凤姐自己就标榜过：“凭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如果说凤姐的权势欲超过了一般管家奶奶的界限，那么她对财富的占有欲更带上了一定的市井色彩。她的胃口甚大，敢于调动一切手段积累财富。弄权受贿，假公济私，克扣挪用下人月钱放高利贷，为尤二姐事撒泼大闹宁府，还要顺便讹诈二百两银子，甚至为贾琏向鸳鸯说情偷当贾母东西，她还要勒索个好处费，直到抄家时人们才知道，她竟有整箱整箱的“违禁取利”的高利贷借据。凤姐对于权势和财富的强烈追求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逞强心理。

潘金莲也是个争强好胜的女人，只是她有命无运，身寒地微，她所“要强”的表现形式，就与凤姐大异其趣了。在西门家里她是小老婆，而且还排在第五房，她的一切都必须通过丈夫的宠爱来获得。她的追求和发展都必须从这里出发，这一点她十分清楚。她不像吴月娘身处正室，从容自信，不像李娇儿和孙雪娥因背时而自馁，也不像李瓶儿那样宽厚和平，或像孟玉楼那样长于审时度势安分从时，她充分利用自己的色艺优势在家庭生活中拼搏冲刺，也像凤姐一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孙雪娥是弱者，一次较量被打下去了。李瓶儿虽不是强者，但在根本处具备她所没有的优势，有钱，姿色好，特别是皮肤白，性儿好，尤其是后来又生了个儿子，这都是她所无法比拟的。但她不甘心示弱，用茉莉粉酥油擦身以夺其白，这比较好办；到怀嫉惊儿，打狗伤人，特别是驯养雪狮猫吓死官哥儿，这都是要担很大风险的，弄得不好，惹得西门庆翻脸，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而潘金莲却“大胆地往前走”，硬着头皮一往直前地冲过来了，结果是以瓶儿母子双亡而告终。吴月娘是正室，身分尊卑悬殊很大，她也敢正面硬碰一下，大闹一场。虽然以她主动赔不是而告终，但以西门庆的态度论，二人也不过是打个平手。妻妾而外，凡遇西门庆的女宠男宠，她都以极大的醋意与之较量一番，“若叫这奴才淫妇在里头，把俺们都吃他撑下去了。”——在她的凶狠泼辣面前，竞争者基本上是望风披靡。金莲之所奋争，全为一个“宠”字，有了丈夫的宠爱，“禄在其中矣”。与凤姐一样，她也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别人相面卜龟儿，她却说：“我是不卜他。常言道：算的着命，算不着行。前日道士说我短命哩……随他明日街死

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一个要强的人，达观而直爽的命运观，活灵活现。金莲过生日，其母来府，正该她轮值管账，不但不开轿钱，反而将其母抢白一顿，这种不近人情的做法，正是其过于要强心理的变态反映。

因为地位不同，所以两人同样争强好胜，但其追求的目标及实现的结果也就大相径庭。王熙凤在贾府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她威重令行地主持着家政，以贾母和王夫人为靠山，连邢夫人都奈何她不得，其余的包括“琏二爷”在内也不敢向她挑战。潘金莲则最多不过是西门庆的宠妾，她不仅要处处仰承丈夫的鼻息，而且还要经常接受别人有意无意的挑战，她经常处于欲做宠妾而惟恐不得的心境之中，她心强命不强，算不上女强人。

同样争强好胜，为了达到目的又同样地不择手段，因而凶狠泼辣或者说心辣手狠，又成了她们性格上的一个共同特征。

凤姐和金莲都以泼辣凶狠著称。在那人与人之间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环境氛围中，她们是两只令对手战栗害怕的斗鸡。凤姐的心腹小厮兴儿曾在尤二姐面前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其为人：“我告诉奶奶一辈子别见她才好。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都全占了。”对于凤姐来说，除少数是她所要依靠、奉承、共处、照应的，其他不是供其驱使奴役的对象就是竞争的对手。她的威名犹如一个恐怖的阴影，笼罩在贾府奴隶们的心头上，颇有点张文远威震逍遥津使小儿闻之不敢夜哭的味道。她的威严不是仅仅靠滥施刑威树立起来的，应承认，她是有出色的驭人之才，

精明而又凶狠，懂得驭人之道，从小儿玩笑就有个杀伐决断的。凤姐的凶狠，对于竞争者表现得尤为突出，只要有谁威胁、妨碍了她的利益，她一定要把你搞得落花流水才肯罢休，至少也要叫你狼狈不堪。与凤姐一样，潘金莲也是《金瓶梅》中一个脸酸心硬的辣货。她没有凤姐那样的高贵的地位与赫赫的权势，她倚恃着丈夫的宠爱在家庭生活中狐假虎威，尖利的口齿与泼辣凶狠的手段是她克敌制胜的基本武器，她靠这个也可以使奴仆和竞争对手们望而生畏。唆打孙雪娥是她到西门家后的初试锋芒，她借此立威以树立自己的形象。像尤二姐一样善良懦弱的李瓶儿——她性格的前后差异这里且勿论——是她竞争的主要对手，她也像凤姐对尤二姐一样竭尽全力必置之死地而后快。她两面三刀，一面在瓶儿面前博取其好感，一面在月娘跟前煽起对瓶儿的恶感，以从中渔利。西门庆对瓶儿的态度她时时留意，千方百计地夺其宠爱。她深知官哥儿是李瓶儿的命根子，于是不择手段地以摧残这个小生命来对瓶儿进行精神折磨，以剥夺小生命来剥夺其受西门宠爱的本钱，最后也终于如愿以偿地使瓶儿母子双亡了。她是个醋罐子，她以比凤姐更为明确的竞争意识留意着丈夫的一举一动，西门庆轧姘头养粉头都要跟她回报，她的对手若不被收服，被羁縻，她就要将其置之死地。賁四嫂与西门庆勾搭上后就专门买她的小账，宋惠莲不买账被搞得家破人亡，如意儿未领教过的她的威势，她就亲自出马大发雌威，经过一场“捋打”之后以西门庆调解向她赔罪才得了事。即使是吴月娘，她也以咄咄逼人之势向其发起进攻。她收服了月娘的贴身丫头，也曾把月娘与丈夫的关系搞个十分紧张。在与月娘的一场撒泼大闹的大战中她虽未能得

手，但也够月娘心惊胆战的了。对奴仆，她虽无凤姐那样的驭人之才，但其凶恶狠毒并无二致。为了丢鞋一事，她唆使西门庆“糊涂打铁棍”，恣意折磨秋菊，使人感到奴才之对奴隶，比正经主子还要凶狠十倍。

虽然在泼辣凶狠方面金莲不让王熙凤，但若以心计权术而论，金莲远不能窥熙凤的堂奥。在家庭生活的争斗之中，哪些是依靠的，哪些是利用中立的，哪些是孤立打击的；斗争中锋芒什么时候该露，什么时候该藏；好事如何抓尖，恶名如何尽可让别人承担；根本利益非抓不可，枝节小事落落大方地予以放过……这些方面凤姐是个不通文墨的政治家，远非市井出身始终未脱小家子气的潘六姐可以望其项背的。如理家的杀伐决断，钤束奴仆的纵放自如，对探春改革的赞赏与支持，对妯娌小姑的优容与和谐，等等，这在金莲都是做不到的。

3. 异曲同工的悲惨结局

这两个终生争强好胜的女人最后都以悲剧结局了结了自己的一生。对凤姐的性格和悲剧，《红楼梦》通过“金陵十二钗”的判词和“红楼梦”的曲子进行了概括：“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对金莲的悲剧，《金瓶梅》通过“吴神仙冰鉴定终身”的“判词”作了概括：“举止轻浮惟好淫，眼如点漆坏人伦。月下星前常不足，虽居大厦少安心。”吴神仙的“判词”虽不够高明，但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仍可客观地看出这个“小家碧玉”的堕

落与毁灭的过程。而《红楼梦》的作者本来就有着这样的自觉：富贵怎样把人荼毒了，生活怎样把一个“聪明洁净”的女儿变成了“国贼禄鬼”，这正是他所要表现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人间悲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瓶梅》的作者是把潘金莲作为一个淫妇的典型来刻画的，在人们的心目中她确也是一个道地的淫妇。当然，潘金莲是“淫妇”，但她不是天生的淫妇，是那龌龊腐败的社会环境一步步把她变成“举止轻浮惟好淫”的。从九岁卖到招宣府学习弹唱开始，她就一步步滑向污浊的深渊。既然社会把她当作玩弄的工具，那人们又怎么能要求她坚守贞操呢？既然西门庆是把她当作粉头取乐儿，那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她对西门保持忠贞呢？私琴僮、通经济其实是无可深责的事。既然生活刺激、培育了她的畸形的性要求，那她被卖后“解渴王潮儿”也就不足怪了。既然西门庆可以不顾她的死活以满足自己，那她也应该有权为了满足自己同样可以置西门庆的死活于不顾。既然社会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生产着魔鬼，那我们又怎么可能期望魔鬼变成天使呢？潘金莲既是被侮辱损害者，同时也是侮辱损害他人者；那罪恶的社会夺去了她的灵魂，她则自觉地变成了一个魔鬼。她最后被武松杀掉了，其实，在复仇者毁灭她的肉体之前，她已经自我毁灭掉了自己的灵魂。她是毁灭于自我，当然最终是毁灭于那扭曲她的社会。

潘金莲的悲剧是一个“小家碧玉”堕落和毁灭的悲剧，王熙凤的悲剧则是一个“富贵把人荼毒了”的悲剧。论社会地位熙凤与金莲天差地别，后者一开始是一个被侮辱损害者，后来则具有被害与害人的双重身份，而凤姐则始终是一

个害人者，可那罪恶的社会不仅可以把一个被压迫者扭曲变形，而压迫者也逃脱不了被扭曲的命运，凤姐最终也“反算了卿卿性命”，“哭向金陵事更哀了”；二人的毁灭有异曲同工之妙。

凤姐与丈夫的关系不同于金莲，她在家里可以说是“牝鸡司晨”，凡事贾琏都要让她三分。但从人伦关系的扭曲来看，二者仍然是异曲同工。封建时代的家庭关系只有以“夫为妻纲”、“夫唱妇随”为前提才能演唱琴瑟和谐的二重奏，否则就会发出刺耳的噪音。凤姐的故事正表现了一个进攻型的女性怎样使温情脉脉的家庭气氛遭到破坏，于是夫妻关系就显得不伦不类。在家庭生活中，在用人行政方面的互相争夺，在金钱财产方面的各立一本账，在男女关系方面的互相防范，使得她们夫妇之间和谐的时候较少，经常地倒是充满着乌眼鸡式的争斗，如林姑娘所说，她们夫妇间“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呢。不过在这方面凤姐之作为较之金莲颇多值得肯定之处。金莲之防范西门，纯粹是为了争宠和自卫，而凤姐之防范贾琏，在自卫的背后隐藏着限制男性对女性的事实上的广泛占有权的合理成分。为什么男子可以一夫多妻，且可以在事实上享受着不受限制的性自由，而女子就必须从一而终呢？贾琏发过狠：“她防我像防贼似的，只许她同男子说话，不许我和女人说话，我和女人略近些，她就疑惑。她不论小叔子侄儿，大的小的，说说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我们虽不必赞成凤姐的这些做法，但也不能站在旧道德的立场上去看待这种夫妻关系的颠倒。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红楼梦》的作者塑造凤姐这一典型，在立意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惜

才、怜才，表现社会对人的才能的扭曲。“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那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已进入末世，与“泥做骨肉”、“浊臭逼人”的“男人”相比，“水做骨肉”的“女儿”以她们的聪明秀灵在作者的笔下发出了夺目的光彩，而凤姐也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一个。遗憾的是那末世的污浊环境扭曲了她的性灵和才干，使她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第九章

良性未泯李瓶儿

在《金瓶梅》中李瓶儿是地位仅次于潘金莲的女性，作者把她写得比较含蓄，但仍不失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妇女典型形象。

李瓶儿之淫，并不亚于潘金莲。李瓶儿送给西门庆的春意手卷，就使潘金莲眼界大开、心花怒放，爱不释手地据为己有。仅此一点，就可说明在淫乱经验方面，李瓶儿堪称潘金莲的前辈。

然而，李瓶儿嫁到西门庆家之后，她的作风焕然一新，温柔安静，宽厚平和，俨然一位贤妻良母。作者很少正面描写她与西门庆的床行为，即使是偶有所及，也写她出于侍奉丈夫的心理而处在被动的地位，再没有淫荡的心性。她成了一个“又谦让、又和气”、仁慈、宽厚、贤惠、善良、富于爱情

怜悯之心的完美的贤妻良母形象，她对西门庆的百依百顺、温柔恭谨、一片痴心，使其与改嫁西门庆之前的其泼、其恶、其放荡的形象判若两人。

《金瓶梅》对李瓶儿的死写得细腻、感人。临终前，她对故人、仆妇、妻妾以及西门庆的遗言嘱托，是多么地感人。这些浓墨重彩的刻画和描述，多侧面、多层次地烘托了她的性格特征，把那善良谦和、温柔缠绵的品性，渲染得淋漓尽致。

一、水性杨花，根上昏沉为情痴

在《金瓶梅》中，作者写李瓶儿，一方面是要衬托潘金莲之淫、之毒、之险，另一方面，却也要通过她演出一场淫妇的恶报。

李瓶儿之淫，按小说描写并不亚于潘金莲。潘金莲之淫是王招宣和张大户调教出来的，张大户死于纵欲，是西门庆式的人物；王招宣因何而死书中未予披露，不过从王招宣的遗孀林太太如此之淫荡的情形推测，定是色鬼无疑。王招宣和张大户是常人中的淫棍，而李瓶儿却是由并非常人的花太监调教出来的。她原是梁中书的小妾，这梁中书不会不是好色之徒，只因他夫人性妒而毒，凡梁中书染指的婢妾，都有可能被打死，李瓶儿只能住在外边书房。梁山泊的李逵打进梁中书的府第，李瓶儿带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逃到东京，后来，花太监将她娶来做了自己的侄媳妇。说是侄儿花子虚的媳妇，实是他花太监的玩物。有一次，她与西门庆情浓意密的时候透露出个中秘密：“他（花子虚）逐日睡生梦死，奴那里耐烦和他干这营生！他每日只在外边胡撞，就来家，奴等闲也不和他沾身。况且老公公在时，和他另在一间房睡着，我还把他骂的狗血喷了头。好不好，对老公公说了，要打趟棍儿也不算人。”（第十七回）李瓶儿送给西门庆的春意手卷正是花太监的遗物，将种种迹象联系起来，不难推断李瓶儿与花太监的暧昧关系。李瓶儿也许还没有机会让梁中书充分调教，但肯定从花太监那里打开情窦，

那拿来与西门庆共同赏玩的春意图卷难道没有透露此中的消息？这个图卷，使潘金莲眼界大开，心花怒放，爱不释手地据为己有。仅此一点，亦说明在淫乱经验方面，李瓶儿堪称为潘金莲的前辈。

有人把李瓶儿与潘金莲同归一类：“奸情杀夫。”这样认为对李瓶儿未免不公。武大是潘金莲亲手用药毒死，而花子虚是由于“房族中告家财”被县里做公的拿去了，而李瓶儿的反映是“罗衫不整，粉面慵妆……脸吓得蜡渣也似黄，跪着西门庆，再三哀告道：‘……央及大官人，把他不要捉起罢。……’说毕，放声大哭。……（又）往房中開箱子，搬出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教西门庆收去寻人情，上下使用。”由此看出，子虚受难，瓶儿尽力搭救，如何有谋害之心呢？至于她多拿了许多细软金银宝物与西门庆，倒是实情。因为求人尚需拿钱财打点，何况她与西门庆有私情，就更更不惜多拿财宝给他，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由于西门庆上下打点，“于是把花子虚一下也没打，……放出花子虚来家”，这难道能说不是瓶儿的功劳吗？如果瓶儿不跪求西门庆帮忙，像西门庆这样狠毒的人，对人家的老婆又早有覬觐之心，他怎愿意放出花子虚，巴不得借此机会把他打死，岂不免不了他许多麻烦？省得像毒死武大那样费许多周折，瓶儿岂不唾手可得？所以救出花子虚，全在瓶儿。而瓶儿对子虚之不满在他被放回家后表现得很强烈。子虚查算西门庆使用银两的下落，被瓶儿骂了四五日，又暗告西门庆不给子虚找回的银子，子虚连气带病，不久便死了。瓶儿没过子虚五七，就过来给潘金莲拜生日，可见是一心想着西门庆，对子虚的死已全然不放在心上，而子虚的死亦不能说与瓶儿的态

度没有一点关系，瓶儿与西门庆有私情也不假，但无论如何也不应背上谋害亲夫的罪名。

瓶儿对其第三个丈夫蒋竹山的态度也给人以凶悍的感觉。由于西门庆因京案连累，未能如期办理与瓶儿的婚事，瓶儿思念成疾，蒋竹山治好了瓶儿的病，被招赘成亲，开了个药铺。西门庆听说后设计打了蒋竹山，瓶儿恼竹山之无能，将他赶出，又思嫁西门庆。

与花子虚、蒋竹山相比，西门庆显然是瓶儿理想中的人。李瓶儿曾对西门庆说过：“谁似冤家这般可奴之意，就是医奴的药一般。白日黑夜，教奴只是想你。”瓶儿对西门庆的思慕、想念，和一心只想嫁西门庆，表现了她对性欲的追求。

李瓶儿是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小姐，最初是与大名府梁中书为妾，后又被花太监之侄子虚娶为正室，接着是招赘蒋竹山。瓶儿在梁中书家虽为妾，但梁中书可比西门庆这个清河县的提刑官大得多，嫁给子虚和竹山都是为妻，而到西门庆家只是做第六房小妾。瓶儿并不像潘金莲那样出身小户人家，只能做丫头，（连妾也做不成），又为武大妻，她嫁给西门庆虽为第五房小妾，可地位仍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步登天。而瓶儿这种妾——妻——妻——妾地位的变化，不是提高（甚至下降），但仍使李瓶儿思嫁西门庆，说明她嫁给西门庆不是求得地位的改变。

瓶儿嫁给西门庆也不是求钱财。瓶儿出身贵族，钱财在她并不是稀奇之物，在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李逵大闹大名府时，瓶儿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的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走上东京投亲。为花子虚妻时，花太监又把钱财交与

她保管。瓶儿是带着大量的钱财嫁到西门庆家中来的。她不仅有色，而且还有财。

可见，李瓶儿嫁给西门庆不是求地位，也不是求钱财，只是求得性欲上的满足。

瓶儿在许嫁西门庆之后，西门庆又因京案连累，暂把婚事搁放一边，瓶儿因思念西门庆过度而成疾。可见，瓶儿对于情欲的追求是多么强烈，而西门庆又给了她多大的满足。瓶儿想得痴迷了，精神恍惚，产生了变态心理，每夜梦见西门庆与其彻夜欢娱，“自此梦境随邪，……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李瓶儿在情欲得不到满足时产生了心理变态，达到了痴迷、恍惚的程度，蒋竹山只是一时治好了她的病，真正能治好她的病的是西门庆，他才是“医奴的药”，使她得到满足，心理也趋于正常。这是她嫁给西门庆的重要原因。

李瓶儿的主要故事发生在她嫁进西门庆家之后。她漂亮而富有，不足之处在于她是寡妇再嫁之后的再嫁，与蒋竹山的一段闹剧式的婚姻，粉碎了她的最后一点自信。她嫁到西门庆家，作为新娘，守了三夜空房，绝望之极而上吊自杀；自杀未遂，又吃了一顿西门庆的鞭子。她在花子虚、蒋竹山面前是一位太后，从不给这两个男人以好脸色，可是这时面对西门庆，却变成了一个谦卑怯懦的奴仆。她痴心希望从此与西门庆过一种平常人的夫妻生活，并头相守，白头到老；她宽厚地对待家中上下一切人，她想以她的善良、德行来赎罪，天真地以为美好的日子就在前头。

进入西门庆家，她面对的是全体妻妾的敌视。正妻吴月娘出身官宦家庭，且有正房的名分，但她家没有钱，对于富

有的李瓶儿怀有深深的妒嫉之心，她首先反对西门庆把李瓶儿匆忙娶进家门。她的态度拖延了婚期，中间突发杨戩被参事件，此案牵连西门庆的亲家陈洪，危及到西门庆。西门庆使用手段撵走蒋竹山，终于把李瓶儿娶进了门，但这时的李瓶儿已是又经了一个他最看不上眼的蒋竹山之手的李瓶儿。他的流氓的自尊受到伤害，他一方面羞辱和鞭打李瓶儿，另一方面迁怒于吴月娘，如果没有吴月娘当时的阻拦，何以会发生招赘蒋竹山这样的烂事！吴月娘被丈夫冷落，她认为这完全是李瓶儿造成的，她对李瓶儿的敌意，从李瓶儿进门的第一天起就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主母持着这等态度，小妾和奴婢们便有恃无恐，她们在吴月娘面前嘲笑讥讽李瓶儿，略无顾忌。在她们意识里，这凌辱李瓶儿的举动乃是向主母献媚邀赏的有效方式。然而李瓶儿对这个十分严峻的形势缺乏起码的认识，她以为小恩小惠就可以缓和这种紧张的矛盾，她以为施以仁爱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回报，更可笑的是她以为潘金莲是她唯一亲密可靠的盟友。她对客观环境的错误认识和她所采取的对策，导致她一步一步被逼着走向深渊。

母以子贵，李瓶儿生了官哥儿，按常理，在家庭中的地位从此便会巩固下来。潘金莲听见孩子呱呱落地的哭声，竟禁不住跑回房中独自一人痛苦地大哭，这嫉妒之情从侧面反映出产下子嗣对于李瓶儿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此外，应伯爵等帮闲们向李瓶儿献殷勤，妓女吴银儿拜认李瓶儿为干娘，这都是俗世常态，说明李瓶儿今非昔比，在家庭中已占据了显赫的位置。李瓶儿生子，全家真正高兴和兴奋的，除李瓶儿自己之外，只有西门庆一人。李瓶儿生下儿子，表面上风光荣耀得很，实际上处境更加艰难，她在家里没有可以倾吐

心曲的知己，只能对李桂姐这样的外人发发一向压抑在心底的牢骚。有了儿子，却陷于比以往更为可怕的孤立。母以子贵，她大概不会不懂这个道理，只是她太痴心，太一厢情愿，她以为一切都会有西门庆为她做主，她完全失去了自主行动的意识，她是眼睁睁看着潘金莲等来宰割自己。

其实，置她于死地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她所依赖的西门庆。官哥儿被“雪狮子”猫扑倒之后，西门庆怒不可遏，冲到潘金莲房里，却只是把猫提起来摔死，对坐在炕上纹丝不动的元凶潘金莲却一声也不吭。西门庆并非不明白元凶是谁，所以，归根到底，纵容潘金莲的还是西门庆。官哥儿之死，对于原有血崩之症的李瓶儿不啻雪上加霜，诚如医生何老人所言：“这位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后着了气恼，气与血相搏则血如崩。”病，是由西门庆而起；气，也是由西门庆纵容潘金莲所致。李瓶儿“根上昏沉”，表现之一就是看不清西门庆的面目，心甘情愿，至死不悟，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奉献给这个魔鬼。

李瓶儿之淫表现为痴，这与潘金莲之淫表现为滥不同。她的男人有梁中书、花子虚、蒋竹山、西门庆，以及暗中占有她的花太监，这几个男人除花太监外都是她合法丈夫，唯一的情人西门庆后来也成了她的丈夫。她的淫行主要是背着花子虚与西门庆的私通。与花太监的暧昧关系，虽然实际上教唆她、使她淫荡，但她是被动者，她是身不由己，在这段经历中，她是一位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女人。李瓶儿之淫表现为痴，作者竭力描写她对西门庆的痴迷，描写她沉溺在欲海中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失去了人的自尊、自主。她投入西门庆的怀抱犹如飞蛾扑火，但她死而不悔，死后的魂灵仍

然一如既往，恋恋不舍地与西门庆欢会。

李瓶儿对西门庆之痴，可以说达到了极致。那么，西门庆如此吸引李瓶儿的是什么呢？李瓶儿是从大家过来的，梁中书的地位和财产，西门庆望尘莫及，她做过梁中书的妾，她的私房主要来自梁家；后来又继承了花太监的遗产，单是偷运到西门庆家的三千两银子，就是了不得的一笔财富。李瓶儿见过钱，自己也有钱，钱的需要不在她生活最迫切的位置，酒、色、财、气，色才是她视为性命的东西。她所以轻率地把钱财搬运到西门庆家里，接着又轻率地招赘一般人也看不起眼的蒋竹山，原因都是迷于色，这色，即肉欲之谓也。她说西门庆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这一条才是最主要的，也最合西门庆的心意。李瓶儿说西门庆是医她的药一般，这药所医的病是什么，她没明说，也不必明说，这是不言而喻的，那病就是强烈的性欲。

平心而论，李瓶儿的心理还没有病态到潘金莲那种地步，还保留着较多的市井妇人的常态，她与她的男人们的关系更具代表意义。

二、痴情女子，千古风流同一哭

张竹坡在谈到李瓶儿这个名字的寓意的时候说：“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同声一哭。”

张竹坡的这种强调人在自然方面的局限性的思想正是

《金瓶梅》的重要思想之一。张评本一开始有一首“色箴”：“二八佳人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教君骨髓枯。”强调了性行为对于男人具有釜底抽薪的消极意义。张竹坡以为，李瓶儿名字的寓意正是如此。当然，此寓意仅仅是指其名字而言。而这一人物的性格、遭遇，则又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的，人性的信息。

张竹坡在为《金瓶梅》人物进行定性时说：“瓶儿是痴人。”指出瓶儿是痴情之人。这个“痴”字当然是针对她与西门庆的关系而言的。那么，西门庆究竟具备了什么样的魅力而使李瓶儿这样如痴如狂。在传统的才子佳人文学里，“痴”是发生于才子佳人之间的，是因为班马才、潘安貌。西门庆当然不具备这样的才貌。而笑笑生对于李瓶儿如此痴情的原因似乎并不那么在意，他只是不紧不慢地讲述了李瓶儿从梁中书府中一个侍妾到成为西门庆第六房小妾，到最后因子歿、悲痛过度而亡的故事。

跟娶潘金莲一样，西门庆的娶李瓶儿，是由偷情开始的。西门庆偷情是由性吸引开始的，而他的娶妾，则往往与贪财致富的目的相联系。李瓶儿的丈夫花子虚与西门庆是酒肉朋友。所谓“朋友妻，不可欺”的信条在西门庆身上并不生效。西门庆因赴花子虚之约，在花家门口与李瓶儿撞了个满怀。西门庆对李瓶儿留心已久，至此则细玩其详，为李瓶儿的白净瓜子面皮、五短身材、弯细眉毛而魂飞魄散。而李瓶儿也“开了一条大路，教他入港”（第十三回）。自此，西门庆便设计图谋这妇人。晚上与她通奸，天亮爬墙回家（西门庆家与花子虚家只一墙之隔）。李瓶儿如此眼意心期、主动迎奸赴会，西门庆身上显然有她需要的东西。西门庆与众

不同的地方在于财、势、性三者。从财方面看，西门庆是当地的大富商、大财主。然而，李瓶儿也是当地一个大富婆。李瓶儿原在梁中书家中为妾，后李逵大闹东京，梁中书夫妇逃命。李瓶儿逃走时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见第十回）。她的财产还不止于此。为帮花子虚行贿打官司，她搬出六十锭大元宝，价值三千两。此外她还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值钱珍宝。显然，她与西门庆偷情，嫁给西门庆，并非贪图西门庆的钱财。她所拥有的财富已是一辈子都花不完。

正当西门庆有一天与花子虚、应伯爵等在妓院取乐时，突然见几个公差进来，不由分说将花子虚抓走。原来是花子虚的堂兄弟告他独吞家产，开封府令清河县抓人。李瓶儿跪求西门庆帮她打官司。西门庆拍拍胸脯，举重若轻，一口应承办妥此事。李瓶儿不仅拿出价值三千两的六十锭大元宝给西门庆去东京打点，而且叫西门庆把自己的一批值钱珍宝衣物抬进了西门庆家。

毋庸置疑的是，她已经对丈夫花子虚产生了厌倦情绪，花子虚经常出入于本司三院，这使她感到寂寞。是西门庆填补了她的空虚。花子虚打完官司后曾叫李瓶儿到西门庆那边查算使用银两下落，被李瓶儿骂了四五日：“你成日放着正事儿不理，在外边眠花卧柳不着家。只当被人所算，拿在牢里，……”骂得花子虚哑口无言。

花子虚打完官司，一无所有，只得在狮子街另买旧宅，不久气得一命呜呼。

花子虚一死，李瓶儿便紧锣密鼓到西门庆家搞公关，处理好与西门庆众妻妾乃至童仆、婢女的关系。跪着求西门

庆：“拙夫已故，举眼无亲，今日此杯酒，只靠官人与奴作个主儿，休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与官人铺床叠被，与众位娘子，作个姊妹。奴死也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第十六回）作者对李瓶儿行为的心理依据，就如对所有人物的行为的心理依据一样，只字不提。他只是叙述人物的行为，而在后来适当的时候，补上一笔，这就是小说评点家常说的“一击两鸣法”。李瓶儿一心要嫁西门庆，不是为了钱，而是西门庆其他方面的“优点”吸引了她。这“优点”就是性与权势。

正当李瓶儿自掏腰包，让西门庆盖楼，单等二十四日行礼，出月初四日准娶时，谁知平地起惊雷，朝廷中科道官上本弹劾杨提督，把他给参倒了。圣旨下来，将杨提督拿送南牢问罪，百两银子令吴主管连夜前往县中孔目处，抄录一份东京行下来的文书。西门庆吓得失魂落魄，一面立即打点金银宝玩，让家人来保、来旺上京打点；一面令来昭、贲四将花园工程停下来，每日将大门紧闭，做缩头乌龟状，“随分人叫着不许开”，把娶李瓶儿的勾当，早丢在九霄云外去了。

李瓶儿一直盼不到西门庆的到来，又不知究竟。于是“梦境随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来摄其精髓。渐渐形容黄瘦，饮食不进，卧床不起”（第十七回），便请蒋竹山来看病，果然为蒋所治好。而蒋早已怀觊觎之心，便将西门庆亲家一事告诉了李瓶儿，把李瓶儿说得闭口无言，“寻思半晌，暗中跌脚，怪嗔道：‘一替两替请着他不来，原来他家中为事哩！’”，至于李瓶儿“跌脚”的更深的的原因，作者并不说出，而只是叙述了她与蒋的交好。这只能解释为李瓶儿之选择西门庆，是看上了他的权势。而一旦西门庆失势，李瓶儿

便改变了主意，主动表示愿嫁蒋一流人物，将蒋招赘进门，并出三百两银子给他开药店。

眼看西门庆与李瓶儿的亲事就此告吹。然而，这段亲事是因朝政的影响而暂时中止的，那么，朝政的变化也必将导致这段眼看就要告吹的亲事发生新的变化。

后来西门庆通过贿赂李邦彦而化险为夷。当西门庆得知李瓶儿招赘蒋一事，气得回家踢了潘金莲两脚。后来又教潘金莲以李瓶儿的方式与他取乐，一心只想着李瓶儿。潘金莲则乘机进谗言。

而李瓶儿招赘了蒋之后，经过两个月，厌恶、鄙视起蒋竹山来：“却说李瓶儿招赘了蒋竹山，约两月光景。初时蒋竹山图妇人喜欢，修合了些戏药部，门前买了些甚么景东人事、美女相思套之类，实指望打动妇人心。不想妇人曾在西门庆手里，狂风骤雨都经过的，往往干事不称其意。渐渐颇生憎恶，反被妇人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烂，都丢吊了。又说：‘你本虾蟆，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家。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骂的竹山狗血喷了脸，被妇人半夜三更，赶到前边铺子里睡。于是一心只想西门庆，不许他进房中来。”（第十九回）李瓶儿对蒋竹山的性无能的厌恶与鄙夷反衬出她对西门庆之“痴”包含着性的因素。

西门庆指使两个流氓砸了蒋的生药铺，痛打了蒋，并告蒋竹山欠债不还。此案由西门庆关系户夏提刑处理，夏提刑下令将蒋竹山责打三十大板，令还银子三十两。李瓶儿把他赶了出去。她“打听得他（西门庆），心中甚是后悔”，（第十九回）李瓶儿打听得西门庆家中没事，知道西门庆权势依

旧。李瓶儿本为权势而来，正如西门庆所说的，“淫妇有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第十九回）至此，不后悔又待如何！

赶走蒋竹山之后，李瓶儿用各种行动表示她的悔过。西门庆虽然恶骂了几句，但不假思索地对玳安说：“你对他说，甚么下茶下礼，拣个好日子，抬了那淫妇来罢。”（第十九回）西门庆对她一番数落：你“拿本钱与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根前开铺子，要撑我的买卖！”最后西门庆问道：“我比蒋太医那厮谁强？”李瓶儿说道：“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没曾看见哩！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这一句话，把西门庆说得欢喜无尽，与李瓶儿言归于好。西门庆、李瓶儿亲事告一段落。

对于李瓶儿所具有的强烈的情欲，作者往往用侧笔写出。对此，张竹坡深有体会，他说：“写瓶儿春意，一用迎春眼中，再用金莲口中，再用手卷一影，再用金莲看手卷效尤一影，总是不用正笔，纯用烘云托月之法。”（第十三回前批）

李瓶儿的“痴”是因西门庆在势与性上满足她的需求而产生的。然而，嫁给西门庆之后，她的“痴”就黯然失色了。她成了一个“又谦让，又和气”、仁慈、宽厚、贤惠、善良、富于爱惜怜悯之心的完美贤妻良母形象。

三、一片痴心，缠绵蜜意为郎诉

很多人认为，李瓶儿如潘金莲一样是一个淫妇，但是李瓶儿也有与潘金莲不一样的地方。

李瓶儿的性格，不仅因西门庆的肆虐而显出懦弱，而且随着西门庆态度的迅速转变，也同时呈现出温柔缠绵的鲜明特征。

小说写道：单表西门庆与李瓶儿两个，相怜相爱，饮酒说话，到半夜方才被伸翡翠，枕设鸳鸯，上床就寝。灯光掩映，不啻镜中之鸾凤和鸣；香气薰笼，好似花间之蝴蝶飞舞。正是：今宵胜把银照，只恐相逢是梦中……从今罢却相思调，美满恩情锦不如。

此刻，李瓶儿已完全沉浸于婚后的甜蜜之中。她几经挫折，历经坎坷，终于与慕恋之人言归于好，怎能不怀抱温柔缠绵之情去面对未来呢？故而，第二天便“开箱子打点细软首饰衣服，与西门庆过目。拿出一百颗西洋珠子，与西门庆看”。西门庆对李瓶儿的财色，本来迷恋不舍，而今他财色双收，自然大喜过望，于是也赶紧吩咐“明日发柬，二十五日请官客吃会亲酒”，并自此“一连在瓶儿房里歇了数夜”。

不仅如此，这种“从今罢却相思调，美满恩情锦不如”的相怜相爱的生活，在李瓶儿生子以后，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孩子刚一落地，西门庆就“连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满炉降香，告许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母子平安，临盆有庆，坐草无虞”，并于当晚，就在李瓶儿房中歇了，不住来看孩

儿。不久，为了儿子出幼圆满，增延寿命，将来早登科甲，荫子封妻，西门庆又为官哥儿寄名打醮，并竟然在经疏上西门庆名字底下同室人吴氏傍边，“只添上个李氏”，把李瓶儿在家庭中的地位，明显抬到了众妾之上。

显然，李瓶儿以压倒众妾的富有，天生的美丽以及为丈夫生子等种种独具的条件，已经成为西门庆最宠爱的女人。面对这种“美满恩情锦不如”的生活，面对丈夫的宠爱，这个曾经一直为谋求自我人格价值而不惜步入非人性误区的女人，还有何求呢？花子虚和蒋竹山所无法给予的，西门庆都给予了；从花子虚和蒋竹山那里无法得到的，她都得到了：过正常人应当享受的性生活，找一个疼爱她的丈夫，有一个终身依托的家庭，如此而已。——于是，她满足，她陶醉，她别无所求，她没有任何理由不把全身心交托给自己的丈夫，没有任何理由不对西门庆温柔缠绵一片痴情。

李瓶儿对西门庆的温柔缠绵一片痴情，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她对西门庆的情爱是专一的，她忠实于西门庆，没有像潘金莲那样去和其他的男人私通。其次，她对西门庆的情爱又是一往情深的。重阳节那天，她已病得不像个模样了，但为了使西门庆高兴，仍然强打精神陪着西门庆坐宴席。席间她点唱曲子，曲中唱道：“紫陌红径，丹青妙手画难成，触目繁华如铺锦。料应是春负我，我非是辜负春。为着我心上人，对景越添愁闷。”恰到好处地表达了她的痴情。此外，她对西门庆的情爱，更是生死不渝的。她躺在龌龊的病床上，西门庆要来陪伴她，但她却执意把西门庆赶出房去，惟恐脏了西门庆。临终前，她双手搂抱着西门庆的脖子，悲咽地说：“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并头相守，谁知奴

家今日死也。趁奴不闭眼，我和你说句话儿：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休要那一冲性儿。大娘等，你也少要亏了他的。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个根绊儿，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个官，今后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比不的有奴在，还早晚劝你。奴若死了，谁肯只顾的苦口说你？”实乃语语深情，句句蜜意，字里行间充满温柔与缠绵。

李瓶儿对西门庆的一片痴情，无论是否纯洁，也无论是否值得称赞，但却无疑是真挚的，温柔的，缠绵的。与对花子虚、蒋竹山的态度相比，这表明：再嫁西门庆以后，李瓶儿的性格，确实出现了巨大的转变。

四、前后不一，李瓶儿寄情西门庆

李瓶儿改嫁西门庆以前，读者惟见其泼、惟见其恶、惟见其放荡。李瓶儿对西门庆百依百顺、温柔恭谨，一片痴心。可是，对花子虚、对花家的人，对蒋竹山，她是又刁又泼，简直是潘金莲第二。“花子虚打了一场官司出来”，银两、房舍、庄田全没了，向李瓶儿追问下落，“反吃妇人整骂了四五日”。真是刁钻极了。明明是她把金银细软偷运到了西门庆家里，却瞪着眼睛说：“你那三四千两银子，能到的那里？蔡太师、杨提督好小食肠儿，不是恁大人情嘱的话，平白拿了你一场，当官蒿条儿也没曾打在你这王八身上”。作者怀着一种憎恶的态度来描写这位泼辣的荡妇：

看官听说：大抵只是妇人更变，不与男子汉一心，随你咬折钉子般刚毅之夫，也难防测其暗地之事。自古男治外而女治内，往往男子之名都被妇人坏了者为何？皆由御之不得其道故也。

郎荡贪淫西门子，背夫水性女娇流。子虚气塞柔肠断，他日冥司必报仇。

李瓶儿改嫁西门庆以后，读者惟见其善良温柔，惟见其忍让克制、委屈求全，早先对付花子虚、蒋竹山的那股刁钻泼辣的性儿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集中地体现在她和潘金莲的关系上。

潘金莲完全是一种主动进攻、咄咄逼人的架势，而李瓶儿则连消极防御都没有能做到。她只是一味地忍气吞声，退了又退。潘金莲故意毒打秋菊，“打的秋菊杀猪也似叫”，把官哥儿唬醒，又不指名地大骂李瓶儿。而“李瓶儿这一边分明听见指骂的是他，把两只手气的冰冷，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西门庆从衙门回来，见李瓶儿“哭的眼红红的”，问她是怎么回事，李瓶儿“也不题金莲那边指骂之事”。西门大姐把潘金莲背后挑拨离间的一番话转告了李瓶儿，“这李瓶儿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手中拿着那针儿通拿不起来，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说不出话来，对着大姐落眼泪”。她好像只有伤心，没有愤怒。甚至在潘金莲用雪狮子算计了官哥“孩子搐的两只眼直往上吊，通不见黑眼睛珠儿，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犹如小鸡叫，手足皆动”，当西门庆回来问她的时候，她“满眼落泪，只是不言语”。对潘金莲用猫吓唬孩子的事，一个字都没敢提。一直到她被潘金莲活活气死，

她也未敢在西门庆面前说潘金莲半个不字。

潘金莲时时刻刻地在窥测时机，寻找攻击李瓶儿的机会。李瓶儿怀孕以后，潘金莲到处造舆论，说李瓶儿怀的并非西门庆的孩子。酒席上不见了一把壶，潘金莲说：“若是吃一遭酒，不见了一把，不嚷乱，你家是王十万！头醋不酸，到底儿薄。”这番话“讥讽李瓶儿首先生孩子，满月就不见了壶，也是不吉利”。接着，她又暗示西门庆，李瓶儿要“瞞昧这把壶”。李瓶儿屋里丢了一锭金镯儿，潘金莲又以为抓住了什么把柄，说“瓮里走了鳖，左右是他家一窝子，再有谁进他屋里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李瓶儿从未想到去寻找对方的弱点。可是，她并不是没有这种机会。有一次，潘金莲和陈经济在花园里扑蝴蝶、嬉戏笑闹、打情骂俏，“李瓶儿抱着官哥儿，并奶子如意儿跟着”，正好撞见。这本是一颗可以利用的重磅炮弹，可是，李瓶儿好像没看见一样，对谁也不提起此事。

如何评价李瓶儿的这种性格转变呢？应该说，这种转变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也有其不可理解的一面。

可以理解的是，一物降一物。在花子虚、蒋竹山那样窝囊的丈夫面前，李瓶儿刁钻泼辣，是个不好惹的主儿。在西门庆那种欺良压善、富而多诈的浮浪子弟面前，她从未表现出一点刁泼，而从来都是百依百顺。

在花子虚、蒋竹山的面前，李瓶儿也算得伶牙俐齿，可是，在潘金莲的面前，李瓶儿那点口才就不值一提了。将“潘金莲私仆受辱”和“李瓶儿情感西门庆”作一对比，就可以看出两人的不同。潘金莲与小厮私通，这是多大的罪名，可潘金莲花言巧语，硬是将这件事糊弄过去了。人证物

证俱全，可潘金莲咬紧牙关，死活不承认。李瓶儿招赘蒋竹山，性质与潘金莲私通小厮很不相同。李瓶儿病重、招赘蒋竹山的时候，她与西门庆之间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关系。她无须对西门庆承担什么义务，西门庆也无权干涉她的婚姻。在道德上，李瓶儿对于西门庆也不欠什么。充其量，西门庆只是李瓶儿的一个情夫罢了。可是，李瓶儿因此而受到的惩罚却远远地超过了潘金莲。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蒋竹山开药铺，等于和西门庆唱对台戏。西门庆又担心蒋竹山告状，说他骗了李瓶儿大宗的财物。在西门庆看来，蒋竹山娶了李瓶儿，简直是乘人之危。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所以，李瓶儿一进门，西门庆就给她一个下马威：“轿子落在大门首，半日没个人出去迎接”。西门庆一连三夜不进她的房，气得她要悬梁自缢。李瓶儿与潘金莲不同，她不但为自己的“不忠”作辩解，而且对招赘蒋竹山一段怀有一种负罪内疚之感。如果用现代人的观念去看，完全没有必要。可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西门庆可以一妻五妾，逛妓院，嫖暗娼，拈花惹草、偷鸡摸狗，而妻妾们，即便是像李瓶儿这样的候补的妾，也必须死心塌地等着他，不能有什么二心。可悲的是，外面的爷儿们这么看，里面的娘儿们也这么看。听说李瓶儿招赘蒋竹山，西门庆的妻妾们发出一片谴责讽刺之声，说是“没廉耻的歪淫妇，浪着嫁了汉子”。李瓶儿自己更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觉得对不起西门庆。“李瓶儿情感西门庆”一节，写出西门庆之恶。

不可理解的是，李瓶儿的忍让变得没有限度。她的命根子都丢了，她还是在忍。她那本性中固有的“恶”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所表现。但是，作者没有让这种成分有一

丝一毫的表现。李瓶儿一下子变成一个贤妻良母。她确实给人以摇身一变的印象。李瓶儿生子得宠以后，西门庆因为潘金莲中伤李瓶儿，曾经三次对潘金莲大发脾气。一次是潘金莲影射官哥儿也是小老婆养的孩子，并暗示孩子来历不明。一次是官哥儿满月，席上丢了壶。一次是李瓶儿屋里丢了金镯儿，潘金莲在旁边多嘴多舌。这一时期，西门庆与潘金莲之间的关系降到最低点，潘金莲和陈经济勾搭的情况也已经为李瓶儿发现，潘金莲在吴月娘面前挑拨的情况，李瓶儿也已经掌握。李瓶儿和吴月娘之间的误会业已消释，两人对潘金莲的认识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李娇儿、孙雪娥本来就是潘金莲的仇敌。只有春梅是铁杆的“潘派”。孟玉楼是潘金莲若即若离的同盟者。潘金莲受窘之时，孟玉楼决无挺身为之执言的道理。此时此刻，潘金莲的处境非常孤立，李瓶儿完全有力量把潘金莲的威风打下去。如果说，由于李的怯懦没能做到这一点，还可以让人理解；那么，当官哥儿抽风而死以后，李瓶儿仍然没有一点反抗，就让人有点不可理解了。

作者之所以这么写，有他的意图。李始终是个配角。改嫁西门庆以后，借李瓶儿写出西门庆私通朋友之妻、骗取朋友全部家产之可恶；借李瓶儿母子之死，写出潘金莲的悍妇、妒妇面目。

五、崇尚夫权，在桎梏中挣扎

在以妻妾制为合法婚姻制度夫权盛行的封建时代，妇女的嫉妒争宠虽然像瘟疫一样四处流行不可避免，但争宠的

得失胜负却往往不是取决于争宠者自己，而是取决于丈夫的爱憎好恶。惟有夫权的向背，才是左右争宠诸方得失胜负的真正主体。一旦夫权的砝码倾向于某方，某方便可得其宠爱，得其庇护，并在家庭中享受特殊的地位和权利；否则，即使争强好斗，机关算尽，也很难力排众妾而独得丈夫的欢心。这一点，在以上对潘、李之争的述评中，已经看得十分清楚。因此，当李瓶儿凭靠其夫宠爱庇护而获压倒优势之时，除了自欣自足之外，也难免不产生恃宠勿争、宠自不衰的夫权依赖意识。

然而，夫权依赖意识的强化，势必导致自我抗争意识的弱化，从而促使李瓶儿在恃宠勿争、宠自不衰意识的内化过程中，性格日趋谦和忍让，以致对来自潘金莲的进攻与打击，采取漠然视之的态度。第四十一回“西门庆与乔大户结亲，潘金莲共李瓶儿斗气”的有关描写，便是这种行为心态的鲜明体现。此回写众妻妾去乔大户家赴宴，潘金莲在酒席上见月娘让官哥儿与乔家长姐结了娃娃亲，又见众人与李瓶儿披红簪花递酒，心中甚是气愤不平。故回家后，当着众人面，就借机与西门庆顶撞起来，以泄胸中之气：

潘金莲道：“嫌人家是房里养的，谁家是房外养的？就是今日乔家这孩子，也是房里生的。正是：险道神撞见那寿星老儿，你也休说我的长，我也休嫌你那短！”这西门庆听了此言，心中大怒，骂道：“贼淫妇，还不过去！人这里说话，也插嘴插舌的，有你什么说处？”金莲把脸羞的通红了，抽身走出来……走到月娘这边屋里哭去了。

这场争辩，李瓶儿始终在场，对于潘金莲当面揭短，暗

讽官哥儿庶出低贱等含沙射影的攻击，在诸妻妾中，她的感触无疑应当是最深切的，是最有发言权，也最应该发言的。然而此时此刻，她却一言未发，默默无语。这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显然，这是因为，有西门庆怒斥金莲，为她撑腰，她已毫无必要再添蛇足，故而反倒不如一言不发漠然处之更好。这该是多么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啊：——此处无声胜有声，李瓶儿漠然处之的动作选择，其实并非没有态度，恰恰相反，那恃宠勿争宠自不衰的夫权依赖意识以及谦和忍让的生活态度，正于此得到极其鲜明的显露。

李瓶儿的夫权依赖意识，是一种潜意识，它虽藏之于中而发之于外，常可透过行为方式而找到蛛丝马迹，但在平素言语之中，却从未有过直接的表露。然而，尽管如此，这种潜藏于灵魂深处的心理积淀物，毕竟是一种精神的实在，故在生命垂危之际，郁结难解之时，终于还是突出水面，迸发为冰山尖顶之上的理性意识，明明白白地吐露无余。

此情此境，可见于第六十二回之描写：

王姑子道：“那讨气来？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谁气着他？”奶子道：“王爷，你不知道……俺娘都因为着了那边五娘一口气……八月里哥儿死了，他每日那边指桑树，骂槐树，百般称快，俺娘这屋里，分明听见，有个不恼的？左右背地里气，只是出眼泪。因此这样暗气暗恼，才致了这一场病……”……李瓶儿听见，便嗔如意儿：“你这老婆，平白只顾说他怎的！我已是死去的人了，随他罢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王姑子道：“我的佛爷，谁知道你老人家这等好心！……”

这段对话，以王姑子和如意儿议论潘李矛盾为内容，初看起来，似乎一直是她们在唱主角，而作为当事人的李瓶儿却好像反倒成了旁听者。然而，稍加体味，便不难发现，真正的主角其实还是李瓶儿，作者让此二人漫议潘李之事，无非只是借此以充分揭示李瓶儿的心理和性格。王姑子本是局外之人，她虽经常出入于西门庆之家，但毕竟只能看到最为显目的事情，故由她口中道出“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的话来，便更能烘托出瓶儿所得到的宠爱及其在家中的显赫地位。反之，如意儿却正是局中之人，她与李瓶儿和官哥儿朝夕相处，自然深悉个中情由，故由她口中道出潘金莲之凶狠与李瓶儿之忍让，也就最能显示矛盾的尖锐性和潘金莲争宠手段之残忍。而此刻，李瓶儿虽为旁听之人，但这字字句句无一非实，语语深中肯綮，莫不令人情动，心中当然不会不大有感触：——长期以来，自己虽屡遭打击而丈夫之宠爱却不衰；命虽偃蹇而大娘敬重仍然不减；惟金莲一人百般忌恨寻衅算计，但终究无损我之荣宠；我虽谦和忍让难免暗气伤身，却也仍不失终身所依……思至此，那种对其夫庇护的依托感，对谦和忍让的欣慰感，以及对金莲徒劳的轻蔑感，这万千情思，错综起伏，自然凝聚成恃宠勿争宠自不衰的强烈意识，终于化为“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的内心呼喊，冲口而出。

“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正是李瓶儿灵魂深处潜藏已久的夫权依赖意识的集中迸发，也正是此一意识的真切表述。此时此刻，李瓶儿人虽气息奄奄，命虽危在旦夕，但依然不忘此念，甚至嗔如意儿不要说三道四，这也正可见其勿争自荣的依赖之心，是多么地强烈。

“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卑”，正是李瓶儿一生对待妻妾争宠之事的座右铭！

依赖夫权，恃宠勿争，正是李瓶儿之性格导向谦和忍让的内在驱动力！

六、良性未泯，弥留之际情动天地

《金瓶梅》中写了许多人物的死，如武大郎被人用砒霜毒死，潘金莲死于横刀之下，庞春梅死于情人怀中，宋惠莲悬梁自尽，官哥儿被猫吓死，西门庆纵欲身亡，陈经济赤身被杀……这些人物的死亡，都与其性格、命运密切相关，描写可谓各得其宜。然而，与这众多人物的死亡相比，李瓶儿之死却写得最铺张，最细腻，也最感人。

李瓶儿之死，集中见于第六十二回“潘道士解禳祭灯法，西门庆大哭李瓶儿”的描写。令人观之，凄凄惨惨，缠绵动人。死前一天的夜晚，李瓶儿先叫过王姑子来，与了王姑子五两一锭银子，一匹绸子，叫王姑子等她死后诵《血盆经忏》，还特别交待道：“你只收着，不要对大娘说我与你银子，只说我与你这匹绸子做经钱。”又唤过冯妈妈来，向枕头边也拿过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黄绫裙，一根银掠儿，递与她，说道：“老冯，你是个旧人，我从小儿，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没甚么，这一套衣服，并这件首饰儿，与你做一念儿。这银子你收着，到明日做个棺材本儿……”冯妈妈接了银子，哭着倒身下拜。此后，又叫过奶子如意儿，与了她两套衣服两件首饰，说道：“……我还对

你爹和你大娘说，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儿，也不打发你出去了，就教接你的奶儿罢。这些衣物与你做一念儿，你休要抱怨。”如意儿感激不尽，磕了头起来，立在旁边，只顾擦眼泪。李瓶儿对贴身丫头迎春、绣春的嘱咐，就更令人心酸了，请看她嘱咐二人道：“你两个，……也是你从小儿在我手里答应一场，我今死去，也顾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与你了，我每人与你这两对金裹头簪儿，两枝金花儿，做一念儿。那大丫头迎春，已是他爹收用过的，出不去了，我教与你大娘房里拘管着，这小丫头绣春，我教你大娘寻家儿人家，你出身去罢，省得观眉说眼，在这屋里教人骂没主子奴才。我死了，就见出样儿来了……”这绣春还小，不知道甚么，那迎春听见嘱咐她，接了首饰，直哭得说不出话来。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充满人情味的一幕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刻，李瓶儿已感到死神降临，然而未死之先，竟为故人与仆妇考虑得如此周全，如此尽情，言辞如此伤感，催人泪下，无怪乎作者亦道：“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

第二天，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她，李瓶儿也“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她对月娘的一番话语，亦颇感人，李瓶儿道：“奴有甚话说，奴与娘做姊妹这几年，又没曾亏了我，实承望和娘相守到白头。不想我的命苦，先把个冤家没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这个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后……”随即托付月娘照管丫头迎春、绣春和奶子如意儿。她还悄悄向月娘哭泣，嘱咐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心粗，吃人暗算了。”月娘听后，也不由得眼泪满面，感触不已。恰如

作者所言：“惟有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载不成尘。”此番嘱托，真乃“语语是托孤嘱遗，却又语语是贪生恋世，凄凄楚楚，不忍多读”。

临死之前，李瓶儿对西门庆的一片痴情，更是写得情义缠绵，哀婉动人。自从李瓶儿病重，西门庆见她胳膊儿瘦得银条儿相似，便守在房内哭泣，衙门中也只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儿几次劝西门庆道：“我的哥，你还往衙门中去，只怕误了你公事。我不妨事……你男子汉，常绊住你，在房中守着甚么。”又道：“我的哥哥，奴已是得了这个拙病，那里好甚么。若好，只除非再与两世人是的。奴今日无人处，和你说些话儿：奴指望在你身边团圆几年，死了也是做夫妻一场。谁知到今二十七岁……抛闪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鬼门关上了。”说着，一把拉着西门庆手，两眼落泪，哽咽，再哭不出声来。生离死别之痛，溢于言表。西门庆说：“我早与你看下副寿木，冲一冲，管情你就好了。”可李瓶儿此刻想的却是不要让他多花了钱，惟恐影响他往后过日子。她对西门庆道：“也罢。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钱，将就使十来两银子，买副熟材料儿，把我埋在先头大娘坟旁，只休把我烧化了，就是夫妻之情……你偌多人口，往后还要过日子哩。”真可谓活是西门庆之人，死也要做西门氏家之鬼，一切惟西门氏是念。临终那天夜晚，西门庆来房内看她，李瓶儿又双手搂抱着西门庆脖子，呜呜咽咽悲哭，诉说自己承望和西门庆百头偕老的生死不渝之情，仍念念不忘西门庆“家事要紧”，苦口婆心劝说他“凡事酌斟，休要那一冲性儿”，并叮咛他照顾好月娘，早晚生下个根绊儿，“庶不散了你家事”。人非木石，孰能无情！西门庆这个“打老

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为李瓶儿之真情所动，如刀剜心肝相似，当即就大声哭道：“疼杀我也，天杀我也。”李瓶儿死后，更哭了又哭，把声都呼哑了，竟不顾她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抱着她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

李瓶儿的一生结束了。临终前，她对故人、仆妇、妻妾以及西门庆的遗言嘱托，是多么地感人肺腑。这些浓墨重彩的刻画和描述，多侧面、多层次地烘托了她的性格特征，把她那善良谦和、温柔缠绵的品性，简直渲染得淋漓尽致。

七、悲惨结局，妻妾争宠的牺牲品

李瓶儿的死，是由于妻妾争宠而导致的悲剧。不仅仅反映了她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是一种时代造成的悲剧，瓶儿是时代的牺牲品。它反映了封建婚姻、封建家庭制度的黑暗。李瓶儿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虽然封建制度已开始瓦解，作为被封建社会长期压制的人已开始觉醒，人性开始复苏，李瓶儿作为人性的追求者，也开始了她的追求，但妇女的地位仍然是十分低下的，妻妾成群，一个男人占有无数个女人是一种合理而正常的社会现象，在这种黑暗的封建婚姻、封建家庭制度下，女人不被认为是独立的人而存在，而被承认，她们是作为玩物，作为附属品而存在的。而这种附属品的地位也不是能长期稳固的，于是在女人们之间，具体地说是在西门庆的六个妻妾之间展开了激烈而残酷的争斗。而争斗最激烈的莫过于潘金莲与李瓶儿之间。

潘金莲性格泼辣、狠毒，一心想专房固宠，在李瓶儿未来之前，她在五妻妾中是占有很大优势的。可是李瓶儿来了之后，开始与她平分秋色，生了官哥儿之后，西门庆对瓶儿就大有专房专宠之势，于是潘金莲对李瓶儿展开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五惊官哥儿，最后训练雪狮子吓死官哥儿，是潘金莲害死李瓶儿的最阴险的手段。一惊官哥儿，第三十二回，做弥月时，潘金莲把官哥儿举得高高的，吓得孩子半夜发寒潮热起来，不吃奶，只是哭。二惊官哥儿，第四十一回，潘金莲打秋菊，把官哥儿吓醒了。三惊官哥儿，第四十八回，西门庆上坟祭祖，潘金莲抱着官哥儿与陈经济嬉闹，吓得孩子回来后夜间只是惊哭，不肯吃奶。四惊官哥儿，第五十二回，金莲与经济在花园调情，丢下官哥儿，孩子被一只大黑猫惊吓，不吃奶，只是哭。为官哥儿之死做一伏笔。五惊官哥儿，第五十八回，潘金莲打狗打秋菊，又一次惊吓了官哥儿。第五十九回，潘金莲训练雪狮子猫，吓死官哥儿，在官哥儿死后，潘金莲还大骂李瓶儿，致使瓶儿气忧交加，得重症而死。而李瓶儿对潘金莲始终采取的是忍让的态度，但并没有感化潘金莲，最终还是被她害死。

从表面上看，李瓶儿之死似乎完全是由于潘金莲个人的原因，是由于潘金莲的阴险狠毒和她自己的软弱忍让所造成。其实，这其中隐含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潘金莲与李瓶儿同是遭遇不幸，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但潘金莲为什么会与李瓶儿如此狠毒呢？因为她们同是妾，要想使自己能生存下去，达到固宠的目的，就必须战胜对方，这也可以说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李瓶儿是这场争斗的失败者。她们的争

斗正是由封建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所造成的，是一夫多妻制的必然结果，所以从表面上看，李瓶儿是潘金莲的牺牲品，实质上，她是社会制度的牺牲品。

李瓶儿还是封建子嗣观的牺牲品，瓶儿因其宠，又因其亡。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绝后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悲哀。封建社会中母以子贵的现象并不少见。西门庆做为封建社会中的一个暴发户，钱财已经足够多了，但这个富豪之家却人丁不旺，西门庆拥有一妻五妾，却偏偏不拥有一个儿子。李瓶儿以其美貌并钱财早已赢得了西门庆的宠爱，但在她生了官哥儿之后，西门庆就把其他妻妾一概不放在心上，只是一味宠她，大有专房专宠之势。在官哥儿与乔大户之女定亲时，瓶儿俨然与月娘平起平坐了，这使要强、凶狠的潘金莲如何能容忍得下。

封建的伦理观、传宗接代的思想在当时的人们心中有着多么重要的地位！不然，潘金莲是与瓶儿争宠，她完全可以采取其他手段，甚至害死李瓶儿本人，为什么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加害官哥儿呢？因为瓶儿之专宠是母以子贵，孩子一死，西门庆对瓶儿之宠就会少了一半，瓶儿对潘金莲就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了。另外，孩子是李瓶儿的心肝，孩子一死，瓶儿也会伤心而死，这岂不是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吗？瓶儿因官哥儿之生而得宠，又因其亡而亡。封建社会中妇女的地位，一半靠丈夫宠爱，一半靠儿子支撑，没有了儿子的支撑，就没有了丈夫的宠爱，瓶儿又怎能活下去呢？可见，是封建的子嗣观害了瓶儿。

从瓶儿身上反映了明代的宗教思想，儒、释、道教都吸收了因果报应说。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瓶儿

以孽死。”这说明瓶儿之死体现了作者因果报应的思想。作者对李瓶儿虽有许多同情，但认为她的死是做恶的应得。李瓶儿为花子虚妻时，就与西门庆通奸，一心思嫁西门庆，子虚得病，她不给好好治，使子虚病死。作者认为，这是瓶儿犯下的罪孽，以后应受到报应。按张竹坡评点《金瓶梅》，认为：“官哥儿，非西门之子也，亦非子虚之子，并非竹山之子也。然则谁氏之子？曰：鬼胎。何以知之？观其写狮子街，靠乔皇亲花园，夜夜有狐狸，托名与瓶儿交，而竹山云‘夜与鬼交’则知其为鬼胎也。观后文官哥儿临死，瓶儿梦子虚云‘我如今去告你’，是官哥儿即子虚之灵爽无疑，则其为鬼胎益信矣。……是子虚之孽，乘乔皇亲园鬼魅之因，已胎于内。而必待算至瓶儿进门日起，合成十月，一日不多不少，此所以为孽也。不然岂知如是之巧哉？盖去年八月二十娶瓶儿，隔三日方入瓶儿房中，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生官哥，岂非一日不多少乎？吾故曰：孽也，未有如是之巧者也。”官哥儿死后，瓶儿又梦见花子虚来缠她。西门庆在瓶儿生病时请了潘道士来，借潘道士之口说出瓶儿是“为宿世冤恩诉于阴曹”，“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李瓶儿死后，西门庆梦见瓶儿托梦于他，“我被那厮（花子虚）告了一状，把我监在狱中”，子虚幻化成官哥儿来折磨瓶儿，官哥儿经常生病，最后死去，使李瓶儿伤心而死，官哥儿死后，子虚之魂又把瓶儿缠死。作者认为瓶儿是因为作恶得到报应而死，体现了作者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反映了明代社会人们的宗教信仰，及当时宗教在市民阶层中盛行的情况，反映了市民心理及市民生活的另一面。瓶儿之死，与作者这种因果报应的宿命论观点密切相连。

八、小家碧玉，李瓶儿与尤二姐之比较

在地位和财富悬殊的社会里，上层社会的富豪往往会成为下层社会艳羡的对象；而努力挤进上层社会的圈子，也往往成为下层居民追逐的目标。在《红楼梦》与《金瓶梅》中，它们塑造了两个有幸挤进上层社会而又被那社会吞没了的女性——尤二姐和李瓶儿的形象，这两个出身和性格颇为相像的“淫奔女”的不幸故事，读后给人留下深深的沉思。

李瓶儿和尤二姐都是出身平民的“小家碧玉”。尤二姐是贾珍之妻尤氏的后母尤老娘再嫁时从前夫家里带过来的“拖油瓶”女儿，贾家的亲戚虽多豪富，但在“四大家族”的关系网之外，有时也会织进一些小户人家，以其女儿为媳，如荣府的邢夫人、宁府的尤氏和秦氏婆媳皆然。尤氏的娘家从来未出现过有头有脸的亲戚，尤老娘平日生活幸亏贾珍周济，贾珍之丧，请她来看家，带着两个女儿，带有投靠性质。尤二姐出嫁妆奁的置办，尤老娘的养老，以及以后尤三姐的发嫁，全靠着亲戚。所以尤氏二妹之在贾府，表面上“二姨”长“三姨”短的好像亲戚，可实际上正如尤三姐在撕破脸皮时说的：“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你们哥儿俩拿着我们姐儿两个权当粉头取乐儿。”她们的地位很低，处境是很尴尬的。李瓶儿第一次结婚是嫁给大名府知府梁中书为小妾，由此看来其出身不会是高贵的，书中不正面写她的出身，但从后来阴阳先生所言“父母双亡，六亲无主”，当是符合实际的。所以这两位出身于社会地位较低的下层人家的

“小家碧玉”，都是凭着她们自己的姿色挤进了上层社会，成了富豪之家的非正室的甚至非正式的配偶。

不惟出身，二人的性格也较为相近。

首先，她们都热切地追求过生活的幸福，并为此有过越轨之举。尤二姐来尤家前就指腹为婚许给了皇粮庄头张家，后来张家败落，二姐一直自怨自艾，怨恨终身失所，渴望改变现状，所以一听贾珍父子做主把她许给贾琏做二房，尽管不是明媒正娶，有种种不妥，她就欣然同意，把花枝巷作为安乐窝，居然甜甜蜜蜜地过起日子来。在凤姐开始步步紧逼“借刀杀人”时，她仍然步步退让，逆来顺受，最后她还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腹内的胎儿身上，直到连这一点希望也破灭之际，她才决心告别这痛苦的人世。她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太执著、太认真了，正是这强烈的愿望支撑着这一可怜女人经受住种种磨难，走完那短暂的人生旅程。

李瓶儿同样也是一个执著地追求人生幸福的女性。她先后四次嫁人，其中三次出于她的自择。她先嫁与梁中书为妾，李逵大闹大名府时，她与养娘携带细软逃到东京投亲，遂嫁与花太监的侄子花子虚为妻。论财富这个太监令侄还是差强人意的，可论人品花子虚终日游荡嫖赌，把她撇在家里独守空房，她这个丈夫形同虚设。意外机缘使她勾搭上了西门庆，这是一个在“潘、驴、邓、小、闲”诸方面都十分使她中意的情郎，她担着比尤二姐大得多的风险以偷情的方式来弥补夫妻生活的不足。后来西门庆再次改变了她的生活道路，她终于正式以“六娘”的身份进入了她所朝思暮想的西门大官人的府第。可迎接她的不是含情脉脉的情郎，乃是翻脸无情的恶煞，西门庆给她的见面礼是令人难堪的惩罚和报

复。其后的生活道路决不像她想象的那么美好，可她都以自己的坚忍和真挚挺过来了，在丈夫、同侪和下人中慢慢站住了脚。

旧时代，男人是女人的靠山，如果没有一个顶门立户的丈夫，一个女人即使有万贯家财也很难把它转化为现实的幸福。尤二姐和李瓶儿对于幸福的追求都可归结为寻求一个可以作为依靠的称心如意的丈夫，故而她们自以为一旦找到了，则对这样的丈夫一往情深。贾琏偷娶尤二姐不过是增加了一个可以玩弄的对象，而尤二姐则把他视为终身依靠的伴侣。她用温柔和痴情感动了贾琏，使贾琏在与正头夫妻间乌眼鸡似的争斗及婚外的逢场作戏之外，第一次体验到了小家庭生活的温馨和有感情婚姻的甜蜜。即使贾琏见异思迁使她惨遭不测之后，她仍对其一往情深。这一点在李瓶儿身上表现得更为充分。贾琏不过是一个浪荡的纨绔儿，西门庆则是一个虐待女性的凶神恶煞。李瓶儿的痴情竟然感动了这一个“坑妇女的领袖，降老婆的班头”，以致瓶儿死后，西门庆竟第一次表现出了并未泯灭净尽的人情味，他为他那“好心的有仁义的姐姐”短时间内几乎痛不欲生。西门庆和潘金莲间纯粹是肉欲方面的互相利用，可他对瓶儿的感情除了“欲”之外，确也有“情”的因素，这“情”就是瓶儿的痴情感化出来的。人也真怪，对这样一个恶魔似的丈夫，瓶儿是那样一往情深，至死不渝，自己已经朝不保夕了，还劝西门庆不要为她请假耽误了公事，不让西门庆为自己治病以免浪费钱财，亡故之后，她的魂儿还依傍着西门庆，劝他珍重自己，提防花子虚——她的前任丈夫的阴魂的报复。她对西门庆已达到痴情的地步了。

秉性善良，善良到懦弱的程度，这是尤二姐和李瓶儿在性格上的又一共同之处。善良的人往往把别人想象得跟自己一样善良，尤二姐就是这样的人。贾琏是花几个臭钱把她当作粉头取乐儿，明眼人看得很清楚，尤二姐却以为终身有靠，而且几乎把尤三姐也推进了火坑。对此尤三姐说她糊涂，这糊涂正因为善良，把别人想得太好，后来她上了凤姐的圈套亦因为如此。凤姐也正是看准了她的心痴意软的弱点得寸进尺地作践她，终于把她置于死地的。一直到死，她都没有过一点以牙还牙的表示，没有一点反抗的意识。“我一生品行既亏，今日之报亦当然……随我去忍耐。”——这个善良的女人可真算是逆来顺受，死而无怨了。同大观园姊妹的友好相处，对奴隶们的温和怜下，也都可以看出她的善良。李瓶儿刚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时候倒是颇为凶狠泼辣，但是，在嫁给西门庆之后性格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在其后的生活中她的精明和凶狠都跑到爪哇国去了，无论对谁都只剩下善良和逆来顺受，前后判若两人。尽管许多论者苦心为之辩解和弥缝，但人物性格前后的断裂总是很难令人心服。不过就事论事进入西门家之后的李瓶儿的确是一个多情、善良而又懦弱的女性。她对西门庆千般恩爱，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对潘金莲以德报怨，逆来顺受，从无半点反击之举。与尤二姐一样，她也是把别人想得太好。这一个善良到懦弱程度的女子，最后终于母子双亡在她人之手了。对待“姐妹”行，对待亲戚，对待仆妇，对待妓女和尼姑，对那些多怀不测之心惯于狡诈欺骗的各色人等，李瓶儿都能以温和厚道处之。尽管吴月娘时有糊涂之处，可局外人如吴大妗子、潘姥姥等冷眼旁观都看得很清楚，大家交口称赞李瓶

儿的善良的好性儿，她之能打动西门庆的心，使之死后痛苦不已的，也是她的“有仁义的好性儿”。

颇为相近的出身，颇为相近的性格，又走完了颇为相同的悲剧道路：尤二姐和李瓶儿，真是一对异地而同的难姐难妹。

她们在找到“幸福的家庭”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前，都品尝过人生或家庭的不幸。尤二姐的生身父母在自己的女儿还未降临到人世的时候，就通过指腹为婚把她的命运绑在另一个同样尚未出世的性格和前途未卜的男人的身上，这真是一个先天就注定了命运的悲剧人物。其后，未婚夫不才，父死母嫁，随母亲投靠亲戚，被姐夫勾引失身，从而使她变成一个“无有品行”的“淫奔女”。李瓶儿在正式嫁给西门庆之前也品味过人生的苦果，她以一嫁再嫁的形式把自己变成了“淫奔女”。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她们才愈加渴望着找到一个能够成为自己依靠的给自己带来幸福的丈夫。

尤二姐和李瓶儿的悲剧，是两个性格、追求和遭遇都十分相似的女性的悲剧，她们的不幸有着深刻的悲剧必然性。

首先，她们所追求的都是门第悬殊的婚姻。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时代，女性本身就被置于从属地位，如果婚姻门当户对，女子有个有钱有势的娘家作为后盾，处境还会好一些。像尤二姐式的依托亲戚无以自立的小户人家，连出嫁妆奁都要人家置办的婚姻，与英莲、嫣红式的买卖婚姻，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李瓶儿虽然较为富有，然而她自幼父母双亡，其后再嫁，当她成为西门庆的小妾时，她连个无钱无势的娘家人也没有，所有的只是前夫的哥哥以莫名其妙的“大舅”的身份趋附西门的炎势，在婚后往来走动，这对

瓶儿娘门的依托无疑是一种嘲弄。这种门第悬殊的婚姻，不光注定了她们半奴半主式的小妾的地位，而且决定了她们在家庭矛盾中十分不利的处境。

其次，她们都是以非正式途径的婚姻进入各自丈夫的家庭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婚姻观念，在封建时代必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过“明媒正娶”的婚姻才合法而又合理，否则会被视为“不才”而为社会所不齿。尤氏姊妹在婚前投靠亲戚时不幸已被姐夫玩弄，虽然她们实际上是受害者，可她们却认为自己“淫奔不才”、“无品行”，有一种深重的负罪之感，至于社会上的伦理偏见更可想而知了。她与贾琏在国丧家孝期间又未经父母之命明媒正娶的婚姻，尤三姐称之为“偷来的锣鼓打不得”，凤姐之压制二姐，压制尤氏和贾珍父子，用的就是这个堂堂正正的大题目。二姐自戕之后，贾母不准其进家庙，叫贾琏将其烧掉或送那乱葬岗子一埋了事，也都因为她的“来路不正”的缘故。在李瓶儿生活的那个市井环境里，虽然封建礼教观念不像诗礼世家那样浓重，然其总的趋向并无二致。吴月娘论妇女品行时就说：“如今年程，说什么使得使不得！汉子孝服未满，就浪着嫁人的才一个儿。”她讥讽的本是李瓶儿，可使孟玉楼听了都感到难为情，可见这种伦理观念的威慑力量。虽然对于“妾”来说其婚姻形式不像“妻”要求那样严格，而这种有限宽松正是与其社会地位的低下相一致的，这种“宽松”，也正如西门庆死后吴月娘享有对于具有妾的身份的“姊妹”的人身支配权，可以赔钱发嫁，也可以交媒人发卖的“宽松”一样。这种非正途的婚姻，是尤李悲剧的又一必然因素。

再次，如果把尤二姐和李瓶儿的婚姻追求、婚姻方式与婚恋对象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则她们的婚姻悲剧是所托非人的悲剧。一心渴望着婚姻和家庭幸福，不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而是眼睛向上，艳羨富贵，宁为富人妾，不为贫者妻，这就决定她们会把选择的目标投向西门庆和贾琏这样的纨绔子弟，从而酿成婚姻悲剧。这方面尤三姐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她们同样执著地追求着家庭的幸福，她们两人往往陷入空想，而三姐则现实和清醒得多，她十分清楚尤二姐那种幸福的脆弱性，她勇敢地走着自己的路，执著于自己的追求。论门第和财富柳湘莲当然不能跟贾琏相比，然而他有着贾琏所无法比拟的人格和对爱情的忠贞。他与尤氏姊妹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物，他如能与三姐儿结合，在那一时代应当是一对美满的婚姻。

最后，再谈谈尤二姐和李瓶儿悲剧的主观原因。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谈的是二人悲剧的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有这三个方面的原因并不一定酿成二姐与瓶儿式的悲剧，她们也可能成为赵姨娘式的悲剧，潘金莲式的悲剧，或者花袭人式的、平儿式的悲剧，故尤二姐与李瓶儿的悲剧还有其自身的性格方面的原因，即如尤三姐说二姐的，她们俩都“心痴意软”。“痴情”本是难能可贵的，可惜她们所“痴情”的对象是贾琏和西门庆这样的人物；“意软”，表现为糊涂，使她们对自己和他人、对周围的环境不能有个清醒的认识。李瓶儿的处境与尤二姐不同，按理说优势应该在她这一边，特别是生子之后，如果她利用丈夫对儿子的钟爱，抓住金莲的确凿把柄发动反击的话，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也说不定。其实只要她“泪流满面”地向丈夫如实诉说，西门庆一定会勃

然大怒，也是可想而知的。天知道她对待花子虚和蒋竹山那股锋利泼辣劲到哪里去了！她一味逆来顺受，一味将眼泪在肚里流，坐失极其有利的反击机会，将大好的优势转化为劣势，遂使对手阴谋如愿以偿，这不能不归咎于她自己的过于软弱了。

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中，同样意软心痴的李瓶儿和尤二姐，她们各自酿成悲剧的原因也很不一样。

尤二姐死于一个在各方面都居于绝对优势的对手之下，而李瓶儿却被一个客观条件并不比自己优越与自己地位相同的竞争对手所谋害。凤姐是贾琏明公正道的夫人，出身于金陵豪族世家，娘家有着不亚于夫家的财富和权势；在家族中她深得最高家长贾母的宠爱并与荣府实际当家的王夫人是亲姑侄，她受家长委托主持家政，一贯威重令行；在小家庭内，她是西风压了东风，丈夫对她一向退避三舍；她少说有一万个心眼子，论口齿十个会说的男人也比不上她，而且凶狠泼辣，脸酸心狠，又是醋罐子……在这样一个对手面前，一个国丧家孝期间瞒着家长偷娶的外室，一个小户人家善良软弱且有不好名声的弱女子，除了任其摆布之外实在是别无选择。尤二姐的悲剧结局是无可置疑的。李瓶儿面对的竞争者是一个地位与自己相同的妾，对手的来路比自己更为不正，论容貌各有千秋，她的白皮肤更明显地优于金莲，床上风月也不比金莲差，而且她很有钱，可以买得上下人等的欢喜，她的人缘比金莲好得多。她的最大优势是有儿子，且是西门庆的独苗，并因此几乎获得了丈夫的专房之宠。在心计和行动作风方面，她比金莲虽弱一些，但从先前她对待花子虚与蒋竹山两个丈夫的情况看，也不会差得很多，如果她能

利用自己的优势予以弥补，她与金莲应该是旗鼓相当，然而她最终还是失败了，惨败了。一切优势不用，听任对手宰割，尤二姐的不幸令人同情，瓶儿的悲剧令人叹息。

在尤李二人的悲剧中，她们所托身的丈夫应负什么责任呢？尤二姐的被诬入府是于贾琏不在的情况下发生的，贾琏的偷娶是迟早要暴露的，早晚要有一场大闹，不知谁死谁活。贾琏后来是回来了，但他没有努力改变二姐的命运，他也改变不了二姐的命运。得到秋桐见异思迁是其主观原因；但即使没有秋桐出现，他也无法改变凤姐上述几方面的优势，改变宗法制度和封建观念所给凤姐提供的有利条件，尤二姐是在贾琏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凤姐迫害至死的，她的不幸有着很大的必然性。而李瓶儿则异于是。她是在为西门庆生了独生子因而受到西门庆特别宠爱的情况下被竞争对手谋害致死的，西门庆是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老婆在他眼里都是玩物，对谁他都可以翻脸无情，他虽然宠爱金莲，但官哥儿出生之后，他的感情重心早已转移到瓶儿身上。他爱瓶儿不是因母及子，而是因子及母，可想而知，如果早先已觉察到金莲的险恶用心，他是不会放过金莲的，而瓶儿母子的结局也不致于像后来那样。与贾琏之无可奈何不同，西门庆是完全可以改变瓶儿母子的命运的，只是他的作用未及发挥而潘金莲的阴谋乃以得逞，使他面对着一个无可奈何的既成现实罢了，这是尤李悲剧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

尤二姐是被人活活折磨而死，开始是丫鬟，后来是秋桐，恣意作践她。胭脂头油没了，她默默地忍受着；饭菜不堪下咽，她默默地忍受着；贾琏遇上新欢把她冷落在一边，

她还默默忍受着；她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腹中的胎儿身上，在这一线希望也破灭之后，她对人生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她留下了“折簪烂花并几件半新不旧的绸绢衣裳”，永远离开这人世而去了。她的后事按照凤姐的预谋和根据贾母的命令，本应是“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的，还算贾琏念及旧情，也多亏平儿的帮助，她才得了一副棺材，在尤三姐的安葬之处，向永远寂寞的太虚大荒之中，去寻求自己的归宿——这一对相依为命的患难姊妹，在冥冥之中永远地相依为命了。这与宁府秦可卿之丧的烈火烹油，恰成为强烈的对比。

如果说李瓶儿是个悲剧人物，那她是一个平民出身的善良女子的悲剧，这悲剧是大家庭一夫多妻制度也即纳妾制度的产物，她是妻妾之间争斗倾轧的牺牲品。在作者的意识中，没有把这一故事当作女性悲剧来写，当我们从更高的角度来审视它的时候，它才成为如上所述的悲剧。而尤二姐的悲剧则是典型的女性的悲剧，一个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企望以自己的美貌挤进上层社会的平民妇女的悲剧，一个带着沉重的封建枷锁而又过分善良不知抗争的柔弱女性的悲剧，一个被封建大家族森严的宗法制度吞噬了的婢妾的悲剧。与李瓶儿不同，尤二姐的悲剧有着十分深厚的必然性和深广得多的社会意义。

第 十 章

不甘人下庞春梅

在《金瓶梅》中，庞春梅是“金瓶梅”三妾婢当中的第三号人物，是西门庆收用的丫头，也是潘金莲的丫环和得力助手。然而，她的身分虽然只是一个丫头，但身价地位却绝非一般奴婢可比。

春梅的最大特点是一个“狂”字。这个“狂”字使她在西门庆家众妻妾、丫环、仆妇中显得出类拔萃，引人注目。心高气傲、不甘为奴，是她的独特个性，使得她如鹤立鸡群，令人刮目相看。在庞春梅的一言一行中可以看出，她狐假虎威，动辄大吵、大闹，以此抬高身价、出人头地。她采用无情打击别人显示与抬高自身身价的做法，使她成为一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简直可称之为西门庆这个妻妾大杂院中的第七

房，而且是很得宠的一个“小老婆”。

一、受主偏袒，婢女身份没变

在金、瓶、梅三人中，庞春梅只是潘金莲房中的一个婢女，何以她竟能与潘金莲、李瓶儿一起构成小说的书名呢？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序》中说：

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棹机》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

在《金瓶梅》塑造的众多女性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金、瓶、梅三人，而最终死于纵欲的，却只有庞春梅一人，是她以自己的淫欲毁掉了青春生命。清初刘廷玑说：“欲要止淫，以淫说法。”东吴弄珠客的意思与之大概是一致的，他们认为小说的命名就是如此来的，这或许也是兰陵笑笑生的本意吧。然而，笔者看来，在小说中，潘金莲令人瞩目的表现是在前八十回，尤其是李瓶儿母子死前的一段时间里；李瓶儿则是在进入西门宅中后逐渐显露自己的独特之处的，至临死时完成了自身的塑造，小说的故事进行到一半时，她就退出了人生的舞台；而庞春梅是直至被赶出西门宅中后，在小说的最后十数回中，才成为作者集中描写的主角。出于小说结构上的安排，作者将庞春梅在书名中列于最末，也是顺理成章的。不过，这个问题并不重要，仅仅是说明兰陵笑笑生对庞春梅的重视而已，我们所要关心的是庞春梅这一形象的审美价值与典型意义。

《金瓶梅》的第七回，作者就通过媒婆薛嫂之口，告诉读者，我们这位不寻常的女性是西门庆买来的一名丫鬟。等到潘金莲进入西门宅中后，原先侍候吴月娘的庞春梅成了潘金莲的贴身丫鬟。后来，在潘金莲的许可与帮助下，西门庆收用了庞春梅，她也就成了通房丫头，也就是所谓的傅婢。从此，潘金莲“一力抬举他起来，不令他上锅抹灶，只叫他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与他，缠的两只脚小小的。原来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他”（第十回）。庞春梅的地位提高了，她与潘金莲沆瀣一气，斗气生事，首先吃她们主婢亏的是孙雪娥，从中可见她的泼辣凶狠，绝不亚于主子潘金莲。但是，这还没有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她第一次让我们另眼相看的是在第十二回的一次表演。潘金莲出口伤人，并激怒西门庆殴打孙雪娥，致使李娇儿与孙雪娥与之结仇。此时，潘金莲与孟玉楼的小厮琴童有私，为仇家告发，西门庆大怒，随即手持马鞭审讯潘金莲，而潘金莲则矢口抵赖。于是，西门庆“叫过春梅，搂在怀中，问他：‘淫妇果然与小厮有首尾没有？你说饶了淫妇，我就饶了罢。’那春梅撒娇撒痴，坐在西门庆怀里，说道：‘这个爹，你好没的说！和娘成日唇不离腮，娘肯与那奴才？这个都是人气不愤俺娘儿们，作做出这样事来。爹，你也要个主张，好把丑名儿顶在头上，传出外边去好听？’几句把西门庆说的一声儿不言语，丢了马鞭子……”潘金莲于是化凶为吉，免去一场大祸。

庞春梅在西门宅中，始终没有改变婢女的身份，虽说为西门庆收用，但几个有地位的姬妾房中的丫鬟如孟玉楼身边

的兰香，李瓶儿身边的迎春等，也都是傅婢。兰陵笑笑生甚至还忘了介绍她的身世，只是在第二十九回吴神仙为她相面时，说她父母早亡；并在第八十九回通过她自己以及孟玉楼之口，我们才知道她娘家姓庞，人称庞大姐。此外，我们便一无所知了。然而，庞春梅有着与众不同的个性，她通过自己的言行表明了是西门宅中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作为婢女，庞春梅与迎春、兰香、玉箫一起，须充当家乐的角色。因此，西门庆命她们四人随说唱艺人李铭习学弹唱。一日，李铭酒后教演琵琶，惹出了一场祸。《金瓶梅》第二十二回有声有色地描述了此事：

那月娘房里玉箫和兰香众人，打发西门庆出了门，在厢房内乱，厮玩成一块。……止落下春梅一个，和李铭在这边教演琵琶。李铭也有酒了。春梅袖口子宽，把手兜住了。李铭把他手拿起，略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来，骂道：“好贼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调戏我？贼少死的王八，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哩！一日好酒好肉，越发养活的那王八灵圣儿出来了，平白捻我的手来了。贼王八，你错下这个锹撅了，你问声儿去，我手里你来弄鬼？等来家等我说了，把你这贼王八一条棍撵的离门离户。没你这王八，学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寻不出王八来，撅臭了你这王八了！”被他千王八万王八，骂的李铭拿着衣服往外，金命水命，走投无命。

李铭见势不妙，立即逃出西门家。庞春梅怒气未消，又对着孟玉楼等众人骂道：

叵耐李铭那王八，爹临去，好意分付小厮，留下一桌菜，并粳米粥儿与他吃。也有玉箫他每，你推我，我打你，

顽成一块，对着王八雌牙露嘴的，狂的有些褶儿也怎的！顽了一回，都往大姐那边厢房里去了。王八见无人，尽力向我手上捻了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着我嗤嗤待笑。我饶了他！那王八见我嚷喝，骂起来，他就即夹着衣裳往外走了。刚才打与贼王八两个耳刮子才好！贼王八，你也看个人儿行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教你这王八在我手里弄鬼，我把王八脸打绿了！

这个李铭，是西门庆二房妾李娇儿的弟弟，所以，庞春梅又说：“那怕他二娘，莫不挟仇打我五棍儿也怎的。”庞春梅如此小题大作，难道就是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货”，与玉箫她们不是一路货吗？绝对不是。《金瓶梅》第七十五回，庞春梅又演了一场闹剧。那是她与潘姥姥等人一起在家中饮酒，席间，令小厮春鸿以她的名义去上房请盲艺人申二姐唱曲，申二姐正陪伴吴月娘之嫂及西门大姐等人，未能从命。庞春梅立即兴起了一场风暴：

这春梅不听便罢，听了三尸神暴跳，五脏气冲天，一点红从耳畔起，须臾紫遍了双腮，众人拦阻不住，一阵风走到上房里，指着申二姐，一顿大骂道：“你怎么对着小厮说我：‘那里又钻出个大姑娘来了，稀罕他，也敢来叫我？’你是甚么总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每在那毛里夹着来，是你抬举起来，如今从新钻出来了？你无非只是个走千家门、万家户、贼狗攘的瞎淫妇！你来俺家才走了多少时儿，就敢恁量视人家？你会晓的甚么好成样套数唱，左右是那几句东沟篱、西沟坝、油嘴狗舌、不上纸笔的那胡歌野调，就拿班做势起来，真个就来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见过多

少，稀罕你这个儿。韩道国那淫妇家兴你，俺这里不兴你。你就学那淫妇，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儿去，贾妈妈与我离门离户！”

申二姐立即哭哭啼啼离开西门家。庞春梅“还气狠狠地向众人说道：‘……他还不知道我是谁哩！叫着他张儿致儿，拿班做势儿的。’”。一个婢女，在有地位的主子家亲戚面前，口口声声“俺家”，不是主人，胜似主人，骂得连吴月娘之嫂也深为不满。但吴月娘为此事向西门庆告状时，西门庆却说：“谁叫他不唱与他听来。”由此可见，庞春梅之所以敢这样凶狠不羁，正是由于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宠爱与纵容。

二、心高气傲，不甘人下为作妾

然而凶狠只是庞春梅性格的表面现象，其背后自有其目的。在第二十二回，庞春梅骂走了李铭后，作者写道：“不意李铭遭谴斥，春梅声价竟天高。”其实，在庞春梅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早就看出，庞春梅狐假虎威，动辄大吵大嚷，绝不是要宣扬表白自己节操品行之高尚——在这个淫乱的家庭中，是无所谓节操品行的——而是要抬高自己的身价，出人头地。她做到了这一点。第二十九回，西门庆请吴神仙为众妻妾及西门大姐相面，最后，让其为庞春梅一相。吴神仙相道：

此位小姐，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眉浓，禀性要强；神急眼圆，为人急燥。山根不断，必得贵夫而生子；面

额朝拱，主早年必戴珠冠。行步若飞仙，声响神清，必益夫而得禄，三九定然封赠。但乞了这左眼大，早年克父；右眼小，周岁克娘；左口角下只一点黑痣，主常沾啾唧之灾；右腮一点黑痣，一生受夫爱敬。

天庭端正五官平，口若涂朱行步轻。

仓库丰盈财禄厚，一生常得贵人怜。

这种描写手法，显然有欠真实，如在为李娇儿、潘金莲、孙雪娥、西门大姐等相面时，吴神仙分别说她们是“非贫即夭”、“举止轻浮惟好淫”、“贱人”、“不遭恶死也艰辛”云云，历来相面先生均是说人好话，赚人钱财，岂有如此发不祥之言的。对此，吴月娘就有些不满：“相春梅后日来也生贵子，或者只怕你用了他，各人子孙也看不见。我只不信说他春梅后来戴珠冠，有夫人之分。端的咱家又没官，那讨珠冠来？就有珠冠，也轮不到他头上。”此话让庞春梅知道后，就对西门庆声明：

那道士平白说戴珠冠，教大娘说有珠冠只怕轮不到他头上。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罢！

这话很有点志气，是别的奴婢想不到也说不出的。西门庆听了以后，立即许诺说：“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儿，就替你上了头。”升格为小老婆，庞春梅当然不会拒绝，但这绝非是她惟一的希冀。心高气傲，不甘为奴，才是这位婢女的独特个性，才使得她如鹤立鸡群，令人刮目相看。遗憾的是，在西门庆、潘金莲的纵容、调唆下，庞春梅采用的是无情打

击他人来显示与抬高自己身价的做法，这使她成为一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小说使我们看到，在潘金莲面前，她是一个忠诚的奴才与同盟军，而面对自己的同伴秋菊，她如凶神恶煞，肆意虐待。第二十八回，潘金莲为失落红绣鞋一事，责骂秋菊，庞春梅亦是骂不绝口，并施以耳光，最后，还奉命掇了块大石头顶在秋菊头上，加以惩罚。从此，顶石头罚跪成了秋菊的家常便饭。第二十九回，潘金莲又命庞春梅责打秋菊十个嘴巴，庞春梅道：“没的打污浊了我手。”“于是，不由分说，拉到院子内，教他顶块大石头跪着。”一言一行，使人对之难以产生可敬之心，而只是令人可畏、可气乃至可恨，但又不能不认为，惟其如此，她才配作潘金莲的婢女，才显出她的性格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金瓶梅》十分注意写庞春梅如何争地位、要体面，要做乌鸦队里的凤凰。第四十一回，西门庆请众官夫人，要庞春梅与迎春、玉箫、兰香一起递酒。但是，庞春梅不愿意，说：“娘每都新裁了衣裳，陪侍众官户娘子，便好看。俺每一个一个只像烧糊了卷子一般，平白出去惹人笑话。”于是，西门庆答应给这四个丫鬟与西门大姐一样，每人“一套缎子衣裳，一件遍地锦比甲”，但庞春梅还不满意，定要多一件白绫袄儿，“搭衬着大红遍地锦比甲儿穿”。这是自高身价。前一回，写潘金莲因要去乔洪家作客，也央求西门庆为她做几件衣服：“大姐姐他每多有衣裳穿，我老道只自知数的那几件子，没件好当眼的。你把南边新治来那衣服，一家分散几件子，裁与俺每穿了罢。只顾放着，怎生小的儿也怎的？到明日咱家摆酒，请众官娘子，俺每也好见他，不惹人笑话。”主婢二人，一样心思。本来，不甘人后，争胜好强，

是一个人自尊的表现。但是，这个处处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婢女，不仅不懂得尊重别人，而且以向主子的撒娇乞讨来向别人夸耀自己的不同一般，显示自己所谓的尊严，实在也是浅薄和无聊的。但这恰恰又是一般人很容易有的缺点，并不值得奇怪，只是作者将之描写得如此自然与生动，看似平易，实则很见工力。庞春梅在西门宅中时，与潘金莲狼狈为奸，到处树敌，很不得人心，但由于西门庆的特别关照，她的地位甚至可说是在孙雪娥之上的。潘金莲在吴月娘变卖庞春梅时，曾对薛嫂说：

死鬼把他当心肝肺肠儿一般看待，说一句听十句，要一奉十，正经成房立纪老婆且打靠后。他要打那个小厮十棍儿，他爹不敢打五棍儿。（第八十五回）

这话并非夸大之辞，庞春梅真可称是这个妻妾大杂院中的第七房，而且是很得宠的一个“小老婆”。

西门庆死后，潘金莲与陈经济正式得手，肆意淫乱。为此，庞春梅竭尽全力予以帮助。第八十二回，她不意撞见潘金莲与陈经济的苟合，潘金莲连忙“我的好姐姐”叫个不住，求她不要声张。庞春梅说：“好娘，说那里话。奴伏侍娘这几年，岂不知娘心腹，肯对人说？”但潘金莲一定要她亦与陈经济苟合一次，方才相信。而庞春梅虽羞得脸上一红一白，但还是依从了。然而，在被赶出西门宅中、卖为周秀之妾以前，庞春梅还不能算是一个淫妇。在西门宅中，与之有肉体关系的男子有两个，一为西门庆，一为陈经济。但是，这两名男子占有她的身体，都是由于潘金莲的主意，在于她本人来说，却是被迫的，至少不是主动的。而作者也没

有写她的淫乱，只是写了其助潘金莲一臂之力而已。但是，当她身为守备夫人，特别是与陈经济重逢后，却成了一个淫佚无度、难以自己的名副其实的淫妇。她曾对潘金莲这样说过：

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第八十五回）

自然，具有这样的人生观和享乐思想的人，在淫乱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也是不足奇的。

第八十五回，潘金莲与陈经济的奸情终于彻底败露，作为参与者的婢女庞春梅，首先被吴月娘赶出家门，令媒婆薛嫂带去卖了。潘金莲闻听，放声大哭，但是，庞春梅却十分镇静，不仅没有流一滴眼泪，反而劝潘金莲道：

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儿过，休要思虑坏了。你思虑出病来，没人知你疼热的。等奴出去，不与衣裳也罢，自古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

随后，她果真罄身一人，“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回想当初西门庆在世之时，是何等的宠爱、放纵她，而如今一无依靠，她还是这样的傲气，这样的刚烈。庞春梅自然不是什么“好女”，但作为婢女，能这样傲然不屈，实属不可多得。

三、因祸得福，时来运转升为夫人

不甘人下的庞春梅，终于成为作威作福的守备夫人。

这，当然只是由于偶然的机遇。由于潘金莲、庞春梅与陈经济的奸情暴露，吴月娘以“通同作弊，偷养汉子”为理由，将春梅交媒婆薛嫂儿发卖。正巧，周守备为“要他图生长”，又见她“生的模样儿比旧时越又红又白，身段儿不短不长，一对小脚儿”，因此满心欢喜，竟以五十两银子的高价，将她买回家中。小说写道：

却说春梅卖到守备府中。守备见他生得标致伶俐，举止动人，心中大喜，与了他三间房住，手下使一个小丫环，就连在他房中歇了三夜。三日，替他裁了两套衣裳……又买了个使女扶侍他，立他做二房。大娘子一目失明，吃长斋念佛，不管闲事。还有生姐儿孙二娘，在东厢房住。春梅在西厢房，各处钥匙都教他掌管，甚是宠爱他。

从此，春梅便因祸得福，时来运转，真正登上了主子的高位。

封建时代的妇女，她们的实际价值，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供男人们性的享乐，一是为男人们生儿子传宗接代。春梅既年轻漂亮，可供守备欲乐享受，不久又为守备生下一子，故而立为二房后，很快便册正为夫人，“住着五间正房，买了两个养娘抱奶哥儿，一名玉堂，一名金匱；两个小丫环伏侍，一个名唤翠花，一个名唤兰花；又有两个身边得宠弹唱的姐儿，都十六七岁，一名海棠，一名月桂，都在庞春梅房中侍奉”。这真是何等的威风，又是何等的气派，不仅在西门庆的丫头中，就是在西门庆的妻妾中，恐怕也没有谁有这么好的命运，享受到这么丰厚的待遇！

地位待遇的提高，势必使春梅威福日增。第八十九回，

写当时还只是守备二房的春梅至永福寺上坟一段描写，即可见一斑：

不一时，轿子抬进方丈，二门里才下轿。月娘和玉楼众人打僧房帘内，望外张看怎样的小夫人。定睛仔细看时，却是春梅。但比昔时出落得长大身材，面如满月，打扮的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上穿大红妆花袄儿，下着翠蓝缕金宽裙子，带着玳瑁禁步，比昔不同许多……那长老一面掀帘子请小夫人，方丈明间内上面独独安放一张公座椅儿。春梅坐下，长老参见已毕，小沙弥拿上茶……长老只顾在旁一递一句与春梅说话，把吴月娘众人拦阻在内，又不好出来的。月娘恐怕天晚，使小和尚请下长老来，要起身。那长老又不肯放，走来方丈禀春梅说：“小僧有件事，禀知小奶奶。”春梅道：“长老有话，但说无妨。”长老道：“适间有几位游玩娘子，在寺中随喜，不知小奶奶来。如今他要回去，未知小奶奶尊意如何。”春梅道：“长老何不请来相见。”那长老慌的来请。

这里，小说有意识地从吴月娘等人的视角来展示春梅的穿着打扮，又以长老对春梅唯唯诺诺的恭维态度及其对吴月娘众人的轻视态度鲜明对比，把春梅的富贵雍容与威风气派，渲染得淋漓尽致！

由于这一次的邂逅，于是有了第九十六回的应邀至西门宅中作客一事。吴月娘的请柬是这样写的：

重承厚礼，感感。即刻舍具菲酌，奉酬腆仪。仰希高轩俯临，不外。幸甚。

西门吴氏端肃拜请

大德周老夫人妆次。

但是，这位“周老夫人”仍是“向月娘插烛也似拜”，尊卑分明，上下有序。所以，黄霖先生说她“骨子里还是一个奴才”。这话自然也有道理。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位曾经极为自信地宣称自己不会永远为奴，在被撵之时扬长决裂，充满桀傲之气的女性，一步登天，成了守备夫人，遂其夙愿之后，何以忽然变得学会尊重他人，并且反而自卑起来了呢？我们知道她是奴婢出身，也不否认她身上还有奴才气，但诚如吴月娘之嫂所言“今非昔日比”，昔日不忘高自身价的庞春梅今日总不至自我低贱到如此地步吧。笔者认为，这既非是庞春梅的宽宏大度，不记前愆，亦不是仅仅用“奴才”二字就可解释的。我们看到，庞春梅旧地重游，对着吴月娘叫“姥姥”——这是以自己儿子的口气称呼的——之时，她关心的并非是吴月娘，而是潘金莲——也是她自己——昔日的居所，她是来怀旧和感叹的。在潘金莲房中，她睹物伤心，触景生情。她看到房中原先的一张螺甸床不见了，就向吴月娘询问，吴月娘告诉她，因家中缺少银两，让人抬出去卖了三十五两银子。庞春梅听了后道：

可惜了！那张床，当初我听见爹说，值六十多两银子。只卖这些儿！早知你老人家打发，我倒与你老人家三四十两银子，我要了也罢。

吴月娘只答应了一句：“好姐姐诸般都有。人没早知道的。”潘金莲为吴月娘所恶，庞春梅是潘金莲心腹，双双被赶出发卖，对此，昔日主奴，吴月娘与庞春梅应是记忆犹新的。如今庞春梅似乎将旧账一笔勾销，落落大方，来拜会这

孤儿寡母，还是以主婢礼相见。而吴月娘则对之尊称“周奶奶”，言语之间，时见窘状。上引文中“可惜了”云云，字里行间，想必吴月娘也觉察到这是在指责自己无力持家。当吴月娘提起奶子如意儿，说其不愿出去，故而与小厮来兴为媳妇时，庞春梅说：“他一心要在咱家，倒也好。”“咱家”二字，又明明是说自己乃西门家人，显然否定了吴月娘有撵走她的权力。吴月娘为款待庞春梅，请了两名妓女弹唱侑酒。庞春梅“见他两个唱的好，口儿甜，乖觉，奶奶长奶奶短侍奉，心中欢喜，叫家人周仁近前来，拿出两包儿赏赐来，每人二钱银子”。至于西门庆的遗腹子西门孝哥、奶子如意儿、昔日当丫头时的姐妹小玉以及西门家的厨子，也都得到了庞春梅的礼物或赏赐。将这一系列的情节连起来看，我们可以认为，庞春梅并非“骨子里还是一个奴才”，她是来告诉吴月娘诸人，她庞春梅不是一个奴婢，不是别人可以任意摆布的人，也不是像吴月娘那样的无情无义的小人，而是一位有头有脸的贵夫人。可见，这位在当婢女时就摆架子让申二姐、郁二姐为她唱曲助兴的庞春梅，骨子里倒还是一位“奶奶”。可以说，庞春梅游旧家池馆这一情节，是最后十数回中最出色的章节，对庞春梅这一形象的最终完成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忠义奴婢，知恩报恩旧情深

春梅虽然成为守备夫人，地位有了显著的变化，但她对旧时主子潘金莲的忠义之心却始终没有改变。

春梅与潘金莲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十分密切。春梅自从归到潘金莲房里后，潘金莲就一力抬举她，不令她上锅抹灶，只叫她在房中铺床迭被，递茶送水，衣服首饰也拣心爱的与她，把她当贴身丫头看待。西门庆收用春梅，也是潘金莲容许的，对西门庆宠爱春梅的所作所为，潘金莲也一直采取容忍的态度。例如，每当春梅与人斗气，如与孙雪娥、吴月娘等发生矛盾，骂李铭，骂申二姐等，潘金莲也都竭力为春梅说话，维护她的利益。惟其如此，春梅对潘金莲也格外忠心。第七十八回，潘姥姥向春梅指责潘金莲“没人心，没仁义”，春梅听后，也极力辩解说：“姥姥罢，你老人家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俺娘她争强不伏弱的性儿，比不同的六娘钱自有，他本等手里没钱，你只说他不与你。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相俺爹虽是抄的银子放在屋里，俺娘正眼儿也不看他的。若遇着买花儿东西，明公正义问他要。不恁瞒藏掖的，教人看小了他，他怎么强着嘴儿说人！他本没钱，姥姥怪他，就亏了他了。莫不我护他，也要个公道。”一再替潘金莲说话。可见，春梅与潘金莲的关系，确实非同寻常。

春梅嫁给周守备不久，一日听薛嫂儿说，潘金莲也被月娘打发出来，在王婆家聘嫁，于是晚夕便啼啼哭哭对守备说：“俺娘儿两个，在一处厮守这几年，他大气儿不曾呵着我，把我当亲女儿一般看承。自知拆散开了，不想今日他也出来。你若肯娶将他出来，俺娘儿们还在一处过好日子。”又说潘金莲怎的好模样儿，诸家词曲都会，会弹琵琶，聪明俊俏，百伶百俐，极力打动守备娶她，并明确表示：“他若来，奴情愿做第三的也罢。”春梅一向不甘人下，心高志大气傲，但如今做了守备的小夫人，却心甘情愿劝说守备娶回

潘金莲并宁肯退居第三，实乃出于她不忘旧主恩义的一番真心。

春梅不忘旧主恩义，还突出表现于她对潘金莲死后的妥善处理。由于种种原因，潘金莲未能嫁给守备，而是被大赦回来的武松杀死，暴尸街头，春梅听说后，竟整哭了三四日，茶饭不吃，即刻拿出十两银子，派人将潘金莲装殓安葬，埋在守备老爷的香火院城南永福寺里，还吩咐：“拿二两（银子）与长老道坚，教他早晚替他念些经忏，超度他生天。”以后，每到清明节，都亲到永福寺烧纸祭奠。第八十九回即写道：

春梅轿子来到，也不到寺，径入寺后白杨树下金莲坟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说道：“我的娘，今日庞大姐特来与你烧陌纸钱，你好处生天，苦处用钱。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随问怎的，也娶来府中，和奴做一处。还是奴耽误了你，悔已是迟了。”说毕，令左右把纸钱烧了。这春梅向前放声大哭……

不难看出，对于潘金莲的死，春梅真乃无限悔恨，无限痛惜，无限同情。无怪乎崇祯本该回批语评春梅曰：“语语知恩报恩。”

然而，春梅对待潘金莲，何以会如此耿耿忠心呢？

春梅不过是一个地位低下的奴婢，她不甘人下，心高志大气傲，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包孕着冲击主尊奴婢礼数以及自我人格价值承诺的合理追求，但在西门庆家中，真正能够维护春梅人格尊严并为之创造人格价值认知机会和条件的，则几乎只有潘金莲一人。春梅自己就曾对吴大妗子

说：“好奶奶，想着他（按指潘金莲）怎生抬举我来！”可知，正是潘金莲才从心理上和行动上充分满足了春梅的追求。这便自然不可能不使春梅萌生出所谓“把我当亲女儿一般看承”的由衷感激和与潘金莲母女般的亲密情义。

不难看出，在春梅与潘金莲的交往中，显然包孕着孤立无援的妇女在封建重压之下同病相怜的感情因素。这种感情因素与报恩思想相混合，便成为春梅对潘金莲忠义犹在的最基本的原因。

五、尊上卑下，一朝得势威无边

春梅不甘人下，心高志大气傲，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地位，包孕着冲击主尊奴婢礼数以及自我人格价值承诺的合理追求，已有如前述。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冲击和追求也时常交织着她轻贱奴婢地位的封建等级观念。

春梅的封建等级观念在小说中的表现，是很明显的。对此，第八十三回有一段生动的描写。此回写秋菊向月娘告发了潘金莲与女婿陈经济的奸情，不料月娘房中的丫头小玉和春梅好，又告诉给春梅。于是春梅归房，一五一十对金莲说：“娘不打与这奴才几下，教他骗口张舌，葬送主子。”金莲听了大怒，当即向秋菊脊背上尽力狠抽了三十下，打得她杀猪也似叫，身上都破了。可是，春梅见了还嫌不够，竟又挑唆潘金莲说：“娘没的打他这几下儿，与他挝痒痒儿哩。旋剥了，叫将小厮来，拿大板子尽力砍与他二三十板，看他怕不怕！汤他这几下儿，打水不浑的，只像头猴儿一般。他

好小胆儿，你想他怕也怎的！做奴才，里言不出，外言不入，都似这般，养出家生哨儿来了！”很明显，春梅把秋菊的如实禀报，硬说成是“骗口张舌，葬送主子”，又极力主张严厉责罚秋菊，并不是因为什么别的原因，而完全是出于她所谓“做奴才，里言不出，外言不入”的信念。在她看来，主尊奴婢，奴才对主子绝对忠实，乃是天经地义的准则，无论主子做事正确与否，奴才都无权过问，更不应有任何背叛的言行，否则，就理当受责，遭到严厉惩罚。这该是多么典型、多么顽固的封建等级观念啊！故崇祯本第八十三回批语竟云：“春梅此语，可为天下奴才之训。”

春梅的封建等级观念，当然不会是自发产生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指出：按照封建的法律制度，“奴婢事主，应存谨敬，不得稍存侮慢之心，更不得有犯主之行为，历代的法律都以奴隶视同子孙，要求他们对父祖的态度对家长。他们和子孙一样，不得告家长，除非是谋叛以上的罪，皆应为主隐瞒，否则属干名犯义。唐、宋律，部曲奴婢告主，非谋反叛逆者，外绞，被告之家长同首法，免罪。辽法，主非犯谋反大逆及流罪死罪者，其奴婢无得告首。明、清律奴婢告家长，虽得实，杖一百徒三年（主不免罪），诬告者绞。”《明史·刑法志》亦明确指出：“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孙为证，弟不证兄，妻不证夫，奴婢不证主。”由此可见，春梅所谓“做奴才，里言不出，外言不入”的信念，正是与上述法律制度的基本精神相一致的，同时也正是这种封建礼制文化长期蔓延与熏陶所致。惟其如此，所以她的这种信念，也才具有理性化的鲜明特点，从而在其头脑中凝聚为天经地义的准则。

与这种理性化的封建等级观念相比，春梅思想中所包孕的对主尊奴婢礼数的冲击，则主要是由于自我人格价值承诺的本能追求所致，因而也势必带有明显的情感化色彩与短期行为的特点，就是说，在其地位低下，身受压抑歧视时，由于不平之气的冲动，她对主尊奴婢礼教的冲击尽管也会以盲目的行为方式迸发出来，但一旦地位变化，外部压力减轻或消失，这种冲击也便自然随之而消失，而意识中的封建等级观念则自然随之呈现出来。

春梅牢固的封建等级观念，突出表现在她与孙雪娥的矛盾关系之中。

孙雪娥是西门庆的第四房小妾。在西门庆的妾妇中，她虽然排在第四，但实际上却只能算是半个妾妇，半个丫头。她本是个丫头出身，是西门庆已故妻子陈氏从娘家陪过来的丫头，后来才被西门庆收了做为小妾。然而姿色平平，又不善市宠，所以西门庆并不喜欢她，只是让她充任灶房仆妇的头，专管打发各房饮食。她自己也感叹是“没时运的人”，处处比别人矮半个头。几个妻妾拜西门庆，惟有她是跪下磕头，起来又与西门庆正妻吴月娘磕头。全家人也都瞧不起她，称李娇儿“二娘”、孟玉楼“三娘”、潘金莲“五娘”、李瓶儿“六娘”，惟独就是不称她“四娘”，而只叫她“雪姐”。一次艺妓洪四儿来家供唱，孙雪娥叫洪四儿称她为“四娘”，潘金莲知道后大骂道：“没廉耻的小妇人，别人称道你便好，谁家自己称是四娘来。这一家大小，谁兴你，谁数你，谁叫你是四娘？”由是，其地位可见一斑。

惟其如此，所以孙雪娥虽然名分上是个主子，但春梅却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加之在月娘房中当丫头时，春梅曾被

孙雪娥指责为“着紧不听手”，受过她在灶上“把刀背打他”的气，故而她到潘金莲房中得宠后，便故意寻衅闹事与潘金莲合谋挑唆西门庆几次责打孙雪娥，以泄胸中之愤。然而，当时的春梅，尽管恃宠生骄自命不凡，倚强凌弱傲气十足，但毕竟还只是一个比孙雪娥地位更为低下的奴才，还只能是假西门庆之手为自己出气而已。此仇此恨，深深埋藏在春梅心中，始终未能忘怀，她一直都在等待时机，盼望有朝一日终能得势，从而发此“泄寒彻骨之郁结”。

春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她被月娘发卖，时来运转，做了守备夫人，而孙雪娥却因与来旺儿携财私奔被捉，当官变卖。

孙雪娥被卖到守备府为奴，平素所受的折磨虐待，小说中没有直接描写。不过，第九十回写春梅为了把旧日情人陈经济冒充兄弟接进府中居住，怕孙雪娥在此碍事，因此便找碴儿毒打变卖孙雪娥，当时的狂态，却令人怵目惊心，足以窥见其狠毒残忍的心性。此回写春梅先是躺到床上“扞心挝被”地装病，叫嚷肚子疼，吓得合府惊慌。老守备请来医生诊看，后来又让海棠去熬了一碗粥来。但春梅只把粥呷了一口，就泼在地上，非要让孙雪娥“那淫妇奴才，教他洗手做碗好鸡尖汤与我吃”。所谓鸡尖汤，就是用雏鸡脯翅的尖儿碎切的，做成汤。宰鸡剔尖，工序之烦难自然是不必说了。可是汤成之后，春梅两次都不是嫌淡就是喊咸，不仅把汤泼在地上，而且大骂“淫妇奴才”，竟让孙雪娥第三次重做。孙雪娥憋不了这股冤气，悄悄说了一句“姐姐几时这般大了，就抖搂起人来！”不料，此言正好捅着春梅有意找碴抖搂人的心病，故而一不做二不休，当即吩咐把孙雪娥揪到天

井，要当众“旋剥褪去衣裳，打三十大棍”。守备恐怕气了她，在跟前不敢言语；孙二娘则再三劝说“望奶奶高抬贵手”不要扒去裤子。但春梅却坚持不肯，定要去她衣服打，说道：“那个拦我，我把孩子先摔杀了，然后我也一条绳子吊死就是了。留着他便是了！”随后，真的一头撞倒在地，就直挺挺的昏迷不省人事。这一来果然唬得守备连忙扶起她说道：“随你打罢，没的气着你。”于是，终于把孙雪娥拖翻在地，褪去衣服，打了三十大棍，打得皮开肉绽。一面又使小牢子“半夜叫将薛嫂儿来，即时罄身领出去办卖”。这真是十年儿媳熬成婆，一旦得势，便作威作福，以昔日之主子对待自己的态度去虐待地位低下的奴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春梅寻衅毒打变卖孙雪娥的直接原因，是受她和陈经济的奸情所驱使，当然并不是单纯为着显示她今天的主子身分，但从她那开口闭口大骂孙雪娥“淫妇奴才”以及对其百般凌辱的仇恨中，却也透露出这个当年的奴才对“奴才”二字深深的隐痛和无端的蔑视，透露出这个婢作夫人灵魂深处可怕的封建等级观念。

六、狂态毕露，恃宠使性无所顾忌

《金瓶梅》全书一百回，在前面的七十四回里，作者对潘金莲、李瓶儿作了重墨浓彩的描写，波澜叠起，异彩纷呈，而对春梅却只有寥寥数笔，而且大多是作为潘金莲的陪衬。李瓶儿于第六十二回死去，潘金莲于第八十七回死去，

于是，作为这部小说的第三女主角，春梅的主要舞台就在后面的二三十回里。在小说的第七十五回，作者为她安排了一场重头戏，“春梅毁骂申二姐”。自此回开始，春梅的主角戏一出唱完又一出，直至第一百回。

春梅的最大特点是一个“狂”字。张竹坡在为《金瓶梅》人物定性时说：“春梅是狂人。”这个“狂”字使她在西门庆家众妻妾、丫环、仆妇中显得出类拔萃，引人注目。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西门庆是一个“单管挑贩人口，惯打妇熬妻”的暴君，对于家里的女人，他可以随意叫媒婆领出去卖到妓院。在这个虐待、蹂躏妇女的魔鬼面前，春梅同样是不改其狂的本色。当然，这也说明她在狂的时候还显示出善于观言察色、揣摸对方心理的精明本领。她的狂有盛气凌人、狗仗人势的狂（如对孙雪娥），有得理不饶人的狂，又有恃宠使性、近乎撒娇的狂。

她本是潘金莲房里的丫头。与其他丫头如秋菊不同，她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又有几分姿色，这使西门庆非常宠她。西门庆想收用她，潘金莲为了讨西门庆的欢心，就为他创造了机会，让他收用了春梅。从此，庞春梅与潘金莲同舟共济、狼狈为奸。潘金莲全力抬举她，不令她上锅抹灶，只叫她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又拣心爱的衣服首饰给她。春梅则深感潘金莲对她的抬举之恩，从此处处为潘金莲出头，为潘金莲着想，最后潘金莲为武松所杀，没有人敢收尸，独春梅千方百计说服周守备收葬潘金莲。可谓仁至义尽。

一方面是出于报恩，另一方面是出于恃宠，对于潘金莲与琴童通奸一事，她使尽浑身解数为之圆谎，行出了使潘金

莲脱险的关键一步。

在“激打孙雪娥”一事中，春梅表现出狗仗人势、仗势欺人的“狂”劲来，这个“狂”近乎恶劣。那一日，潘金莲因一些小事骂了春梅几句，春梅没处出气，走到厨房去捶台拍盘。孙雪娥看不过去，开玩笑地骂道：“怪行货子，想汉子便别处去想，怎的在这里硬气。”（第十一回）春梅一听，暴跳如雷，跑到潘金莲处，添油加醋，对潘金莲说，孙雪娥说“娘教爹收了我，俏一帮儿哄汉子”。潘金莲记恨在心，与孙雪娥结仇。西门庆回来，潘金莲便与他赌气。西门庆要吃饼汤，令春梅去找主管厨房事务的孙雪娥。春梅故意不去，潘金莲从旁火上加油。西门庆叫秋菊去。当秋菊正在厨房等孙雪娥烙饼做汤时，春梅跑去，辱骂秋菊，并拧着秋菊的耳朵，回到潘金莲房里，诬陷孙雪娥骂了西门庆，不肯做汤。西门庆大怒，跑去踢了孙雪娥几脚，辱骂了几句。孙雪娥在吴月娘处发泄几句不满，潘金莲便逼西门庆写休书。西门庆扯过孙雪娥的头发来，一阵短棍痛打。终于为潘金莲、春梅出了一口气。后来，潘金莲因西门庆久住妓院不归，寂寞难耐，与童仆私通，被李娇儿、孙雪娥发现，告到西门庆处。潘金莲反说是别人无中生有陷害她。当西门庆向春梅追问真相时，春梅撒娇撒痴，坐在西门庆怀里，为潘金莲作假证。而且以进为退、以攻为守：“爹你也要个主张，他把丑名儿顶在头上，传出外边去好听！”（第十二回）一句话把西门庆说得无话可说，消了怒气。潘金莲终于度过了进西门庆家后的第一个难关。

西门庆拉春梅来作证人，说：“你说饶了淫妇，我就饶了罢。”“那春梅撒娇撒痴，坐在西门庆怀里，说道：‘这个

爹，你好没的说，和娘成日唇不离腮，娘肯与那奴才？这个都是人气不愤俺娘儿们，作做出这样事来。……”（第十二回）有一次，妓女李桂姐要作践潘金莲，便叫西门庆回家剪下潘金莲的一绺头发来出气。西门庆回家，只顾令潘金莲跪于地上，并叫春梅取马鞭子。春梅又来了“狂”劲。她只顾不进房来，西门庆叫了半日，她才慢条斯礼，推门进来，大模大样地教训起西门庆来：“爹你怎的恁没羞，娘干坏了你的甚么事儿，你信淫妇言语，来平地里起风波，要便搜寻娘，还教人和你一心一计哩，你教人有刺眼儿看得上你！’倒是也不依他，拽上房门，走在前边去了，那西门庆无法可处，反呵呵笑了。”（第十二回）

在“春梅正色骂李铭”一回里，春梅表现出得理不饶人的“狂”劲来。妓院乐工李铭到西门庆家教春梅等四人弹琵琶。一顿酒饭之后，众人散去，只剩下李铭与春梅两人。李铭略带酒意，见春梅袖口子宽，兜住了手，便拿起她的手，略重了些。春梅一声怪叫，骂道：“好贼王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调戏我？贼少死的王八，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哩！一日好酒好肉，越发养活的那王八灵圣儿出来了，平白捻我手的来了！贼王八，你错下这个锹撅了，你问声儿去，我手里你来弄鬼？等（爹）来家等我说了，把你这贼王八，一条棍撵的离门离户，没你这王八，学不成唱了？愁本司三院寻不出王八来！撅臭了你这王八了。”（第二十二回）后来西门庆知道了，不准李铭上门。

第七十五回“春梅毁骂申二姐”，西门庆外出，如意儿将前一晚侍候西门庆的酒菜请潘姥姥、春梅、郁大姐等。春梅想起卖唱者申二姐善唱《挂真儿》，着春鸿去叫。谁知申

二姐正在吴月娘房中伴大妗子、西门大姐等人坐，申二姐叫春鸿回说，她脱不了身。春梅的“狂”劲又发作，她对春鸿说：“你说我叫他，他就来了。”春鸿的几句挑拨、添油加醋，说申二姐说：“那里又钻出个大姑娘来了！”怀疑春梅的大姑娘身份。春梅暴跳如雷，一阵风走到上房，指着申二姐破口大骂，“你怎么对着小厮说我，那里又钻出个大姑娘来了，稀罕他，也敢来叫我？你是甚么总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俺每在那毛里夹着来，是你抬举起来，如今从新钻出来了？你无非只是个走千家门、万家门，贼狗攬的瞎淫妇！你来俺家才走了多少时儿，就敢恁量视人家？你会晓的甚么好成样的套数唱，左右是那几句东沟篱、西沟坝、油嘴狗舌、不上纸笔的那胡歌野调，就拿班做势起来！真个就来了！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见过多少，稀罕你这个儿。韩道国那淫妇家兴你，俺这里不兴你。你就学那淫妇，我也不怕你。好不好趁早儿去，贾妈妈与我离门离户。”“贼遍街，捣遍巷的瞎淫妇，你家有恁好大姐，比是你有恁性气，不该出来往人家求衣食，唱与人家听，趁早儿与我走，再也不要来了。”并立刻把申二姐撵出去。是一种强烈的身份感激发了春梅的愤怒。她又重复了一句她的口头禅：“他还不知道我是谁哩！”

西门庆与众妻妾回来，月娘不见申二姐，得知被春梅骂走，气了，责金莲：“你也管他管儿。”潘金莲却偏袒起春梅来，气得月娘往西门庆这边来，一五一十诉说。谁知西门庆本自宠春梅，说：“谁教他不唱与他听来！”明天让小厮给她一两银子算了。这时潘金莲走来，掀开月娘房门的帘子对西门庆说：“你不往前边去，我等不的你，我先去也。”原来这

日是壬子日，潘金莲喝了薛姑子的符药，要与西门庆行房受孕。但月娘正在气头，偏不让西门庆走，并说玉楼身体不舒服，叫西门庆去看她，西门庆果真往玉楼房里来，见玉楼又呕又吐，便在她房里陪她一晚。结果误了潘金莲的壬子日期，潘金莲大不愉快。

春梅之“狂”还表现在她的“不垂别泪”。西门庆死后，其家如千里长棚，溃于一旦。陈经济窃玉偷香，疯狂地与潘金莲偷情；李娇儿盗财归院；韩道国拐财倚势；汤来保欺主背恩；吴月娘卖金莲、春梅……在这纷纷扰扰的末世颓败之势中，有的丧心病狂，有的偷偷摸摸。独有春梅，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气象来。

西门庆死后，潘金莲、春梅与陈经济通奸。吴月娘发现后，便叫媒婆将她们发卖。春梅原以十六两银子由薛嫂买来，现也以十六两银子由薛嫂卖出。潘金莲听说要领春梅卖出，睁了眼半日，说不出话来，不觉满眼落泪。而春梅则没有一点眼泪，并对潘金莲说：“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儿过，休要思虑坏了……等奴出去，不与衣裳也罢。自古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第八十五回）潘金莲与小玉如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依依惜别，“这春梅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同上）

果然，春梅至周守备府中，周守备见她标致伶俐，举止动人，立她做二房。春梅自觉已发迹，便求周守备将潘金莲（潘此时在王婆家）娶来家，自己愿做第三房。由于与王婆讲价钱耽误了时间，潘金莲为武松所杀。尸首暴露街头，风吹雨淋，鸡犬作践，无人领埋。春梅雇人收埋了潘金莲的尸首。后逢清明节，春梅上潘金莲坟扫墓，遇吴月娘。此时，

吴一家已是颓败光景，而春梅却是面如满月，粉妆玉琢。头戴冠儿，珠翠堆满，凤钗半卸。春梅向吴大妗子、吴月娘、孟玉楼磕了头，吴月娘说：“姐姐，你自从出了家门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礼，没曾看你，你休怪。”其愧怕可以想见。而春梅则显示出“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气度来。至此，狂人得志了，反而外表上收敛起来了，谦虚起来了，反倒收到不怒而威的效果来。

七、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欣欣子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关系世道风化”之作。它的创作旨意“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说理戒世，以达到拯救“时俗”的目的。但从《金瓶梅》的后半部来看，作者以春梅为主体，主要描写了西门庆与周秀两种不同之家的衰落过程。特别是济南府守备周秀之家的衰落，令人生疑。作者为什么要让“抗金卫国”的忠良将周秀与市井荡妇庞春梅巧结姻缘，并将周的忠良节操与其家庭的衰乱连在一起，这与所谓“表忠良、振纲常”的传统主题截然悖反，与上述“明人伦，戒淫奔，化善恶”之旨大相径庭。作者如此安排，决非随心所欲，察其原委，当与春梅形象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也是《金瓶梅》后半部的价值所在，值得深思。

庞春梅最初生活在一个由金钱与等级关系矛盾交织的新兴的商人之家，当初事奉吴月娘，后为潘金莲的婢女。她与潘金莲一样，并非“事夫尽礼”、“持贞守节”的德妇。而是

一位市井荡妇的典型，私欲的化身。在这样一个利欲翻滚、人情骚动的污秽环境中，家主西门庆凭着势要，整天忙于财色之逐，于是家政大权操在主妇吴月娘手中，而吴氏兼备地主和商人两类剥削者的性格，是一位既追求金钱权势而又维护传统的人物。因之，围绕“情欲”的追求与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吴月娘与潘金莲的明争暗斗为主线，形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正是晚明转折时代的缩影，也是春梅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由于家庭关系的复杂，环境的虚伪冷酷，使她刻薄自私，善弄权谋；奴才的处境、角色的规范又使她伶变、机警，喜谗浪，善应对，以投合主子的心意。因之得到西门庆的格外宠幸，自收用之后，一力抬举，位居四名歌伎之首，成为西门庆府中颇有头面的人物。从此，自以为扬眉吐气，崭露头角。其实，处此错综复杂的矛盾旋涡之中，她与潘金莲一样，既无族党，又无财势，只能凭着自己的才貌和能力而竞争生存。西门庆对她们外似恩宠，实则处于明妻暗娼地位。现实的揶揄又使她对奴才生活的憧憬全部幻灭，竭力寻求解脱之路。在生活的风雨中，她和潘金莲命运相依，自然结成生死与共的关系。由于时代的变革，进步思潮的引发，因之，狂热的情欲冲动，才能的自负使她心高气傲，泼辣任性，鄙视炎凉世态。等级的压抑，金钱关系的依附，又使她炽热的欲望潜藏在内心深处，于是克制与本能欲望的激烈冲突形成了她强烈的叛逆之火。她曾针对吴月娘以富贵骄人的世俗之见，反唇相讥地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圆砍的圆。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吧！”（第二十九回）看来，她并不满足于眼下的奴才生

活，更无宗法等级的虔诚。她认为时代在变化，贵贱无常势，荣辱无定位，人生之路非止一条，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开创新的生活。这不仅是对月娘等级观念的回击，也充分表明了 she 要求摆脱等级束缚，追求自主自立生活的强烈愿望。

当西门庆死后，庞春梅又被卷入情欲的旋涡，在与陈经济偷期欢会的过程，她甚至比潘金莲更加大胆主动。在她看来，“古昔仙人，还有小人不足之处，休说你我”，表明财色之欲，神仙不免，是人情之常，不属违理。何况自己深受等级的压制，因之，追求情欲是奴才，逆来顺受也是奴才，“点根香怕出烟儿，放把火倒也罢了”。她认为不听从命运的摆布，起来抗事，突破等级的围墙，不一定无路可走。所以，在这场家族矛盾斗争中，她深知吴月娘的宗族关系早就根深蒂固，而潘金莲到底力单势薄，终非敌手，一场洗劫终不可免。因之，无所畏惧，叛逆到底。当她们与陈经济的私情败露之后，吴月娘惟恐三人结合重演西门庆谋财娶妇的故技，严重危及她的地位及其家世利益，于是当机立断，以淫乱之罪或赶或卖，将她们推向绝路。

周秀原为济南府守备，担任镇守地方，巡捕盗贼，兼管河道之职，为人昏愆。当宋乔年考核山东之时，不谙请托之路，曾为西门庆从中贬抑，长期不得升迁。但适逢时乱，处于末世的封建地主阶级贪婪腐朽，暴戾恣睢，因之，“中原陆沉，四方盗起，金虏猖獗，满目疮痍”。当此社稷危亡之际，地主阶级力图采用强化节烈、推举“忠义”、“赴难勤王”之策挽救危亡，于是急忙勒书升任周秀为山东都统制，提调人马，会同巡抚都御史张叔夜防守地方，剿除梁山贼寇，阻挡金兵。周秀虽称“历练老成，忠勇茂著，清正廉

洁”之官，其实是一位营缘世要、交通商人、贪财好色、帷薄不修、昏庸贪鄙的世袭武官。自荣升之后，假公用而大事聚敛，买妾置产，纵情声色，充分体现了封建没落阶级的腐朽本质。而《金瓶梅》的后半部，以春梅的发迹为线索，以周秀之家为典型环境，围绕“情欲”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消长展示了市井妇女人性觉醒的历程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必然衰亡的趋势。

周秀与春梅的结合似乎为命运主宰，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周秀为西门府中的常客，自酒席宴上见过春梅之后，为色艺所迷，常怀谋娶之心。自春梅进府之后，守备见她模样儿“比旧时越发又红又白”、“标致伶俐，举止动人，心中大喜”，每日只在她房里歇卧，当即立她为二房，位在孙二娘之上，各处钥匙都教她掌管，说一奉十，甚是宠爱。自生了金哥之后，喜若席上之珍，爱如无价之宝。不久，大奶奶去世，把春梅扶为正室，做了封赠娘子。他为了讨得夫人喜欢，大小事务苟合取容，听凭夫人决断，不敢有违。按照封建等级规定：“主母之尊，欲使家众悦服，不可使侧室为之，以乱尊卑”。周秀之家尊卑颠倒，等级失序的现状，不就是由家主贪财好色的腐朽“榜样”导致的结果吗？而春梅也并未因诰命的封赐而改悟前情，持贞从善，也不因地位的变化而佐夫齐家，维护等级。相反周秀的腐败为她的人欲之求提供了契机，在情欲的驱动下，她以摒弃束缚，率性而为的叛逆行动对封建等级制度给予无情的践踏。

当周秀审理道士宿娼一案时，金哥却扑着要罪犯经济怀抱，作者分明示意了孩子与经济的关系。在童心的微妙牵合之下，春梅与经济又邂逅相遇，旧情复燃。由于情欲的冲动

致使春梅狂热迷醉，但限于等级地位的制约，又怕雪娥泄密，于是克制与本能欲望激烈冲突，郁结成为无名的怨毒之气。她明明是为了发泄难以启齿的欲望之火，却以雪娥作为泄愤之物，趁势放刁撒泼，施展权谋：一来要除去雪娥，挖去眼前之疮，才能安上心头之肉，又以摔杀子嗣之计挟制周秀，测试权力，震慑下人。经过一番精心表演之后，既惩办了孙雪娥，解除了难言之隐，又降服控制了周秀。从此，她与经济明以姑表姐弟相称，暗中纵情享乐。周秀一概不知，且把一个市井无赖看作心腹至亲，倾力扶持，既为经济娶妻成家，谋取前程，而又供给资本开张酒楼。就在封建等级制度的掩护之下，她把周府变成偷期密约的地下“迷宫”。自两人私情败露之后，经济被杀，周秀不问青红皂白，打杀张胜，逼走李安，自去心腹，耳目更为闭塞，成了名符其实的政治僵尸，为人随意播弄的傀儡。上述表明，这位外似清廉、节操过人的典范，实际上是一个贪财好色、昏愤糊涂的虚假之徒。

横观周秀之家的衰落，正和末世的地主集团一样沉沦腐朽，已成心腹之疾，因之，祸乱环生，危机四伏。当盗贼四起，金兵南侵之际，守备一方的周秀自然被卷进战争的漩涡。虽然，美其名曰“忠心报国”、“赴难勤王”，实际上是把节烈当作手段，把社稷百姓的灾难当作暴发横财、收买名利的大好机遇。仅在济南防守一年，他就赚得金银万两，连载还家。高阳关之战，分明是因为“胡骑盛，武功驰，兵不用命将骄痴”，结果仓促应战，全军溃散，周秀阵亡。作者认为，他尽管蒙受国家旌表，被誉为“忘家卫国的忠良将”，实际上是一位“不辨贤愚血染沙”的昏庸之辈。而春梅在颐

养之余，淫欲无度，终于纵欲而亡。为了让金哥袭替祖职，于是族人借用忠烈的帷幕掩盖了家丑，与统制合葬。周氏衰亡的趋势表明，时代变革的潮水已经冲决了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的堤防，淹没了忠孝节烈的灵旗，而封建地主阶级大大小小的槐安“蚁穴”在时代的洪流中殆成劫灰。

宋明时代的封建理学家们，向来把“情欲”视为“万恶之源”，认为只有窒息人欲，克己复礼，才能维护等级制度，达到至善的境地。为市民写心画像的新潮之作《金瓶梅》，却以“情欲”为核心，通过春梅形象的塑造，不仅批判了封建理学“存理灭欲”的谬论，而且突出地揭示了晚明转折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就其思想价值而论，确与时代的进步思潮一脉相承，具有深远的意义。晚明进步思想家的“情欲论”正是春梅形象塑造的理论根据。作者笔下的春梅则是情欲的化身，“理”的反抗者，情欲是她积极进取的动力。情欲与等级的冲突是春梅叛逆性格形成的原因，破除等级，追求情欲则是她叛逆性格的本质特征，刻毒自私的报复则是她情欲遭受压抑的变态。总之，春梅主体意识觉醒的历程，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情欲的充分肯定，对封建等级的无情践踏和嘲讽。在情欲的驱动下，春梅摒弃束缚，突破等级规范，由一个奴才发迹变泰的历程不就是上述理论的印证？相反，吴月娘企图以强化等级，推行节烈之策，力图清除淫乱，整治家风。但努力的后果，家势急剧衰落，后继绝嗣，希望全部落空。周秀打算用冠带荣身，以品定位的方式，让家族安富尊荣，自觉维护等级，结果名存实亡。而神圣的宗法血缘制度却为情欲暗中取代，家内的一切关系变成了虚假，这种始料不及的变化难道不是历史的嘲戏？当春梅的地位改变之

后，虽然自身暂且得到了解脱，但时代的急剧变化又使她对人生感到困惑绝望，精神失去归宿。没世颓风的诱惑，使她妖淫放荡，过着糜烂的生活，终于自我沉沦，纵欲而亡。从她的结局来看，《金瓶梅》的作者也和时代的进步思潮一样，虽然高举叛逆的大旗，宣扬情欲，倡导人性解放，但他们并未摆脱传统的束缚。他们反对禁欲主义，但多限于道德方面的批判，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级制度；他们宣扬个性解放的同时混杂着纵放情欲的成分，流露出纵情享乐的倾向。在强大的传统势力束缚之下，在金钱与等级互相渗透，叛逆与享乐交织合流的极为动荡黑暗的年代里，社会的急剧变革使他们感到迷惘、困惑，社会的黑暗使他们对人生感到悲观、绝望。在这种极为矛盾的思想困境中，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和春梅的结局一样，总是沿着封建没落的轨道游戏人生，纵情享乐，在消极颓废的生活中寻求解脱。

八、嗜欲成性，淫乱无度而暴亡

庞春梅是《金瓶梅》中的第三号“淫妇”。在小说的前八十回，西门庆纵欲丧生之前，春梅并不是一个淫妇的形象。此前，小说比较明确地涉及到有关春梅的性的描写，充其量也不过三、五次。第一次，是第十回，写“西门庆叫春梅到房中……收用了这妮子”。第二次，是第十九回，写潘金莲与西门庆一边饮酒，一边调情作爱，而叫春梅在一旁筛酒。第三次，是第二十七回，写西门庆把赤身露体的潘金莲双足拴吊在两边葡萄架上，却一面搂着春梅坐在腿上两个一

递一口饮酒，一面让她看他戏耍潘金莲。一会，吃来吃去，西门庆仰卧在醉翁椅上打睡，春梅见他醉睡，便打雪洞内一溜烟往后边去了。第四次，是第二十九回，写西门庆对春梅说：“你若到明日有了娃儿，就替你上了头。”于是，把她搂到怀里，手扯着手儿顽耍。须臾西门庆吃毕梅汤，搭伏着春梅肩膀儿，转过角门，来到金莲房中，春梅便去干别的去了。第五次，则是第七十三回，写“金莲到房门首不进去，悄悄向窗眼里望里张觑，看见西门庆坐在床上，正搂着春梅做一处顽耍……”除此之外，前八十回中，便再没有涉及春梅的性描写。当然，说前八十回中，春梅不是一个淫妇形象，也并不仅仅是因为作品对她的性描写次数不多，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在这些描写中，春梅与西门庆的性的关系，始终都没有违反封建纲常伦理和性道德的规范。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在谈到主奴间的性关系问题时指出：“奴婢及其子女是属于主人所有的，本可以由主人任意处分，若男主人对于女婢（包括女奴本身及男女奴所生之女）有性的要求，自不足怪，甚至可以说是男主人的权利。几千年来的中国社会中，婢与主人的性的关系本是社会和法律所默认的……究其实，婢妾所不同者，一是暗的，一是明的而已，若婢经过明的手续或生子以后，便很轻易地取得妾的地位。”又说：“中国古代法律因注重礼教的关系，对于奸非罪一向很重视，对于有夫奸的重视尤甚于无夫奸，处罚特重，但主奸奴，虽部曲及雇工人妻亦不为罪。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虽不能说对主仆名分的重视更甚于风化的重视，我们至少可以说法律默认主对奴仆妻女的通奸权。这种习惯维持了很久一个时期，到清代才附加条例，对于有夫的仆妇和无

夫的婢女加以区别，于是法律将家长的通奸权缩小，至仅以无夫的婢女为限，但我们应注意，家长奸家下人夫之妇者，不过笞四十，系官交部议处，处分是极轻微的。”显然，按照法律观念，西门庆对春梅无疑有着绝对的通奸权，因此其彼此间的性关系，也就自然不足为奇了。所以在小说中，从吴月娘到潘金莲都没有对他们的性关系进行指责。即使是吴月娘因春梅毁骂申二姐而对她不满，但也只是向西门庆发发牢骚而已，说：“是我骂了你心爱的小姐儿。”可见，骂是骂了，但春梅作为西门庆“心爱的小姐儿”的地位，吴月娘也还是默认的。

淫者，非礼也，过也。春梅与西门庆的性关系，既非越礼，亦非过分，当然算不上淫。她对西门庆的性的满足，实际上完全是奴才对主子的性的义务、性的奉献而已。

《金瓶梅》把春梅作为淫妇加以描写，是从第八十二回“陈经济画楼双美”开始的。小说写道：

当初没巧不成话，两个（按指潘金莲与陈经济）正干得好，不防春梅正上楼来拿盒子取茶叶。看见两个，凑手脚不迭，都吃了一惊。春梅恐怕羞了他，连忙倒退回身子，走下胡梯。慌的经济兜小衣不迭，妇人正穿裙子。妇人便叫春梅：“我的好姐姐，你上来，我和你说话。”那春梅于是走上楼来……妇人道：“你若肯遮盖俺们，趁你姐夫在这里，你也过来，和你姐夫睡一睡，我方信你。你若不肯，只是不可怜见俺每了。”那春梅把脸羞的一红一白，只得依他……当下经济耍了春梅，拿药材香料出去了。潘金莲便与春梅打成一家，与这小伙儿暗约偷期，非止一日。

从此，春梅便被潘金莲托为心腹，不仅为潘陈通奸穿针引线，提供方便，而且还与之沆瀣一气，彼此乱交。如第八十三回，即写“三个吃的大醉，都光赤着身子，正做得好……”。

女婿偷丈母，本属乱伦，春梅不仅为之做牵头，而且还参与其中偷养汉子。所以当吴月娘查明事实后，自然视之为大逆不道的淫乱之举，并毫不留情地将她交给媒婆薛嫂儿发卖。但春梅做了守备夫人后，却仍然念念不忘同陈经济的旧情，“坐想行思日夜愁，香肌消瘦减温柔”。于是假托姑表兄弟的关系，设法把陈经济接到府中。小说写道：“自此经济在府中与春梅暗地勾搭，人都不知。或守备不在，春梅就和经济在房中吃饭吃酒，闲时下棋调笑，无所不至。守备在家，便使丫头小厮拿饭往书院与他吃。或白日里，春梅也常往书院内，和他坐半日，方归后边来。彼此情热，俱不必细说。”守备升任统制后，提调人马驻扎东昌府，一次陈经济和春梅在“房中云雨做一处”，被仇人张胜觑见，张胜乘机将陈经济杀死。此后，统制又去出征，春梅难熬孤枕独眠，遂勾引家人李安，不成，又继而勾引老家人之次子周义。这周义，年十九岁，生的眉目清秀，两个眉来眼去，暗地私通，朝朝暮暮，在房中下棋饮酒。不久，统制战死，“春梅在内养颐之余，淫情愈盛，常留周义在香阁中，镇日不出。朝来暮往，淫欲无度，生出骨蒸痲疾病症。逐日吃药，减了饮食，消了精神，体瘦如柴，而贪淫不已……一日，早晨宴起，不料他搂着周义在床上，一泄之后，鼻口皆出凉气，淫津流下一注口”，终于呜呼哀哉，死在周义身上。

春梅死了，她的死，无疑是作者在道义上对她的严厉惩

罚。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前文我们所提及的法律关于性的特权（即通奸权）是只限于男主人，而不包括女主人及官长的眷属妇女的。明清律规定，家长妻女与奴及雇工通奸者，与奴及雇工同罪，处分是极重的。足见，尽管春梅已贵为夫人，但若依封建法律的观念看，她与奴仆通奸至死，亦自属死有余辜。

九、身贱心高，春梅与晴雯之比较

《红楼梦》与《金瓶梅》中有两个志大心高、不同凡响的大丫头，一个是晴雯，一个是春梅，她们初看极为相似，长相美丽，秉性高傲，深得主人喜欢，在众丫鬟中犹如鹤立鸡群；但细加审视，她们的追求和品格又大异其趣，结局更大相径庭。这真是一对天生的文学比较材料。

庞春梅与潘金莲、李瓶儿一样，都是《金瓶梅》的命名人物，可见她在书中地位之重要。她是西门庆家中最得宠的丫鬟，又是西门庆的宠妾潘金莲的亲密伙伴和心腹。西门庆死后她卖给周守备做妾，后来生子扶正，成了连丈夫都受其辖制的守备夫人。她一生命运两济，志得意满，结局与西门庆一样，因为纵欲而丧生。

在她作为奴才还未崭露头角之际，吴神仙相她“五官端正，骨格清奇，发细而浓，禀性要强”，并预言她“必戴珠冠”、“定然封赠”。其时，吴月娘等不信，她却说：“常言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砍的不圆旋的圆’，各人裙带上的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

罢！”此其志不在小。在西门庆家中，她眼里只有西门庆和潘金莲。她对其他丫鬟，往往颐指气使；打秋菊，她嫌污了手；正色闲邪，乐工李铭被她痛骂；当着月娘嫂子吴大妗子的面，她立逼着把申二姐赶走；连西门庆的小老婆孙雪娥以及姘妇如意儿她都不放在眼里。西门庆和她调情，她也拿班做势；潘金莲给她小恩小惠，她都表现得大喇喇的。成为守备的“小奶奶”和正式夫人后，她更目空一切，为所欲为了：这是一个秉性要强而又春风得意、如愿以偿的人物。

和春梅一样，晴雯也是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人物，在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的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在那用奴性哲学陶冶出来的诗礼世家中，人们所能看到的到处是低眉顺眼和胁肩谄笑，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晴雯以她的强烈的自尊、铮铮的骨气、棱角鲜明的个性放出了异彩。对于执掌家政操予夺生杀大权的王夫人的当权体系，别人是巴结献好犹恐不及，而晴雯却是不怎么买账。她处处与王夫人的心腹、怡红院的“一把手”袭人“对着干”，揭穿其“鬼鬼祟祟”，称其为“西洋花点子哈巴狗”。秋纹因得到王夫人赏赐两件衣服而沾沾自喜，晴雯则公开表示鄙视，并说：“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当王夫人发动搜检大观园的扫荡之际，面对这一自天而降的疾风骤雨，连一般的主子都表现得小心翼翼，惟恭惟谨，而晴雯居然以别人所不敢想的举动给王善保家的以当众难堪，并用犀利的语言给其针锋相对的回击。她这大快人心的举动，虽然是对着执事奴才的，其实也可以说是针对发动者王夫人的。当然她为此付出了最惨重的代价，被剥夺了年轻的生命。但是至死她都没有屈服：“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

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蜜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咬定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这是她正面向王夫人发出的血泪控诉。晴雯姑娘心性高傲锋芒太露，与大观园中众多的男女奴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观照。在奴隶群中，与春梅一样，她们都是引人注目的不同凡响的人物。

庞春梅争强好胜，十分自信，她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向上巴结，她在各种环境中都能出人头地。用今人的话说——她是个“强者”。不过她追求的目标，却并不高雅，概而言之，也不过是如下的三部曲，即得意的奴才——得宠的小老婆——得志的官太太，其实现方式则是向主子或丈夫售色邀宠，也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说春梅是以色相的裙带把自己系在西门庆的身上以飞黄腾达，那么成为鲜明对照的，晴雯则是以共同的理念为纽带将自己的心与贾宝玉连接在一起，以宝玉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精神支柱。

贾宝玉与西门庆大致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不过一个是大丑大恶，一个虽不能说是至善至美，但在那个时代，也算是时代创造出来的美与善的最高表现了。西门庆是个玩弄女性的色情狂，贾宝玉则是女性的护神，不仅尊重女性，爱护女性，甚至还提出了著名的“女清男浊论”，把“女儿”提高到“元始天尊”和“阿弥陀佛”一样尊贵无对的地位。论地位财富，论养尊处优、锦衣玉食和珠围翠绕，西门庆在宝玉面前不过是一个暴发的“穷措大”，可宝玉却能平等待人，尤其最能平等对待、体贴女性也包括女奴，甚至以为其充役尽力为乐事。这一切从一般奴性的眼光来看，宝玉是说“疯话”、做“傻事”，是“无能第一”、“不肖无双”，可晴雯却

是宝玉少有的知音之一。她理解宝玉，同情并支持宝玉，她与宝玉的友谊和感情正是建立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的。宝玉的不喜读书、鄙弃功名与毁僧谤道，宝黛间的恋爱，受尽了世人的诽谤，却独独得到了晴雯的支持。晴雯为宝黛传书递简，为宝玉出谋划策逃避考问，借助于宝玉的保护伞庇护芳官、春燕等天真烂漫的女孩子不受损害……不是向上巴结，不是奴役别人，与春梅恰恰相反，她所追求与看重的是人的尊严与自由，是人的真实感情，她憎恶奴性，憧憬着人的解放。她与宝玉正是在这个共同点上同气相求的。他们是一对身份不同但心却靠得紧的人生知己。

晴雯和春梅还有一个似同而异之处，即她们在主子中都有一个亲密伙伴——那就是林黛玉和潘金莲。

恰如贾宝玉之与西门庆一样，林黛玉与潘金莲又成为一组极为鲜明的对照典型；如果说黛玉是高雅与优美的化身，那么金莲则是俗贱与丑恶的集大成者。

同样是出身微贱，晴雯是“身”贱而人不贱，而潘金莲则失落了自我，人格十分低贱，——甚至连春梅都不如！她和春梅“娘儿俩”都是要强者，而她们所争夺所为之拼搏的内容与实质也不过如此，这也是她们俩能够相得的思想基础。她们是恶魔厮杀战场上的一对亲密战友，在西门庆生前也算是提刑千户府上一对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了，在西门庆面前几乎是没有谁敢接受其挑战了。孙雪娥试着和她们较量，结果被她们打得一败涂地，一蹶不振；李瓶儿面对她们的咄咄逼人之势可以说是逆来顺受，可仅因为生子得宠，就被她们搞得母子双亡；吴月娘算是正室，以地位论是她们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可在西门庆生前，潘与吴闹矛盾也基本上

打了个平手；至于一般奴仆和秋菊们自然更不在话下了。得意时她们一起飞扬跋扈，失意处，她们协力共济风雨同舟。金莲私仆受辱，春梅曲为之辩；陈经济弄一得双，二人共同沦落。西门庆死后，她俩失却了保护伞，秋菊要报复了，“含恨泄幽情”了，一次又一次，是春梅帮助金莲共同度过了难关。一直到双双被赶出家门后，春梅对金莲仍一往情深，金莲死后仍念悼不已。她们真是一对同恶相济的难姐难妹。

跟春梅一样，晴雯在贾府的女主子中也有一个知己，它也是宝玉的知己即林黛玉。以出身教养和狭义的性格论，她们似乎是天上地下，冰炭不容。一个是高贵文雅的世家小姐，一个是连乡籍姓氏也湮灭无考的贱奴；一个多愁善感，性格内向，一个是火爆性子，锋芒外露，可这都无妨，对邪恶的憎恶和对自由尊严的追求把她们的的心连在一起了。她们蔑视权势，憎恶奴性，与宝钗式的安分随时、袭人式的鬼鬼崇崇针锋相对。对生活中的知己，她们又都是那样纯真、忠贞、执著，表现出崇高的奉献精神……结果晴雯先黛玉而被旧势力夺去了生命。晴雯之死，是黛玉夭亡的先兆。晴雯与黛玉可谓生死与共！

晴雯和春梅还有一点颇为相似，即她们在同类面前都表现得十分高傲，这又是一个似同而异之处。她们虽同样傲视同类但内涵不同：春梅傲视同类表现出奴才的狼性，晴雯傲视同类是鄙视奴才身上的贱骨。

春梅是以得意奴才的眼光看待同类。对于有身分的奴才，能结为奥援者则结为奥援，竞争者则给予打击；对于地位比自己低下者则给以贱视、压抑乃至摧残。

西门府上比较有脸面的大丫鬟有四个，即西门庆叫她们跟李铭学弹唱的玉箫、兰香、迎春以及春梅。四人中迎春和兰香跟她们的主子一样性格平和；玉箫则是月娘跟前的得力人物，她因和书童儿私通被潘金莲发现而“跪受三章约”，玉箫走后小玉顶了缺，又跟春梅要好，她们先后成了金莲和春梅安排在吴月娘身边的坐探。月娘的一举一动，金莲们都能随时得到密报。她们私通陈经济，秋菊去告发，小玉为之遮掩；她们后来被打发，小玉瞒着月娘作弊，多给其东西。即使是这样春梅在她们中间仍掐尖要强，欺凌他人。元夜看烟火，四个得宠姐儿在一起，春梅穿着与众不同的衣服，旁若无人。她可以扬声骂玉箫：“好个怪浪的淫妇！”贾四嫂请她们，又是春梅坐着，丝纹不动，反骂玉箫等是那没见世面的行货子。她处处表现出一种得宠奴才春风得意的神态。对于地位和她差不多而又不愿附己的人物，和其主子娘一样，她都千方百计地给以打击。

晴雯也是以高傲的目光来睥睨周围的同类。她看不惯那蝇营狗苟和奴颜媚骨，性烈口直，锋芒毕露，所以在奴隶群中她显得很孤立，小丫头子怕她，袭人们忌她，管家娘子及妈妈婆婆们恨她。

晴雯与袭人也是一组有很高对照意义的典型。袭人是用儒家正统规范陶冶出来的奴才，她对当权的主子是忠顺和巴结，不断地配合主子用“大道理”规劝宝玉以磨消其叛逆性格，她对周围大小人等长于笼络，在做人行事方面的温柔、和顺及暗地的柔奸阴险，等等，这些都和晴雯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袭人心目中所只有那个宝玉是贾府的“凤凰”宝二爷，晴雯所视为知己的是离经叛道的“逆子”和“疯疯傻

傻”的“呆子”，矛盾就由此展开。她们的对立不属于争媚邀宠的争斗，是属于奴性与反奴性的斗争。袭人们还不过是“被茶毒了的“女儿”，至于那些“鱼眼睛”——管家娘子及服杂役的婆婆妈妈们，她们身上的奴性因为粗俗和势利而表现得更为露骨，因而晴雯和她们关系也更为紧张。她保护春燕和芳官，毫不留情地给春燕娘即芳官干娘以打击；搜检大观园时她当众给王善保家的以难堪，疾恶如仇的晴雯姑娘从不掩饰自己对于她们的憎恶。平日因为得到宝玉的庇护，“鱼眼珠子”们对她虽侧目而视而无可奈何，可一旦王夫人大发雷霆之际以王善保家的为代表她们就大打出手了。在这些粗俗势利式与温柔和顺式的奴才们一明一暗的配合围剿下，晴雯终于被置于死地了。

同样“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晴雯和春梅走完了她们不同凡响的人生途程，分别以不同形式的毁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一个“风流灵巧招人怨”，“鸠鹄恶其高，鹰鹯翻遭；妒其臭，兰竟被芟”，她与那环境格格不入，结果被环境夺去了青春与生命；一个是“命运两济”，由得意奴才而得宠小妾而得志夫人，在志得意满之后因为纵欲而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晴雯的死是他杀，因反抗社会而被社会毁灭，是悲剧的毁灭，悲壮的毁灭；春梅的死是自杀，是在那社会获得了满足因满足过度而自我毁灭，是喜剧的毁灭，丑恶的毁灭。

不过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金瓶梅》和《红楼梦》都不是那种写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类型化艺术，奴才的追求与有骨气的奴隶的追求云云只不过是就其主导倾向而言，在曹雪芹和笑笑生笔下，不光晴雯身上也有着严重的等级观念，而且春梅也不是某种观念的传声筒。庞春梅是在

市井环境中长大的奴才，她跟她的主子一样，生活和思想上都带有较浓的市民色彩。早期的上层市民与地主阶级是近亲，尤其是西门庆这样亦官亦商式的市井上层人物，他们的头上更长着一个中世纪的脑袋，这个脑袋里装着种种封建观念和奴性意识，而这意识在西门庆和庞春梅身上只是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罢了，所以春梅的人生追求上带着深深的奴性或者说狼性的烙印。但她到底生活在市井之中，与生活在诗礼世家的袭人、麝月以及小红们不同，她的人生的价值形态，都抹上了市井色彩。这就使她与晴雯间既有似同而异之处，又有似异而同之处。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欲的追求。礼教的传统观念是“存天理，灭人欲”，到明中叶以后社会开始感到这一教条已经成了束缚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于是市民社会的先驱们有的从理论角度论证人欲的合理性，有的则举着“情”的旗帜向“理”挑战，汤显祖和曹雪芹等所做的工作则属于后一范畴。《红楼梦》中的新人正是以直感的方式表达出对中世纪社会压抑人性方面虽然朦胧但颇为深刻的思考，以张扬“情”作为自己的目标，他们是用诗的形式批判旧的世界。而市民社会自身则自发地举着“欲”的旗帜悄悄地扩张着自己。虽然封建阶级并不是苦行僧，穷奢极欲往往是他们在生活上的一个显著特色，不过他们在实践上往往表现为一面高唱“天理”，一面扩张着自己的“人欲”，而且把这种言行不一的权利只留给自己。而西门庆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越出了这个樊篱，他有钱，就有权纵欲，无论是物欲还是肉欲。他打破了传统的等级界限，在欲的实现方面往往使许多地位比他高的人感到望尘莫及。庞春梅虽然出身奴才，但她却用同一价值原则去追求人

生。她和她的主子一样都是生活的幸运儿，最后都如愿以偿了，最后也纵欲而亡了。“秋菊含恨泄幽情”之后，吴月娘用强制方式把陈经济与金莲这一对“情人”隔离开了，潘金莲“挨一日似三秋，过一暑似半夏”，日子难熬。春梅劝她“把心放开”，宣讲“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似一日”的人生哲学。二人吃酒解闷之际，因见阶下两犬交恋，春梅又发感慨道：“畜生尚有如此之乐，何况人反而不如此乎？”她真是西门大官人熏陶出来的奴才，生活情调和价值观念与其主子何其相似乃尔！芙蓉女儿是美的化身，她以自己的毁灭来抗议那肃杀生命的秋风；梅姑娘却是丑的，她以自己的得志宣告了春天的即将来临。

再一点是春梅有着很强的扩展欲，这也是当时市民阶层蓬勃向上的精神的折光。从做奴才到做守备夫人，她都表现出很强的竞争发展意识。吴神仙相她“五官端正”、“骨格清奇”，预言她必得富贵，吴月娘等不信，她并不感到惊奇。西门庆死后，吴月娘识破奸情，要把她罄身儿卖掉，潘金莲急得“就睁了眼，半日说不出话来，不觉满眼落泪”，不停地鸣冤叫屈。可春梅在旁，听见打发她，一点眼泪也没有，见妇人哭，说道：“娘你哭怎的？奴去了，你耐心儿过。……等奴出去，不与衣裳也罢，自古好男不吃分时饭，好女不穿嫁时衣。”最后是“跟定薛嫂，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门去了”。她无论在什么位置，始终表现出一种比较阔大的气象和格局，使潘金莲和吴月娘相形之下显现出小器来。这也许是作者把她列为命名人物，对她在批判中也有欣赏的原因之一吧。

还有一点，小说作者在塑造这一典型时，也不是从观念

出发而是从生活出发，有血有肉地展现了这一特定环境中特定人物的复杂性。比如，“这一个”人物从做奴才到做守备夫人，对西门庆和潘金莲一直感动不已；对陈经济“弄一得双”之后一往情深，拯救其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一面和其保持婚外性关系，一面又为其娶置妻室；对孙雪娥的恩怨一直耿耿于怀，必欲将其踩在脚底下而后快；对吴月娘她在得志之后又能摒弃前嫌，在本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以报夙怨之时反援之以手，而且她还不忘故主，见月娘和大妗子叙礼还要“插烛也似磕下头去”……她凶狠之外也有通达，狷狭之外也有大度；既张扬肉欲，皮肤滥淫，也有对情爱的渴求甚至执著；她有很强的扩展欲，又有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这是一个立体的形象，有血有肉的人物。封建的奴性意识在她身上根深蒂固，市井观念在她身上打上了明显的烙印。她是一个一心向高枝儿上飞的奴才，但又是一个带有十六世纪市井社会色彩的奴才。

下篇《金瓶梅》

塑造男女艺术形象 的故事情节赏析

第 十 一 章

《金瓶梅》塑造男人艺术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

本书的上篇与中篇分别从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的角度，评析了《金瓶梅》对男女形象的塑造，然而，如果要深入了解《金瓶梅》中的男女形象，我们还有必要阅读《金瓶梅》中的有关故事情节。

《金瓶梅》中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正是这些故事塑造出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内涵丰富的男女形象。本章将节录《金瓶梅》的有关故事情节的片断，赏析作者笔下男人的艺术形象。

一、塑造西门庆艺术形象 的故事情节赏析

西门庆东京庆寿诞

[故事节录]

西门庆送走了任医官，回来与应伯爵坐在地上。想起东京蔡太师寿诞已近，先期曾经派玳安往杭州买办龙袍锦绣、金花宝贝上寿礼物，都已完备，即日要前往东京拜贺。算来日期已近，从山东来到东京，也有半个月路程，连夜收拾行李进发，刚刚正好，再迟就不行了。便进房来，和月娘说知。月娘道：“这咱不说，如今忙匆匆的，你择定几时动身？”西门庆道：“明日起身才能到哩！还得几天呢。”西门庆说完，就走出来，吩咐玳安、琴童、书童、画童：“打点衣服行李，明日到东京走一遭。”四个小厮各各收拾行李忙个不停。月娘便教小玉：“去请你各房娘，都来收拾你爹行李。”当下只有李瓶儿，一来有了孩子，二来服了药，不出房来。其余各房，孟玉楼、潘金莲一齐都到。走来的多数都动手，把皮箱、凉箱装了蟒衣、龙袍、缎匹，上寿等物，共有二十多扛；又整顿了应用冠带衣服等件，一齐完了。晚上三位娘子摆设酒肴，和西门庆送行。席上，西门庆各人叮嘱了几句，便进月娘房里宿歇。次日，把二十扛行李先打发出门；又发了一张通行马牌，经过驿递，让起夫马迎送。收拾

停当，然后进李瓶儿房里来，看了官哥儿，与李瓶儿说了句话，教她好好调理，“我不久便回来看你。”那李瓶儿流着泪道：“路上小心保重。”直送出厅来，和月娘、玉楼、金莲，把伙儿送出了大门。

西门庆乘了凉轿，四个小厮骑着马，往东京进发。一路行来，却走了百里路程。那时天已傍晚，西门庆分付驻扎。驿官厮见，送供应，过了一宵。明日一早，西门庆催趲人马，扛箱快行，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午时打中火，又行。路上相遇的，无非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的，也有进生辰贡的，不计其数。又行了十来日，算来路途路已不多，趲到刚刚凑巧。宿了一晚，又行了两日，便到东京，进了万寿城门。那时天色将晚，赶到龙德街牌楼底下，就投翟家屋里去住了。

那翟管家闻知西门庆到了，忙着出来迎接。各叙寒暄，吃了茶。西门庆叫玳安专管行李，一一运进了翟家里来。翟谦交府干收了，就摆酒和西门庆洗尘。不多时，只见剔犀官桌上列着几十样大菜，几十样小菜，都是珍肴美味，燕窝鱼翅，绝好下饭。只没有龙肝凤髓，其余奇巧富丽，就是蔡太师自家受用，也不过如此。侍者拿着通天犀杯，斟上麻姑酒儿，递与翟谦。接过饮下，然后又斟上来，把盏与西门庆。西门庆也回敬了。两人坐下，糖果热按酒之物，流水般递将上来。酒过两巡，西门庆便对翟谦道：“学生此来，单为老太师庆寿，聊备些微礼，孝顺太师，不必推辞。只是学生一贯有相攀的心，欲求亲家预先禀过，拜太师门下做个干生子，也不枉了一生一世。不知可以启口带携的学生么？”翟谦道：“这个有何难！我们主人虽是朝廷大臣，却也极好奉

承。今日见了这般盛礼，自然还要升选官爵，拜做干子，必定允许哩。”西门庆听说，不胜之喜。饮够多时，西门庆便推：“不吃酒罢。”翟管家道：“再请一杯。怎么不吃了？”西门庆道：“明日有正经事，再不敢多饮。”再四相劝，只得又吃了一杯。翟管家赏了随从酒食，吩咐把牲口牵到后槽去。当下收过了家活，就请西门庆到后边书房里安歇。铺下好描金暖床，绞绡帐儿，把银钩挂起，露出一床好锦被，香喷喷的。一班小厮服侍西门庆脱衣脱袜，上床。独宿孤眠，西门庆一生不惯，那一晚好难捱过。

巴到天明，正待起身，那翟家门户重掩，去那里讨水来净脸。直捱到已牌时分，才有个人把门打开，随后一个小厮拿着手巾，一个捧着银面盆，倒了香汤，进书房来。西门庆梳洗完毕，戴上忠靖冠，穿着外盖衣服，一个在书房里坐。只见翟管家出来，和西门庆厮见了，坐下。侍者托出一个朱红盒子，里边有三十来样美味，一把银壶，斟上酒来，吃早饭。翟谦道：“请用早饭，学生先进府去，和主翁说过，然后亲家搬礼物进来。”西门庆道：“多劳费心。”酒过数杯，就拿早饭来吃了，收过家活。翟管家道：“先坐一会儿，学生进府去便来。”翟谦去不多时，忙跑回来，向西门庆说：“老爷正在书房梳洗。外边满朝文武官员，都各伺候拜寿，忙得很哪。学生已对老爷说过了，如今先进去拜贺，学生也随后便到了。”西门庆不胜欢喜，便教跟随人拉同翟家几个伙计，先把那二十件金银缎匹，抬到太师府前。一行人应声去了。

西门庆冠带乘了轿来，只见乱哄哄的，挨肩擦背，都是大小官员来上寿的。西门庆远远望见一个官员，也乘着轿进

龙德坊来。西门庆仔细一认，倒是扬州苗员外。却不想苗员外也望见西门庆了。两个同下轿作揖，叙说寒温。原来这苗员外，是第一个财主，他现做个散官之职，向来结交在蔡太师门下。那时也来上寿，恰遇了故人。当下两个人忙匆匆，说了几句，分手而别。

西门庆来到太师府前，但见：

堂开绿野，仿佛云霄；阁起凌烟，依稀星斗。门前宽绰堪旋马，阙阙崑峨好竖旗。锦绣丛中，风送到画眉声巧；金银堆里，日映出琪树花香。旃檀香截成梁栋，醒酒石满砌阶除。左右玉屏风，一个个夷光红拂；满堂罗宝玩，一件件周鼎商彝。明晃晃悬挂着明珠十二，黑夜里何用灯油；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弹短铗尽皆名士。恁地九州四海，大小官员，多来庆贺；就是六部尚书，三边总督，无不低头。正是：除却万年天子贵，只有当朝宰相尊。

西门庆躬身进了大门，只见中门关着不开，官员都从角门而入。西门庆便问：“为何今日大事，却不开大门？”翟管家道：“中门曾经官家行幸，因此人不敢打这门出入。”西门庆和翟管家进了几重门，门上都是武官把守，一点儿也不混乱。见了翟谦，一个个都欠身问：“管家从何处来？”翟管家答道：“舍亲打山东来拜寿老爷的。”说罢，又走过几座门，转几个弯，无非是画栋雕梁，金张甲第。隐隐听见鼓乐之声，如在天上的一般，西门庆又问道：“这里民居隔绝，哪里来的鼓乐喧嚷？”翟管家道：“这是老爷教的女乐。一班共二十四人，也晓得天魔舞，霓裳舞，观音舞。凡老爷早膳、中饭、夜燕，都是奏的。如今想必是早膳了。”西门庆还没

听完，鼻子里又觉得异香馥馥，乐声越发近了。翟管家道：“这里老爷书房将到了，脚步儿放松些。”转个回廊，只见一座大厅，如宝殿仙宫；厅前仙鹤、孔雀，种种珍禽，又有那琼花、昙花、佛桑花，四时不谢，开的闪闪烁烁，应接不暇。西门庆没敢闯进，让翟管家先进去了，然后挨挨排排，走到堂前。堂上虎皮太师交椅上，坐一个大猩红蟒衣的，是太师了。屏风后列有二三十个美女，一个个都是宫样妆束，执巾执扇，捧拥着他。翟管家也站在一边。西门庆朝上拜了四拜；蔡太师也起身，在绒单上回了个礼：这是初相见了。落后翟管家走近蔡太师耳边，暗暗说了几句话下来。西门庆理会是那话了，又朝上拜四拜；蔡太师便不答礼：这四拜是认干爷了。因受了四拜，后来都以父子相称。西门庆开言道：“孩儿没恁孝顺爷爷，今日华诞，家里备的几件菲仪，聊表千里鹅毛之意，愿老爷寿比南山！”蔡太师道：“这……怎么受得？便请坐下。”侍者拿了把椅子上来，西门庆朝上作了个揖，道：“告坐了。”就西边坐地吃茶。翟管家慌跑出门来，叫抬礼物的都进来。二十来件礼物，揭开了凉箱盖，呈上一个礼目：大红蟒袍一套，官绿龙袍一套，汉锦二十匹，蜀锦二十匹，火浣布二十匹，西洋布二十匹；其余花素尺头共四十匹，狮蛮玉带一围，金镶奇南香带一围，玉杯、犀杯各十对，赤金攒花爵杯八只，明珠十颗；又梯己黄金二百两，送上蔡太师做贺见的礼。蔡太师看了礼目，又瞧了抬上二十来扛，心下十分欢喜，连声称“多谢”不迭，便叫翟管家：“收进库房去罢。”一面吩咐摆酒款待。西门庆因见忙乱，推故辞别了蔡太师。太师道：“既如此，下午早早来罢。”西门庆作个揖起身。蔡太师送了几步，便不送了。西

门庆依旧和翟管家同出府来。翟管家府内有事，也作别走了。

西门庆回到翟家来，脱下冠带，又吃了一顿好饭。回到书房，打了个瞌睡，恰好蔡太师差舍人邀请赴席。西门庆谢了些酬金，教先去，随后就到。便重整冠带，预先叫玳安封下许多赏封，做一拜匣盛了，跟随着四个小厮，乘轿望太师府来赶去。且说蔡太师，那日满朝文武官员来庆贺的，各各请酒。自次日为始，分做三停：第一日是皇亲内相；第二日是尚书显要衙门官员；第三日是内外大小等职，只有西门庆，一来远客，二来送了许多礼物，蔡太师倒十分喜欢他，因此在正日，独独请他一个。听说请到了新干子西门庆，忙走出轩下相迎。西门庆再四谦逊，让“爷爷先行”，自家屈着背，轻轻跨入槛内。蔡太师道：“远劳驾从，又损隆仪；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门庆道：“孩儿戴天履地，全仗爷爷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挂怀。”两人喁喁笑语，真似父子一般。二十个美女一齐奏乐，府干当差的斟上酒来。蔡太师要与西门庆把盏。西门庆力辞不敢，只领了一杯，立饮而尽，随即坐了筵席。西门庆教书童取过一只黄金桃杯，斟上满满一杯，走到蔡太师席前，双膝跪下道：“愿爷爷千岁！”蔡太师满面欢喜道：“孩儿起来。”接过便饮个完。西门庆才起身，依旧坐下。那时相府华筵，珍奇万状，自不必说。西门庆直饮到黄昏时候，拿赏封赏了诸执役人，才作谢告别道：“爷爷贵冗，孩儿就此叩谢，后日不敢再来求见了。”出了府门，仍到翟家安歇。

[艺术赏析]

广纳“干儿门生”，是封建权贵们结党营私、网罗亲信党羽的重要手段。做蔡太师干儿门生者，有东平府尹陈文昭（第十回）、东京开封府尹杨时（第十四回）、状元（后任两淮巡盐御史）蔡一泉（第三十六回）、山东巡按御史宋乔年（第四十九回）、扬州苗员外（第五十五回）。蔡京的干儿门生可谓不少。蔡京堪称为结党营私的专家。这是他排斥异己、打击异己、巩固和发展自己的罪恶统治的重要力量。蔡状元省亲道经清河，蔡太师府管家翟谦致书西门庆，要他盛情接待。蔡状元“乃老爷之假子”，地位很重要。对那些“干儿门生”来说，谋得这一地位不仅身价百倍，且可以飞黄腾达，为所欲为。西门庆是一个官商结合的典型人物，为谋得假子的地位，西门庆百般钻营。首先以重礼贿赂翟管家，打通关节。西门庆趁蔡京寿诞之机，进京拜寿，以二十扛金银缎匹的巨额贿赂，投蔡京所好，假子的地位便唾手而得。从此，西门庆成了蔡京的心腹党羽，不仅能够横行乡里，连巡抚之类的大官也不在话下，起码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

从艺术上讲，《金瓶梅》比较善于写反面人物、这就是成功的一例。有些小说在写反面人物时，由于作者的强烈的主观愿望和情感，超越了客观真实，将反面人物从外貌到心态都写得其丑无比，形容过度反失其真。近代人恽绮词人在《柝机萃编序》一文中对此作了批评。他说，这类小说对反面人物的描写“亦可谓穷形尽相，无态不搜矣。然所摹写者，仍不外乎是鬼之形状，居鬼之名称者”。在他看来，要

写好反面人物，首先要不失其真，要能“写貌为人而心为鬼，名为人而实为鬼者”。从表象上看“明明一完好之人也，而有识者一见而知其为鬼。作者未尝著一贬词，而纸上之声音笑貌，如揭其肺肝，如窥其秘奥，画皮画骨，绘影绘声，神手技矣”，其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一一摹写其真，不假雕凿，不事抑扬”。忏绮词人的这些观点很有见地。《金瓶梅》作者的成功亦正是如此。他笔下的西门庆、蔡京、翟谦，均属反面人物，讽刺对象，然而一个个都是“完好之人”，而不具“鬼之形状”。在这场拜认义父义子的丑剧中，作者不假雕凿，不事抑扬，不著一贬词，纯用白描手法，写出了西门庆与蔡京之间的煞有介事的“一种亲爱情景”，俨然是一对真的义父义子。然而透过“貌为人”、“名为人”的表象，刻画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论行动、心态神态，达到揭其肺肝、画皮画骨的神奇效果。这仍然是作者的“如实描写，尽其情伪”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成功。

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故事节录]

十一月二十六日，孟玉楼生日。全家祝寿饮酒，猜拳行令。西门庆与女奴仆宋惠莲私通：

话说次日有吴大妗子、杨姑娘、潘姥姥众堂客，都来与孟玉楼做生日。月娘在后厅与众客饮酒，倒也罢了。其中惹出一件事来。那来旺儿，因他媳妇痲病死了，月娘新近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娘家姓宋，乃是卖棺材的宋仁的女儿。原先

卖在蔡通判家，房里使唤，后因坏事出来，嫁给厨役蒋聪为小妻。蒋聪常在西门庆家做活。来旺儿早晚到蒋聪家叫蒋聪去，看见这个老婆，两人吃酒谈论，就把这个老婆看上了。一日，不想这蒋聪因和一般厨役分财不均，酒醉厮打，动起刀杖来，把蒋聪戳死在地，那人便越墙逃走了。老婆央求来旺儿对西门庆说，替她拿帖儿去县里和县丞说，派人捉住凶犯，判死罪，抵了蒋聪命。后来，来旺儿哄月娘，只说是小人家媳妇儿，会做针指。月娘用了五两银子，两套衣服，四匹青红布，并簪环之类，娶给他为妻。月娘因她叫金莲，不好称呼，遂改名惠莲。这个老婆属马的，小金莲两岁，今年二十四岁了。生得黄白净面，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龙江虎浪，就是嘲弃汉子的班头，败坏家风的领袖。若说她的本事，她也曾：

斜倚门儿立，人来倒目随。托腮并咬指，无故整衣裳。坐立随摇腿，无人曲唱低。开窗推户牖，停针不语时。未言先欲笑，必定与人私。

初来时，跟众家人媳妇上灶做饭，没什么妆饰，还不很在意。过了一个月有余，看玉楼、金莲众人打扮，她把鬃髻垫得高高的，梳得虚笼笼的头发，把水鬓描得长长的，在上边递茶递水，被西门庆看在眼里。一日，设了一条计策，教来旺儿押了五百两银子，往杭州替蔡太师制造庆贺生辰锦绣蟒衣，和家中穿着四季衣服。来回也需半年期程。约从十一月半头，搭在旱路车上，起身去了。西门庆安心早晚要调戏他这老婆，不想到此正值孟玉楼生日。月娘和众堂客在后厅

吃酒，西门庆那日在家，没往哪去。月娘吩咐玉箫：“房中另放桌儿，打发酒菜汤饭点心给你爹吃。”西门庆往帘内看见惠莲身上穿着红绸对衿袄，紫绢裙子，在席上斟酒，故意问玉箫：“那个穿红袄的是谁？”玉箫回道：“是新娶的来旺儿的媳妇惠莲。”西门庆道：“这媳妇怎么红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样。到明日对你娘说，另给她一条别的颜色裙子配着穿。”玉箫道：“这紫裙子，还是向我借的裙子。”说了就罢了。

须臾过了玉楼生日。一日，月娘到对门乔大户家吃生日酒去了。大约后晌时分，西门庆从外回家，已有酒了，走到仪门前。惠莲正往外走，两个撞了满怀。西门庆便一手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口中喃喃呐呐说道：“我的儿，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那老婆一声儿没言语，推开西门庆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门庆归到上房，叫玉箫送了一匹蓝缎子，到她屋里，对她说：“爹昨日见你酒席上斟酒，穿着红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样的不好看。说这紫裙子还是问我借的，爹才开橱柜拿了这匹缎子，派我送给你，教你做裙子穿。”惠莲打开一看，却是一匹翠蓝四季团花兼喜相逢缎子，说道：“我做出来，娘若见了问怎么办？”玉箫道：“爹明日还会对娘说，你放心。爹说了，你若依了这件事，随你要什么，爹给你买。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会会儿，你心下如何？”那老婆听了微笑而不言，因问：“爹几时来？我好屋里伺候。”玉箫道：“爹说小厮天天看着，不好进你这屋里来的。叫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儿里。那里无人，可见一会儿。”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玉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里下棋。你去，不会有

事。”当下约会已定，玉箫走来回西门庆说话。两个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玉箫在门前与他观风。

不想金莲、玉楼都在李瓶儿房里下棋，只见小鸾来请玉楼，说：“爹回家了。”三人就散了。玉楼回后边去了。金莲走到房中涂了脸，也往后边来。走入仪门，只见小玉立在上房门前，金莲问：“你爹在屋里？”小玉摇手儿，往前指。金莲就知其意，走到前边山子角门前，只见玉箫拦着门。金莲只猜玉箫和西门庆在此私狎，便顶进去。玉箫慌了，说道：“五娘不要进去，爹在里面有勾当哩。”金莲骂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说，进入花园里来，各处寻了一遍，走到藏春坞山子洞儿里，只见他两个人在里面才了事。老婆听见有人来，连忙系上裙子往外走，看见金莲，满脸通红。金莲问道：“贼臭肉，你在这里做什么？”老婆道：“我来叫画童儿。”说着一溜烟走了。金莲进来，看见西门庆在里边系裤子，骂道：“贼没廉耻的货，你和奴淫妇大白天在这里干勾当儿！刚才我打与那淫妇两个耳刮子才好，不想她往外走了。原来你就是画童儿，她来寻你。你与我实说，和这淫妇偷了几回？若不实说，等大姐姐回家，看我说不说。我若不把奴才淫妇脸打的胀猪，就不算。俺没闲时来这里，你也来插上一把子，老娘眼里却放不过。”西门庆笑道：“怪小淫妇儿，悄悄点，休要嚷得人知道。我实对你说，连今日才一回。”金莲道：“一回二回，我不信。你既然要这奴才淫妇，两个瞞神唬鬼弄刺子儿，我打听出来，休怪了，我却和你答话。”那西门庆笑着出去了。

金莲到后边，听见众丫头都说：“爹回家，让玉箫手巾裹着一匹蓝缎子往前边去，不知给谁。”金莲就知是与来旺

儿媳妇的，对玉楼亦不提起此事。这老婆每日在那边，或替她造汤饭，或替她做针指鞋脚，或跟着李瓶儿下棋，常贼乖趋附金莲，被西门庆撞在一处，无人，叫他两个苟合，图汉子喜欢。惠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背地不包括与她衣服、汗巾、首饰、香茶之类，银子成天带在身边，在门前买花翠胭粉，渐渐显露，打扮得与往日不同。西门庆又对月娘说她做好汤水，不叫她上大灶，只叫他和玉箫两个，在月娘房里后边小灶上，专端茶水，整理菜蔬，打发月娘房里吃饭，与月娘做针指。

这里众妇人饮酒，至掌灯时分，西门庆掀开帘子进来，笑道：“你都好吃。”吴大妗子跳起来说道：“姐夫来了。”连忙让坐给他。月娘道：“你到后边吃酒去，女妇男子汉，又走来做什么？”西门庆道：“既是这么说，我去罢。”于是走过金莲这边来。金莲随即跟了来，见西门庆吃得半醉，拉着金莲说道：“小油嘴，我有句话儿和你说，我要留惠莲在后边一夜，后边没地方；看你能否容她，在你这边歇一夜罢，好不好？”金莲道：“我不好骂的，没的那汗邪的胡说！随你和她那里捣去。好娇态！叫她在我这里，我是没处照放她。我就算依了你，春梅贼小肉儿她也不容她这里。你不信，叫了春梅小肉儿，问了她来。她若肯了，我就容你容她在这屋里。”西门庆道：“既是你娘儿都不肯，算了，我和她往那山子洞儿那里过一夜。你吩咐丫头拿床铺盖，生些火儿那里去。不然，这一冷怎么忍受？”金莲忍不住笑了，“我不好骂出你来的！贼奴才淫妇，她是养你的娘。你是王祥寒冬腊月行孝顺，在那石头床上卧冰哩！”西门庆笑道：“怪小油嘴儿，不要奚落我。算了吧，好歹叫丫头生个火儿。”金莲道：

“你去，我知道。”当晚众堂客席散，金莲吩咐秋菊，果然抱铺盖笼火，在山子底下藏春坞雪洞儿预备。

惠莲送月娘、李娇儿、玉楼进到后边仪门前，故意说道：“娘，小的不送，往前边去罢。”月娘道：“也罢，你前边睡去罢。”这老婆打发月娘进入，还在仪门前站立了一回，见无人，一溜烟往山子底下去了。正是：莫教襄王劳望眼，巫山自送雨云来。这宋惠莲走到花园门，听说西门庆还未进来，就不曾扣角门子，只虚掩着。来到藏春坞洞儿内，只见西门庆又早在那里头秉烛而坐。老婆进到里面，但觉冷气侵人，尘嚣满榻。于是袖中取出两个棒儿香，灯上点着，插在地下。虽然地下笼着一盆炭火儿，还冷得打兢。老婆在床上先伸下铺，上面还盖着一件貂鼠禅衣，掩上双扉，两人上床就寝。却不防潘金莲打听到他二人已入港了，在房中摘去冠儿，轻移莲步，悄悄来到花园内，听他两个私下说什么话。到角门前，推了推，开着，遂潜身徐步而入，也不怕苍苔冰透了凌波，花刺抓伤了裙褶，足隐身，在藏春坞月窗下站听。良久，只见里面灯烛尚明，老婆笑声说：“西门庆，冷铺中舍冰，把你贼受罪不渴的老花子，就没本事寻个地方儿，到这寒冰地狱里来了。口里衔着条绳子，冻死了往外拉。”又道：“冷合合的，睡了罢，怎么只顾端详我的脚？你看过那小脚儿。我没双鞋面儿，能否买与我双鞋面儿？看着人家做鞋，不能够做。”西门庆道：“不要紧，到明日替你买几钱各色鞋面。谁知你比你五娘脚儿还小。”老婆道：“拿什么比他？昨日我拿他的鞋略试了试，还套着我的鞋穿。倒也不在乎大小，只是鞋样子周正才好。”金莲在外听了，“这个奴才淫妇，等我再听一回，他还说什么？”于是又听够多时。

只听老婆问西门庆说：“你家第五的秋胡戏，你娶他来家多少时了？是女招的，还是后婚？”西门庆道：“也是回头人儿。”老婆道：“难怪那么久惯老成，原来也是个意中人儿，露水夫妻。”这金莲不听便罢，听了气的在外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说道：“若叫这奴才淫妇在里面，把俺怎能受得了。”当时就想声张骂起来，又恐怕西门庆性子不好，逞了淫妇的脸。待要含忍了他，恐怕他明日不认，“算了，留下个记儿，使他知道，到明日我和他答话。”于是走到角门前，拔下头上一根银簪儿，把门倒销了，懊恨归房，宿歇一宿。

到次日清早，老婆先起来，穿上衣裳，蓬着头走出来，见角门没插，吃了一惊。又摇门，摇了半日，摇不开。去见西门庆。西门庆隔壁叫迎春替他开了。因看见簪销门儿，就知是金莲的簪子，就知昨晚他听了。这老婆怀着鬼胎，走到前边正开房门，只见平安从东净里出来，看见他只是笑。惠莲道：“怪囚根子，谁和你眯着那牙笑哩。”平安儿道：“嫂嫂，俺总笑笑儿！”惠莲道：“大清早，平白笑什么？”平安道：“我笑嫂子三日没吃饭眼前花，我猜你昨日一夜不来家。”这老婆听了此言，便把脸红了，骂道：“贼提口拔舌见鬼的囚根子，我哪一夜不在屋里睡？怎么不回家？你丢块瓦儿，也要下落。”平安道：“我刚才还看嫂子锁着门，怎的赖得过？”惠莲道：“我早起身，就往五娘屋里，只刚才出来。你从哪里来？”平安道：“我听见五娘叫你腌螃蟹，说你会劈好腿儿；难怪五娘看着旋簸箕的，说你会砸好舌头。”把老婆说得急了，拿起条门栓来，赶着平安儿绕院子骂道：“贼汗邪囚根子，看我到明日对他说不说。不给你点颜色，你就

有些狂了？”那平安道：“耶酥嫂子，将就着些儿。对谁说？我晓得你往高枝儿上去了。”那惠莲急了起来，只赶着他打。不料玳安正在印子铺，帘子下走出来，一把手将栓夺住了，说道：“嫂子为什么打他？”惠莲道：“你问那毗牙鬼囚根子，口里六说白道的，把我的胳膊都气软了。”那平安得手，往外跑了。玳安推着他说：“嫂子，你少生气着恼，且往屋里梳头去罢。”妇人便从腰间葫芦儿顺袋里，取出三四分银子来，递与玳安道：“烦你替我拿大碗荡两个合汁来我吃，把汤盛在铍子里。”玳安道：“不要紧，等我去。”一手接了，连忙洗了脸，替他荡了合汁来。妇人让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方才梳了头，锁上门，先到后边月娘房里打了卯儿，然后到金莲房里。

金莲正临镜梳妆。惠莲小心着，在旁拿抵镜，掇洗手水，殷勤侍奉。金莲正眼也不瞧他，也不理他。惠莲道：“娘的睡鞋裹脚，我卷了收了罢？”金莲道：“由他，你放着，叫丫头进来收。”便叫秋菊：“贼奴才，往哪去了？”惠莲道：“秋菊扫地哩，春梅姐在那里梳头哩。”金莲道：“你不要管他，丢着罢，等他们来拾掇。歪蹄泼脚的，省得脏了嫂子的手。你去服侍你爹，爹也得你这个人儿服侍他，才可他的心。俺是露水夫妻，再醮货儿，只嫂子是正名正顶，轿子娶过来的，是他的正头老婆，秋胡戏。”这老婆听了，正道着昨日晚上他的真病，于是向前双膝跪下，说道：“娘是小的一个主儿，娘不高抬贵手，小的一时儿就不行的。当初不是娘宽恩，小的也不肯依随爹。就是后边大娘，不过只是个大纲儿。小的还是娘抬举多，不敢在娘面前欺心？随娘查访，小的但有一字欺心，到明日不得好死，一个毛孔儿里生下一

个疔疮。”金莲道：“不是这样说，我是眼睛里放不下砂子的人。汉子既要了你，俺每莫不与争？不许你在汉子跟前弄鬼，轻言轻语的。你说把俺每下去了，你要在中间闹腾。我的姐姐，对你说，把这心儿死了罢！”惠莲道：“娘，小的并不敢欺心。倒只怕昨日晚上娘听错了。”金莲道：“傻嫂子，我闲得慌，去听你的？我对你说了罢，十个老婆买不住一个男子汉的心。你爹虽然家里有这几个老婆，或是外边请人家的粉头，到家从不瞒我一些儿，一五一十就告我说。你六娘当时和他一个鼻子眼儿里出气，什么事儿回家不告诉我。你比他差些儿！”说得老婆闭口无言，在房中立了一回，走出来了。走到仪门夹道内，撞见西门庆，说道：“你好人儿，原来你是个大滑答子货！昨日我对你说的话儿，你就告诉别人，今日教人奚落了我一顿。我和你说的话儿，只放在你心里，放烂了才好。想起什么来对人说？你这嘴头子，就是个走水的槽，有话到明日也不对你说了。”西门庆道：“什么话？我并不知道。”那老婆瞅了一眼，往前边去了。

平时这妇人嘴儿乖，常在门前站立买东买西，碰到傅伙计叫傅大郎，陈经济叫姐夫，贲四叫老四。昨日和西门庆勾搭上了，越发在人前花哨起来，常和众人打牙犯嘴，肆无忌惮。或一时教：“傅大郎，我拜你拜，替我们前看着买粉的。”那傅伙计老成，便留心儿，替他看门前，过来，叫住，请他出来买。玳安故意戏他，说道：“嫂子，卖粉的早晨过来了，你早出来拿秤称他的好来。”老婆骂道：“贼猴儿，里边五娘、六娘使我要买搽的粉，你如何说拿秤称？三斤胭脂二斤粉，教那淫妇搽了又搽，看我进里边对他说不说？”玳安道：“耶酥嫂子，不要只拿五娘唬我。”几时来一回，又

叫：“贲老四，你代我门前看着卖梅花菊花的，我要买两对儿戴。”那贲四误了买卖，好歹专心替他看着，卖梅花的过来，叫住，请出他来买。妇人立在二层门里，打开箱儿，拣要了两对鬓花大翠，又要两方紫绦闪色销金汗巾儿，共该他七钱五分银子。妇人向腰里摸出半侧银子儿来，要贲四替他凿，称七钱五分与他。那贲四正写着帐，丢下走来，蹲着身子替他捶。只见玳安走来，说道：“等我与嫂子凿。”一面接过去银子在手，且不凿，只顾瞧那银子。妇人道：“贼猴儿，不凿，只管端详的是些甚么？你半夜没听见狗咬，是偷来的银子。”玳安道：“偷倒不偷，这银子有些眼熟，倒像爹银子包儿里的。前日爹在灯市里，凿与买方金蛮子的银子，还剩了一半，就是这银子。我记得千真万真。”妇人道：“贼囚，天下人还有一样儿的。爹的银子，怎么能到我手里？”玳安笑道：“我知道甚么帐儿。”妇人便追着打。小厮把银子凿下七钱五分，交与卖花翠的，把剩的银子，拿在手里不给他，走了。妇人道：“贼囚根子，你敢拿去，我算你好汉。”玳安道：“我不拿你的，你把剩下的给我买些儿什么吃。”那妇人道：“贼猴儿，你递过来，我给你。”哄得玳安递到他手里，只掠了四五分一块给他，别的还塞在腰里，一直进去了，自此以后，常在门前拿银钱买剪裁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量进去，分给各房丫环及众人吃。头上治的珠子箍儿，金灯笼坠子黄烘烘的；衣服底下穿着红潞绸裤儿，线捺护膝；又大袖子袖着香茶，木樨香桶子三四个带在身边。每一日花消二三钱银子，都是西门庆背地里给他的。此事不必细说。

这老婆自从被金莲识破他机关，每日只在金莲房里小心

谨慎，与他顿茶顿水，做鞋脚针指。每过月娘处，只打个照面儿，就到前边金莲这边来。每日和金莲、瓶儿两个下棋抹牌，行成伙儿。或一时撞见西门庆来，金莲故意令他旁边斟酒，教他一处坐。每日大酒大肉顽耍，只图汉子喜欢。这妇人见抱金莲腿儿。

[艺术赏析]

肆无忌惮地追求财欲和色欲的满足，是西门庆的两大性格特点。他私淫仆妇宋惠莲是为了满足色欲。西门庆私淫宋惠莲是半公开的，他不怕谁，也无半点羞耻之心，甚至要潘金莲让出房间来供他淫乐。封建统治阶级的堕落、腐朽、道德沦丧，由此可见一斑。

潘金莲一心要得到西门庆的宠爱，而且要求专宠于她一人，容不得他人分享。然而她毕竟是一个小老婆，而对妻妾们的争宠斗争与西门庆的纵淫无度且专横暴虐，她只能屈服于西门庆的淫威。但她又不能容忍这件事，特别是不能容忍宋惠莲“把俺每都吃他撑下去了”，于是听篱察壁，进而用卑劣手段压服宋惠莲，终使宋趋附自己，抱自己腿儿。潘金莲胜利了，心理得到了平衡。由此，潘金莲的疑、嫉、恨及其报复心理，活灵活现地展示在我们面前。

宋惠莲出身微寒，早先被卖给蔡通判当婢女，后因淫乱被逐，嫁与厨子蒋聪为妻，又与西门庆的家奴来旺儿私通。蒋聪死后改嫁来旺儿，遂成为西门庆的仆妇。她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又出奇的漂亮。奴隶的地位使她不安，于是学会乔模乔样，攀高枝儿，博取主子的欢心。由此，她成为潘金莲打击的对象。但她不主动向主子献媚。当西门庆主动

勾引她时，她“一声儿没言语，推开西门庆手，一直往前去”。可见她没有十足的奴颜和媚骨，性格中还有被奴役者的“自尊”。但她又没有拒绝。当西门庆派人给她送一匹蓝缎子并相约私会时，她接受并答应了，仅担心“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真是主动又非主动，被迫又非完全被迫。就在与西门庆成奸时，她也不对西门庆卑躬屈膝，一味讨其欢心，却与西门庆打牙犯嘴，显得随便，无忌惮，全无上下尊卑之别。

可以说，宋惠莲是一个性格化的人物形象。她具有一般荡妇所具有的普通性、类型性，又具有特殊的个性：没有多少奴颜媚骨，置封建的上下尊卑、伦理纲常观念于不屑一顾。她看中的是自己地位的升迁。

宋惠莲的出现，使我们可以进一步窥探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性格。

西门庆生子喜加官

[故事节录]

为结交东京蔡太师，西门庆早就为庆贺蔡京生辰，派人到杭州织造蟒衣，雇银匠打造寿壶、银人等贺礼。五月二十八日，西门庆派来保和主管吴典恩往东京送生辰担：

来保同吴主管押送生辰担，自从离了清河县，一路朝登紫陌，暮践红尘，饥餐渴饮，夜住晓行。正值大暑炎蒸天气，烁石流金之际，路上十分难行。有一天到了东京万寿门外，寻客店住下。到次日，费抬驮箱礼物，直往天汉桥蔡太

师府门前伺候。来保教吴主管押着礼物，他穿上青衣，直向守门官吏唱了个喏。那守门官吏问道：“你是哪里来的？”来保道：“我是山东清河县西门员外家人，来与老爷进献生辰礼物。”官吏骂道：“贼少死野囚军！你那里只有你东门员外、西门员外，俺老爷当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论三台八位，不论公子王孙，谁敢在老爷府前这等称呼？趁早靠后！”内中有认识来保的，便安抚来保说道：“此是新参的守门官吏，才不多几日，他不认得你，休怪。你要禀见老爷，等我请出翟大叔来。”这来保便从袖中取出一包银子，重一两，递与那人。那人道：“我倒不用。你再添一份，给那两个官吏，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来保连忙拿出三包银子来，每人一两，都打发了。那官吏才有些笑容，说道：“你既是清河县来的，请稍候，等我领你先见翟管家。老爷刚从上清宝宫进了香回来，书房内睡。”良久，请到翟管家出来，穿着凉鞋净袜，青丝绢道袍。来保见了，先磕下头去，翟管家答礼相还，说道：“真烦劳你，你来给老爷进生辰担礼来了？”来保先递上一封揭帖，手下人捧着一对南京尺头，三十两白金，说道：“家主西门庆，多上覆翟爹，无物表情，这些薄礼，给翟爹赏人。关于盐客王四之事，多蒙翟爹费心。”翟谦道：“此礼我不该受。罢，罢，我且收下。”来保又递上太师寿礼帖儿，看了还给来保，吩咐把礼抬进来，到二门里首伺候。原来二门西首有三间倒座，来往杂人都在那里待茶。须臾，一个小童拿了两盏茶来，给来保、吴主管吃了。

少顷，太师出厅，翟谦先禀告太师。太师然后令来保、吴主管进见，跪于阶下。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给太师观

看，来保、吴主管各捧献礼物。只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鞞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便道：“这礼物决不好接受的，你带回去。”于是来保着急了，在下叩头说道：“小的主人西门庆，没甚孝顺，些小微物，进献老爷赏人便了。”太师道：“既是如此，令左右收了。”旁边左右祇应人等，把礼物尽行收下去。太师又道：“前日那沧州客人王四等之事，我已差人下书给你巡抚侯爷说了，可见了分上没有？”来保道：“蒙老爷天恩，书到，众盐客都牌提到盐运司，给了勘合，都放出来了。”太师因向来保说道：“礼物我故收了，又烦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付，我安置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顶补千户贺金的员缺，好不好？”来保慌的叩头谢道：“蒙老爷莫大之恩，小的家主举家粉首碎身，莫能报答。”于是唤堂候官，抬书案过来，即时金押了一道空名告身付，把西门庆名字填注上面，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向来保道：“你二人替我进献生辰礼物，多有辛苦。”因问：“后边跪的是你什么人？”来保说是伙计，那吴主管向前道：“小的是西门庆舅子，名唤吴典恩。”太师道：“你既是西门庆舅子，我看你仪表堂堂。”唤堂候官取过一张付，“我安置你在本处清河县，做个驺丞。”那吴典恩慌的磕头如捣蒜。又取过一张来，把来保名字，填写山东郓王府，做了一名校尉。都磕头谢了，领了付。吩咐明日早辰，吏兵二部挂号，

讨勘合，限日上任应役。又吩咐翟谦西厢房管待酒饭，讨十两银子与他二人做路费。

那时正值徽宗年间，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相机钻营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都是中原血染人。

当下翟谦把来保、吴主管邀到厢房款待，厨下大盘大碗，肉赛花糕，酒如琥珀，汤饭点心齐上，饱餐了一顿。翟谦向来保说：“我有一件事，求你爹替我处理，不知你爹肯不肯应承我？”来保道：“翟爹说哪里话！蒙你老人家在老爷前扶持看顾，不拣甚事，尽管吩咐，无不奉命。”翟谦道：“不瞒你说，我答应老爷，每日止贱荆一人，我年也将及四十，常有疾病，身边通无所出。求你爹，就说贵处有好人才女子，不过十五六上下，替我寻一个送来。该多少财礼，我一一奉过去。”于是一封人事并回书付给来保，又送二人五两盘缠。来保再三不肯接，说道：“刚才老爷上已赏过了，翟爹还是收回去。”翟谦道：“那是老爷的，这是我的，不必推辞。”当下吃完酒饭，翟谦道：“如今我这里替你派个办事官，同你到下处，明早好到吏兵二部挂号，就领了勘合，好起身。省得你明日又来，途间往返了。我吩咐过，部里不敢迟滞了你文书。”那时唤了个办事官，名唤李中友，“你给二位，明日同到部里挂了号，讨勘合后回我话。”

那官员与来保、吴典恩作辞，出了府门，来到天汉桥街上，白酒店内会话。来保招待酒饭，又给了李中友三两银

子，约定明日一早，先到吏部，然后到兵部，都挂号讨了勘合。闻得是太师老爷府里，谁敢迟滞，颠倒奉行。金吾卫太尉朱勳，即时使印，签了票帖，行下头司，把来保填注在本处山东郛王府当差。又拿了个拜帖，回翟管家，不用两日，把事情办妥。星夜回清河县来报喜。正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一日三伏天气，十分炎热，西门庆在家中聚景堂中大卷棚内，赏玩荷花，避暑饮酒。吴月娘与西门庆居上坐，诸妾与大姐都两边列坐，春梅、迎春、玉箫、兰香，一般儿四个家乐，在旁弹唱。

那李瓶儿在酒席上只是把眉头疙皱着，也没等唱完，就回房中去了。月娘听了词曲，担着心，使小玉房中瞧去，回来报说：“六娘害肚里疼，在炕上打滚哩。”慌了月娘道：“我说是时候，这六姐还硬说早哩！还不唤小厮来，快请老娘去。”西门庆即令来安儿：“快点，快请蔡老娘去！”于是连酒也吃不成，就来李瓶儿房中问她。月娘问道：“李大姐，你心里觉得怎么样？”李瓶儿回道：“大娘，我心口连小肚子，往下鳖坠着疼。”月娘道：“你起来，不要睡着，只怕滚坏了胎。老娘请去了，马上就来。”少顷，渐渐李瓶儿疼得紧了。月娘又问：“叫了谁去请老娘？还不见来。”玳安道：“爹派了来安去。”月娘骂道：“这囚根子，你还不快去接！平白没算计，使那小奴去，慢蹭蹭的。”西门庆叫玳安快骑了骡子赶了去。月娘道：“一个风火事，还像平常慢条斯理儿的。”

那潘金莲见李瓶儿待养孩子，心中未免有几分气。在房里看了一会儿，把孟玉楼拉出来，两个站在西稍间檐柱儿底

下，那里歇凉，一处说话。说道：“耶酥酥！紧着热刺刺的挤了一屋子里人，也不是养孩子，都看着下象胆哩！”

良久，只见蔡老娘进门，望众人道：“哪位主家奶奶？”李娇儿道：“这位大娘哩。”那蔡老娘倒身磕头去。……蔡老娘到床前摸了摸李瓶儿身上，说道：“是时候了。”问：“大娘预备下绷接、草纸不曾？”月娘道有，便叫小玉：“往我房中快取去！”

玉楼见老娘进门，便向金莲说：“蔡老娘来了，咱不往屋里看看去？”金莲一面不是一面，说道：“你要看你去，我是不看她。她是有孩子的姐姐，又有时运，人怎么不看她？头里我自不是，说了句话儿，见她不是这个月的孩子，只怕是八月里的，教大姐姐白抢白相。我想起来真没来由，倒恼了我这半天。”玉楼道：“我也只说她是六月里的孩子。”金莲道：“这回连你也韶刀了！我和你算：她从去年八月来，又不是黄花女儿，当年怀，入门养。一个后婚老婆，汉子不知见过了多少，一两个月才生胎，就认做是咱家孩子。我说：错了！若是八月里孩儿，还有咱家的影儿。若是六月的，踩小板凳儿糊险道神，还差着一帽头子哩！失迷了家乡，哪里寻犊儿去？”正说着，只见小玉抱着草纸、绷接并小褥子儿来。孟玉楼道：“此是大姐姐预备给她早晚临月用的物件儿，今日且借来应急儿。”金莲道：“一个是老婆，一个是小老婆，明日两个对养，十分养不出来，零碎出来也罢。俺是买了个母鸡不下蛋，莫不杀了不成！”又道：“仰着合着，没的狗咬尿胞瞎喜欢。”玉楼道：“五姐是什么话！”以后见她说话儿出来有些不妙，只低着头弄裙子，并不作声应答她。潘金莲用手执着庭柱儿，一只脚着门槛儿，口里嗑

着瓜子儿。只见孙雪娥听见李瓶儿前边养孩子，后边慌慌张张一步一跌走来观看，不防黑影里，被台基险些绊了一跤。金莲看见，教玉楼：“你看，献勤的小奴才！你慢慢走，慌什么？抢命哩！黑影子绊倒了，磕了牙也是钱。姐姐，卖萝卜的拉盐担子，净咸糟心。养下孩子来，明日赏你这小妇一个纱帽戴。”

良久，只听房里呱的一声，养下来了。蔡老娘道：“对当家的老爹说，讨喜钱，分娩了一位哥儿。”吴月娘报与西门庆。西门庆慌得连忙洗手，天地祖先位下满炉降香，告许一百二十分清醮要祈子母平安，临盆有庆，坐草无虞。这潘金莲听见生下孩子来了，合家欢喜，乱成一块，越发怒气生，走进了房里，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时宣和四年戊申六月廿三日也。正是：不如意处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

这蔡老娘收拾孩儿，咬去脐带，埋毕衣胞，熬了些定心汤，打发李瓶儿吃了，安顿孩儿停当。月娘让老娘后边管待酒饭。临去，西门庆给了她五两一锭银子，许洗三朝来，还给她一匹缎子，这蔡老娘千恩万谢出门。

当日西门庆进房去，见一个满抱的孩子，生得很是白净，心中十分欢喜。合家无不欣悦。晚上就在李瓶儿床房中歇了，不住来看孩儿。次日天还未明，早起来拿十副方盒，派小厮到各亲戚邻友处，分投送喜面。应伯爵、谢希大听见西门庆生了子，送喜面来，慌得两步做一步地来贺喜。西门庆留他卷棚内吃面，刚打发去了，正在厅上乱着，使小厮叫媒人来，寻养娘，看奶孩儿。

[艺术赏析]

西门庆依靠经商而发迹，又靠重金贿赂官府、结交权贵而谋得官位。本段故事既写“加官”又写“生子”，可谓喜上加喜，热上加热，将西门庆的发迹变泰推向高潮。从此西门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旅程。《金瓶梅》以小说的形式描绘、揭露了官商结合这种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

加官这段文字集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作者选取朝廷钦赐空名告身付贪赃枉法，网罗亲信这一典型事件，将批判、揭露的矛头直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和宰相。

生子一段文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对金莲心态的描写特别传神。潘金莲争宠的主要对手是李瓶儿。李瓶儿的年龄、身分、地位与潘金莲差不多，但李瓶儿有钱，性子又好，且已得到西门庆的宠幸。如今贵子即将降生，母以子贵，这就给潘金莲以极大的威胁。作者着力刻画了潘金莲对李瓶儿生子的嫉妒心态。她一听说李瓶儿即将临盆，“心中未免有几分气”。她气的是李瓶儿有了孩子便会成为西门庆的“心上人”，她也气自己“买了个母鸡不下蛋”，失去了与李瓶儿争宠的资本。接着由生气而进入抵毁。她抵毁李瓶儿生的不是西门家的孩子，还希望“狗咬尿胞虚喜欢”一场。她对嫉妒的对象无可奈何，于是迁怒于别人。她讽刺挖苦前来看望李瓶儿的人是“都看着下象胆”；她骂孙雪娥是“献勤的小奴才”。由于吴月娘将预备下自己临月用的物件，拿来给李瓶儿应急使用，潘金莲又迁怒于吴月娘：“一个是老婆，一个是小老婆，明日两个对养，十分

养不出来，零碎出来也罢。”正是一家上下忙得团团转的时候，潘金莲却“用手扶着庭柱儿，一只脚着门槛儿，口里嗑着瓜子儿”。这正是神来之笔，将潘金莲此时的情态写得活灵活现。潘金莲对李瓶儿生子似乎满不在乎，摆出一副悠闲的神态，其实这正好暴露了她内心的极度恐慌。当孩子“呱”的一声落地时，“合家欢喜，乱成一团”。潘金莲的希望化成了泡影，她的诽谤中伤、讥刺挖苦全都失去了作用，于是“越发怒气生”，那副悠闲的姿态再也摆不下去了，只能“自闭门户，向床上哭去了”。《金瓶梅》作者采用白描勾挑的手法，选取极具典型性的细节，将潘金莲的性情、形影、魂魄一齐描画了出来，真可谓追魂摄魄，骨相俱出，毛发皆动。

西门庆作东攀附

[故事节录]

西门庆自京回来，在潘金莲屋里歇了一夜，次早往衙门中与何千户上任，吃公宴酒，午后才回家。

西门庆才坐定，左右来报：“工部安老爹来拜。”西门庆慌忙整衣出来迎接。安老爹是工部郎中，腰系金镶带，穿白鹧补子，身后跟了许多官吏，满面笑容。西门庆迎到厅上，分宾主坐下。安郎中道：“学生差人来问了几次，说您还没有回来。”西门庆道：“正是，只等得在京中当朝引奏了，才领了公文起身回来。”安郎中说：“学生有一事相烦：今有九江太府蔡少塘，是当朝蔡老先生的第九公子，要上京朝拜经

过这里。学生和宋松泉、钱龙野、黄泰宇四人作东，想借府上设宴席请他，不知可不可以？”西门庆道：“老先生的事，岂敢有违，只不知在什么日子操办？”安郎中说：“在二十七日。明日学生送分资过来，就烦您给办一办。”说毕，又喝了一道茶，作辞起身而去。第二天，安郎中差人送了四封八两银子的分资，另外又送了两坛酒，四盆花树。西门庆看看四盆花草，一盆红梅，一盆白梅，一盆茉莉，一盆辛夷，两坛南酒，满心欢喜，连忙收了，叫左右把花草抬放到藏春坞书房中摆放，一面使玳安叫戏子，并置办宴席用的东西。

等到二十七日刚吃过早饭，只见玳安慌慌张张来报：“宋老爹、安老爹来了。”西门庆拿衣服穿了出去迎接，宋御史、安郎中到厅上，每人一匹缎子，一部书，奉贺西门庆。安郎中见准备的桌席整齐，心里十分高兴。宋御史吃了茶，对西门庆道：“学生有一事麻烦四泉：今有巡抚侯石泉老先生，新近升任太常卿，学生和两司作东，三十日借尊府置席饯别，腊月初二就动身到京赴任去了，不知四泉答应否？”西门庆听说后，道：“老先生吩咐，敢不从命，但不知备多少桌席？”宋御史道：“学生有分资在这里。”说着，叫书吏取出布政司、按察司两司连他共十二两银子的分资。并说要一张大桌，六张散桌，叫一起戏子。西门庆收下分资答应了，就请到卷棚去坐。不一时，钱主事也到了。宋御史见西门庆堂舍宽绰，院宇幽深，书画文物甚多。又见屏风前安放着一座八仙捧寿的流金鼎，高约数尺，做工十分奇巧。炉内焚着沉檀香，烟从龟、鹤、鹿口中徐徐吐出。宋御史夸奖不已，因问：“这副炉鼎造得好，四泉不知哪里得来的？”西门庆道：“是淮安一个人送学生的。”说着几人下棋。

西门庆见三人坐等，就吩咐下边拿上细巧菜蔬和果馅点心上来，一面叫戏子上来唱南曲儿。宋御史道：“客人还没来，主人先吃得面红耳赤，不好。”安郎中道：“天冷，喝一杯也不碍事。”一曲儿未了，只听人报：“蔡老爹和黄老爹来了。”宋御史忙令收了桌席，各整衣冠出来迎接。蔡九知府穿素服金带，先投一拜帖给西门庆。进到厅上，安郎中道：“这是主人西门大人，现在本处做千户提刑，也是京中老先生的门下。”蔡知府作揖说：“久仰，久仰！”叙礼毕，蔡九知府居了上座，主位四座。厨役分道上汤饭，戏子呈上手本。蔡九知府拣了《双忠记》演唱了两段。西门庆又叫春鸿唱了一套曲儿，宋御史十分喜欢。大家边饮边吃，不时说笑，不觉日色西沉。蔡九知府见天色晚了，即令左右穿衣告辞。众位款留不住，都送出大门而去。宋御史说：“今日且不谢您，日后少不得还来打扰。”各上轿而去。西门庆送了回来，吩咐戏子道：“后日你们还来再唱一日，宋老爹要在这儿请巡抚侯爷哩。”戏子道：“小的们知道了。”

次日，西门庆才穿上衣服，往前边去，平安儿来报：“荆都监老爹来拜。”西门庆迎到大厅上叙礼，荆都监道：“小弟有一事相求，御史宋大人正月里差满回京，只怕是要举荐地方官员，望四泉替小弟在御史面前保举一二。听说宋大人昨天在贵宅吃酒，因此斗胆来说，如果小弟能得寸进尺，终身不忘兄的恩德。”西门庆道：“这是一件好事，你我相交厚道，敢不领命。他后日还要在我这里设席款待侯爷，你写个手本说帖上来，待他来了我好给他说明。”荆都监把说帖给了西门庆，又从袖中取出礼帖来，上写：白米二百石。西门庆推辞道：“这个学生断不敢领，这就见外了。”荆

都监说：“总不能再让你破费，如不收下，小弟也不敢张口了。”推让再三，西门庆只得收了。吃过茶，荆都监拜谢起身。西门庆送了荆都监，心里想着昨天宴席上宋御史的话，就叫人抬了卷棚放的流金八仙鼎，写了帖儿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去，交付妥当，讨回帖来，回报说宋御史见了大喜。西门庆又叫陈经济封了一匹素缎、一匹色缎，叫琴童用毡包拿了，骑马往清河口拜送蔡知府去了。

到了三十日这天。一清早，宋御史差拨了三十名官身乐人、差役来西门庆院里侍候。宋御史吃饭后也先到了，西门庆陪他在卷棚内坐。宋御史十分感谢西门庆送炉鼎的事，道：“学生不敢夺爱，还当奉上价银。”西门庆道：“些许小事，公祖不弃就是了，哪里还敢说什么银价。”宋御史又作揖致谢。说话间，宋御史问起地方民情，又问起地方各官员，西门庆乘机递上荆都监手本说帖，保举了一番。又把吴大舅现任本衙右所正千户之职，昨日委任官修义仓，照例该升指挥职，望公祖提拔的话说了。宋御史道：“都监荆忠既是您挚友，吴千户又是舅亲，我不但保本加升官职，还保举他们现任管事。”西门庆连忙作揖谢了。

正说话间，前厅鼓乐响，左右来报：“两司老爷都到了。”西门庆马上出去迎接，到厅上叙礼。宋御史慢慢走出花园角门，众官都见了礼。只见卷棚正中摆设大桌一张，杯盘十分齐整，周围桌席十分丰盛，都十分欢喜。宋御史道：“分资诚为不足，四泉看我份上全承担了，诸公也不用补奉了。”大家各分主次坐下，左右拿上茶来。众官又差人去迎请侯爷。

一直等到午后，只见一匹马来到说：“侯爷来了。”众官

听说都出大门迎接，宋御史只在二门里相候。这时两边鼓乐一齐响起，一会儿，蓝旗马道过尽，侯巡抚穿大红孔雀官服，戴貂鼠暖耳，腰系浑金带，坐四人大轿，直到门口下轿。众官迎接进去，宋御史也换了大红金云员领官服，犀角带，相让而入。到了大厅上，各官参见完毕，然后是西门庆拜见。侯巡抚因前请六黄太尉，认得西门庆，就令手下官吏把拜帖递给西门庆，西门庆双手接了。参拜完毕，各宽衣就坐。宋御史居主位坐，众官两旁坐下。献毕茶，台阶下奏起乐来。宋御史捧上礼品，让人装在盒内，差官吏送到侯巡抚厅上去了。然后厨役献上汤饭，端上菜肴，杯盏交错，不必细说。先是教坊伶人齐舞，演练百戏，十分齐整，后是戏子递上戏目手本，侯公点唱了一段《裴晋公还带记》。真是整个庭院吹弹歌舞，缭梁盈耳。侯巡抚只坐到日西时分，酒过数杯，歌唱两出下来，叫左右拿了五两银子，分赏厨役、茶酒、乐工人等，然后穿衣起身。众官送出大门，看着上轿而去。回来，宋御史与众官谢了西门庆，也告辞去了。

西门庆送了回来，打发乐工散了。见天色还早，就又请了吴大舅、温秀才、应伯爵、傅伙计、甘伙计、贾第传、陈经济来坐，一边听唱，一边把安郎中送的梅花抬出来，赏梅饮酒。直到一更时分，众人才散了。

[艺术赏析]

《金瓶梅》之所以能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不朽的著作而享誉盛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本书作者对书中人物形象的逼真刻画，及对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和深刻揭露。本段故事写了得官之后的西门庆，受人之托作东招待

官场同僚的几幕，集中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可谓力透纸背。

西门庆通过贿赂钻营，结交权贵，谋得了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的职位，从一个乡民变成富商、官僚、恶霸一身三位的在当地甚为显赫的人物。上任第一天回家“才坐定”，就有工部安郎中“来拜”，好个“来拜”，实为借西门庆之府“作东”，让西门庆设宴席。报酬只是四封八两银子的分资，另加两坛酒，四盆花树。接着又有宋御史“有一事麻烦”。面对这些，西门庆只有“老先生的事，岂敢有违”，“老先生吩咐，敢不从命”。

西门庆在百忙之中，“心里还想着昨天宴席上宋御史的话”，让人招了流金八仙鼎，“送到宋御史老爹察院去”。宋御史的“不敢夺爱”，与西门庆的“些许小事，公祖不弃就是了”，形成强烈的对比和映照。与此同时，西门庆利用此机会，受托保举“你我相交厚道”的荆都监，在荆都监言辞恳切、婉转的“如不收下，小弟也不敢张口了”的托辞下，西门庆心安理得收下了他的礼金。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送走荆都监后，西门庆立即派人给宋御史送炉鼎。通过这种“春秋笔法”的描摹，避免了一写到反面人物就要丑化的路子。就是这种写实的笔法，起到了记录当时社会风貌的史实般的作用，当时封建官场的丑态神形毕露，官员之间相互利用、结营及醉生梦死的奢靡生活昭然若揭。这样，看似寻常的宴宾酒席，就成了反映当时官场的绝好舞台。因而，《金瓶梅》也就具有了极高的美学价值，受到后人的推崇。

西门庆枉法受赃

[故事节录]

王六儿等不到西门庆，便请玳安转告，说：“有要紧话和爹说。”于是，西门庆骑马来到了王六儿家。王六儿让到房中，拨旺火盆，慢慢把苗青的帖子拿给他看，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道：“他备了些礼物在这里，只望爹除了他的名字，不要提他。好歹求爹将就他吧！”西门庆看了帖子，问道：“他拿了多少礼物谢你？”王六儿从箱中取出五十两银子给西门庆瞧，道：“他说事成后，还给两套衣服。”西门庆笑道：“这点东西，你要它做什么？你不知道，这苗青乃是扬州苗员外家人，因为在船上和两个船家图财害命杀害别人，丢在河里，如果拿去，一定是个凌迟的罪名。两个船家供他有二千两银子的货物在身上，要他这点银子做什么，还不快给他送回去！”王六儿到厨房，差丫头锦儿叫乐三娘子来，把西门庆的意思说了，将原礼退还给她。

乐三娘子转过来对苗青说，苗青听罢，犹如一桶水从顶门上直灌到脚底下，三魂七魄都吓飞了，急忙请乐三商议道：“我宁可把二千两银子都使了，只求能保全性命家去。”乐三道：“一点半点打不动两位官府，须得一千两银子。其余原解、缉捕人等，也得再用五百两银子，才能够用。如今老爹这样说，也只好如此了。”苗青道：“我货物还没有卖多少，手边没有银子，可该怎么办呀？”想了想，唤过乐三嫂来，让她对王六儿说：“如果西门老爹要货物，就发一千两

银子的货给他；如果不要，求老爹再宽限两三天，等我把货物卖了，亲自将银子送进宅去。”王六儿拿礼帖重回房里对西门庆说，西门庆道：“既是这样，我吩咐原解，就宽限他几天，叫他快些把礼送来。”乐三娘子得这个口信，回报苗青。苗青满心欢喜，托经纪乐三连夜替他会了买主，推销货物。不到三天，都卖出去了，共卖了一千七百两银子。苗青把原送给王六儿的银子不动，又另加上五十两银子，四套上色衣服给她。然后，打点一千两银子，装在四个酒坛内，又宰了一口猪，趁天黑无人看见，抬送到西门庆家去。

苗青身穿青衣，看到西门庆一个劲儿地磕头道：“小人蒙老爹超拔之恩，粉身碎骨也难报答！”西门庆道：“你这件事情，我也还没好审问哩。那两个船家，咬着你不放，你要是见官，也有老大一个罪名。今既央人说情，我饶你一死。这礼我如果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还要把一半送给掌刑夏老爹，一同为你瞒过。你不可在此地久住，星夜回去吧！”遂问：“你住在扬州什么地方？”苗青磕头道：“小的在扬州城内住。”西门庆吩咐后边拿茶来，苗青在松树站着吃了，便要告辞回去。西门庆又叫回来问：“下边那原解，你都跟他们说了没有？”苗青道：“小的外边已经说停当了。”西门庆道：“既是都说了，你就回家吧。”苗青出门，走到乐三家收拾行李，还剩下一百五十两银子，拿出五十两来，连同几匹缎子，都谢了乐三夫妇。五更天，乐三替他雇了远行的牲口，匆匆奔扬州去了。

第二天，西门庆把夏提刑邀到家来，酒席款待。饮酒中间，慢慢提起苗青的事，说道：“这厮昨天央人再三对学生说，又送了些礼物。学生不敢独断，请长官来计议。”说着，

把礼帖递给夏提刑。夏提刑看了，说道：“任凭长官尊意裁处。”西门庆道：“依着学生，明天只把那两个贼人送过去吧，就不用提这苗青了。原告小厮安童，先收领在外，等有了苗天秀尸首，再归结不迟。这礼还是送到长官处。”夏提刑道：“长官所言有理。但把礼送到我处不妥，这是长官费心一番，现在谦让给我，万万使不得！”两人互相推辞了半天，最后，把礼物两家平分了。西门庆用食盒装了五百两银子，夏提刑作揖谢道：“既是长官厚意，我学生不受，就显得迂阔了。盛情感激不尽，实在有愧！”又吃了几杯酒，告辞而去。西门庆差玳安等家人把食盒当酒抬着，送到夏提刑家。

常言道：“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西门庆夏提刑商议已定，第二天升堂，即摆下刑具，提出陈三、翁八审问。两人只是供称与被害者家人苗青同谋。西门庆大怒，喝令左右：“给我用起刑来！你们这两个贼人，专一在江河中以舟楫装载为名，行劫作恶，图财害命。现有这个小厮供称，是你们持刀杀死苗天秀，又将他打入水中。现有他主人衣服存证，你们怎敢诬赖他人！”一面叫提上安童来问道：“是谁刺死你主人？是谁把你推入水中？”安童道：“那天三更时分，先是苗青喊叫有贼，小的主人便出舱观看，被陈三一刀刺死，推下水去。小的也被翁八一棍打落水中，侥幸逃得性命。苗青不知下落。”西门庆道：“据这小厮所说，就是你二人干的，休想抵赖！”于是，每人两夹棍，三十榔头，打得胫骨碎断，杀猪似的喊叫。二人所得一千两赃银，大半追回来，其余都已挥霍了。夏提刑写好文书，连同赃银申详东平府。府尹胡师文也与西门庆相交，照原行文书叠成案卷，将

陈三、翁八问成强盗杀人，一律判斩，苗青那边却一字不提。

[艺术赏析]

西门庆是《金瓶梅》中的第一男主角，也是第一号大商人，与众不同的是，他利用金钱打通仕途，又凭借权势扩大经商范围，牟取巨额利润，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商。

本段故事对西门庆的描写相当成功。当王六儿告诉西门庆苗青送礼请免之事后，他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他以一个商人的眼光看待此事说：“这点东西，你要它做什么？”接着，他话锋一转，谈到苗青杀人劫财的严重性和苗青所得钱财的数量，但西门庆谈刑律，并不为公正秉法，而是把这作为一个筹码，以求得更大更多的收获。这里对西门庆作为一个商人狡诈的本性描写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西门庆原本正儿八经，孰料那犯人苗青见风使舵一听乐三娘子之话，立马表示愿献所有银子赎得一命。西门庆见二千两银子转手即得，也便松了口气，表示“既然这样，我吩咐原解，就宽限他几天，叫他快些把礼送来”，一副活脱脱的贪官污吏形象跃然纸上。

及到苗青把银两送来，西门庆为了表明自己不贪财，胡说一堆光明正大的话，“你要是见官，也有老大一个罪名。今既央人说情，我饶你一死。这礼我如果不受你的，你也不放心。我还要把一半送给掌刑夏老爹，一同为你瞒过。”瞧，既落人情，又得实惠，西门庆左右逢源，的确可称之为天下第一敛财高手。

为保证事情顺利，西门庆邀请夏提刑来家赴宴，顺及提到案子，并将礼钱二一添作五送给夏提刑一半，吃人家的嘴软，夏提刑碍于面子，再说拿了银子，也就顺手推舟，将那陈三、翁八屈打成招，问成强盗杀人，一律判斩，独放了那苗青。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故事节录]

自哥死，李瓶儿痛不欲生；潘金莲深怀妒意，常常指桑骂槐，恶言相加。李瓶儿委曲求全，忍辱负冤，渐渐病体沉重，故亡在即：

那天老冯与王姑子，晚上都在李瓶儿屋里相伴。见西门庆前边去了，进来探望，要在屋里睡。李瓶儿不肯，说道：“这屋里齜齜齜的，他总在这里，不方便，你往别处睡去吧。”西门庆又见王姑子都在这里，遂到那边金莲房中去了。李瓶儿教迎春把角门关了，上了栓。教迎春点着灯，打开箱子，取出几件衣服银饰来，放在旁边。先叫过王姑子来，给了她五两一锭银子，一匹绸子，“等我死后，你请几位师父，给我诵《血盆经忏》。”王姑子道：“我的奶奶，你多虑了。天可怜见，你别怕了。”李瓶儿道：“你收着吧，不要对大娘说我给你银子，只说我给了你这匹绸子做经钱。”王姑子道：“我理会了。”于是把银子和绸子接过来了。又唤过冯妈妈来，向枕头边也拿过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黄绫裙，一根银掠儿，递给她，说道：“老冯，你是个旧人，我从小儿，

你跟我到如今。我如今死了去，也没什么，这一套衣服，并这件首饰儿，给你做一纪念。这银子你收着，到明日做个棺材本儿。你放心，等我对你爹说，那房子你只管住着，只当替他看房儿，他能撵你不成！”冯妈妈一手接了银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说道：“老身没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给老身做一日主儿。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我哪里归依？”李瓶儿又叫过奶子如意儿，给了她一袭紫绸子袄儿、蓝绸裙，一件旧绫披袄儿，两根金头簪子，一件银满冠儿，说道：“也是你奶哥儿一场。哥儿死了，我原说的教你不要搬上奶去，实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还对你爹和你大娘说，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儿，也不打发你走了，就教接你的奶儿罢。这些衣物给你做一纪念，你不要抱怨。”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头，哭道：“小媳妇实指望服侍娘到头，娘自来没曾大气儿呵着小媳妇。还是小媳妇没造化，哥儿死了，娘又这般病得不得了。好歹对大娘说，小媳妇男子汉又没了，死活只在爹娘这下了，出去投奔哪里？”说毕，接了衣服首饰，磕了头起来，立在旁边，只顾揩眼泪。李瓶儿一面叫过迎春、绣春来，跪下，嘱咐道：“你两个，……也是你从小儿在我手里答应一场，我今死去，也顾不得你们了。你们衣服都是有的，不用给你们了。我给你每人这两对金裹头簪儿，两枝金花儿，做一纪念。那大丫头迎春，已是他爹收用过的，出不去了，我教你大娘房里拘管着。这小丫头绣春，我教你大娘寻家儿人家，你出身去罢，省得观眉说眼，在这屋里，教人骂没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见出样儿来了。你服侍别人，还能缘在我手里那等撒娇撒痴，好也罢歹也罢了，谁人容的你？”那绣春

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死也不出这个门。”李瓶儿道：“你看傻丫头，我死了，你在这屋里服侍谁？”绣春道：“我守着娘的灵。”李瓶儿道：“就是我的灵，供养不久，也有个烧的日子，你少不了也得出去。”绣春道：“我和迎春都答应大娘。”李瓶儿道：“这个也好了。”这绣春还不知什么，迎春听见李瓶儿嘱咐她，接了首饰，一面哭得言语说不出来。正是：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当夜李瓶儿都把各人嘱咐了。

到天明，西门庆走进房来。李瓶儿问：“买了我的棺材来了没有？”西门庆道：“从昨日就抬了板来，在前边做材哩。你若好了，情愿舍给人罢。”李瓶儿又问：“是多少银子买的？不要使那枉钱，往后不过日子吗？”西门庆道：“没多，只给了百十来两银子。”李瓶儿道：“还多了。预备下，与我放着。”那西门庆说完，前边看着做材去了。只见吴月娘和李娇儿先进房来，看见她十分沉重，便问道：“李大姐，你心里却怎样的？”李瓶儿揩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月娘也哭道：“李大姐，你有什么话儿，二娘也在这里，你和俺两个说。”李瓶儿道：“奴有什么话说，奴与娘做姊妹这几年，又没曾亏了我，真希望和娘相守到白头。不想我的命苦，先把个冤家没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这个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后，房里这两个丫头无人收留。那大丫头已是他爹收用过的，教她在娘房里服侍娘。小丫头，娘若要使唤，留下；不然，寻个单夫独妻，到小人家做媳妇儿去吧。省得教人骂没主子的奴才，也是她服侍奴一场，奴就死口眼也闭。又奶子如意儿，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着奴份上，也是她奶孩儿一场，明日娘十月已满，生下哥儿，就教

接他奶儿吧。”月娘道：“李大姐，你放宽心，都在俺两个身上。说凶得吉。你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她服侍我，绣春教她服侍二娘吧。如今二娘房里丫头不老实做活，早晚要打发出去，教绣春服侍她。奶子如意儿，既是你说她没头奔，咱家哪里占用不下她来。就是我有孩子没孩子，到明日配上个小厮，给她做房家人媳妇也好办。”李娇儿在旁也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顾虑，一切事都在俺两个身上。绣春到明日过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内服侍我，等我抬举她就是了。”李瓶儿一面叫奶子和两个丫头过来，给二人磕头。那月娘不由得流出眼泪。

不一会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她。李瓶儿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不必细记。最后李娇儿、玉楼、金莲众人都出去了，只有月娘在屋里守着她。李瓶儿悄悄向月娘哭泣，说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给他爹做个根蒂儿，不要似奴心粗，遭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就这一句话，就感触起月娘的心来。后来西门庆死了，金莲在家中住不稳了，就是想着李瓶儿临终这句话。正是：“惟有感恩并积恨，千年万载不成尘。”

正说话间，只见琴童吩咐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观请了潘法官来了。月娘一面看着，叫丫头把房收拾干净，伺候净茶净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与众妇女都藏在那边屋里听觑。不一时，只见西门庆领了那潘道士进来。只见进入角门，刚转过影壁，恰走到李瓶儿房穿廊台基下，那道士往后退了两步，似有呵叱之状。尔语数四，方才左右揭帘，进入房中。向病榻而立，运双睛，努力以慧通神目一视，仗剑手内，掐指步罡，念念有辞，早知其意。走出明间，朝外设下

香案。西门庆焚了香。这潘道士焚符，喝道：“值日神将，不来等什么！”嚥了一口法水，见一阵狂风所过，一黄巾力士显现于面前。那位神将拱立阶前，大言：“召吾神哪厢使令？”潘道士便道：“西门氏门中，李氏阴人不安，投告于我家下。汝即给我拘当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即给我擒来，毋得迟滞。”言毕，其神不见。须臾，潘道士瞑目变神，端坐于位上，据案击令牌，恰似问事之状，久久乃止。出来，西门庆让至前边卷棚内，问其所以。潘道士便说：“此位娘子，惜乎为宿世冤愆所诉于阴曹，非邪祟也，不可擒之。西门庆道：“法官，可解除得了么？”潘道士道：“冤家债主，须得本人可舍则舍之，虽阴官亦不能强。”因见西门庆礼貌虔切，便问：“娘子年命若干？”西门庆道：“属羊的，二十七岁。”潘道士道：“也好，等我给她祭祭本命星坛，看她命灯何如。”西门庆问：“几时祭？用何香纸祭物？”潘道士道：“就是今晚三更正子时，用白灰界画，建立灯坛，以黄绢围之，镇以生辰坛斗，祭以五谷枣汤，不用酒脯，只用本命灯二十七盏，上浮以华盖之仪，其余无他物。官人可斋戒青衣，坛内俯伏行礼，贫道祭之。鸡犬皆关去，不可进来打搅。”这些西门庆都一一备办停当，就不敢进入，在书房中沐浴斋戒，换了净衣。那日留应伯爵也不去了，陪潘道士吃斋馔。

到三更天气，建立灯坛完备，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灯坛，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华盖，周列十二宫辰；下首才是本命灯，共合二十七盏。——先宣念了投词。西门庆穿青衣，俯伏阶下。左右都到屏外去，再无一人在左右。灯烛荧煌，一齐点将起来。那潘道士在法座

上披下发来，仗剑，口中念念有词，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诀，蹶瑶坛。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声令下一声雷。但见：晴天星明朗灿，忽然一阵地黑天昏；卷棚四下皆垂着帘幕，须臾起一阵怪风所过。大风刮过三次，一阵冷气来，把李瓶儿二十七盏本命灯尽皆刮尽，惟有一盏复明。那潘道士明明在法座上，见一个白衣人领着两个青衣人从外进来，手里持着一纸文书，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观看，却是地府勾批，上面有三颗印信。唬得慌忙下法座来，到前唤起西门庆来，如此这般，说道：“官人，请起来罢！娘子已是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本命灯已灭，岂可再救呢？只在旦夕之间而已了。”那西门庆听了，低首无语，满眼落泪，哭泣哀告：“万望法师搭救呀！”潘道士道：“定数难逃，难以搭救了。”就要告辞。西门庆再三款留：“等天明再行吧。”潘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庙止，自然之道。”西门庆不再勉强他，遂令左右捧出布一匹，白金三两，作经衬钱。潘道士道：“贫道奉行皇天至道，对天盟誓，不敢贪受世财，取罪不便。”推让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匹，作道袍穿，就作辞而行，嘱咐西门庆：“今晚官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里去，恐祸及汝身，慎之，慎之！”言毕，送出大门，拂袖而去。西门庆回到卷棚内，看着收拾灯坛，见没救星，心中甚悲恸，坐下后，不觉眼泪出。伯爵道：“此乃各人禀性寿数。到此地位，强求不得，哥还需少要烦恼。”打四更时分，说道：哥，你也辛苦了，安歇安歇罢。我回家去，明日再来。”西门庆道：“教小厮拿灯笼送你去。”遂令来安取了灯，送伯爵出去，关上门进来。

西门庆独自一个坐在书房内，掌着一枝蜡烛，心中哀

恸，口里只长吁气，寻思道：“法官告戒我不要往房里去，我怎忍得，宁可我死了也好，也得厮守着，和她说句话儿。”于是进入房中，见李瓶儿面朝里睡。听见西门庆进来，翻过身来便道：“我的哥哥，你怎的就不进来了？”又问：“那道士点的灯怎么说？”西门庆道：“你放心，灯上不妨事。”李瓶儿道：“我的哥哥，你还哄我哩！刚才那厮领着两个人，又来在我跟前闹了一回，说道：你请法师来遣我，我已告准在阴司，决不容你。发恨而去，明日就要来拿我。”西门庆听了，两泪交流，放声大哭道：“我的姐姐，你把心儿放正着，不要理他。我真的指望和你长久相伴，谁知你又抛闪了我去了。宁教我西门庆口眼闭了，也没这般令我割肚牵肠！”那李瓶儿双手搂抱着西门庆脖子，呜呜咽咽悲哭，半日哭不出声，说道：“我的哥哥，奴承望和你并头相守，谁知奴家今日死去。趁奴不闭眼，我和你说几句话儿：你家事大，孤身无靠，又没帮手，凡事斟酌，不要只凭一冲性儿。大娘等，你也少要亏了她的。她身上不方便，早晚替你生下个根绊儿。你又居着个官，今后也少要到那里去吃酒，早些儿来家，你家事要紧。比不上有奴在，可早晚劝你。奴若死了，谁肯只顾得苦口说你？”西门庆听了，犹如刀剜心肝，哭道：“我的姐姐，你所言我知道，你不要挂念我了。我西门庆那世里绝缘短幸，今世里和你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李瓶儿又说迎春、绣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说过，到时我死了，把迎春服侍他大娘；那小丫头，他二娘已承揽。她房内无人，便教服侍二娘好了。”西门庆道：“我的姐姐，你没了的说！你死了，哪个敢分散你丫头？奶子也不打发她出去，都教她守你的灵。”李瓶儿道：“什么灵，回个神主子，

过五七儿烧了罢了。”西门庆道：“我的姐姐，你不要管她。有我西门庆在一日，就供养你一日。”两人说话之间，李瓶儿催促道：“你睡去吧，这么晚了。”西门庆道：“我不睡了，在这屋里陪着你。”李瓶儿道：“我死还早哩，这屋里秽恶，熏得你慌，别人服侍我不方便。”

西门庆不得已，吩咐丫头：“仔细看守你娘。”到后边上房里对月娘说，又详细把祭灯不济之事告诉一遍，“刚才我到她房中，我观她说话儿还伶俐。天可怜，或许能熬出来，也有可能。”月娘道：“眼眶儿也塌了，嘴唇儿也干了，耳轮儿也焦了，还好什么？也只在早晚间了。她这个病，嘴是伶俐，临断气还能说话儿。”西门庆道：“她来了咱家这几年，大大小小没曾惹过一个人，且是又好个性格儿，又不出语，你教我怎么舍得她那些儿！”提起来又哭了。月娘亦止不住落泪。

这边李瓶儿唤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里略倒倒儿。”又问道：“天有多少时分了？”奶子道：“鸡还未叫，有四更天了。”叫迎春替她铺垫了身底下草纸，抬她朝里，盖被停当，睡了。众人都熬了一夜没曾睡。老冯与王姑子都已先睡了，那边屋里锁着。迎春和绣春在面前地坪上搭着铺，那里刚睡倒，没半个时辰，正在睡思昏沉之际，梦见李瓶儿下炕来，推了迎春一推，嘱咐：“你们看家，我去也！”忽然惊醒，见桌上灯还没灭，往床上一看她，还面朝里，摸了摸，口内已无气了。不知在何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可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正是：阎王教你三更死，怎敢留人到五更。迎春慌忙推醒众人，点灯来照，果然见没了气儿，身底下流血一注。慌了手脚，赶到后边报知西门

庆。

西门庆听见李瓶儿死了，和吴月娘两步并做一步，奔到前边。揭起被，但见面容不改，体尚微温，脱然而逝，身上只着一件红绫抹胸儿。这西门庆也不顾得什么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抱着她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么抛下我去了，宁愿教我西门庆死了好。我也不能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在房里离地跳得有三尺高，大放声嚎哭。吴月娘也抹泪哭涕不止。接着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合家大小，丫环养娘，都像抬起房子来一般，哀声动地哭起来。月娘向李娇儿、孟玉楼道：“不知晚上几时死了，恰好衣服儿也不曾得穿一件在身上。”玉楼道：“娘，我摸她身上还温温儿的，也才去了不多时。咱不趁热脚儿，不替她穿上衣裳，还等什么？”月娘见西门庆搥伏在她身上，挝脸儿只顾哭，只叫：“天杀了我西门庆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过，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烦了，说道：“你看韶刀！哭两声儿，丢开手吧。一个死人身上，也没个忌讳，就脸对着脸儿哭，小心口里恶气扑着你。她没过好日子，谁过好日子来？人死如灯灭，半晌时不借。留得住她倒好！各人寿数到了，谁人不打这条路儿过？”又令李娇儿、孟玉楼：“你两个拿钥匙，那边屋里寻她装防的衣服出来，咱们看着给她穿上。”又叫：“六姐，咱两个把这头来整理整理。”西门庆又向月娘说：“多寻出两套她心爱的好衣服，给她穿上。”月娘吩咐李娇儿、玉楼：“你找她新裁的大红缎遍地锦袄儿、柳黄遍地金裙，还有她今年乔亲家去那套丁香色云绸妆花衫、翠蓝宽拖子裙，和新做的白绫

袄、黄绸子裙出来罢。”

当下迎春拿着灯，孟玉楼拿钥匙，开了床屋里门，床上第二个描金箱子里，都是新做的衣服。揭开箱盖，玉楼、李娇儿找了半日，寻出三套衣裳来，又寻出件绑衬身紫绫小袄儿，一件白绸子裙，一件大红小衣儿，和白绫女袜儿，妆花膝裤腿儿。李娇儿抱到这边屋里，给月娘瞧。月娘正与金莲灯下替她整理头髻，用四根金簪儿绾一方大鸦青手帕，旋勒停当。李娇儿问：“找双什么颜色鞋，给她穿上呢？”潘金莲道：“姐姐，她心里只爱穿那双大红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绫高底鞋儿，只穿了几回。可寻那双鞋出来，给她穿上。”吴月娘道：“不好，不能穿到阴司里，那样她得跳火坑。你把前日到她嫂子家去，穿的那双紫罗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拿出来给她穿上。”李娇儿听了，去找她盛鞋的四个小描金箱儿，约百十双鞋，翻遍了都没有。迎春说：“俺娘穿了来，只放在这里，怎么没有了？”走到厨下问绣春。绣春道：“我看见娘包放在箱坐橱里。”扯开坐橱子找，还有一大包，都是新鞋，找出来了。众人七手八脚，就收拾停当了。

西门庆率领众小厮，在大厅上收卷书画，围上帏屏。把李瓶儿用板门抬出，停于正寝，下铺锦褥，上盖纸被，安放几筵香案，点起一盏随身灯来。专派两个小厮在旁侍奉，一个打磬，一个炷纸。一面叫玳安：“快请阴阳徐先生来看时批书。”月娘打点出入殓衣服来，就把李瓶儿床房门锁了，只留炕屋，交付给丫头养娘。那冯妈妈见没了主儿，哭得三个鼻头，两个眼泪。王姑子还口里喃喃呐呐，替李瓶儿念《密多心经》、《药师经》、《解冤经》、《楞严经》和《大悲中

道神咒》，请引路王菩萨给她接引冥途。西门庆在前厅手拘着胸膛，不由得抚尸大恸，哭了又哭，把嗓子都呼哑了，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不住。

这样乱着，鸡就叫了。玳安请了徐先生来，向西门庆施礼，说道：“老爹烦恼，奶奶没了，断气在什么时候？”西门庆道：“时候不准：睡下之时已打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什么时分死了。”徐先生道：“此是第几位奶奶？”西门庆道：“乃是第六的小妾。生了个拙病，淹淹缠缠，也有些时候了。”徐先生道：“不要紧。”遂令左右掌起灯来，厅上揭开纸被观看，手掐丑更，说道：“正当五更，还属丑时断气。”西门庆即令拿来笔砚，请徐先生批书。这徐先生在灯下打开青囊，取出万年历通书来看，问了姓氏及生辰八字，批道：“已故锦衣西门夫人李氏之丧。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时，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时。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日，重丧之日，煞高一丈，向西南方而去，遇太岁煞冲迎斩之局，避本家，忌哭声，成服后无妨。入殓之时，忌龙、虎、鸡、蛇四生人，亲人不避。”吴月娘喊出玳安来，教徐先生看看黑书上，往哪方去了。这徐先生一面打开阴阳秘书观看，说道：“今日丙子日，乃是己丑时死者，上应宝瓶宫，下临齐地。前生曾在滨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怀胎母羊，今世为女人属羊。禀性柔婉，自幼阴谋之事，父母双亡，六亲无靠；先给人家作妾，受大娘子气；及至有夫主，又不相投，犯三刑六害；中年虽招贵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生子夭亡，主生气疾，肚腹流血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开封府袁指挥家为女，艰难不能度日；后耽搁至二十岁，嫁一富家，老少不对；中年享福，寿

至四十二岁，得气而终。”看毕黑书，众妇女听了都各自叹息。西门庆教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请问：“老爹，停放几时？”西门庆哭道：“热突突怎么能就打发出去呢，须放过五七才好。”徐先生道：“五七里没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里，宜择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时破土，十二日辛丑巳时安葬，合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门庆道：“也好，到十月十二日发引。”徐先生当即写殃榜，盖伏死者身上，向西门庆道：“十九日辰时大殓，一应之物老爹这里备下。”于是刚打发徐先生出了门，天已发晓。

西门庆派琴童儿骑头口到门外请花大舅，然后分班派家下人到各亲眷处报丧，又使人去衙门中请假，在家整理丧事。使玳安往狮子街取了二十桶灑纱漂白，三十桶生眼布来，教赵裁缝雇了许多裁缝，在西厢房先雇人造帷幕、帐子、桌围，及入殓衣衾缠带，各房里女人衫裙，外边小厮伙计，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裰。又兑了一百两银子，教賁四在门外店里推了三十桶魁光麻布，二百疋黄丝孝绢；一面又教搭匠在大天井内，搭五间大棚。西门庆忽然想起李瓶儿言谈举止的模样儿来，心中忽然想起忘了给她画像，叫过来保问：“那里有写真好画师？寻一个传神。我就把这件事忘了。”来保道：“旧时给咱家画围屏的韩先生，他原是宣和殿上的画士，革退在家，他画得很好。”西门庆道：“他在哪里住？快给我请来。”这来保应诺去了。西门庆熬了一夜没睡，前后又乱了一五更，心中感觉悲恸，神思恍乱，变得没好气，骂丫头，踢小厮，守着李瓶儿尸首，不由得放声哭叫。那玳安在旁，也哭得言不得语不得。

吴月娘正和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在帐子后，还有各

房里丫头及家人媳妇，看见西门庆只顾哭起来，把喉音也叫哑了，问他，给茶也不吃，只顾没好气。月娘便道：“看你唠叨的！死也死了，你无法把她哭活！哭两声，丢开手吧，只顾扯长绊儿哭起来了。三两夜没睡，头也没梳，脸也没洗，乱了这五更，黄汤辣水还没尝着，就是铁人也撑不起。把头梳了，出来吃些什么，还有点精神。”玉楼道：“他原来还没梳头洗脸哩。”月娘道：“我刚才使小厮请他到后边洗脸，他把小厮踢出来，谁敢再问他！”金莲接过来道：“刚才我劝他，你在屋里吃些什么儿，出去再哭也不迟。他倒把眼睁红了，骂我：狗彘的淫妇，管你什么事！我如今整天不教狗彘，却教谁彘哩？这么不合理的家伙，谁能和他合气。”月娘道：“热突突死了，怎么不疼？你就疼也得宽心。哪里就这般显出来。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恶气没恶气，就口对着口那样叫唤，不知什么张致。吃我说了两句：她来了三年没过一天好日子，整天教她挑水挨磨了吗？”孟玉楼道：“娘，不是这样说。李大姐倒也罢了，没什么。倒吃了他爹那么多三等九格的。”金莲道：“她没得过好日子，哪个偏享用着什么哩，都是一个跳板儿上的人。”

正说着，只见陈经济手里拿着九匹水光绢，“爹说教娘每剪手帕，剩下的给娘做裙子。”月娘收了绢，便道：“姐夫，去请你爹进来扒口子饭，他茶水还没尝着哩。”经济道：“我是不敢请他。刚才小厮请他吃饭，差些没一脚踢死了，我又惹他做什么。”月娘道：“你不请他，等我另使人请他来吃饭。”良久，叫过玳安来，说道：“你爹还没吃饭，哭这一天了，你拿上饭去，趁温先生在，陪他吃些儿。”玳安道：“请二爹和谢爹去了，等他回来时，娘这里使人拿饭上去，

用不了说他几句言语儿，料想爹就吃了饭。”月娘道：“耍贫嘴的囚根子，你是你爹肚里的蛔虫！俺这几个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么就知道他两个来才吃饭？”玳安道：“娘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儿，哪遭少了他两个？爹三钱，他也是三钱；爹二星，他也是二星。爹随便怎么着了恼，只要他到，略说两句话儿，爹就眉花眼笑的。”

说了一会儿，棋童儿请了应伯爵、谢希大二人来到。进门扑倒在灵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义的嫂子”。被金莲和玉楼骂道：“贼油嘴的囚根子，我们都是没仁义的！”二人哭毕爬起来，西门庆给他回礼。两个又哭了，说道：“哥烦恼，烦恼。”一面让到厢房内，给温秀才叙礼坐下。先是伯爵问道：“嫂子什么时候断气了？”西门庆道：“正丑时断气。”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问我，我说看阴鹭，嫂子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刚睡就做了一梦，梦见哥使大官儿来请我，说在家里吃庆官酒，教我急急来到。见哥穿着一身大红衣服，从袖中取出两根玉簪儿与我瞧，说一根折了。让我瞧了半日，对哥说：可惜了，这折了是玉的，完好的倒是硝子石。哥说两根都是玉的。俺两个正睡着，我就醒了，教我说此梦做得不好。房下见我只顾咂嘴，便问：你和谁说话？我道：你不知，等我到天明告诉你。等到天明，只见大官儿到了，戴着白，教我只顾跌脚，果然哥有孝服。”西门庆道：“我前夜也做了个梦，和你这个一样儿。梦见东京翟亲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儿，内有一根折了。我说可惜儿的，教我夜里告诉房下，不想前边断了气。好不睁眼的天，弄得我真好苦！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眼不见就罢了。到明日，一时半晌想起来，你教我怎不心

疼？平时我又没曾亏欠了人，上天为什么今日夺吾所爱！先是一个孩儿也没了，今日她又长伸脚子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什么？虽有钱过北斗，有何大用。”伯爵道：“哥，你这话就不是了。我这嫂子和你是那样夫妻，热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怎耐你偌大的家事，又担着前程，这一家大小泰山也都靠着你。你若有好歹，怎么了得！就是这些嫂子都没主儿。常言：一在三在，一亡三亡。哥，你聪明，你伶俐，何须兄弟们说。就是嫂子她青春年少，你疼不过，越不过她的情，请僧道念几卷经，大发送，葬埋在坟里，哥的心也尽了，也是嫂子一场的事，还能怎么样呢？哥，你尽管把心放开！”

当时被伯爵一席话，说的西门庆心地透彻，茅塞顿开，也不哭了。须臾，拿上茶来吃了，便唤玳安：“后边通告，拿饭来，我和你应二爹、温师父、谢爹吃。”

[艺术赏析]

这里且仅评人物。先说李瓶儿。弥留之际，李瓶儿留下了一个感人至深的美好形象。她是镇定从容地安排着后事。对服侍过她的下人们，如冯妈妈、如意儿、迎春、绣春，一一赠以钱物，胸有成竹地为她们日后的生活和处境，作了精心的安排。面对着死之将至，她反而对别人的生牵念无穷。一颗善良、慈爱的心，还依然顽强地跳动在垂死的躯体之中。难怪下人们都痛楚之极，哭得泪人儿一般。她对西门庆则是怀着深深的眷恋与爱。她与西门庆诀别时，双手搂着西门庆的脖子，倾吐肺腑之言，令西门庆感动得悲痛欲绝。由于种种原因，李瓶儿在妻妾之中冒了尖，成了他人中

伤的对象。她的善良、怯弱和与世无争，无法抵挡来自潘金莲的陷害，终于弄到母子双亡的地步。临终前她才对这种罪恶的社会环境和人情世态产生了深深的恨。

再说西门庆。他对李瓶儿有着深沉的爱恋，在李瓶儿临死诀别之际，他对她发出了出自内心的痛惜。他不听潘道士“祸及汝身”的警告，陪着即将死去的李瓶儿，放声大哭道：“我西门庆哪世里绝缘短幸，今世里与你夫妻不到头。疼杀我也，天杀我也。”李瓶儿死了，西门庆“在房里离地跳得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后来又是一哭再哭，痛不欲生。这并不是虚情假意，也不像他小厮玳安所说的，是疼钱而不是疼人。西门庆当初娶李瓶儿时，确实不仅看中了她的姿色，亦看中了她的钱。但此时钱早已到手，不会因李瓶儿死而蒙受损失。应该说，此时的西门庆疼的是人而不是钱。

对于李瓶儿之死，西门庆三次大哭。

第一次，是在刚听到李瓶儿死的时候，西门庆“两步做一步，奔到前边”，使我们如感其急促之情，闻其奔跑之声，见其慌张的身影。接着他揭起被子所见到的刚断气的李瓶儿：“面容不改，体尚微温，脱然而逝，身上只着一件红绫抹胸儿”，使人们不能不引起对死者的深切同情。作者再写“西门庆也不顾得甚么身底下血渍，两只手抱着她香腮亲着，口口声声只叫‘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

第二次，是在用门板将李瓶儿的尸体抬出房间后。“西门庆在前厅，手拘着胸膛，由不的抚尸大恸，哭了又哭，把

声都呼哑了，口口声声只叫‘我的好性儿有仁义的姐姐’不住。”我们不仅仿佛亲眼看到了他那胸中难以抑制的积愤和悲伤，而且犹如亲耳听到了他那嘶哑的阵阵哭声和呼叫声。

第三次，是在请来阴阳先生，又向各亲眷处报丧之后。“西门庆熬了一夜没睡的人，前后又乱了一五更，心中感着了悲恸，神思恍惚，只是没好气，骂丫头、踢小厮，守着李瓶儿尸首，由不的放声哭叫。”

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西门庆第一次大哭，表现了他刚听到李瓶儿死讯之后的震惊和悲痛。第二次大哭，便进一步反映了他胸中的积愤和伤心。第三次大哭，则更深一层地说明他由于悲恸过度而造成的烦躁和迁怒于丫头、小厮的主子性格。

再说吴月娘。当西门庆第一次大哭时，“月娘因见西门庆搥伏在他身上，搥脸儿那等哭，又叫：‘天杀了我西门庆了！姐姐，你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没过，都是我坑陷了你了！’月娘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烦了，说道：‘你看韶刀，哭两声儿丢开手罢了。留得住她倒好！各人寿数到了，谁人不打这条路儿来？’”吴月娘对西门庆既是抱怨又关怀。她抱怨的是西门庆不必那样偏爱李瓶儿，关怀的是西门庆作为自己的丈夫不要伤了自己的身子。“她没过好日子，谁过好日子来？”这话更发人深思。它反映了在一夫多妻制之下，妻妾之间必然矛盾重重，受害的不只是哪一个人。所谓“各人寿数到了”云云，这既是对西门庆的热诚开导，又完全切合吴月娘信佛的那种宿命心理。

再说潘金莲。她对李瓶儿之死是幸灾乐祸的。在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等一起忙着给已死的李瓶儿穿

衣服的当儿，西门庆要“多寻出两套她心爱的好衣服，让她穿了去”。李娇儿因问：“寻双什么颜色鞋给她穿了去？”潘金莲道：“姐姐，他心里只爱穿那双大红遍地金鸚鵡摘桃白绫高底鞋儿，只穿了没多两遭儿。倒寻那双鞋出来给她穿了去罢。”吴月娘道：“不好，倒没的穿上阴司里，好教她跳火坑。你把前日门外往她嫂子家去穿的那双紫罗遍地金高底鞋，也是扣的鸚鵡摘桃鞋，寻出来给她装绑了去罢。”旧时迷信说法，死人忌穿红鞋，这一点凭潘金莲的见识，她不会不知道。然而她却借口李瓶儿平时爱穿那双鞋，妄图叫她穿着到阴间跳火坑去。由此可见潘金莲是何等的阴蔽而狠毒。

潘金莲对于西门庆的伤心痛哭，自然免不了也要劝导几句。潘金莲在与吴月娘、孟玉楼之间的闲谈中，说道：“你还没见，头里进他屋里寻衣裳，教我是不是，倒好意说他：都相恁一个死了，你恁般起来，把骨秃肉儿也没了。你在屋里吃些甚么儿，出去再乱也不迟。他倒把眼睁红了的，骂我：狗攮的淫妇管你甚么事！我如今镇日不教狗攮，却教谁攮哩？恁不合理的行货子，只说人和他合气。”她的老辣、豪爽、忌恨、无耻讨欢的性格，全部暴露无遗。

同样是对李瓶儿的死和西门庆的哭，孟玉楼的态度和性格表现，又与吴月娘、潘金莲别具一格。她在吴月娘、潘金莲面前说：“李大姐倒也罢了，没甚么。倒吃了他爹恁三等九格的。”这说明，对于她来说，既没有潘金莲那种强烈忌恨，也不像吴月娘那样热忱关切。她内心不满，并且足以在某种程度上迎合吴月娘、潘金莲的，只是她也反对西门庆在众妻妾之间分成“三等九格”。她既不满于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偏爱，更不满于西门庆对她本人的冷落，表现出她们受一

夫妻制的危害虽则同一，而各个人的思想性格却迥然有别。

通过李瓶儿之死，我们还可以从更为广阔的方面看到其中人物的各自脸谱。如请来给李瓶儿看阴阳批书的徐先生，西门庆请他批书，他“批将下来：‘已故锦衣西门夫人李氏之丧……’”按照封建礼教，正妻才能称夫人，李瓶儿不过是个妾，正室夫人吴月娘还健在，这种批法不通。这位徐先生对西门庆厚爱李瓶儿事情的了解和这样不顾道理的批法，把他的那种逢迎者的奸狡和无耻的嘴脸，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来了。

正当西门庆为李瓶儿之死悲恸得茶不饮、饭不吃，吴月娘为此而犯愁之际，小厮请来了应伯爵。应伯爵“进门扑倒灵前地下，哭了半日”，又胡诌他梦见西门庆折了玉簪儿，引出西门庆伤感地说：“……平时我又没曾亏欠了人，天何今日夺吾所爱之甚也！先是一个孩儿也没了，今日他又长伸脚子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虽有钱过北斗，成何大用！”伯爵道：“哥，你这话就不是了。我这嫂子与你是那样夫妻，热突突死了，怎的心不疼！……哥，你且把心放开！”经应伯爵这一席话，西门庆就再“也不哭了。须臾，拿上茶来吃了，便唤玳安：‘后边说去，看饭来，我与你应二爹、温师父、谢爹吃。’”应伯爵这一席话，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效果呢？它好就好在：一方面语言形象生动，句句说到了西门庆的心坎里，目的虽在开导他：“你这话就不是了”，而所用的语言却尽是阿谀奉迎，恣意吹捧。如肯定他为李瓶儿“热突突死了，怎的不心疼”，“你聪明，你伶俐，何消兄弟每说！”为他出谋划策，给他指出一条自我安慰的途径：“令

僧道念几卷经，大发送，葬埋在坟里，哥的心也尽了。”另一方面，又使应伯爵句句“逼真帮闲，骨相俱出”，活生生地体现出他的性格特色——既能迎合主子心理，献媚讨好，又能针对主子所需，殷勤献策，为主子消愁解闷。“令僧道念几卷经，大发送”，就算“哥的心也尽了，也是嫂子一场的事，再还要怎样的？！”这话语，是多么恳切！这口气，又是多么轻飘飘的！它把应伯爵这个帮闲所道破的、西门庆所欣然奉行的那虚伪透顶的世道人心，刻画得多么淋漓尽致。

西门庆赏雪说人情

[故事节录]

转眼过了二十，西门庆请众道为李瓶儿诵念了经文。第二天，西门庆起来，见天阴沉沉的，飘飘洒洒下起雪来，便叫来安请了应伯爵来，一同在花园藏春阁书房里坐。书房里早烧下地炉暖炕，屋中又放着黄铜火盆，门上垂放着暖帘。明间里摆着夹竹桃，各色菊花，清清瘦竹，翠翠幽兰。里间是笔砚瓶梅，琴书潇洒。

不一会儿，应伯爵头戴毡帽，身穿绿绒袄子，脚穿一双旧皂靴，掀帘子进来。西门庆说：“你今日怎么这样穿着？”伯爵说：“外面飘雪花哩，天还有点儿冷。哥今日怎起得这样早？”西门庆说：“你知道，这一阵子哪有心闲的时候！自从发送了你嫂子出去，又迎接黄太尉，念经。今早又记挂着拆棚，二十四日又要打发韩伙计和来保到松江贩布，着崔本往湖州去买绸子去。丧事劳费了人，亲朋罢了，士大夫官

员，不上门谢谢孝，礼也过不去。”正说着，只见画童拿了兩杯酥油白糖熬的牛奶。伯爵取过一杯，说：“好东西，滚热！”喝了一口，香甜美味，几口就没了。一会儿，雪下得大了。西门庆让请了温秀才来，一同在书房中赏雪。

西门庆让把桌儿揩抹净了，拿上酒菜来。这时只见有人在暖帘儿外探头儿。西门庆问是谁，管书房的小厮王经说是郑春。西门庆叫他进来，那郑春手中拿着两个盒，举得高高的，跪在面前，上头又搁放着一个描金方盒儿。西门庆问：“你盒儿中是什么？”郑春说：“小的姐姐爱月，知道爹连日辛苦，送两盒儿茶食儿来给爹尝尝。”说着揭开盒儿盖：一盒儿果馅顶皮酥，一盒酥油泡螺儿。郑春又说：“这泡螺儿是月姐亲手拣的，知道爹好吃，特拿来孝顺爹。”西门庆还没吃，伯爵就先拿了一个放在口内，又捏一个递与温秀才，说：“老先生你也尝尝！吃了入口而化，牙老重生。”西门庆又问：“那小盒儿里是什么？”郑春悄悄说：“是月姐捎给爹的东西。”西门庆把盒子放在膝盖儿上揭开，才要看，早被应伯爵一手抓过去，打开一看，是一方红绫汗巾儿，里面裹着一包亲口嗑的瓜籽仁儿。伯爵把汗巾儿丢给西门庆，把瓜籽仁儿两把填在口里吃了。等西门庆用手夺时，还只剩下一点点儿，就骂道：“怪狗才，你害了馋痨馋痞！留些儿我尝尝，也不枉了人家一片心。”一面把汗巾儿收入袖中，吩咐王经把盒儿拿到后边去。

三人正吃酒，玳安来说：“李智、黄四把借的银子送来了。”西门庆叫陈经济出去收兑。一会儿，陈经济走来说：“银子已兑足一千两，交后边大娘收了。黄四还要爹出去说句话，说有件事儿要央烦爹。”西门庆走到厅上，那黄四磕

头说：“银子一千两，姐夫收了，余下的下次还清。小人有一件事儿央求老爹。”说着哭了。西门庆拉他起来说：“到底什么事，你说与我听。”黄四道：“小的岳父孙清，搭了个伙计冯二，一起到东昌府贩棉花。这冯二有个儿子叫冯淮，不守本分，时常锁了门出去胡混。那日，岳父的棉花少了两大包，就把他说了两句，冯二将他儿子打了两下。他儿子就和俺小舅子孙文相打了起来，把孙文相的牙打落了一个，他自己的头也磕伤了，后来被人解劝开了。不想他儿子回家后，半月后因破伤风死了。冯淮丈人是河西有名的土豪白五，外号叫白千金，平常专给强盗做窝主。白五教唆冯二写了状子，在巡按衙门告下来，批转兵备府雷老爹处置。雷老爹又伺候皇船，没有空闲，又批转本府童推官过问。白家在童推官处使钱送礼，让邻见的人供状作证，说小人丈人在旁喝彩叫好来。如今童推官使人提了俺丈人和孙文相，监在东昌府。因此求老爹可怜，写封书信给雷老爹说个人情。他两人打架确实与小人丈人无关，又是过后身死。再说他父亲冯二先打了他，怎么就赖孙文相一人身上？”西门庆说：“雷兵备前日在我这里吃酒，只见过一面，人不十分熟，我怎好给他写信？”黄四听了，又跪下苦苦哀求，说：“老爹若不可怜，小的丈人父子两个就都活不成了。”西门庆沉吟了一会儿，道：“这样吧，我托钞关的钱老爹和他说说去。钱老爹和雷老爹是同学，又是同年进士。”黄四见说，向袖中取出一百石白米帖儿递给西门庆，腰里又取出两封银子来。西门庆道：“我要你这钱做什么。事成后我买礼谢他就是了。”

正说着，应伯爵从角门首出来，说：“哥别去替黄四哥说人情，他闲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昨日哥这里念经，不

送茶，也不来走走，今日还来让说人情！”黄四听说，忙上前作揖道：“好二叔，你哪里知道，为这件事我奔走了半个月，哪得闲！昨日又去府里取银子，今日一来交银子，就便央求老爹救俺丈人。老爹不肯收这礼物，是不是不肯照顾小人？”伯爵看见一百两雪花银子放在面前，就问：“哥，你替他去说说不说？”西门庆说：“我和雷兵备不熟，想央求钞关的钱主政钱老爹替他去说说看，又收他礼做什么？”伯爵道：“他来说人情，哥你也不能倒赔着礼去谢人，你依我收下。黄四哥你听着，若说下人情，也是你岳父和小舅子的福分。你老爹也不稀罕你这点儿钱，你在院里大大摆一席酒，请俺们玩耍一日就是了。”黄四道：“二叔，你老人家费心。小人摆一席酒不用说，还叫俺丈人买了礼来磕头酬谢你老人家。不瞒你说，如今等着救命，望老爹今日写了书，差下人，明早我同他走一遭儿。”西门庆于是收下礼物，回到书房让温秀才修了书，叫玳安明日同黄四同去。黄四千恩万谢，到后边讨了装钱搭裢去了。

西门庆打发黄四走后，看门外那雪，纷纷扬扬，就如风飘柳絮、雨打梨花一般。于是，他让王经另打开一坛双料麻姑酒，与应伯爵、温秀才、陈经济饮酒行令，让郑春在旁弹箏唱曲儿。饮了多时，陈经济先走了，温秀才不胜酒力先歇去了，应伯爵也起身告辞，临走还用纸包了几个衣梅和泡螺。第二天，西门庆打发玳安往钱主政家下书。从衙门回来，又到对门铺子里看着兑银、打包、写账。二十四日打发韩伙计、崔本还有荣海、胡秀并来保五人，往南边去贩货。看看过了二十五六，玳安下书回来说：“钱老爹见了爹的帖子，立即写了书给东昌府兵备道雷老爹。雷老爹从童推官那

里把犯人提上去，重新问断，连他家儿子孙文相都开免出来，只让他家出了十两银子的丧葬钱，问了个不吃紧的罪名。”西门庆看了欢喜，问：“黄四的舅子现在在哪里？”玳安道：“他们开脱出来，都往家里去了。明日和黄四一起来给爹磕头。”

第二天，黄四领他小舅子孙文相，宰了一口猪，一坛酒，两只烧鹅，四只烧鸡，两盒果子，抬来拜谢西门庆。初五日，伯爵领着黄四的家人来下帖儿，初六日在院中郑爱月儿家置酒席，请西门庆。西门庆看了帖儿，笑问还有谁，伯爵道：“没别人，只请了我和李三相陪哥，又叫了四个女儿唱《西厢记》。”西门庆应允了。

[艺术赏析]

鲁迅说过，世间有权门，就会有帮凶，也一定会有帮闲。古代的通俗文艺，尤其是戏剧中，艺术家们早就把许多帮闲者的形象搬上了舞台，那些保护花花公子的师爷和一味仗势欺人的家丁之类角色，早已成了大众喜闻乐见的性格类型形象。然而，真正有血有肉的帮闲的形象，则是《金瓶梅》中所塑造的应伯爵之流。

《金瓶梅》中“西门庆赏雪说人情”这一节，在刻画西门庆和应伯爵二人的形象上甚是成功，具有典型意义。

西门庆的一妻六妾中，他最喜欢李瓶儿，李瓶儿之死，触动了西门庆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这个一向视女人为玩物、为纵欲工具的西门大官人，竟然为李瓶儿之死伤心落泪，并请道众为李瓶儿诵念经文，超度升天。然而，西门庆并非痴情汉，一俟事去，便开始寻欢作乐。为显示他做官后

的雅致，一身铜臭味的他也附庸风雅，故作斯文地来个倚门赏雪。

帮闲之尤应伯爵，作为西门庆的拜把子哥们，酒肉朋友和狗头军师，自然不会错过这种机会。本段故事中对应伯爵的言行描写和性格刻画，可以说是一针见血、栩栩如生。与《红楼梦》中贾府的清客们的格调相比，应伯爵人格的低贱暴露无遗，且不说他帮衬贴食、打诨插科、拍马逢迎之贱行，更不用说他下跪宠妓，自讨耳光，山洞戏春娇，隔花戏金钏之流氓行径，单单他鲸吸酥油奶茶的喝相和抢吃酥油泡螺以及临走顺手牵羊的举止，就把他的人格低贱、毫无斯文表现得淋漓尽致了。

本段故事中对西门庆说人情收礼钱的描写也相当妙。商界中人西门庆，颇稔熟官场情况，他知道官官相护，也善于利用关系。所以，当他接受黄四的礼金后，便修书给钱老爹，托他去活动说情，果然，钱老爹给西门大官人一个面子，不仅开免了黄四的岳父和小舅子，并且只出了十两银子的丧葬钱，只给了一个不吃紧的罪名。一件大事，西门庆从中圆通，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西门庆之地位和影响，可想而知。

文中叙写西门庆收礼的情节生动诙谐。西门庆是金钱至上的商人，见钱就收是他的本性，可这一次，他却推让礼谦起来，一副仗义英雄的模样，“我要你这钱做什么，事成后我买礼谢他就是了。”真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的逼真刻画。后来，又是帮闲应伯爵，只一句“他来说人情，哥你也不能倒陪着礼去谢人，你依我收下。”西门庆也便心安理得地收下礼物。应伯爵哪是省油的灯，趁机也贴上一顿食，让

黄四大大摆了一席酒，玩耍一日，作为回报。

生活塑造着性格，帮闲生产着无耻。本段故事对西门庆和应伯爵的刻画，正是对此恰如其分的注脚。

西门庆淫乱亡命

[故事节录]

眼看进了腊月，夏提刑在京找了房子，要搬家眷去，西门庆叫贲四跟了去，一路照应。新来的何老爹花一千二百两银子买下了夏提刑宅院，也从东京迁了娘子蓝氏一行二十余口，西门庆也差人帮忙探视。到二十七日，西门庆打发给各家送礼：应伯爵、谢希大、常时节、傅伙计、甘伙计、韩道国、贲第传、崔本，每家半口猪，半只羊，一坛酒，一包米，一两银子；院中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每人一套衣服，三两银子。吴月娘又给庵里薛姑子施斋，叫来安送香油、米面、银钱去。

年除夕，西门庆烧了纸，又到李瓶儿灵前祭奠。祭完，在后堂摆上酒菜，全家大小欢乐饮宴。手下家人小厮、丫头媳妇都来磕头。西门庆和吴月娘拿了手帕、汗巾、银钱赏赐众人。正月初一元旦，西门庆早起穿戴整齐，天地前烧了纸，吃了点心，骑马往各处官府贺节去了。月娘与众人早起来，搽脂扑粉，插花戴翠，锦裙绣袄，罗袜弓鞋，打扮得妖娆喜人。家里人都来月娘房里拜节行礼。一连几日，来拜节者不计其数。

正月十二日，西门庆家中请各女眷饮酒赏灯，并约下吴

大舅、应伯爵、谢希大、常时节四人，晚夕来卷棚内赏灯饮酒。这天，周守备娘子有眼病不能来，荆统治娘子、张团练娘子、云指挥娘子，还有乔亲家母、崔亲家母、吴大姨、孟大姨都先到了。晌午间，招宣府林太太、何千户娘子蓝氏也乘轿到了。这蓝氏约二十年纪，生得长挑儿身材，身穿大红通袖五彩妆花四兽麒麟袍儿，系着金镶碧玉带，下衬着花锦蓝裙；发上凤翘双插，顶上珠翠满头，真似天女下界一般。西门庆见了心摇目荡，惊叹不已。吴月娘陪众女眷室客宴饮说笑，堂下吹打弹唱。

明月不常圆，彩云容易散。西门庆连日劳碌，争名夺利，酒色过度，已染病在身。晚夕吴大舅、应伯爵来坐，西门庆自觉劳倦，就伏在席上鼾鼾地打起瞌睡。伯爵行令猜枚，又叫洪四儿和郑爱月弹唱，吴银儿与李桂姐递酒，西门庆只是没精神。女眷们陆续离去，到二更时，吴大舅等也告辞回家。西门庆吩咐李铭：“我十五日要请你周爷和你荆爷、何老爹众位，你早替我叫下四个唱的，不要误了。”李铭答应下去。

第二天，西门庆偷偷到王六儿家吃酒，一觉睡到三更才起来。王六儿又陪西门庆饮了十来杯，不觉醉了上来。西门庆来家，到潘金莲屋歇下。这妇人见西门庆醉了回来，又由着性儿折腾了一番。到次日清早，西门庆起来梳头，忽然一阵昏晕，往前一头栽去。春梅双手扶住，没有跌倒。在椅子上坐了半日，才回过神来。金莲忙问：“只怕你昨晚吃酒多了，肚里空虚。”并叫秋菊后边取粥来。月娘从后边听说了，慌得赶快一面吩咐雪娥快熬粥，一面赶到金莲房中看视。见西门庆坐在椅子上，问道：“你今日怎么头晕？”西门庆道：

“我也不知怎么的，就头晕起来。”金莲道：“幸亏我和春梅扶住，要不跌下去还了得哩！”月娘叫如意儿挤了奶来，叫西门庆吃了药，又吃了半碗粥，起身要往前边厅上去。刚走到花园角门首，只觉眼黑，身子晃晃荡荡，做不得主儿，只要倒下，春梅又扶回金莲屋里。月娘道：“就在屋里歇两日吧，衙门的事和请客的事，等你好些再料理。想吃什么，我到后边做了来给你吃。”

月娘到后边，又审问金莲，金莲只说西门庆很晚醉了回来，别的事只字不提。月娘又逼问玳安和琴童，才把西门庆近两天私通林太太和王六儿的事说了。金莲捉住了理，当着月娘的面把林太太、王六儿骂了个狗血喷头。中午，月娘叫雪娥做了些水饺儿，西门庆只吃了三四个。西门庆指望歇一两日就好些，谁知过了一夜，第二天病反倒重了，下部不便处肿胀得像个匣子，撒尿如刀割一样疼痛难挨，并有红瘰痘斑。月娘要去请太医，西门庆不让去，道：“我不碍事，过两日就好了。”躺在床上没好气。

应伯爵听说，同了谢希大、常时节来看望，劝了些话走了。后晌儿，李桂姐、吴银儿又拿了礼盒来看。月娘见西门庆不好，就使棋童请了胡太医来。胡太医看了脉，说是下部蕴毒。取药来吃了，病如石沉大海，反倒便不出尿来了。月娘又急请何老人儿子何春泉来看，说是便毒。开药来吃了，也不济事，病情有增无减。第二天，何千户来看，先使人来告诉。月娘说：“何大人要来看你，这里偏窄，我扶你到后边去吧。”西门庆点头儿。于是月娘替他穿上暖衣，和金莲一起搀扶着，往后边上房明间炕上安置坐下。不一会儿，何千户到了。何千户问了病情，说道：“我一位相识叫刘橘斋，

现住在我家里，是看疮毒的好手，我让他来给长官看看。”又道：“长官，你耐心养病，衙门中的事由下官料理。”西门庆道：“有劳长官费心了。”何千户告辞出去，西门庆便差人随何千户请了刘橘斋来。这刘先生看了脉，又给西门庆上了药，又开了药方。西门庆吃了一付药，没有动静。到晚上吃了第二付药，遍身疼痛，喊叫了一夜。到五更时分，那不便处胀破，流了一滩鲜血，又流黄水不止。月娘见请医吃药不见效，又叫琴童把吴神仙请来。吴神仙看了面容脉相，也说难以治疗。月娘见求医问神都有凶无吉，心中慌乱。晚上，在院中焚香跪拜，对天许下心愿说，丈夫要是好了，要往泰安州顶上给娘娘进香挂袍三年。孟玉楼也许下心愿，要逢七拜斗。只有金莲和李娇儿，没许心愿。

西门庆自觉身体沉重，危在旦夕，见月娘不在跟前，一手拉着潘金莲，满眼落泪道：“我死后，你姐妹们好好守着我的灵，不要失散了。”金莲悲哭道：“只怕人不肯容我。”西门庆道：“等她来了，我给她说。”一会儿，月娘进来，见他们落泪，就说：“我的哥哥，你有什么话，也对我说几句，也是你我做夫妻一场。”西门庆哽咽道：“我觉得我的病不好治了。有两句话和你说：我死后，你若生下一男半女，你姊妹好好看待着，一处居住，不要失散了惹人笑话。”又指着金莲说：“六儿从前的事，你就担待她吧。”月娘听了，脸上滚下泪珠，放声大哭起来。

西门庆又叫唤了陈经济来，说道：“姐夫，我养儿靠儿，无儿靠婿，你就如我的亲儿子一样。我若有个三长两短，你发送我入了土。好歹一家一计，帮扶着你娘们过日子，不要叫人笑话。”又吩咐说：“我死后，缎子铺是五万两银子本

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的本利，都还给他。让傅伙计把货卖一宗交一宗，卖完不要再开了。吴二舅绒线铺是五千两，都把货物卖尽了收到家里来。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没算，要了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吧。印子铺占用银子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到南边贩货四千两。开了河你早去接船，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们盘缠。……”说完，哽哽咽咽的哭了。陈经济道：“爹嘱咐，儿子都知道了。”不一会儿，傅伙计、甘伙计、吴二舅、贲四、崔本都进来看望问安。西门庆一一都吩咐了一遍。一日来看的人很多，见西门庆不好的沉重，都叹气而去。

月娘痴心，只指望西门庆病有好转，谁知过了两日，到了正月二十一日五更时分，西门庆昏迷不醒，喉咙里发声如牛吼一样，喘息了半夜，挨到天将明的时候，竟断气身亡。这个“富而多诈奸邪辈，压善欺良酒色徒”的西门大官人，三十三岁就呜呼哀哉了。

[艺术赏析]

《金瓶梅》人物世界中的男男女女，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酒色财气”的欲潭中翻滚，步履艰难地走完了各自苦涩的人生之路。

西门庆之死，是他长期纵欲过度的必然结果。作为书中的生活“强者”，他在官场和商场天马行空般地游走自如，一副志得意满之态。在情场上，西门庆更是将其发展到极致。虽然家里有了一妻六妾，他还经常去嫖妓；并陆续奸淫了不少婢女与手下人的妻子：春梅、迎春、兰香、如意儿、

来旺妻、韩道国妻、贲地传妻……淫欲无度，身体不支。但他却不思悔改，在生命的最后两个月，又姘上了义子王三官的守寡母亲林太太。心里还想着义子王三官那灯人儿一样美丽的媳妇。在奸淫新人时，对旧人还一一不放过。见到同僚何千户的娘子，又目摇心荡，“未曾体交，精魄先失”，不能自己，马上把新来仆人的妻子蕙元来解馋……其手段之多样和无耻，令人咋舌：或豪夺巧取，或嫖妓淫乱，或另置外室。对婢女丫环则“收用”，对阔阔女性则“偷情”，对下人的妻子则不择时间地点，随时奸淫。除此而外，他还无耻地玩男色，强迫和利诱一些男性艺人、男仆供他玩乐。总之，无论对妻妾奴仆，还是外室、妓女，西门庆都对她们极尽蹂躏摧残之能事。不仅不分日夜地奸淫她们，为了疯狂泄欲，还购制和设计制作了许多淫药、淫具。在奸淫她们的过程中，要她们作无耻之事，使她们备受摧残，非常痛苦。甚至强迫她们说最卑屈的话，以宣泄个人淫欲；强迫她们裸着身子下跪，用鞭子抽她们，用香烧炙她们，以满足他的占有欲和虐待癖。最为令人发指的是，当西门庆在情欲场上的疯狂行为达到极点时，他连妇女的月经期也不放过……

在《金瓶梅》中，我们看到，随着西门庆财富的增加，权势的膨胀，不仅使他能无休止地去占有女人和纵欲，也使他在情欲场上的贪欲与日俱增。他自己竟是这样认为：“咱闻那佛祖西天，也只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就使强奸了嫦娥……也不减我泼天富贵。”毫无疑问，在这里，权势和财富，成了纵欲的基础。那些媒婆、钨儿、拉皮条的，正是因为这两样而去奉承西门庆，那些被西门庆蹂躏的女子，也多因此而受他的诱

骗，出卖了自己的自由和贞操。

从现象看，西门庆在他人生的所有重要战场（商场、官场和情场）上，都所得甚多，似乎真是生活的“强者”。他曾踌躇满志，自道：“在下……也有几万产业，忝居武职，交游世辈……也有五六房（妻妾），去年第六房贱内，生下孩子，咱万事也是足了！”然而，他终于未能永远占有这一切。当他在走着“成功”之路时，也就播下了败亡的种子。就在他进入官场最得意的时候，他最珍爱贵重的独生儿子官哥儿夭折了，他最宠爱的李瓶儿病死了。而就在他最恣意妄为于情场的时候，死亡也如影随形，结果，终因酒色过度，油干灯灭。

二、塑造陈经济艺术形象 的故事情节赏析

陈经济因鞋戏金莲

[故事节录]

宋惠莲死后，潘金莲百般称快。时值酷暑，西门庆在花园中散发披襟避暑，与妻妾在凉亭饮酒、玩耍。众人散去，西门庆与潘金莲在葡萄架下纵淫。次日，潘金莲才发现少了一只红绣鞋。

一日，西门庆到外边去了。妇人约吃饭时起来，换睡鞋，寻昨日脚上穿的那一双红鞋，左来右去少一只，问春

梅。春梅说：“昨日我和爹搀扶着娘进来，秋菊抱娘的铺盖来。”妇人叫了秋菊来问。秋菊道：“我昨日没见娘穿着鞋进来。”妇人道：“看你胡说！我没穿鞋进来，莫不是我光着脚进来了。”秋菊道：“娘，你穿着鞋，怎么屋里没有？”妇人骂道：“贼奴才，还装傻儿！反正只在这屋里，你替我老实寻找。”这秋菊三间屋里，床上床下，到处寻了一遍，哪里能找到那只鞋。妇人道：“肯定我这屋里有鬼，拿了我这只鞋去了。连我脚上穿的鞋也不见了，要你这奴才在屋里做什么？”秋菊道：“倒只怕娘忘记落在花园里，未曾穿进来。”妇人道：“敢是昏了！我鞋穿在脚上没穿在脚上，我不知道。”叫春梅：“你跟着这贼奴才，到花园里寻去。寻出来还好。若寻不出我的鞋来，教她在院子里顶着石头跪着。”这春梅真个去了，花园到处，及葡萄架跟前，寻了一遍儿，哪里能找来，再有一只也没了。正是：都被六丁收拾去，芦花明月竟难寻。寻了一遍儿回来，春梅骂道：“奴才，你媒人婆迷了路，没的说了！王妈妈卖了磨，推不得了！”秋菊道：“什么人偷了娘的这只鞋去了？我没曾见娘穿进屋里去，肯定是你昨日开花园门，让哪个拾了娘的鞋去了？”被春梅一口唾沫啐了去，骂道：“贼见鬼的奴才，又搅缠起我来了！六娘叫门，我不替她开？一会儿就放进人来了。你抱着娘的铺盖，就不经心瞧瞧，还敢要嘴。”一面推她到屋里，回妇人说没有鞋。妇人教她院子里跪着。秋菊把脸哭丧下水来说：“等我再往花园里寻一遍，寻不着随娘打罢。”春梅道：“娘不要信她。花园里地扫得干干净净的，就是针也寻出来，哪里能找出鞋来！”秋菊道：“要是我寻不出来，教娘打就是了。你在旁插什么嘴？”妇人对春梅道：“算了，你跟着她这

奴才，看她哪里寻去。”

这春梅又让她在花园山子底下各雪洞儿、花池边、松墙下，寻了一遍，没有。她也慌了，被春梅打了两个耳刮子，就拉回来见妇人。秋菊道：“还有那个雪洞里没寻哩。”春梅道：“那里藏春坞是爹的暖房儿，娘这一向又没到那里。我看你去，寻不出来，我和你没完。”于是让她到藏春坞雪洞内。正面是张坐床，旁边香几上都找了，没有，又到书篋内寻。春梅道：“这书篋内都是他的拜帖子，娘的鞋怎么到这里？你磨时捱工夫儿，翻的乱腾腾的，惹他看见又是一场儿，你这歪刺骨可死成了。”良久，只见秋菊说道：“这不是娘的鞋！在一个纸包内，裹着些棒儿香、排草。”取出来给春梅瞧，“这不有了娘的鞋？刚才还挑唆打我。”春梅看见，果是一只大红平底鞋儿，说道：“是娘的怎么能到这书篋内？好蹊跷的事！”于是走来见妇人。妇人问：“有了我的鞋，肯定在那里？”春梅道：“在藏春坞，爹暖房书篋内找到的，和一些拜帖子纸、排草、安息香，包在一处。”妇人拿在手内，取过她的那只鞋来一比，都是大红四季花嵌八宝缎子白绫平底绣花鞋儿，绿提根儿，蓝口金儿。只有鞋上锁线儿不一样：一只是纱绿锁线儿，一只是翠蓝锁线，不仔细认不出来。妇人穿在脚上试了试，寻出来这一只比旧鞋略紧些，方知是来旺儿媳妇子的鞋，“不知几时给了贼强人，不敢拿到屋里，悄悄藏放在那里，不想又被奴才翻将出来。”看了一回，说道：“这鞋不是我的鞋。奴才，快给我跪着去！”吩咐春梅：“拿块石头给她顶着。”那秋菊哭起来，说道：“不是娘的鞋是谁的鞋？我已替娘寻出鞋来，还要打我。要是还寻不出来，不知会怎么打我哩！”妇人骂道：“贼奴才，不要贫

嘴！”春梅一面掇了块大石头顶在她头上。那时妇人另换了一双鞋穿在脚上，嫌房里热，吩咐春梅把妆台放在玩花楼上，在那里梳头去。梳了头要打秋菊。

陈经济早晨从铺子里进来寻衣服，走到花园角门。小铁棍儿在那里正玩着，见陈经济手里拿着一副银网巾圈儿，便问：“姑夫，你拿的什么？给了我玩吧。”经济道：“这是人家当的网巾圈儿，来赎，我寻出来给他。”那小猴子笑嘻嘻道：“姑夫，你给了我让我耍罢，我换给你件好物件儿。”经济道：“傻孩子，这是人家当的。你要，我另寻一副儿给你耍。你有甚么好物件，拿来我瞧。”那猴子便从腰里掏出一只红绣花鞋儿与经济看。经济便问：“是哪里的？”那猴子笑嘻嘻道：“姑夫，我对你说了吧，我昨日在花园里玩，看见俺爹抱着俺五娘两只腿在葡萄架儿底下。后俺爹进去了，我跟俺春梅姑姑要果子，在葡萄架底下拾了这只鞋。”经济接在手里，曲似天边新月，红如退瓣莲花，拿在掌中恰好三寸，就知是金莲脚上之物，便道：“你给了我，明日另寻一对好圈儿给你耍。”猴子道：“姑夫你休哄我，我明日就问你耍了。”经济道：“我不哄你。”那猴子一面笑的跑了。

这陈经济把鞋褪在袖中，自己寻思：“我几次戏她，她口儿且是活。说到中间，又溜了。不想天借其便，此鞋落在我手里。今日我着实撩逗她一番，不怕她不上帐儿。”正是：时人不用穿针线，那得工夫送巧来。经济兜着鞋，直往潘金莲房来，转过影壁，只见秋菊跪在院内，便戏道：“小大姐，为什么来投充了新军，又掇起石头来了？”金莲在楼上听见，便叫春梅问道：“是谁说她掇起石头来了？肯定这奴才没顶着。”春梅道：“是姐夫来了。秋菊顶着石头哩。”妇人便叫：

“陈姐夫，楼上没人，你上来吧。”这小伙儿忙扒步撩衣上楼来，只见妇人在楼前面开了两扇窗儿，挂着湘帘，那里临镜梳头。陈经济走到旁边一个小杌儿坐下，看见妇人黑油般头发，手挽着梳还拖着地儿，红丝绳儿扎着，一窝丝攒上，戴着银丝鬃髻，还垫出一丝香云；鬃髻内安着许多玫瑰花瓣儿，露着四鬓，打扮得就是个活观音。须臾，看着妇人梳了头，走过妆台，在面盆内洗了手，穿上衣裳，唤春梅拿茶来给姐夫吃。那经济只是笑不做声。妇人因问：“姐夫笑什么？”经济道：“我笑你敢情不见了些什么儿。”妇人道：“贼短命，我不见了关你什么事？你怎么晓得？”经济道：“你看我好心倒做了驴肝肺，你倒讪起我来。要这么说，我去了。”抽身往楼下就走。被妇人一把手拉住，说道：“来旺儿媳妇死了，没了想头了，却怎么还认得老娘？”又问：“你猜着我不见了什么物件儿？”这经济从袖中取出来，提着鞋拽靶儿，笑道：“你看这个，是谁的？”妇人道：“好短命，原来是你偷了我的鞋！教我打着丫头，满地里找。”经济道：“你怎么能到得我手里？”妇人道：“我这屋里没有谁来，想是你贼头鼠脑，偷了我这只鞋。”经济道：“你老人家不害羞。我这两日怎会往你这屋里来？我怎么偷？”妇人道：“好贼短命，等我对你爹说！你偷了我鞋，还说我不害羞。”经济道：“你只会拿爹来唬我了。”妇人道：“你好小胆子儿！明知道和来旺儿媳妇七个八个，你还调戏她，想那淫妇让你戏弄。既然不是你偷了我的鞋，这鞋怎落在你手里？趁早实供出来，交还与我，你还便宜。自古物见主，不索取。只要说半个不字，教你死无葬身之地。”经济道：“你老人家是个女番子，只会放刁。这里无人，咱们好讲。你既要鞋，拿一件东西，

我换给你。不然，天雷也打不出去。”妇人道：“好短命！我的鞋应当还我，教换什么物给你？”经济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儿赏与儿子，儿子给了你的鞋。”妇人道：“我明日另寻一方好汗巾儿。这汗巾儿是你爹成日眼里见过，不好给你的。”经济道：“不。别的就与我一百方也不算，我只一心要你老人家这方汗巾儿。”妇人笑道：“好个牢成久惯的短命，我也没气力和你缠。”于是从袖中取出一方细撮穗白绫挑线莺莺烧夜香汗巾儿，上面连银三字儿都给了他。经济连忙接在手里，给她深深的道谢。妇人吩咐：“你好生藏着，不要让大姐看见，她不是好嘴头子。”经济道：“我知道。”一面把鞋递与她，把“是小铁棍儿昨日在花园里拾的，今早拿着跟我换网巾圈儿耍子”一节，说了一遍。妇人听了，粉面通红，银牙暗咬，说道：“你看贼小奴才，油手把我这鞋弄得漆黑的！看我教他爹打他不打他。”经济道：“你气死我。打了他不要紧，敢就赖在我身上。是我说的，千万不要说！”妇人道：“我饶了小奴才，除非饶了蝎子。”

两个正说在热闹处，忽听小厮来安儿来寻，“爹在前厅请姐夫写礼帖儿哩。”妇人连忙撵掇他出去了。下楼来，教春梅取板子来，要打秋菊。秋菊说着，不肯躺，说道：“寻找到娘的鞋，娘还要打我。”妇人把刚才陈经济拿的鞋递给她看，骂道：“贼奴才，你把那个当我的鞋，将这个放在哪里？”秋菊看见把眼瞪了，半日不敢认，说道：“这就怪了，怎么跑出娘的三只鞋来了？”妇人道：“好大胆奴才！你是拿谁的鞋来搪塞我，还说我是三只脚的蟾？这个鞋从哪里出来了？”不由分说，教春梅拉倒打了十下。打得秋菊抱股而哭，望着春梅道：“都是你开门，教人进来收了娘的鞋，这回教

娘打我。”春梅骂道：“你收拾娘铺盖，不见了娘的鞋，娘打了你这几下儿，还敢抱怨人！幸亏这只旧鞋，若是娘头上的簪环不见了，你也推赖别人就是了？娘惜情儿，还打的少。若是我，外边叫个小厮，辣辣的打上二三十板，看这奴才怎么样的！”几句骂得秋菊忍气吞声，不说话了。

当下西门庆叫了经济到前厅，封尺头礼物，送提刑所贺千户，新升了淮安提刑所掌刑正千户。本卫亲识都为他送行，在永福寺。西门庆差了钺安送去，厅上陪着经济吃了饭，回到金莲房中。这金莲千不合万不合，把小铁棍儿拾鞋之事告诉一遍，说道：“都是你这没才料的货，平白干的勾当！教贼万杀的小奴才，把我的鞋拾了，拿到外头。被我知道，要将过来了。你不打给他两下，到明日惯了他。”西门庆就不问谁告你说来，一冲性子走到前边。那小猴子不知，正在石台基顽耍，被西门庆揪住顶角，拳打脚踢，杀猪似的叫起来，方才住了手。这小猴子躺在地下，昏死了半日。慌得来昭两口子过来扶救，半日苏醒。见小厮鼻口流血，抱他到房里慢慢问他，才知为拾鞋之事。拾了金莲一只鞋，因和陈经济换圈儿，惹起事来。这来昭气忿忿的走到后边厨下，指东骂西，一顿海骂道：“贼不逢好死的淫妇、王八羔子！我的孩子和你有啥冤仇？他才十一二岁，晓的甚么？平白地调唆打他这一顿，打的鼻口都流血。假若死了，淫妇、王八儿也不好过，顺不了你什么气！”于是厨房里骂了，到前边又骂，整骂了一二日还没完。因金莲在房中陪西门庆吃酒，还不知道。

晚上上床宿歇，西门庆见妇人脚上穿着两只纱绸子睡鞋儿，大红提跟儿，就说道：“阿呀！如何穿这个鞋在脚上，

怪怪的不好看！”妇人道：“我只一双红睡鞋，小奴才拾了一只，弄脏了我的，哪里再讨第二双来。”西门庆道：“我的儿，你到明日做一双儿穿在脚上。你不知，我一心只喜欢穿红鞋儿，看着心里舒坦。”妇人道：“怪奴才，刚才，我想起一件事来，要说时又忘了。”遂令春梅：“你取那只鞋来给他瞧瞧！——你看这鞋是谁的鞋？”西门庆道：“我不知道是谁的鞋。”妇人道：“你看他还打张鸡儿哩！瞒着我黄猫黑尾，你干的好事儿！就是死了来旺儿媳妇的一只臭蹄，宝上珠也一般，收藏在山子底下藏春坞雪洞儿里，拜帖匣子内，与字纸和香儿一块放着。什么稀罕物件，怪不得那贼淫妇死了堕地狱！”指着秋菊骂道：“这奴才当我的鞋，又翻出来，教我打了几下。”吩咐春梅：“趁早给我赶出去！”春梅把鞋扔在地下，看着秋菊说道：“赏给你穿了！”那秋菊拾在手里说道：“娘这个鞋，只能盛我一个脚指头儿。”妇人骂道：“贼奴才，还叫什么娘哩！她是你家主子前世的娘！不然，怎么把她的鞋这等收藏的娇贵，到明日好传代。没廉耻的货！”秋菊拿着鞋就往外走，被妇人又叫回来，吩咐：“取刀来，等我把淫妇剁做几截子，扔到厕所里去，叫贼淫妇阴山背后永世不得生！”又向西门庆道：“你看着越心疼，我越发偏剁个样儿给你瞧瞧。”西门庆笑道：“怪奴才，丢开手吧。我哪里有这个心。”妇人道：“你没这个心，你就赌了誓。淫妇不知往哪去了，你还留着她鞋做甚么？早晚看着，好思恋她。俺正经和你一场，你也没玩个心儿，还让我和你一心一计哩。”西门庆笑道：“好了，她就在时，也没曾在你跟前行差了礼法。”于是搂过粉顶来就亲个不停。

[艺术赏析]

《**金瓶梅**》中的这一故事片段，很能代表小说的艺术风格，其主要的审美特征在于一个“俗”字，但俗得出奇，俗得光怪陆离、多姿多彩。

1. 于细微处见精神，文字细密到“牛毛茧丝”。上引文字是前几回宋惠莲事件的一个结尾，一个余波。按小说情节的发展，前几回写潘金莲为争宠而害死宋惠莲，后几回则徐徐过渡到潘金莲与李瓶儿的矛盾与斗争。从文中，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之恶：嫉妒李瓶儿。作者在写潘金莲与李瓶儿争斗之前，先写一下宋惠莲，为潘金莲预彰其恶，使我们初步认识她的手段，也为李瓶儿的不幸作一预示，作者文心之细密已可见一斑。其实宋惠莲的故事本身已是过节文字，这段寻鞋、剁鞋的文字更是过渡语言。对此，作者也写得细针密线，毫不露斧凿之痕，从而使情节与情节之间的过渡显得自然得体，与我们的审美心理感受相契合。

文字的细密还表现在叙事描写上，以一只鞋为由头，从潘金莲纵淫失鞋到潘金莲命秋菊一而再、再而三地寻鞋，小铁棍拾鞋，陈经济送鞋，潘金莲责问西门庆，最后以剁鞋告终。情节上的发展给人一种身临其境、亲闻亲睹的真实感。

2. 以一“小小物事”，“播弄尽情”，作者通过写潘金莲失鞋这一典型性极强的事件，表现潘金莲的纵淫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寻鞋（即对秋菊的体罚），表现了潘金莲的心毒手辣；送鞋表现了潘金莲的放荡、乱伦；剁鞋，表现了潘金莲的嫉妒和强烈的专宠欲。如此等等通过一只鞋的描写，将潘金莲的这些性格特征写得神情毕肖。此外，同样围绕这

一只鞋，作者还写出了西门庆对宋惠莲的留恋与面对潘金莲责问时的窘态。这实在是惊人之笔。西门庆是一个淫棍、恶棍。在塑造这样一类反面人物形象时，是极容易将其鬼化的。《金瓶梅》作者通过写西门庆珍藏宋惠莲一只绣花鞋这一典型细节，写出了“这一个”淫棍的非常特殊的心态，这在当时无疑是对小说人物塑造中的美学问题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围绕这一只鞋，作者还写出了陈经济的轻薄、无耻，春梅的冷酷与秋菊的憨直。围绕这一只鞋，作者还为全书以后情节的发展设下了若干伏笔。例如写陈经济与潘金莲的调情则为后文写他们的通奸设下了伏笔；写潘金莲剃鞋则为后文写李瓶儿遭潘金莲陷害设下了伏笔；写西门庆对宋惠莲的留恋则为后文写西门庆对失去李瓶儿的痛心设下了伏笔。

3. 语涉俚俗，神情毕肖。作者大量采用市井间的俚言俗语，使作品洋溢着一派十足的市井气氛。特别是人物对话中充满着俚言俗语，读来尤使人感到生动、亲切、自然、真实，人物形象尤见丰满。

浮浪子家破人亡

[故事节录]

陈经济自从王婆子家说定要花一百两银子，娶金莲家去，第二日一早就上路往东京取银子。不想走到半路，碰见家人陈定从东京来，正要告诉经济，因家爷病重，请他快去，好嘱托后事。

经济听了这话，急急赶往京城，等到了，他父亲陈洪已

没了三日了。经济与母亲张氏和姑娘磕了头，祭拜了父亲灵座。张氏说要把灵柩运载家去葬埋，经济听了心想：“这一耽误，要好多日子，岂不误了六姐。不如先诓了细软箱笼家去，等先娶了六姐再说。”于是对张氏说：“如今随路都有盗贼，我先押送两车细软箱笼回家，收拾房屋。母亲随后和陈定及家眷同父亲灵柩，正月里起身也不迟。”张氏听信了儿子的话，就先打点箱笼，装载两大车，扮作货物香车。腊月初一起身，不到几天就到了山东清河县。母舅张团练又搬走了，陈经济满心欢喜：“我父亲已死，母亲又疼我。先休了西门家那贱妇，然后写状子告到官衙，向丈母追要寄放的东西，谁敢说个不字。”

第二天，陈经济自取了一百两银子，又另拿了十两媒人钱，到紫石街王婆门口，才知王婆和潘金莲被武松杀了。经济心里暗暗叫苦，恨自己来迟一步。无奈，只好回家。晚上，经济买了纸钱，在紫石街离王婆门口远远的石桥边，叫着妇人名字，烧化了纸钱，哭泣了回家，不几天，陈定从东京同张氏载陈洪灵柩到了清河县，把灵柩寄放在南门外永福寺。陈经济和母亲张氏，少不得请众禅僧，念经断七，二十日出殡，把父亲灵柩归到祖莹上，安葬了。回家来，经济自和母亲张氏度日。

吴月娘知道经济父亲下世葬了，第二天备了祭礼，叫大姐身穿孝服，由薛嫂陪了到陈宅来。来到陈宅，见陈经济正站在门口，薛嫂上前说了，是送大姐来上祭烧纸的。经济听了骂道：“什么混帐丈母！‘正月十六日贴门神，来迟了半个月’。人也入了土才来上祭。”薛嫂道：“好姐夫，你丈母不知亲家灵柩来家，迟了一步，不要见怪。”正说着，只见大

姐轿子落在门口，经济问是谁，薛嫂道：“再有谁？你丈母一者送大姐来家，二者来与你爹烧纸。”经济骂道：“趁早把贱妇抬回去。好的死了万万千，我要她做什么，动不动就骂我在她家白吃饭。”薛嫂道：“常言道，嫁夫着主，怎么说这个话？”经济道：“我不要这贱妇，还不给我走！”抬轿的不动，经济上前踢了两腿，骂道：“再不走，我把你们花子腿砸折了，把贱妇鬢毛捋净了！”抬轿子的见他上前踢打，只得抬起轿子往家疾走。等薛嫂叫出他娘张氏来，轿子已抬去了。

薛嫂没法儿，叫张氏收下祭礼，走来回复月娘。月娘气得发昏，说道：“这个没天理的短命鬼！当初你家有事，躲来丈人家居住，养活了这几年，在家弄出是非不说，反恩将仇报起来。他在那里放屁拉臊，叫我做臭老鼠。”又对大姐说：“你眼见的，丈人、丈母哪些儿亏他来？你活是他家人，死是他家鬼，我家里也难留你。你明日还去，不要怕他，料他不敢把你扔到井里。难道世上没王法管他！”第二天，叫玳安跟着，把大姐又送到陈家，陈经济上坟去了，不在家。他母亲张氏把大姐留下，说了些道歉的话，打发玳安回家。天晚，陈经济坟上回来，看见大姐又是打骂。大姐也还口骂：“没廉耻的东西，丧良心的东西！淫妇叫人杀了，没法子拿我出气。”经济听了，扯住大姐头发又打了几拳。他娘走来解劝，反被推了一跤。晚上，经济叫来一顶轿子，把大姐又送回去，并对大姐说：“不把寄放的妆奁箱笼送来，我把你这贱妇活杀了！”大姐害怕，躲在家中居住，不敢再去。

一日，陈经济听薛嫂说孙雪娥的事，就乘着这事根由，使薛嫂对月娘去说：“陈姐夫说不要大姐，要写状子，到巡

抚、巡按处告你，说老爹在日，收着他父亲寄放的许多金银箱笼细软之物。”月娘一来孙雪娥被来旺盗拐，二来家人来兴媳妇惠秀又死了，刚打发出去，家中七事八事，听了薛嫂说，就连忙雇轿子打发大姐回去，把大姐的妆奁箱橱陪嫁东西，让玳安雇人都抬送到陈经济家。经济还不罢休，道：“这是她随身嫁我的陪送，还有父亲寄放的细软金银箱笼，也要还我。”又向月娘要使女元宵儿，月娘只得给了他。经济收下，满心欢喜。

陈经济自从西门大姐来家，交还了许多陪嫁箱笼，就三天一吵，五天一闹，向他娘张氏要本钱做买卖。她母亲拗不过，只好兑出二百两银子给他，叫陈定在家门口打开两间房子，开布铺。经济有了铺面，就结交狐朋狗友，吃喝玩乐，把本钱也赔进去了。陈定对张氏说他，他反说陈定克扣了，把他两口儿撵到外边居住。经济又向他娘讨要出三百两银子添上，共凑了五百两，搭了杨大郎做伙计，到临清贩布去。这杨大郎叫作杨光彦，外号铁指甲，一贯说假话骗人钱财，不行正事。二人到临清码头上，经济让杨大郎引诱着游娼楼，登酒店，货物贩得不多，反倒花了一百两银子，买了一个唱曲的冯金宝来家。张氏见了，着了口重气，便染病在身，断气身亡。经济办完丧事，把她娘正房三间，中间供灵位，那两间收拾了让冯金宝住，大姐倒住着偏房。又替冯金宝买了个丫头重喜儿侍候，门前杨大郎开着铺子。这冯金宝年十八岁，生得风流俏丽，又会弹唱，经济早晚只在她屋里，买酒肉与她吃，把大姐丢着不去理睬。

一日，陈经济从他娘箱中找出一千两银子，就留一百两给冯金宝家中盘费，又叫陈定回来看门支撑铺面，自己同杨

大郎，带了家人陈安往湖州贩货。经济来到清江铺码头上，贩了半船丝绵绸绢，投在陈二店中歇下。经济在家打听得孟玉楼嫁了李衙内，带了许多箱笼财物，现李知县升了严州通判，便跟李衙内在严州住。这湖州离严州不远，经济就起了歹心。因他往日在西门庆家花园里，拾了孟玉楼一根簪子，上刻有玉楼的名字，他就想以这根簪子做个证见，说玉楼先与他相好，后又带了许多东西嫁李衙内，这财物都是昔日杨戩应没官之物，李通判怕受牵连，让他儿子打发了玉楼，自己娶到家里，和冯金宝做一对儿。于是，打发杨大郎在酒店等他，自己带上陈安往严州府去。谁知到严州见了玉楼，偷鸡不着蚀把米，被李衙内告到官里，吃徐知府打了几十板子，空身又回到清江陈二店中，却不见杨大郎踪影。杨大郎拐了货船，不知到哪里去了。

经济和陈安身边盘缠已尽，只得当衣讨食，搭船回家。到家使陈定去杨大郎家打问，杨大郎并没有下落。陈经济来家后，冯金宝和西门大姐一直生气斗嘴。西门大姐说冯金宝把银子给了她鸽子，吃酒吃肉，诸事儿不管，经济听了不理睬。冯金宝反说大姐偷米换烧饼吃，又把煮的腌肉偷到房里和丫头元宵同吃。这经济就信了，揪住大姐和元宵大骂大打。西门大姐急了，赶着冯金宝撞头拼命。经济一把手揪过大姐头发来，拳打脚踢，用拐子打，直打得大姐鼻口流血，半天才苏醒过来。晚上，陈经济在冯金宝房里睡。西门大姐哭了大半夜，用一条绳子悬梁自缢身亡，时年仅二十四岁。次日元宵推门不开，重喜儿打窗眼儿望见，叫道：“不好了，俺娘上吊死了！”经济一听才着了慌，起来踹开门，灌救了半日，却早已死了。

陈定见大姐死了，恐怕连累自己，先去报给月娘知道。月娘听大姐死了，经济又娶了唱曲的在家里，知大姐受气不是一日，就率领家人小厮、丫鬟媳妇七八口奔他家来。见了大姐尸首吊得直挺挺的，哭喊起来，把经济扯住乱揪乱打，浑身锥子眼儿不知多少。冯金宝躲在床下，揪出来也打了个臭死。又把门窗户壁砸了个七零八落，房中床帐箱笼都搬去了。归来请吴大舅、二舅来商量。大舅说：“你不趁咱家人死时告官，等明日他过不了日子，又来讨要箱笼细软。不如到官处断开了，以杜绝后患。”月娘听了，就叫人写了状子，说陈经济殴打逼死女命，送到县里。新任知县霍大立受了状子，又见月娘系五品职官的妻室，就打发公人，一条绳子把陈经济连冯金宝拴到县里。霍知县升堂，喝令左右把陈经济打二十大板，提冯金宝上来，用拶子夹了手指，又敲了一百敲。又令公人检验尸首。见身上青伤多处，脖颈间有绳痕，确是忍受殴打不住，自缢身死。回报县中，知县大怒，又把经济和金宝各打十板，把经济问了死罪，金宝责罚归家。

判决下来，陈经济慌了，监中写出贴子，对陈定说把布铺本钱凑了一百两银子，暗暗送给知县。知县便把案卷改为夫妇呕气身死，系杂犯，准徒五年，运灰赎罪。又当着月娘的面，把经济提上来，喝斥道：“今后再不准去吴氏家缠扰，再犯到我案下，决不饶你，重重治罪！”经济回家办了丧事，冯金宝也去了，家中所有东西都干净了，房也典了，才刮刺出个命来。后来，杨大郎听说经济吃了官司，就偷偷来家。经济上门讨问，杨大郎使兄弟杨二风出来，反向经济要人。杨二风是个刁赖泼皮，街面上有名儿的光棍，伸拳要打，吓

得经济跑回家去。杨二风拾了块三尖瓦砾，故意把头划破，血流满面，赶骂道：“我见你什么银子来？你来我屋里放屁，吃我一顿好拳头！”陈经济奔到家把大门关了。杨二风在外骂爹骂娘，又拿大砖砸门儿，经济连气儿也不敢出。

没多久，经济把大房卖了，在僻巷内典了一所小房住，把丫头重喜儿也卖了。又过不了半月，又卖了小房，赁房居住。陈安也走了，元宵也死了。最后桌椅都变卖了，落得一贫如洗，连房钱也付不出，只好在叫花子住的冷铺内存身。有当夜的过来，叫他顶更夫，打梆子摇铃儿。当时正是残冬腊月，风刮雪飘。经济冻得耸肩缩背，战战兢兢。

[艺术赏析]

西门庆死后，寂寞难耐的潘金莲与陈经济暗地里欢娱淫乐，吴月娘一怒之下，把潘金莲送到王婆子处聘嫁。这里写陈经济一心急于把金莲娶回家中，却事不凑巧，弄得鸡飞蛋打、失魂落魄的过程，此处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可谓画皮画骨，入木三分。情节发展脉络顺畅，也是本段的艺术魅力所在。

陈经济去东京取银子，却逢其父亡故。“这一耽误，要好多日子，岂不误了六姐。不如先诓了细软箱笼家去，等先娶了六姐再说。”这里，通过人物的心理揭示了这个骄淫子弟的嘴脸，家父亡故在所不惜，也不忘淫乐情人潘金莲。当怀揣银两信心百倍地去见潘金莲时，得知梦里情人已化成了鬼，从陈经济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情极为难熬。从随后的发怒、大骂岳母及打骂其妻西门大姐，不仅可以看出他对潘金莲的怀念，更预示着走上穷途末路的必然性。

还是西门大姐一语道破要害，“淫妇叫人杀了，没法子拿我出气。”

有些评论说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影子”、“衣钵传人”，未免有些过誉。西门庆情场、官场、商场皆驾轻就熟、游刃有余。而这里我们看到陈经济只是一个蹩脚的没落者。买冯金宝以解欲火煎熬，阴谋算计孟玉楼却“偷鸡不着蚀把米”，生意也被杨大郎拐走，西门大姐的死断掉了他的财路。作者笑笑生此样立意，用陈经济代替西门庆走完了没落衰败之路，可谓匠心独运。一则浮浪人陈经济落宿叫花子处罪有应得，二则也揭示纵欲是万恶之源，起警示作用。

纵观本质，陈经济的结局可以说是水到渠成。笑笑生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巧妙的布局结构和人物情节安排，走出了一条写反面人物的新颖之路。

第 十 二 章

《金瓶梅》塑造女人艺术形象的故事情节赏析

《金瓶梅》中塑造了众多的女性艺术形象，这些形象一反传统小说中的“佳人”形象，她们或是性欲旺盛的“妻妾”，或是卖身求财的妓女，她们无视传统的妇德，公开表达自己的“欲望”。然而她们却是活生生的社会生活中的真实的人，正是这种真实的人，使《金瓶梅》成为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本书的上篇与中篇已经从不同的角度评析了《金瓶梅》中的女人形象，本章将节录有关女人的故事情节，以便我们对这些女性形象有更深切的认识。

一、塑造潘金莲艺术形象 的故事情节赏析

潘金莲嫌夫戏叔

[故事节录]

武大邀请弟弟到家中，让到楼上坐。从房里叫出金莲，与武松相见，说道：“前日景阳冈打死老虎的，就是你这小叔，如今在县里做了都头，是我一母同胞兄弟。”金莲叉手向前，道声：“叔叔万福！”武松躬身下拜施礼。金莲连忙扶住道：“叔叔请起，折杀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礼。”两人相让了一回，都平磕了头起来。小女迎儿送上茶来，便都坐下吃茶。

潘金莲自从嫁给武大，见他一味老实，长得猥琐，非常憎嫌，时常和他闹气，抱怨张大户：“天下男人死绝了，为什么把我嫁给这样一个宝贝！”今日看武松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吃了一惊：“怎么我那身不满尺的丁树皮，还有一个英武的兄弟！”于是乱想起来，“莫不是一段姻缘就在这里了。何不叫他搬到我家来住？”武松见她打扮得十分妖娆，只把头低着。

武大下楼去买酒菜，潘金莲即把请武松家来住的意思说了，又道：“婶婶在哪里？可请来同聚。”武松道：“武二还不曾娶亲。”金莲问：“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虚度二十

八岁。”金莲道：“原来叔叔倒长奴家三岁。”说话间，武大买了些肉菜果饼回来，放在厨下，招呼金莲下楼安排。金莲不耐烦道：“瞧你那不懂事的哥哥，叔叔在这里，无人陪侍，却又叫我下去。”武松道：“嫂嫂请方便。”金莲还是不动，道：“为什么不去请隔壁王干娘来帮忙？”武大无奈，只好去请隔壁王婆。酒席安排停当，武大叫妇人坐了主位，武松对席，自己侧面陪着。潘金莲两只眼睛盯着武松，一口一声“叔叔”，殷勤地夹肉递酒。武松很不好意思。吃完酒，潘金莲又一再叮嘱：“叔叔，你一定要搬到家来住。要是不搬来，俺两口儿也让别人笑话，让人说弟兄不和哩！你来了，也与我们争口气，看谁还敢欺负！”武大也道：“你嫂嫂说的是，咱兄弟也好亲热。”武松道：“既是哥嫂厚意，今晚我就把行李取过来。”金莲道：“还是叔叔痛快，奴在这里等候哩！”

武松回到县前客店，当晚便收拾行李铺盖，叫一个士兵挑了，来到哥家。金莲见了，喜不自禁，慌忙打扫一间房给武松住。武松吩咐士兵回去，自己就在哥家歇宿。次日早起，金莲又早早为武松准备了洗脸热水，嘱咐他去县里办完公事，早些回来吃早饭。武松感激地说：“辛苦嫂嫂了。”从此，武松就住在哥家。潘金莲不论武松外出早回晚回，总是准备好茶饭，欢天喜地服侍，时常用些言语挑逗武松。武松只想嫂嫂热心，也不在意。

不觉到了十一月天气，连日朔风凛冽，彤云密布，看看纷纷扬扬下起一场瑞雪来，周围却似银妆世界，玉碾乾坤。这天，武松清早便去衙里，直到中午还没回来。金莲打发武大卖炊饼去了，央求隔壁王婆上街买来酒肉，又去武松房里生起一盆炭火，独自站在门帘下，直等到武松踏雪归来。金

莲推开帘子，笑着迎上前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谢嫂嫂挂心！”武松进门，摘下头上毡笠，金莲伸手去接。武松道：“不劳嫂嫂。”自己拂了雪，挂在墙上，然后解下腰带，脱了鹦哥绿紵丝袖袄，走进房内。金莲随他进来道：“奴等了一早晨，叔叔怎么不回来吃早饭？”武松道：“有一个相识请我吃饭了。”金莲道：“请叔叔烤火。”武松道：“正好。”便脱了油靴，换了一双袜子，穿了暖鞋，拿过条凳子，靠近火盆边坐。

金莲早令迎儿把前门上了门，后门也关了。到厨房，端来准备好的酒菜。武松问：“哥哥哪里去了？”金莲道：“你哥哥出去卖炊饼还没回来，我和叔叔先吃三杯。”武松道：“等哥哥回来，吃也不迟。”金莲道：“不必等他吧。”说着也拿条凳子，靠近火边坐了，举起一杯酒，对武松道：“叔叔满饮此杯。”武松接过酒去，一饮而尽。金莲又筛了一杯，道：“天气寒冷，叔叔饮个成双杯儿。”武松接过又一饮而尽，筛了一杯回敬嫂嫂。金莲接过酒来呷了，又为武松斟酒，脸上堆着笑道：“我听人说，叔叔在县前街上养着个卖唱的，可有这事？”武松道：“嫂嫂不要听别人胡说，我武二从来不是这等人！”金莲道：“我不信！只怕叔叔说的不是心里话。”武松道：“嫂嫂不信，可以问哥哥。”金莲道：“啊哟，别提他，他知道什么！醉生梦死一般。他要知道，就不卖炊饼了！叔叔请再饮一杯。”连筛了三四杯酒给武松，自己也有三四杯酒落肚。武松拿火筷拨火，金莲顺手捏了一下武松的肩头，道：“叔叔只穿这些衣服，不寒冷吗？”武松看不惯她的轻狂样子，心里有七分不自在，没有说话。金莲见他不应，一把夺过火筷道：“叔叔你不会拨火，我来拨，只

要你像火盆这样就好。”武松听了，有八九分焦躁，仍旧不作声。金莲也不看武松神情，丢下火筷，筛了一杯酒，呷了一口，剩下半杯，对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杯残酒。”武松这时再也忍耐不住了，劈手夺过来，泼在地上，说道：“嫂嫂，不要这样不知羞耻！”把手只一推，险些把金莲推倒，圆睁了眼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是那种伤风败俗的猪狗！嫂嫂太过分了！以后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我武二眼里认得是嫂嫂，拳头可不认得是嫂嫂！”金莲被他一通奚落，满脸通红，便叫迎儿收拾了碟盏，口里说道：“我与你开个玩笑，就值得这样当真，好不识人敬！”说完，自往厨下去了。

傍晚时分，武大挑着担子从大雪里归来，放下担子，走进里间，见金莲一双眼哭得红红的，问道：“你和谁闹气来？”金莲便说武松欺负她，道：“我见他大雪里归来，好心好意安排酒饭给他吃，他却用言语调戏我。”武大不信，道：“我兄弟不是这种人。”撇了金莲，去武松房里道：“二弟，你不曾吃点心，来，我和你一块儿吃吧。”武松只不作声，寻思了半晌，走出大门。武大叫道：“二弟，你到哪里去？”武松也不答应，一直只顾去了。武大回到房内，问金莲这是怎么了，金莲骂道：“糊涂虫！这还不明白！那厮羞了，没脸儿见你，才走出去。我猜他一定叫人来搬行李，不肯在这里住。你还想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恐怕别人笑话。”金莲骂道：“混帐货，他来调戏我，倒不怕别人笑话！你要便自和他过去，我却做不得这样的人！你给我一纸休书，你自留他便了！”武大被数骂一顿，再不敢开口。

一会儿，武松领着个士兵，果然把行李带走了。

[艺术赏析]

潘金莲作为《金瓶梅》中享乐主义的典型代表，具有追求生活享受的强烈欲望以及为满足这种欲望不知羞耻的行为方式。对于武大郎，潘金莲是极不满意的，非常憎嫌，时常与他闹气。一见到英武的武松，她就开始谋划如何将他弄到手。敢于打叔叔的主意，足见其心之坏。而且其手段也十分露骨。开始她殷勤地不断叫武松叔叔，又设计将武松请到家中住宿。这本无可厚非，但其目的肮脏，令她遗叹愤怒的是武松不领情，不淫邪。见武松搬到家里来，潘金莲“喜不自禁”，殷勤至极。天下雪了，潘金莲有意打发武大郎出门卖炊饼，备好酒食与炉火等待武松回家，武松回来后，潘金莲伸手接他的毡笠，未果。之后，她又门上前后门。摆起酒来，与武松对喝，以酒为诱饵，耍尽妖媚，贬低武大郎。遭武松严厉训斥后，她恼了，对武松全无亲情。潘金莲戏武松算是机关算尽。从她先对武松殷勤、亲热到引诱到愤怒，其心怀恶毒、泼辣无比的形象无余地显露出来。一个荡妇、泼妇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

武松在此后段中表现了恪守伦理、爱恨分明的品格情操。对于潘金莲的殷勤，他接受，但对她的引诱，则严厉训斥，并迅速作出与她离开以防惹事生非的行动，其英雄不陷淫乱的本色跃然于我们眼前。

武大郎虽为潘金莲之夫，但他在潘金莲眼里一文不值，地位低下，受到潘金莲的百般指使。

对武松的戏诱，对武大郎的役使，潘金莲是机关用尽，一个荡妇、淫妇的形象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潘金莲受宠

[故事节录]

西门庆打听到武松被刺配孟州，已上路去了，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说不出的庆幸自在。于是吩咐家人来旺、来保、来兴，将后花园芙蓉亭打扫得干干净净，铺设围屏，挂起锦障，安排酒席，还叫了一班乐人吹弹歌舞，要和家人尽情欢乐一番。西门庆在卓二姐死后，娶了南门外贩布杨家的寡妇孟玉楼，娶金莲前，又收了陈家娘子陪嫁的孙雪娥。现在，大娘子吴月娘，二房李娇儿，三房孟玉楼，四房孙雪娥，五房潘金莲，一妻四妾全都请到这里。西门庆与吴月娘居上，其余两旁列坐，家人媳妇、丫鬟使女两边侍奉，传杯弄盏，花簇锦攒，合家欢喜饮酒。

饮酒间，玳安领着一个小厮，一个小丫头，拿着两个盒儿，过来说道：“隔壁花家送花儿来，给娘们戴。”两个仆人上前给西门庆、月娘众人磕头，说：“俺娘让俺送这盒儿点心和花儿，给西门大娘。”揭开盒儿看，一盒是朝廷上用的果馅椒盐金饼，一盒是新摘下来的鲜玉簪花。月娘满心欢喜，说道：“又叫你娘费心。”打发两人吃点心，又给了小丫头一方汗巾，给了小厮一百文钱。问他们叫什么名字，小丫头道：“我叫绣春，他叫天福。”月娘道：“回告你娘，多谢了！”两个人走后，月娘向西门庆道：“这花家娘子还真好，时常叫小厮、丫头送东西给我们，我却不曾回些礼给她。”西门庆道：“花二哥娶的这娘子，还不到两年光景。他自说

娘子好性情，不然，房里怎么有这样好丫头。”月娘道：“前段他家老公公死了，出殡那天，我在山头见过她，生得五短身材，白净面皮，细弯弯两道眉儿，好个温存性儿，年纪还小哩，不过二十四五。”西门庆道：“你不知道，她原是大名府梁中书的妾，后嫁给花子虚，带了不少钱来。”月娘道：“咱不要短了礼数，到明天也送些礼物回报她。”

这花子虚的娘子姓李，因正月十五出生时，人家送了一对鱼瓶来，小名就唤做瓶儿。先给大名府梁中书做妾。梁中书是东京蔡太师的女婿，夫人性好妒嫉，婢妾不少被她打死，都埋在后花园里。李瓶儿只在外边书房里住，有养娘服侍。只因政和三年元宵节夜，时迁火烧翠云楼，李逵杀了梁家老小，梁中书与众人各自逃生。李瓶儿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同养娘上东京投亲。那时花太监由御前班直升任广南镇守，因侄男花子虚没有妻室，就使媒婆说亲，娶为正室。半年后，花太监告老还清河老家，花子虚也跟了来。如今花太监死了，偌大家业，多在花子虚手里。花子虚手里有钱，又散漫肯花，自和西门庆等人结拜兄弟后，应伯爵、谢希大等整日哄着他去妓院胡混，常常三五夜不归。

西门庆与妻妾在芙蓉亭饮酒作乐，很晚才散。他来到金莲房中，要在这里歇宿。金莲自过门以来，因颇有姿色，又善奉迎，倍受西门庆宠爱。西门庆差家人收拾花园内楼下三间房给她住，十分幽雅僻静。又用十六两银子，买了一张黑漆欢门描金床。大红罗圈金帐幔，宝象花栋妆，桌椅摆设，应有尽有。大娘子吴月娘房里使唤着两个丫头，一名春梅，一名玉箫。西门庆把春梅叫过来服侍金莲，却用五两银子另

买了一个小丫头，名叫小玉，服侍月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灶上丫头，名叫秋菊。吴月娘见金莲一身风流，口中不言，心里也道：“小厮每天回来，只说武大有怎样一个老婆，不曾看见，不想果然标致，怪不得俺强人那样爱她！”今天，潘金莲提前回房，为西门庆薰香打铺，西门庆一到，又唤春梅递茶，殷勤服侍，西门庆醉眼矇眬，看着春梅递完茶出去，对金莲道：“隔壁花二哥房里，倒有两个好丫头。今天送花来的，是个小丫头。还有一个也像春梅年纪，花二哥把她收了房。谁知花二哥年纪小小的，这样有福气！”金莲听了，瞅了他一眼，说道：“怪行货子，我不好骂你，你心里要收春梅这丫头，收她就是了。何必兜圈子，指山说磨，拿人家比奴家？我不是那种气量小的人，明天你就收她吧。”西门庆欢喜道：“我的儿，你这般识趣，叫我怎不爱你！”

第二天，西门庆果然将春梅收了房。金莲从此一力抬举起春梅来，不让她上锅抹灶，只叫她在房中铺床叠被，递茶水。衣服首饰拣心爱的给她。原来春梅与秋菊不同，本聪慧，善应对，生有几分颜色，西门庆很是喜欢她。秋菊为人笨拙，不谙事体，金莲常常打的就是她。春梅被收了房，金莲也因此西门庆面前更加得宠。

潘金莲在家恃宠生骄，颠寒作热，又生性多疑，整日招东惹西，搅得院内不得宁静。一天，西门庆许下金莲，要往庙上替她买珠子穿箍儿戴。早晨起来，等着要吃荷花饼，银丝鲈汤。春梅到厨房去催，孙雪娥早就对金莲、春梅仗着主子耀武扬威不服气，话不投机，与春梅对骂了几句。春梅回来，金莲见她脸气得黄黄的，便问：“怎么的了？”春梅道：

“我去厨房，见那里慢条斯理儿和面，说了一句爹在前边等着，被那小院里的千奴才、万奴才骂了一顿。好像哪个挑唆了爹似的，说爹预备了粥儿不吃，平白地要什么饼和汤。只顾在厨房骂人，不肯做哩！”金莲平时听说孙雪娥有对她不恭的话，借机对西门庆道：“人家说俺娘儿两个霸拦你在这屋里，才那样骂哩！”

西门庆听了大怒，走到后边厨房里，不由分说，向雪娥踢了几脚，骂道：“贼骨头！我叫她来要饼，你为何骂她‘奴才’？你也不撒泡尿，把自己照照！”孙雪娥本是陪嫁来的，长得也不甚漂亮，虽说被收了房，排行第四，但不被器重，只管率领家人、媳妇在厨中上灶，打发各房饮食。被西门庆踢了一顿，敢怒而不敢言。事后，孙雪娥气愤不过，走到月娘房里诉苦，说金莲霸拦汉子，背地无所不为，还说：“她当初在家，把亲汉子用毒药毒死了，跟来这里，恨不得把俺们也活埋了。”不想被金莲在窗下偷听。金莲进房，望着雪娥道：“既这样，当初我弄死亲夫，你就不该叫汉子娶我来家，省得我霸拦着他，占了你的窝儿！说起春梅，又不是我的丫头，你气不愤，还叫她服侍大娘就是了。你和她闹气，用不着把我扯在里头！说我死了汉子嫁人，这也不难，等他回来，给我一纸休书，我去就是了！”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骂着，差点儿打起来。月娘看不上，也不言语，让小玉把雪娥拉到后边去。金莲回到自己房里，卸了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哭得两眼如桃，躺在床上。

傍晚时分，西门庆袖着四两珠子，从庙上回来，见金莲不悦，便问怎么回事。金莲放声号哭，向西门庆要休书，如此这般，添枝加叶，诉说一番，然后道：“我当初又不图你

钱财，情愿跟了你来。怎成想这样受人欺负，千也说我毒杀汉子，万也说我毒杀汉子！不如干脆休了我，倒也清净！”西门庆不听便罢，听完暴跳如雷，一阵风走到后边，揪过雪娥头发来，拿短棍狠狠打了几下。多亏吴月娘上前拦住，西门庆骂道：“再胡缠别人，我不打下你下半截来才怪！”

西门庆打了雪娥，回到前边，哄住了金莲，袖中取出庙上买的四两珠子，递给她。金莲见西门庆为她做主，出了气，转悲为喜。从此，西门庆对潘金莲要一奉十，宠爱更深了。

[艺术赏析]

潘金莲到西门家想做女中霸王，并非顺顺当当，于是她采用讨西门庆这个主人欢心的办法，及依仗主人权势打击众人的手法。为了讨得西门庆的欢喜，她依他的心思把春梅收进房，并抬举起春梅来，拣心爱的衣服首饰给她，纵容她去指使其他丫头。弄得西门庆称潘金莲“你这般识趣，叫我怎不爱你！”在春梅受到孙雪娥顶撞后，潘金莲亲自出马，大骂雪娥，并生风点火，说雪娥骂西门庆不该娶自己，弄得别人认为“占了窝儿”。对于自己毒夫嫁西门庆之事，潘金莲毫无羞耻之心。她的倚仗主子、打击别人的手法是极其恶毒的。在西门庆前面，会哭会用激将法使西门庆上火打人，在丫头面前，她会骂会撒泼。

潘金莲在与孙雪娥争执不过后，就发起癫疯来，卸下浓妆，洗了脂粉，乌云散乱，花容不整，大哭大闹，并刺激西门庆，摆一副要西门庆写休书的姿态，惹得西门庆暴跳如雷，痛打孙雪娥。她的诡计、目的全达到了。恃宠生骄，颠

寒作热，整日招东惹西，搅得院内不安宁，以树立自己受宠地位，这就是潘金莲。

西门庆生性喜淫乱，且凶恶至极。为了潘金莲，他百般娇养她，供奉她，而对丫头，则随时拳打脚踢。西门庆给潘金莲花园内楼下三间房，并精心装饰，还给她应有尽有的化妆设置，可谓糜烂之极。在痛打孙雪娥后，潘金莲出了气，更是对她要一奉百，宠爱更深。

由于潘金莲仗着主子耀武扬威，西门家丫头受尽欺压，孙雪娥虽然也愤恨潘金莲，但在西门庆的痛打下，也只能敢怒而不敢言，老老实实受打。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故事节录]

西门庆宠爱着李瓶儿，又包占了伙计韩道国的老婆王六儿，有许多时不进潘金莲房门。潘金莲深感寂寞冷落。

暂且不说西门庆在夏提刑家饮酒。潘金莲见西门庆许多时不进她房里来，每日翡翠衾寒，芙蓉帐冷。那一日把角门儿开着，在房内银灯高点，靠着帏屏，弹弄琵琶，等到二三更，便叫春梅瞧数次，不见动静。正是：银筝夜久殷勤弄，寂寞空房不忍弹。取过琵琶，横在膝上，低低弹了个《二犯江儿水》，以遣其闷。在床上和衣儿又睡不着，不免“闷把帏屏来靠，和衣强睡倒”。猛听得房檐上铁马儿一片声响，认为西门庆来了，敲得门环儿响，连忙派春梅去瞧。春梅回道：“娘错了，是外边风起落雪了。”妇人于是弹唱道：

“听风声嘹亮，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飘。”

一会儿灯昏香尽，心里欲待去剔续，见西门庆不来，又有点懒得动弹了。唱道：

“懒把宝灯挑，慵将香篆烧。（只是捱一日似三秋，盼一夜如半夏。）捱过今宵，怕到明朝。细寻思，这烦恼何日是了？（暗想负心贼当初说的话儿，心中由不得我伤情儿。）想起来，今夜里心儿内焦，误了我青春年少。（谁想你弄的我三不归，四捕儿，着他）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

约一更时分，西门庆从夏提刑家吃了酒回来。一路天气阴晦，空中半雨半雪下起来，落在衣服上大多都溶化了。不免打马回家，小厮打着灯笼，就不到后边，直往李瓶儿房来。李瓶儿迎着，一面替他拂去身上雪霰。西门庆穿着青绒狮子补子，坐马白绫袄子，忠靖缎巾，皂靴棕套，貂鼠风领。李瓶儿替他接了衣服，只穿绫敞衣，坐在床上，就问：“哥儿曾睡了吗？”李瓶儿道：“小官儿顽了这回，方睡下了。”西门庆吩咐：“叫孩儿睡吧，不要惊动着，只怕唬醒他。”迎春于是拿茶来吃了。李瓶儿问：“今日吃酒来的早？”西门庆道：“夏龙溪前日因我送了他那匹马，今日全为我费心，治了一席酒请我，又叫了两个小优儿。和他坐了这一回，见天气下雪，早些回家。”李瓶儿道：“你吃酒，教丫头筛酒给你吃。大雪里到家，只怕冷哩。”西门庆道：“还有那葡萄酒，你筛来我好生吃。今日他家吃的是自造的菊花酒，我嫌他馥香馥气的，我没大好生吃。”于是迎春放下桌儿，就是几碟腌鸡儿嘎饭、细巧果菜之类。李瓶儿拿机儿在旁边坐下。桌下放着一架小火盆儿。

这里两人吃酒，潘金莲在那边屋里冷清清，独自一个儿坐在床上，怀抱着琵琶，桌上灯昏烛暗。想要睡了，又恐怕西门庆一时来；不睡，又是困盹，又是寒冷。不免摘去冠儿，乱挽乌云，把帐儿放下半边来，拥衾而坐。正是：

倦倚绣床愁懒睡，低垂锦帐绣衾空。

早知薄幸轻抛弃，辜负奴家一片心。

又唱道：

“懊恨薄情轻弃，离愁闲自恼。”

又唤春梅过来，“你去外边再瞧瞧，你爹来了没有，快来回我话。”那春梅走去，好久回来，说道：“娘还稀罕爹没来哩，爹回家不耐烦了，正在六娘屋里吃酒的！”这妇人不听罢了，听了如同心上戳了几把刀子一般，骂了几句负心贼，不由得扑簌簌眼中流下泪来。一直把那琵琶儿放得高高的，口中又唱道：

“论杀人好怒，情理难饶，负心的天鉴表！（好教我想起来，又是那疼他，又是那恨他。）心痒痛难搔，愁怀闷自焦。（叫了声贼狠心的冤家，我比她何如？盐也是这般盐，醋也是这般醋。砖儿能厚？瓦儿能薄？你一旦弃旧怜新。）让了甜桃，去寻酸枣。（不合今日教你哄了。）奴将你这定盘星儿错认了。（合）想起来，心儿里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撒的人，有上稍来没下稍。”

为人莫作妇人身，百般苦乐由他人。

痴心老婆负心汉，悔莫当初错认真。

“常记得当初相聚，痴心儿望到老。（谁想今日他把心变了，把奴来一旦轻抛不理，正如那日）被云遮楚岫，水淹蓝

桥，打拆开鸾凤交。（到如今当面对语，心隔千山，隔着一堵墙，咫尺不得相见。）心远路非遥，（意散了，如盐落水，如水落沙相似了。）情疏鱼雁杳。（空教我有情难控诉。）地厚天高，（空教我无梦到阳台。）梦断魂劳。俏冤家这其间心变了！（合）想起来，心儿里焦，误了我青春年少。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无下稍。”

西门庆正在房中和李瓶儿吃酒，忽听见这边房里弹的琵琶之声，便问是谁弹琵琶。迎春答道：“是五娘在那边弹琵琶响。”李瓶儿道：“原来你五娘还没睡哩。绣春，你快去请你五娘来吃酒。你说，俺娘请哩。”那绣春去了。李瓶儿忙教迎春那边安排个坐儿，放个钟箸在面前。良久，绣春走来说：“五娘摘了头，不来哩。”李瓶儿道：“迎春，你再去请你五娘去。你说，娘和爹请五娘哩。”不多时，迎春来说：“五娘把角门儿关了，说吹了灯，睡下了。”西门庆道：“不要信她小淫妇儿，等我和你两个拉她去，务要把他拉来，咱和她下盘棋耍子。”于是和李瓶儿同来打她角门。打了半日，春梅把角门子开了。西门庆拉着李瓶儿进入她房中，只见妇人坐在帐上，琵琶放在旁边。西门庆道：“怪小淫妇儿，怎么两三回请着你不来？”金莲坐在床上，纹丝儿不动，把脸儿沉着，半日说道：“那没时运的人儿，丢在这冷屋里，随我自生儿由活的，又来揪采我怎的？没的空费了你这个心，留着别处使。”西门庆道：“怪奴才，八十岁妈妈没牙，有那些唇说的！李大姐那边请你和她下盘棋儿，只顾等你不去了。”李瓶儿道：“姐姐，可不怎的。我那屋里摆下棋子了，咱闲着下一盘儿，赌杯酒吃。”金莲道：“李大姐，你们去吧。我摘了头，你不知我心里不耐烦，我如今睡了。比不的

你俩心宽闲散。我这两日，只有口游气儿，黄汤淡水谁尝着来？我成日睁着脸儿过日子哩！”西门庆道：“怪奴才，你好好的，怎的不好？你若心内不自在，早对我说，我好请太医来看你。”金莲道：“你不信，教春梅拿过我的镜子来，等我瞧。这两日，瘦的不像个人模样哩！”春梅把镜子真的递在妇人手里，灯下观看。正是：

羞对菱花拭粉妆，为郎憔悴减容光。

闭门不顾闲风月，任您梅花自主张。

“羞把菱花来照，蛾眉懒去扫。暗消磨了精神，折损了丰标，瘦伶仃不甚好。”

西门庆拿过镜子也照了照，说道：“我怎么不瘦？”金莲道：“拿什么比的你！每日碗酒块肉，吃的肥胖胖的。”被西门庆不由分说，一屁股挨着她坐在床上，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舒手被里，摸见她还没脱衣裳，两只手齐插在她腰里去，说道：“我的儿，真个瘦了些。”金莲道：“怪行货子，好冷手，冰的人慌！莫不我哄了你不成？”正是：

“香褪了海棠娇，衣惚了杨柳腰。”

说着，顺着香腮抛下珠泪来，“我的苦恼谁人知道，眼泪打肚里流罢了。”

“闷闷无聊，攘攘劳劳。泪珠儿到今滴尽了。（合）想起来，心里乱焦，误了我青春年少。撇的人来，有上稍来落下稍。”

乱了一会儿，西门庆还把她强死强活拉到李瓶儿房内，下了一盘棋，吃了一回酒。临起身，李瓶儿见她这等脸酸，

把西门庆撵掇过她这边歇了。

[艺术赏析]

本段故事细腻地刻画了潘金莲的内心世界。

本来，李瓶儿的各方面条件均比潘金莲优越，如今又给西门庆生子，自然得到西门庆的宠爱。潘金莲于是有些失宠，产生哀怨和凄苦。

首先，潘金莲的环境就足以让她难以忍受，凄苦油然而生：西门庆已“许多时不进她房里来”；时值三更，室外是“风声嘹唳，雪洒窗寮，任冰花片片飘”，室内是“冷清清”，桌上“灯昏烛暗”，“翡翠衾寒，芙蓉帐冷”；潘金莲怀抱琵琶，“又是那盹困，又是寒冷”。

这一夜，潘金莲的心是复杂的。潘金莲决意等到三更。听得门外声响，以为西门庆敲门，连忙使春梅去瞧，此写出了潘金莲的急切与心焦；等不着西门庆，便心生烦恼；想起西门庆当初的山盟海誓，便心生伤感；听说西门庆进了李瓶儿房中，顿时潘金莲心如刀绞，泪流纵横，骂了几句负心贼，“贼狠心的冤家”。此时潘金莲的心态十分复杂，有疼（仍爱着西门庆），有恨（恨西门庆负心），有怨（怨西门庆弃旧怜新），有不服气（自比李瓶儿不错），有自责（自责自己太痴心），有悔（悔莫当初错认真），有怀恋（“常记的当初相聚，痴心儿望到老”），有迷惘（“你撇的人，有上稍来无下稍”）。当西门庆与李瓶儿一起来看她时，潘金莲此时的心态由绝望到对抗，同时也有一丝儿乞怜的味道。

在这一夜中，潘金莲的心路历程是起伏不平的。她起于急切、心焦，进而随着时空与客观情景的变化，相继或同时

出现烦恼、伤感、怨恨、不服气、自责、迷惘、绝望、对抗等。这种心路历程又是通过她共唱四首小令强烈地展现出来。

此外，潘金莲将风雨声当作西门庆的敲门声，即令春梅去开门。她的心多么焦急呀！她拥衾而坐，一回儿灯昏香灭，见西门庆不来，又懒得动弹。她多么百无聊赖呀。西门庆与李瓶儿一起来请她下棋，潘金莲则“坐在床上，纹丝儿不动，把脸儿沉着，半日说道……”她的灰心、绝望和一副赌气相跃然而出。

西门庆与李瓶儿是那样亲热，潘金莲这边则是那般凄苦冷清。

潘金莲饶舌弄是非

[故事节录]

这天，潘金莲见西门庆又到李瓶儿屋里歇宿，自己心里愤愤不平，恼了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她见西门庆到衙门里去了，就走到后边屋里，跟月娘说李瓶儿的坏话。

潘金莲对吴月娘说：“李瓶儿背地里好不说姐姐的坏话哩！她说姐姐像是开妓院的鸨母一样，管三管四的。还说当家爹晚上和她说了一夜贴心话，只差心肠五脏没掏给她。”月娘听了这话，十分恼火，便对吴大妗子、孟玉楼说：“你们昨天都在场，我又没说她什么，怎的就说我是开妓院的虔婆，管闲事的衙门？原先我还把她作好人看，原来知人知面不知心，是个绵里针、肉里刺的货。早晚我要当面问问她，

为什么这么挖苦我！”潘金莲本来这就是编的话，一听说吴月娘要找李瓶儿对质，心里先是有些慌了，急忙说：“姐姐宽恕她吧，常言‘大人不责小人过’，哪个小人没罪过？她在背地里挑唆汉子，我们姐几个谁没吃她排说过？动不动就倚仗自己有个孩儿降迫人。她还说的好话儿哩：等孩儿长大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俺们都是饿死的主儿！”

潘金莲说这些话的时候，西门大姐也在场。西门大姐平时和李瓶儿最好。常日里，李瓶儿把绫罗缎帛、针线鞋面、汗巾手帕等常常给西门大姐。西门大姐过来到李瓶儿屋里，把潘金莲对吴月娘说的这些话，就一五一十地学给了李瓶儿。李瓶儿当时正给孩子做端午节戴的绒线符牌、各色纱粽和解毒的艾虎，听了西门大姐的话，针也拿不起来，胳膊也软了，半日说不出话来，对着大姐掉眼泪，说：“我哪里说大娘一句不是来！就是说又对谁说来，也得有个下落！”大姐说：“要是我，你两个当面锣、对面鼓地对证一下，不就清楚了！”李瓶儿说：“我哪里对得过她那张嘴？只凭天地良心罢了。她昼夜算计的，只是俺娘儿两个，到明日，终究吃她算计了一个去才罢休。”大姐劝了一会儿，只见小玉请六娘李瓶儿和西门大姑娘吃饭。李瓶儿丢下针指，同大姐到后边来。

李瓶儿饭也没心思吃，回到房中，倒在床上就睡着了。西门庆从衙门中回来，见她睡觉，就问迎春。迎春说：“俺娘一天还没吃饭哩。”西门庆慌忙向前问道：“你为什么不吃早饭？”又见她两眼哭得红肿，又问：“你心里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只管对我说来。”李瓶儿见西门庆回来，急忙坐起来，揉了揉眼说：“我的眼有些疼，没有什么事。今日心里烦，

懒得吃饭。”并没提潘金莲饶舌的事。西门大姐在后边对月娘说：“刚才潘五娘说的话，我问六娘来，她发誓赌咒地望着我哭，说娘您这样看顾她，她怎么能说出这样伤天害理的话！”旁边吴大妗子也说道：“我也不信。李大姐那么好的个人，她怎能说这样的话。”吴月娘说：“想必是她两个有点隔阂，哄不动汉子，就走到后边来拿我饶舌根子。我还多着个心眼儿哩。”吴大妗子又说：“不是我背地里说，潘五姐一百个不及她。六姐为人心地好，来咱家已二三年，哪儿有一点歪样！”

正说话间，西门庆从外面进来，对吴月娘说：“你兑出五百两银子，再加上乔亲家五百两，二十是个好日子，打发来保、韩伙计和崔本，一道去扬州贩盐去。”说罢，月娘開箱拿出银子，交付给三人。每人又给五两银子，叫他们回家收拾衣装行李。

一天，西门庆的哥们朋友应伯爵来，说了几句李三、黄四借银子的事，然后对西门庆说：“有件事给哥说，你知道李桂姐的事吗？”西门庆说：“她从正月里去了，几时来过？我怎么知道她的勾当。”伯爵说：“王招宣府里的王三官，原是东京黄太尉侄女儿女婿。这黄太尉的侄女儿生得十分标致漂亮，上画儿只画半边儿，也没有这么俊俏相的。这王三官也是浮浪弟子，每日里不守着娘子，偏和老孙、祝麻子、小张闲三四个不三不四的人，往妓院里鬼混。不但往二条巷齐家那小丫头齐香儿使钱，还到李桂姐家里走，把她娘子的头面首饰都偷出来当了钱花。他娘子在家里气得上吊，后来到东京把这事告诉了黄太尉，黄太尉恼了，把这几个人名字批到东平府，东平府又行文着本县拿人。昨天把老孙、祝麻子

和小张闲，一古脑儿从李桂姐家拿了去。李桂姐躲到隔壁家过了一夜，今日说来求你帮忙说人情来的。”西门庆说：“我知道了，你先去吧。”

应伯爵刚出门，就见李桂姐的轿子已到了门首。这李桂姐原是妓院里的妓女，也曾和西门庆相好，后又认在西门庆门下做了干女儿。李桂姐身穿茶色衣裳，也没有搽脸涂粉，头发不整，用一块汗巾子搭着头，径到后院去了。一会儿，只见小厮琴童来请西门庆说：“大娘后边请，有李桂姨来了，请爹去。”西门庆走到后边，李桂姐花容暗淡，哭着与西门庆磕头说：“真是关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平白的祝麻子、孙寡嘴领着什么王三官来家里讨茶吃，我插了门不出来。不想从外边进来一伙人，不由分说把他几个拿了去。王三官夺门走了，我在隔壁家躲了。如今县里的差役指名儿要拿我上东京回话。爹你老人家可怜救救我，娘也替我说说。”西门庆笑着说：“你起来。你知道传票上还有谁的名儿？”桂姐说：“还有齐香儿的名字。王三官在齐香儿身上使了钱，她便该当。俺家若见他一个钱儿，就把眼珠子剜了；若是沾一沾他的身子，一个毛孔儿里生一个大疮。”吴月娘说：“你替她说说吧，省得她这样急咧咧地赌誓。”西门庆说：“既是这样，你且在我这里住几日，我差人去县里替你说去。”说着便叫小厮书童写个帖，到县里去。不一会儿，书童拿着李知县的回帖来告说：“李老爹说：‘别的都好办，只是拿人是东京上司行下来的批文。既是你老爹的面子，我这里宽限她几日。要免提，还须往东京上司那儿去说。’”西门庆听了沉吟说：“来保这两日起身往扬州，东京没人去。”月娘说：“这样，你打发韩道国、崔本先走，让来保到东京去说了桂

姐的人情，然后赶了去，你看吓得她变色变调的。”

西门庆听罢，就把来保叫了来，说：“你先不要去扬州，明早到东京走一遭，见你翟爹，好歹差人给太师爷通个关节，替桂姐说了这个人情。”桂姐听说，向来保拜了又拜，说：“来保哥，好歹明早起身吧，只怕迟了。回来后俺妈还要重谢保哥哩！”来保慌得顶头还礼，说：“桂姨，我就去。”于是领了书信，第二天一早便启程往东京去了。李桂姐见西门庆打发来保到东京替自己说人情去了，心里吃了定心丸，便哭脸换作笑脸，也有了精神，整日里说也有，笑也有，还时常和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及吴大妗子、西门大姐饮酒唱曲儿。

[艺术赏析]:

这段故事讲潘金莲搬弄是非，及西门庆搭救李桂姐。

潘金莲搬弄是非，是因为她生活在一夫多妻的家庭里，这就决定了妻妾们为争夺霸主地位，经常互相残杀，而且拉帮结派。本来月娘和李瓶儿结为联盟与潘金莲为敌，但是潘金莲深懂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道理，更知道吴月娘的地位自己一时还争不到，于是先打李瓶儿，拉吴月娘。她对吴月娘说：“李瓶儿背地里好不说姐姐的坏话哩！她说姐姐像是开妓院的鸨母一样，管三管四的！”故此吴月娘听了这话十分恼火，要找李瓶儿对质。

在这一节里，还有西门庆搭救李桂姐的描写。李桂姐本是妓院里一妓女，对西门庆并无真情。环境使她过早地认识了金钱的价值，过多地领悟了金钱的作用，过分地萌发了对金钱的贪欲。尽管西门庆是第一个占有她的男人，但李桂姐

对西门庆并无真情，这是因为青楼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即妓女不能有爱情。西门庆应当懂得这个道理，但是西门庆为何放下自己的正事不做为李桂姐做出如此大的牺牲呢！除了李桂姐是风月场上的能人，左右逢源外，西门庆追求肉欲的满足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潘金莲打狗伤人

[故事节录]

回伯爵和吴大舅走后，西门庆到李瓶儿房里。李瓶儿近日身子虚脱，不思饮食，日渐黄瘦。官哥儿也惊悸啼哭。第二天，西门庆就派人请了任医官来看李瓶儿，又在对门看着收拾房子，准备存放货物发卖。李娃姐、吴银儿还没走。吴月娘买了三钱银子的螃蟹，中午煮了，请吴大妗子、李桂姐、吴银儿吃了一回。吴月娘请的刘婆子来看官哥儿，刘婆子说：“哥儿受惊吓了，要住了奶。”又留下几副药。月娘给她三钱银子打发去了。孟玉楼、潘金莲和李桂姐、吴银儿、西门大姐在花架底下，抹骨牌赌酒。孙雪娥被众人赢了七八盅酒，不敢久坐去了。众人又叫李瓶儿顶缺儿。金莲又叫吴银儿、桂姐唱了一套曲儿，众姊妹饮到天晚才散。月娘又装了礼盒，送李桂姐、吴银儿家去了。

潘金莲吃得大醉归房，她见西门庆在李瓶儿房里歇了一夜，早晨又请任医官来看，因此恼在心里。不想该着倒霉，进门时黑影里又踩了软塌塌的一脚狗屎。进到房中叫春梅点灯来看，只见一双大红缎子鞋，满帮子的都玷污了。潘金莲一见，顿时柳眉立竖，星眼圆睁，叫春梅打着灯，把角门关了，拿大棍把那狗没高没低地只顾打，打得那狗乱蹿乱叫。李瓶儿使迎春过来说：“俺娘说，官哥儿才吃了刘婆子的药，睡着了。叫五娘这边别打狗了吧。”潘金莲坐着，半晌不说话。把那狗打了一回，叫开门放了出去。看着那鞋，左也

恼，右又恼，又寻起看门的丫头秋菊的不是来。她把秋菊叫到跟前说：“天这么晚了，狗也早该放出去了。这狗难道是你这奴才的野汉子？叫它遍地撒屎！知道我来，你也该点个灯儿出来，你为什么推聋作哑地装傻！”春梅也说：“我叫她早些把狗关到后院去，她只是拿眼儿瞅着我不理睬。”金莲一听更恼上三分，便叫秋菊到她跟前瞧鞋帮子上的污屎。等哄得她低头瞧，照脸就是几鞋底子，打得秋菊嘴唇都破了，忙走到一边。妇人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吩咐春梅：“给我揪过来跪着，把她身上衣服扯了去，好好让我打三十马鞭子，如扭一扭身子儿，我乱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秋菊衣裳，妇人叫把她手扯住，鞭子雨点般地打下来，打得这丫头杀猪似地叫。

那边官哥儿才合上眼儿，听到嚷叫又惊醒了。李瓶儿又使绣春来说：“俺娘上复五娘，饶了秋菊吧，只怕唬醒了官哥儿。”金莲的母亲潘姥姥正歪在里间炕上，听见打得秋菊喊叫，一骨碌爬起来，在旁边劝，金莲不依。又见李瓶儿使过绣春来说，就走过来夺她女儿手中的鞭子，说：“姐姐，少打她两下吧，惹得那边姐姐说，只怕唬了哥哥。为打驴扭了棍不要紧，可别伤了紫荆树。”金莲正恼，又听她娘替李瓶儿说话，便把手一推，险些儿把潘姥姥推倒，说：“怪老货，你给我一边坐着去！什么紫荆树、驴扭棍，你只管里差外合胡唠叨。”潘姥姥说：“贼作死的贱人，我怎的里差外合？我来你家讨碗冷饭吃，也叫你这样摔打我。”金莲说：“你觉得屈，明日你夹着那老屁股走，怕他家拿锅把我煮了吃！”潘姥姥见女儿这样顶撞，走到里边屋里呜呜咽咽地哭去了。金莲直把秋菊打得皮开肉绽，才放出来，又把她的腮

和脸，都用尖指甲掐得稀烂。

李瓶儿在屋里，只是用双手捂着孩子的耳朵，腮边落泪，敢怒而不敢言。第二天，李瓶儿见官哥儿吃了刘婆子的药不见好，夜里又着了惊吓，一双眼只是往上吊着，只得又拿出一对压被的银狮子来，交给薛姑子、王姑子印制经书散发，为官哥儿求福。潘金莲得知官哥儿病了，便对孟玉楼说：“仗着孩子，把汉子调唆得生根也似的在屋里，把她扶得正正的，把人恨不得踩到泥里还踩。今日天也有眼，你的孩儿也生出病来了。”玉楼说：“若有命，榔头也砸不死。若不是你儿女，舍经造像也没用。信着姑子，什么事干不出来。”

[艺术赏析]

这里写潘金莲打狗伤人，为何要打狗，自有其来由。

自从李瓶儿生下官哥以后，便化为始终笼罩在潘金莲心头的浓重阴影，并成为使之嫉妒、痛苦的巨大精神压力。实际潘金莲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自从有了官哥以后，西门庆确实把心从潘金莲那里偏到了李瓶儿一边。潘金莲的地位、待遇以及享受，也因此每况愈下。李瓶儿正与其相反，生了孩子以后，她被摆在一妻之下、诸妾之上的特殊位置。而且西门庆经常夜宿李瓶儿屋中，潘金莲则翡翠衾寒，芙蓉帐冷。正因为如此才引得本节中潘金莲吃酒大醉，又见西门庆在李瓶儿房中睡了一夜，本来就气不打一处来，偏偏在黑影里踩了软塌塌的一脚狗屎。于是不顾众人劝说，将狗痛打一顿。打后并不解气，又打秋菊，一顿好打，一出多日来的怒气。

更为精彩的是，潘金莲迁怒于其母亲潘姥姥。潘姥姥看

不下去，阻止潘金莲，被潘金莲一阵“夹着屁股回去”的辱骂。由此可见，潘金莲失宠后的怨气是多么大。

潘金莲怀嫉死官哥儿

[故事节录]

李瓶儿生官哥儿后，愈来愈得到西门庆的宠爱，潘金莲常怀妒忌不平之意，对官哥儿欲置死地而后快：

潘金莲房中养活着一只白狮子猫儿，浑身纯白，只额儿上带龟背一道黑，名唤“雪里送炭”，又名“雪狮子”。又善会口衔汗巾儿，拾扇儿。西门庆不在房中，妇人晚上常抱着它在被窝里睡，又不撒尿屎在衣服上。妇人吃饭，常蹲在肩上喂它饭，呼之即至，挥之即去。妇人常唤它是“雪贼”。每日不吃牛肝干鱼，只吃生肉半斤，调养得十分肥壮。潘金莲甚是爱惜它，终日抱在膝上摸弄。因李瓶儿官哥儿平时怕猫，寻常无人处，潘金莲就在房里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捩食。也是事有凑巧，官哥儿这几日心中不自在，连日吃刘婆子药，略觉好些。李瓶儿给他穿上红缎衫儿，安顿在外间炕上，铺着小褥子儿玩耍。迎春守着，奶子便在旁拿着碗吃饭。不料金莲房中这雪狮子，正蹲在护炕上，看见官哥儿在炕上穿着红衫儿一动动地玩耍，只当平日哄喂它的肉食一般，猛然往下一跳，扑向官哥儿，身上皆抓破了。只听那官哥儿呱的一声，倒咽了一口气，就不言语了，手脚俱风搐起来。慌得奶子丢下饭碗，搂抱在怀，只顾唾唠，给他收惊。那猫还赶着他要撕，被迎春打出外边去了。如意儿想孩子搐过一阵就好了，谁想只顾常连，一阵不搐，一阵搐起来。李瓶儿入在后边，一面使迎春：“后边请娘去，哥儿不好了，

风搔着哩，叫娘快来！”

李瓶儿不听则好，听了正是惊得六叶连肝肺，唬坏三毛七孔心。连月娘慌得两步做一步走，直扑到房中，见孩子搐得两只眼直往上吊，通不见黑眼睛珠儿，口中白沫流出，咿咿犹如小鸡叫，手足皆动。一见心中犹如刀割一般，连忙搂抱起来，脸着他嘴儿，大哭道：“我的哥哥，我出去时好好的，怎么搐起来？”迎春与奶子才把被五娘房里猫所唬一节说了。那李瓶儿越发哭起来，说道：“我的哥哥，你紧不可公婆意，今日你只当脱不了，打这条路儿去了。”月娘听了一声儿没言语，一面叫将金莲来，问她说：“是你屋里的猫唬了孩子？”金莲问：“是谁说的？”月娘指着：“是奶子和迎春说来。”金莲道：“你着老婆子这等张睛！俺猫在屋里好好儿的卧着不是，你们乱说！把孩子唬了，没的赖人起来，瓜儿只拣软处捏，俺这屋里是好缠的。”月娘道：“她的猫怎得来这屋里？”迎春道：“平常也来这边屋里过。”那金莲接过来道：“你这丫头也跟着她恁张眉瞪眼儿，六说白道的！将就些儿罢了，怎么要把弓儿扯满了，俺总是自认没时运来。”于是使性子，转身往房里去了。看官听说：常言道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这潘金莲平日见李瓶儿从有了官哥儿，西门庆百依百顺，要一奉十，每日争妍竞宠，心中常怀嫉妒不平之气，今日故行此阴谋：驯养此猫，必欲唬死其子，使李瓶儿宠衰，教西门庆复亲于己，就如昔日屠岸贾养神獒，害赵盾丞相一般。

月娘等人见孩子只顾搐起来，一面熬姜汤灌他，一面派来安儿快叫刘婆去。不多久，刘婆子来到，看了脉息，只顾跌脚，说道：“此遭惊唬重了，是惊风，难得过来。”急令快

熬灯心薄荷金银汤，取出一丸金箔丸来，在钟儿内研化。牙关紧闭，月娘连忙拔下金簪儿来，撬开口，灌下去。刘婆道：“过得来便好。如过不来，告过主家奶奶，必须要灸几蘸才好。”月娘道：“谁敢自作主张，必须还等他爹来，问了他爹。不然灸了，惹他回来吆喝。”李瓶儿道：“大娘救他命吧！若等他回来，只恐迟了。若是他爹骂，等我承当就是了。”月娘道：“孩儿是你的孩儿，随你灸，我不敢主张。”当即刘婆子把官哥儿眉攒、脖根、两手关尺并心口，共灸了五蘸，放他睡下。那孩子昏昏沉沉，直睡到日暮时分，西门庆回来时，还不醒。那刘婆见西门庆回来，月娘给了她五钱银子药钱，一溜烟从夹道内出去了。

西门庆来到上房，月娘把孩子风搐不好，对西门庆说了。西门庆连忙走到前边来看，见李瓶儿哭得眼红红的，问：“孩儿怎么风搐起来？”李瓶儿满眼落泪，只是不言语。问丫头、奶子，都不敢说。西门庆又见官哥儿手上皮儿去了，灸得满身火艾，心中焦躁，又走到后边问月娘。月娘隐瞒不住，只得把金莲房中猫惊唬之事说了，“刘婆子刚才看，说是急惊风，若不针灸，难过得来。若等你来，又恐怕迟了。他娘母子主张，教她灸了孩儿身上五蘸，才放下他睡了，这半日还未醒。”西门庆不听便罢，听了此言三尸暴跳，五脏气冲，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直走到潘金莲房中，不由分说，寻着猫，提溜着脚，走向穿廊，望石台基轮起来只一摔，只听响亮一声，脑浆迸万朵桃花，满口牙零噙碎玉。正是：不在阳间擒鼠耗，却归阴府作狸仙。那潘金莲见他拿出猫去摔死了，坐在炕上纹风也不动；待西门庆出了门，口里喃喃呐呐骂道：“贼作死的强盗，把人妆出去杀了，

才是好汉！一个猫儿碍着你尿屎，亡神也似走的来摔死了。他到阴司里，明日还问你要命，你慌什么，贼不逢好死变心的强盗。”

这西门庆走到李瓶儿房里，又说奶子、迎春：“我教你好生看着孩儿，怎么教猫唬了他，把他手也捩了！又信刘婆子那老淫妇，平白把孩子灸得那样的。若好便罢，不好把这老淫妇拿到衙门里，给她个两拶！”李瓶儿道：“你看孩儿伤得不得命，你又是怎样的！孝顺是医家，她也巴不得要好哩。”当下李瓶儿只指望孩儿好来，不料被艾火把风气反于内，变为慢风，内里抽搐得肠肚儿皆动，尿屎皆出，大便屙出五花颜色，眼目忽睁忽闭，终朝只是昏沉不省，奶也不吃了。李瓶儿慌了，到处求神、问卜、打卦，皆有凶无吉。月娘瞒着西门庆，又请刘婆子来家调神，又请小儿科太医来看。都用接鼻散试之，“若吹在鼻孔内打鼻涕，还看得；若无鼻涕出来，则看阴鹭，守他罢了。”于是吹下去，茫然无知，并无一个喷嚏出来。越发昼夜守着，哭涕不止，连饮食都减了。

八月十五日将近，月娘见他不好，连自家生日都免了不做。亲戚内眷，就送礼来也不请。家中只有吴大妗子、杨姑娘和大师父来相伴。那薛姑子和王姑子两个，在印经处争分钱不平，又使性儿彼此互相揭调。十四日，贲四同薛姑子催讨，将经卷挑将来，一千五百卷都完了。李瓶儿又给了一吊钱，买纸马香烛。十五日，同陈经济早到岳庙里进香纸，把经来看看都散施尽了，走来回李瓶儿话。乔大户家一日一遍，派孔嫂儿来看，又举荐了一个看小儿的鲍太医来看，说道：“这个变成天吊客忤，治不得了。”白给了他五钱银子，

打发去了。灌下药去，也不咽下，还吐出了，只是把眼合着，口中咬得牙格格响。李瓶儿通衣不解带，昼夜口接在怀中，眼泪不干，只是哭。西门庆也不往哪里去，每日衙门中回来，就进来看孩儿。

那消到日西时分，那官哥儿在奶子怀里只搐气。慌得奶子叫李瓶儿：“娘，你来看哥哥！这黑眼睛珠儿只往上翻，口里气儿只有出来的，没有进去的。”这李瓶儿走来，抱到怀中，一面哭起来，叫丫头：“快请你爹去！你说孩子快断气了。”西门庆听见后边官哥儿重了，急急走到李瓶儿房中。月娘众人 and 吴银儿、大妗子，都在房里瞧着，那孩子在他娘怀里，把嘴一口口搐气儿。西门庆不忍看他，走到中间椅子上坐着，只长吁短叹。那消半盏茶工夫，官哥儿呜呼哀哉，断气身亡。时值八月廿三日申时，只活了一年零两个月。全家大小放声号哭。那李瓶儿挝耳挠腮，一头撞在地下，哭昏过去，半日方才苏醒，搂着他大声哭叫道：“我的没救星儿，心疼杀我了！宁可我同你一块儿里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上了！我的抛闪杀人的心肝，撇的我好苦也！”那奶子如意儿和迎春在旁，哭得言不得，动不得。西门庆即令小厮收拾前厅西厢房干净，放下两条宽凳，要把孩子连枕席被褥抬出去，那里挺放。那李瓶儿还在孩儿身上，两手搂抱着，那里肯放，口口声声直叫：“没救星的冤家！娇娇的儿！生揭了我的心肝去了！撇的我枉费辛苦，干生受一场，再不得见你了，我的心肝！”月娘众人哭了一回，在旁劝她不住。西门庆走来，见她把脸抓破了，滚得宝髻蓬松，乌云散乱，便道：“你看蛮子！他既然不是你我的儿女，干养活他一场。他短命死了，哭两声，丢开好了。如何只顾哭，又哭不活

他，你的身子也要紧。如今抬出去，好叫小厮请阴阳来看。——那是什么时候？”月娘道：“这个也有申时前后。”玉楼道：“我头里怎么说来，他还等这个时候才去。原是申时生，还是申时死，日子又相同，都是二十三日，只是月分差些，整整的一年零两个月。”李瓶儿见小厮们伺候两旁要抬他，又哭了，说道：“慌抬他出去怎么的！大妈妈，你伸手摸摸，他身上还热的。”叫了一声：“我的儿啊！你教我怎生割舍的你去？坑得我好苦也！”一头又撞倒在地下，放声哭道，有《山坡羊》为证：

“叫一声，青天你，如何坑陷了人奴性命！叫一声我的娇儿呵，恨不的一声儿就要把你叫应。也是前缘前世那世里少欠下你冤家债不了，轮着我今生今世为你眼泪也抛流不尽。每日家吊胆提心，费杀了我心。从来我又不曾坑人陷人，苍天如何恁不睁眼。非是你无缘，必是我那些儿薄幸。撇的我回扑着地树倒无阴来呵，竹篮打水落而无效。叫了一声：痛肠的娇生！奴情愿和你阴灵，路上一处儿行。”

当下李瓶儿哭了一回，把官哥儿抬出停在西厢房内。月娘与西门庆商量：“还对亲家那里，并他师父庙里说声去。”西门庆道：“他师父庙里明早去罢。”一面派玳安去乔大户家说了；一面使人请了徐阴阳来批书；又拿出十两银子给贲四，教他快抬了一副平头杉板，令匠人随即攒造了一具小棺柩儿，就要入殓。乔宅那里一闻来报，随即乔大户娘子就坐轿子，进门来就哭。月娘众人都陪着大哭了一场，告诉前事一遍。不久，阴阳徐先生来到，看了，说道：“哥儿还是正申时永逝。”月娘吩咐出来，教与他看看黑书。徐先生掐指

寻复，又检阅了阴阳秘书，瞧了一回，说道：“哥儿生于政和丙申六月廿三日申时，卒于政和丁酉八月廿三日申时，月令丁酉，日干壬子，犯天地重春，本家却要忌哭。亲人不忌。入殓之时，蛇、龙、鼠、兔四生人避之则吉。又黑书上云：壬子日死者，上应宝瓶宫，下临齐地。他前生曾在兖州蔡家作男子，曾倚力夺人财物，吃酒落魄，不敬天地六亲，横事牵连，遭气寒之疾，久卧床席，秽污而亡。今生为小儿，亦患风痲之疾。十日前被六畜惊去魂魄，又犯土司太岁，先亡摄去魂，死托生往郑州王家为男子，后作千户，寿六十八岁而终。”须臾，徐先生看了黑书，“请问老爹：明日出去，或埋或化？”西门庆道：“明日如何出得！出三日，念了经，到五日出去，坟上埋了罢。”徐先生道：“二十七日丙辰，合家本命都不犯，宜正午时掩土。”批毕书，一面就收拾入殓，已有三更天气。李瓶儿哭着往房中寻出他几件小道衣道髻鞋袜之类，替他安放在棺柩内，钉了长命钉。合家大小又哭了一场，打发阴阳去了。

次日，西门庆乱着，也没往衙门中去。夏提刑打听得知，早晨衙门散时，就来吊问，致赙慰怀。又差人对吴道官庙里说知。到三日，请报恩寺八众僧人在家诵经。吴道官庙里及乔大户家，俱备折桌三牲来祭奠。吴大舅、沈姨夫，门外韩姨夫、花大舅，都有三牲祭桌来烧纸。应伯爵、谢希大、温秀才、常时节、韩道国、甘出身、贲地传、李智、黄四，都斗了分资，晚上来与西门庆宿伴。打发僧人去了，叫了一起提偶的，先在哥儿灵前祭毕，然后西门庆在大厅上放桌席管待众人。

那日院中李桂姐、吴银儿及郑月儿三家，都有人情来上

纸。李瓶儿思念官哥儿，每日黄恹恹，连茶饭儿都懒得吃，提起来只是哭涕，把喉音都哭哑了。西门庆怕她思想孩儿，寻了拙智，白日里吩咐奶子、丫鬟和吴银儿相伴她，不离左右。晚上，西门庆一连在她房中歇了三夜，枕上百般解劝。薛姑子夜间又替她念《楞严经》、《解冤咒》，劝她：“不要哭了。经上不说的好的？改头换面，轮回去来，世机缘莫想他当来世。他不是你的儿女，都是宿世冤家债主，托生来化财化目，骗劫财物，或一岁而亡，二岁而亡，三、六、九岁而亡。一日一夜，万死万生。《陀罗经》上不说的好的？昔日有一妇人，常持《佛顶心陀罗经》，日以供养不缺。乃于三生之前，曾置毒药，杀害他命。此冤家不曾离于前后，欲求方便，致杀其母，遂以托荫此身。在母胎中抱母心肝，令母至生产之时，分解不得，万死千生。及至生产下来，端正如法，不过两岁，即便身亡。母思忆之，痛切号哭，遂即把她孩儿抛向水中。如是三遍，托荫此身，在母腹中，欲求方便，致杀其母。至第三遍，准前得生，向母胎中百千计较，抱母心肝，令其母千生万死，闷绝叫唤。准前得生下，特地端严，相见具足，不过两岁，又以身亡。母既见之，不觉放声大哭，是何恶业因缘？把孩儿弄到江边，已经数时，不忍抛弃。感得观世音菩萨，遂化作一僧，身披百衲，直至江边，乃谓此妇人曰：‘不用啼哭，此非是你男女，是你三生前冤家，三度托生，欲杀母不得。因为你常持诵《佛顶心陀罗经》，并供养不缺，所以杀汝不得。若你要见这冤家，可随贫僧手指看之。’说罢，以神通力一指，其儿遂化作一夜叉之形，向水中而立，报言：‘缘汝曾杀我来，我今故来报冤。盖缘汝有大道心，常持《佛顶心陀罗经》，善神日夜拥

护，所以杀汝不得。我已蒙观世音菩萨受度了，从今永不与汝为冤。’道毕，沉水中不见。此女人两泪交流，礼拜菩萨，回家益修善事，后寿至九十七岁而终，转女成男。不该我说：今你这儿子，必是宿世冤家，托来你荫下化目化财，要恼害你身。为缘你供养修持，舍了此经一千五百卷，有此功行，他投害你不得，今此离身。到明日再生下来，才是你儿女。”这李瓶儿听了，终是爱缘不断，但提起来，仍然流涕不止。

转眼间过了五日光景，到廿七日早晨，雇了八名青衣白帽小童，大红销金棺，与幢、云盖、玉梅、雪柳围随，前首大红铭旌，题着“西门冢男之柩”。吴道官庙里，又派了十二众青衣小道童儿来，绕棺转咒生神玉章，动清乐送殡。众亲朋陪西门庆穿素服走至大街东口，将到门上，才上头口。西门庆恐怕李瓶儿到坟上悲恸，不叫她去。只是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大姐，家里五顶轿子，陪乔亲家母、大妗子和李桂姐、郑月儿、吴舜臣媳妇郑三姐，到坟头去。留下孙雪娥、吴银儿及姑子在家，与李瓶儿做伴儿。那李瓶儿见不放她去，见棺材起身，送出到大门口，赶着棺材大放声，一口一声只叫：“不来家亏心的儿吓！”叫的连声气破了，不防一头撞在门底下，把粉额磕伤，金钗坠地。慌了吴银儿与孙雪娥，向前搀扶起来，劝到后边去了。到了房中，见炕上空落落的，只有他耍的那寿星博浪鼓儿还挂在床上，一面想起来，拍了桌子，不由又哭了。《山坡羊》全腔为证：

“进房来，四下静，由不的我悄叹。想娇儿，哭的我肝肠儿气断。想着生下你来我受尽了千辛万苦，说不得的恨干就

湿成日把你耽心儿来看。教人气破了心肠和我两个结冤，实承望你与我做主儿团圆久远。谁知道天无眼又把你残生丧了，撇的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明知我不久也命丧在黄泉来呵，咱娘儿两个鬼门关上一处儿眠。叫了一声：我娇娇的心肝！皆因是前世里无缘，你今生寿短。”

那吴银儿在旁，一面拉着她手，劝说道：“娘，少哭了。哥哥已是抛闪了你去了，那里再哭得活？你须自解自叹，不要只顾烦恼了。”雪娥道：“你又年少青春，愁到明日养不出来怎么的！这里墙有缝，壁有眼，俺不好说的：她使心用心，反累己身。谁不知她气不忿你养这孩子。如果是她害了，当当来世，教她一还一报，问她要命。不知你我也被她活埋了几遭哩！只要汉子常守着她还好，到别人屋里睡一夜儿，她就气生气死。早时前者，你们都知道，汉子等闲不到我后边，到了一遭儿，你看背地乱嘟囔，唧喳成一块，对着他姐儿们，说我长，道我短，那个纸包儿里也看哩！俺也不言语，每日洗着眼儿看着她。这个淫妇，到明日还不知怎么死哩！”李瓶儿道：“好了，我也惹了一身病在这里，不知在今日明日死也，和她也争执不得了，随她吧。”

那潘金莲见孩子没了，李瓶儿死了生儿，每日抖擞精神，百般的称快，指着丫头骂道：“贼淫妇！我只说你日头常晌午，却怎么今日也有错了的时节？你斑鸠跌了弹也，嘴答谷了！春凳折了靠背儿，没了倚了！王婆子卖了磨，推不的了！老鸽子死了粉头，没指望了！却怎的也和我一般？”李瓶儿这边屋里，分明听见，不敢声言，背地里只是流泪。着了这暗气暗恼，又加之烦恼忧戚，渐渐心神恍乱，梦魂颠倒儿，每日茶饭都减少了。自从坟上葬埋了官哥儿回来，第

二日，吴银儿就回家去了。老冯领了十三岁丫头来，卖给孙雪娥房中使唤，要了五两银子，改名翠儿。

这李瓶儿一者思念孩儿，二者着了重气，把旧时病症又发起来，照旧下边经水淋漓不止。西门庆请任医官来看一遍，讨将药来，吃下去如水浇石一般，越吃药越旺。

[艺术赏析]

潘金莲害死宋惠莲后，便将争宠的矛头指向李瓶儿。李瓶儿生官哥儿，这对潘金莲来说乃是雪上加霜，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导演了这场害死官哥儿的丑剧。这是潘、李争斗的第一个高潮，同时它为第二个高潮的出现——李瓶儿悲愤而亡——准备了条件。

妻与妾或妾与妾之间的争宠斗争，实质上是权力与财产之争。在这场斗争中，潘金莲始终处于进攻的地位，她要独占西门庆，此人又心毒手辣，善于机变。李瓶儿则善良老实，一直以忍让、委曲求全，乃至以德报怨的态度待之。这就决定了这场斗争形式的特殊性，它表现为时隐时现，忽明忽暗，时起时伏，形态多变，而一直没有以正面冲突的状态出现。

潘金莲要用猫来害官哥儿，蓄谋已久。潘金莲“不是生好意，因李瓶儿官哥儿平昔怕猫，寻常无人处，在房里用红绢裹肉，令猫扑而捩食”。官哥儿怕猫。官哥儿在玉皇庙寄法名时，西门庆对吴道官说，“他是有些小胆儿。……猫狗都不敢到他跟前”。有一回，潘金莲与陈经济调情，将官哥儿放在芭蕉丛中，被猫吓得怪哭。西门庆与潘金莲纵淫，“不想旁边蹲踞着一个白狮子猫儿看见动旦，不知当做甚么

物件儿，扑向前，用爪来挝”。

官哥儿被猫吓着大搐起风来。面对事态特变，李瓶儿只是痛哭。当西门庆问原因时，李瓶儿已知金莲所为，但“满眼落泪，只是不言语”，李瓶儿有着善良、怯弱和忍让的个性。她的哭诉：“今日你只当脱不了，打这条路儿去了”，一个弱者在强者的侵害下，预感到倍受欺凌而无可奈何。而吴月娘一面找金莲查问病由，一面熬姜汤灌孩子，一面吩咐请刘婆子，表现了一家主母的镇定、干练。而在是否给官哥儿灸蘸这件事上，她和李瓶儿发生了分歧意见，她说：“孩儿是你的孩儿，随你灸，我不敢主张。”由于平时西门庆宠着李瓶儿，吴月娘对李瓶儿也有意见。而此时潘金莲又怎样呢？潘金莲知道闯了祸，她又惧怕西门庆，于是当吴月娘查询时，采取了抵赖的态度，而且振振有词地反诬别人赖她，“瓜儿只拣软处捏”，说自己是“自凭没时运来”，露出无耻的嘴脸。当西门庆盛怒之下冲进金莲房中将猫摔死时，金莲“坐在炕上风纹也不动”。西门庆离去后，她才“口里喃喃呐地骂：贼不逢好死变心的强盗”。此时潘金莲的心情是很微妙的。官哥儿死后，潘金莲百般称快，指桑骂槐，骂得李瓶儿狗血喷头，从此着了暗气种下病根。潘金莲的泼妇骂街的情态表现得神情毕肖。另有吴银儿与孙雪娥来劝慰李瓶儿。吴银儿只是说：“你须自解自叹，只顾烦恼怎的？”而孙雪娥则大不一样，她与李瓶儿同病相怜，平时受了潘金莲许多气，趁此机会作了一番爆发：“有日洗眼儿看着她，这淫妇，到明日这不知怎么死哩”，“不知你我被她活埋了几遭了”。

妻妾护短泼醋

[故事节录]

十一月二十八日这天，应伯爵新添的儿子过满月，便请了温先生写了帖儿，请吴月娘等几位女眷过去吃满月酒。

头一天晚上，西门庆在潘金莲屋里歇。金莲道：“我有件事求你，依不依？”西门庆问是什么事，金莲道：“明日到应二家吃酒，她们都穿着皮袄，只是我没得穿。你把李大姐那件给了我，也是与你做老婆一场。”西门庆道：“你这小贱妇儿，单会沾小便宜儿。她那件皮袄值六十两银子哩，穿在你身上，烧得你不摇摆！”妇人道：“怪奴才，你又没给了张三、李四的老婆，左右是你的老婆，替你装门面，怎么就这些声儿气儿的？”西门庆于是走到李瓶儿房中，叫迎春去后边月娘处讨来钥匙，又叫如意找出那件貂鼠皮袄，让如意儿送过去。又顺便找出几件衣服，给了如意儿。

二十八日早晨，月娘房里的丫鬟玉箫，打发西门庆出门，就到金莲房中说：“昨日俺娘好不说五娘哩。”金莲听了道：“她说我什么来？”玉箫道：“俺娘说你把拦的爹紧，又恼五娘向爹讨皮袄没对她说。”金莲道：“没的扯淡的话！有一个汉子做主罢了。你是我婆婆？你管着我，大小横竖都是个老婆。我把拦他，我拿绳子拴着他腿儿不成！偏有那些浪声浪气的！”说完，玉箫后边去了。金莲在镜台前搽胭脂抹粉，插花戴翠，又让春梅到后边问玉楼，今日穿什么颜色衣裳。五个妇人说好了，都是白鬃髻，珠子箍儿，浅色衣服。

只有吴月娘戴着白绉纱金梁冠儿，上穿着沉香遍地金妆花补子袄儿，纱绿遍地金裙儿。一顶大轿，四顶小轿，排军开路，棋童、来安跟随，拜辞了吴大妗子、三位师父、潘姥姥，到应伯爵家吃满月酒去了。

家里如意儿和迎春，午间请了潘姥姥、春梅一起吃酒，又叫了郁大姐弹唱着。吃了一会儿，春梅叫迎春到后边请申二姐来唱《挂真儿》曲子。不想申二姐正伴着大妗子、大姐、三个姑子、玉箫在上房坐着吃茶哩。申二姐见叫，不肯过来，大妗子让她过去看看，也不动身。迎春回来道：“我说前边大姑娘叫你，她一点不动，说这里大姐是大姑娘，哪里又钻出个大姑娘来？我说是春梅姑娘，她说春梅姑娘又怎么样？我没空儿，这里唱给大妗奶奶听哩！”春梅听了，只气得五脏冲天，满脸红紫，众人拦阻不住，一阵风似地走到上房，指着申二姐大骂：“你是什么总兵官娘子，不敢叫你！你无非只是个走千家、串万户的瞎贱妇！你晓得什么好曲儿，左右是那几句东沟篱、西沟坝的油腔狗舌调！俺家本司三院唱的老婆，不知见过多少，稀罕你！”申二姐被骂得眼睁睁的，敢怒而不敢言，道：“唉哟！这位大姐好大性儿。刚才我也没说什么歹话，怎么就这样折损人？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春梅道：“你要有这性气，早不该到人家求衣食，唱给人家听。趁早给我走，不要来了。”申二姐道：“我也没赖在你家！”春梅道：“赖在我家，叫小厮把你的鬃毛捋光了！”大妗子道：“你这孩儿，今天怎么这样子，还不往前边去。”春梅只是不动身，申二姐哭哭啼啼，收拾衣裳包子，也不等轿子来就走了。

月娘众人晚上回来，不见了申二姐，问是怎么回事？大

妗子瞒不住，就把春梅骂她的事说了一遍。月娘听了有几分恼，说道：“奴才也没个规矩，成什么道理。都像这样，好人歹人还不都让她骂遍了！”金莲道：“风不摇，树不动，谁叫她拿腔作势的不唱。为这瞎贱妇还要打春梅几棍儿？”金莲一心要西门庆到她屋里去，就掀着帘儿叫他：“你不往前边去，我等不得你，我先走了。”西门庆道：“你先走一步，我吃了这酒就来。”金莲一直往前边去了。月娘听了这话，气得脸儿通红，道：“我偏不让你去，我还和你说话哩。明明地硬来我屋里叫你，没廉耻的货，就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老婆？就让她给把拦住了，从东京来，也通影儿不进后边歇一夜，叫人怎么不恼你？凡事冷灶着把火儿，热灶着把火儿才好。今日孟三姐在应二嫂那里，一天也没吃什么，不知是着了冷气怎么的，只是心凄恶心，应二嫂递了两盅酒，都吐了，你还不往她屋里瞧瞧去。”西门庆听了，就走到玉楼房中，歇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金莲等西门庆一晚上不来，正在气恼，只见玉箫走来说道：“昨晚俺娘对着爹好不说五娘，说五娘与爹合穿着一条裤子，没廉耻。整天把拦着爹不往后边来，完了把爹打发到三娘房里歇了一夜，又对着大妗子、三位师父说五娘惯得春梅没规矩。”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金莲全听在耳里，记在心上。也不对月娘说，就先把潘姥姥打发回家去了，然后悄没声儿地来到后院月娘房前。只听月娘对着大妗子道：“你看，昨天说了她两句，今早就使性子打发她娘走了，不知心里要起什么事头哩。”金莲听说，猛地走进屋里说：“可是大娘说的，我打发了她回去，我好把拦汉子。”月娘道：“是我说的，你又怎么样？原来就你是他的老婆，别

人不是他的老婆？动不动就说：‘别人不知道，我知道。’你成日守着他，什么不晓得！”金莲道：“他不往我屋里去，我莫非能拿猪毛绳子套了他去不成！哪个浪得慌了是怎的？”月娘道：“你不浪得慌，他昨日在我屋里好好儿坐着，你怎么掀门帘子，硬叫他到你前边歇去？一个皮袄儿，悄悄问汉子要了，穿在身上，挂口儿也不来后边提一声儿。都是这样子，不成了放小鸭儿？一个使唤的丫头，你也和她猫鼠同眠，惯得不像样儿，不管好歹就骂人。”金莲道：“是我的丫头又怎的？你们只管打就是！皮袄是我问他要的，可开门也拿了几件衣裳给别人，这个你怎么就不说了？像这等事又是谁浪？”

吴月娘听她说了这两句，心里越发下不去，紫着脸说：“这个是我浪了，随你怎么说。我当初是黄花女儿嫁他，不是趁来的老婆。那没廉耻的趁汉子精才浪，俺们是真材实料，不浪。”吴大妗子上前劝拦道：“三姑娘，你这是怎么啦？快住口吧。”这里一边劝，月娘口里的话纷纷泼出来：“你害死了一个，如今只多我了。”孟玉楼见月娘说，便说：“唉哟，大娘今日怎么这样恼，说出话来连累俺们，一棒打着好几个。也没见这六姐，你让大娘一句罢了，只顾拌起嘴来。”大妗子道：“常言道‘要打没好手，要骂没好口’，你们姊妹们嚷斗，俺们亲戚们在这里住着也羞。姑娘，你不依我，想是嗔怪我在这里，叫轿子回我家去吧。”那潘金莲见月娘骂她，坐在地下打滚撒泼，自己打了几个嘴巴子，头上的鬚髻撞散在一边，大哭大叫道：“我死了吧，要这命做什么！你是明媒正娶来的，我是趁到你家来的。这也不难，等他回来，给了我休书，我去就是了。你是真材实料，谁敢和

你比！”月娘越发大怒，说道：“你这样放刁儿，哪个怕你？我不真材实料，难道我在这家里养汉来？”金莲道：“你不养汉，谁又养汉来？你就给我拿出个主儿来！”玉楼见她俩越说越难听，就去拉金莲到前边去，说道：“大家都省些口舌，只顾拣难听的说，也不怕三位师父笑话。你起来，我送你到前边去吧。”那金莲只不肯起来，被玉楼和玉箫一齐拉起来，送到前边去了。

大妗子劝月娘道：“姑娘，你身上不方便，不该这样惹气。你姐妹们欢欢喜喜，俺们在这里住着也好。像这样闹气，又不依个劝，让人看了不好。”那三个姑子见嚷闹起来，打发小姑儿吃了点心，包了盒子，告辞月娘众人。月娘道：“三位师父，不要笑话。”薛姑子道：“我的佛菩萨，谁家灶内没有烟。佛法上说：‘冷心不动一孤舟，净埽灵台正好修。’为人只把心养静了，成佛成祖，都先从这儿上起。”月娘连忙道了万福，叫大姐：“你和二娘送三位师父出去，看狗。”于是打发三个姑子出门去了。

月娘又对吴大妗子说：“如今犯夜的倒拿住了巡更的。我倒容了她，人倒不容我。刚才我摆着茶儿，好意等她娘来吃，谁知她三不知地打发走了，早就安着心儿和我吵。她悄悄过来听，哪个怕她不成！”小玉道：“不知五娘几时来的，也听不见她脚步声。”孙雪娥道：“她脚上穿着毡底鞋，只会行鬼路儿，你可听不见。以前和我闹气，背地里给人嚼说我，叫爹打我两顿。”月娘道：“她贬踩惯了人，今日还要踏踩我哩。你刚才不见她那撞头打滚儿撒泼儿，你爹回来知道，管就把我翻到底下去。”李娇儿笑道：“有这样的事，还不反了世界。”月娘道：“你不知道，她是那九条尾的狐狸

精，只把汉子占住了。”众人劝了一会儿，玉箫安排饭上来，月娘也不吃，道：“我这会儿好头疼，心口里恶泛泛的。”叫玉箫：“那边炕上放个枕头，我先躺一会儿。”并吩咐李娇儿陪大妗子吃饭。

[艺术赏析]

妻妾护短泼醋是描写潘金莲与吴月娘的一场冲突。其本质是想在西门庆面前争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康德说过：“已婚夫妻相互间的关系，涉及各自的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拥有权，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因此，婚姻仅仅在一夫一妻制中，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可悲的是潘金莲被娶进西门庆家，在妻妾中仅仅是第五位。争斗是必然的了。

潘金莲与吴月娘争斗是因为皮袄风波。潘金莲向西门庆要了一件皮袄穿，月娘知道后，很不高兴，竟对丫头“恼五娘问爹讨皮袄没对她说”，事情虽小，但在月娘看来，却无异于不承认她当家理财的权力，当然非常恨之。

春梅毁骂申二姐，是潘吴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月娘不在时，春梅叫申二姐到前边唱曲儿，申二姐不去，得罪了春梅，当场被春梅骂走，这无异于打了月娘的脸，故月娘回家，就有几分恼，当即责怪潘金莲“奴才也没个规矩，成什么道理”。俨然以大老婆的身份教训小老婆，责怪潘金莲纵容丫头使性骂人、主子奴才串通作乱坏了家中的规矩。不料潘金莲不吃她那套，马上顶了回去，反怪申二姐倚着月娘“拿腔作势不唱”，根本不把月娘的教训放在眼里，于是把月娘气得脸通红。

吴月娘深感主人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因此便决意出来迎

战。当天晚上，潘金莲走到月娘房中叫西门庆到她那里过夜，被月娘听见，月娘立即干预指骂潘金莲：“没廉耻的货，自是你是他的老婆，别人不是他老婆？”由此又展开了一场妻妾之间的大战。

不难看出，吴、潘之间的矛盾大都不是她们之间的正面冲突，而是由他人引发出来的摩擦。其原因是潘金莲的行为冲撞了吴的尊严，从而激发她站出来维护其地位。可见，吴月娘的正妻难做，而潘金莲为妾则更加困难。在潘的头上，除了夫权像幽灵一样时时操纵着她的行动外，另一个幽灵——妻权，也时时约束着她的言行。

二、塑造李瓶儿艺术形象 的故事情节赏析

李瓶儿墙头密约

[故事节录]

西门庆从丽春院回家，吴月娘告诉他，花家派小厮送帖来，请他一起到外面吃酒。西门庆随即整好衣帽，叫了两个跟随，骑匹骏马，先径到花家。不想花子虚有事出去了。他娘子李瓶儿，夏月间戴着银丝假髻，金镶紫瑛坠子，藕丝对衿衫，白纱挑线镶边裙，裙边露一对红鸳凤嘴尖尖翘翘小脚，立在二门里台基上。西门庆急匆匆走进门，两人撞了个满怀。西门庆对她留心已久，今天见她生得很是白净，五

短身材，瓜子脸儿，细弯弯两道眉儿，红扑扑一点唇儿，不觉魂飞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李瓶儿还了个万福，转身立在角门里，半露娇容道：“今日他请大官人到外边吃酒去，好歹看奴的面，劝他早些回家。家里只两个丫鬟和奴，并无别人。”西门庆道：“嫂子说得有理，二哥家事要紧。嫂子既然吩咐在下，在下一定伴二哥同去同来。”

不一会儿，花子虚来家，李娇儿便回房去了。西门庆、花子虚二人寒暄过后，一同到了妓院吴银姐处，狂吃滥饮了一番，西门庆又把灌得酩酊大醉的花子虚送回家来。李瓶儿道：“往后大官人若遇他在院中，好歹看奴薄面，劝他早回，少在外胡混。奴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西门庆心领神会，道：“嫂子说哪里话！这点小忙还不帮，相交朋友做什么？嫂子放心，我一定劝说二哥。”李瓶儿又道了万福，叫丫鬟拿来果仁泡茶请西门庆吃。从此，西门庆就安心设计，图谋这妇人。屡屡安排应伯爵、谢希大一伙人，拉住花子虚在院里饮酒过夜，他便脱身来花家门口站立。李瓶儿也常领两个丫鬟在门口。西门庆看见了，扬声咳嗽，一会儿走过东边，一会儿又往西去，或在对面站立，眯眼往花家门里瞧。李瓶儿身影在门里，见西门庆过来，就闪进里面，西门庆过去了，又探头张望。两人眼意心期，已不在言表。

转眼又到了九月重阳。花子虚叫了两个妓女，请西门庆来赏菊，又邀应伯爵、谢希大、祝实念、孙天化四人相陪。传花击鼓，欢乐饮酒。众人饮酒到掌灯之后，西门庆离开席到外边解手，不防李瓶儿正在遮帘窗榻子边偷视，两人又撞了个满怀。李瓶儿走到西角门口，暗暗差绣春丫鬟黑影里走到西门庆跟前，低声说道：“俺娘让我对西门爹说，少吃酒，

早早回家。晚时，娘如此这般，要和西门爹说话哩！”西门庆听了，欢喜不尽。小解回来，到席上连酒也不吃，左右两个弹唱的递酒，他只是装醉不吃。看看到一更时分，那李瓶儿不住地走来帘外往里看，见西门庆坐在上边假作打盹，应伯爵、谢希大两个如同钉在椅子上，不肯动身，祝实念、孙天化熬不住走了，他两个还不动，急得李瓶儿火烧火燎。西门庆耐不住，走出来，又被花子虚抓住不放，道：“今日小弟没敬心，哥哥怎么平白地不肯坐？”西门庆道：“我实在醉了，吃不下去。”于是故意东倒西歪，叫两个小厮扶回家去了。应伯爵道：“他今天不知怎么的，总不肯吃酒，吃了不多就醉了。既是东家费心，难为两个姐姐在此，拿大杯来，咱们再来它四五十轮散了吧。”李瓶儿在帘外听见，不住地骂：“该死的囚胚子。”暗中差小厮天喜请花子虚来，说道：“你既要和这伙人吃，趁早给我到院里吃去，不要在家里吵闹我。半夜三更，熬油费火，我哪里耐烦！”花子虚道：“这么晚和他们去院里，不回家来，你不要再麻烦我。”李瓶儿道：“你去，我不麻烦你就是了。”花子虚巴不得她这样说，走来对众人道：“我们到院里去。”应伯爵道：“真的？别哄我。嫂子答应吗？”花子虚道：“她刚才已经说了，叫我明天回家。”于是连两个唱的，还有天福、天喜两个小厮，一齐起身，重新到后巷吴银姐院里吃酒。

西门庆推醉回家，走到金莲房里，刚脱了衣裳，就往前边花园里去坐，单等李瓶儿那边请他。好一会儿，听得那边赶狗关门。随后，只见丫鬟迎春黑影里扒着墙，装着叫猫，看见西门庆坐在亭子上，悄声递了话。西门庆连忙搬过一张凳踏着，偷偷爬过墙来。里边早为他安下梯子，很是方便。

李瓶儿打发花子虚走后，就摘了冠儿，乱挽乌云，素体浓妆，立在穿廊下。看见西门庆过来，喜不自禁，急忙迎进房中。灯烛下，早已安排了一桌齐整酒肴果菜，壶内满贮香醪。李瓶儿高擎玉杯，递给西门庆，道：“一向感谢官人，请官人过来，聊尽奴家一点薄情。又撞着两个天杀的，只顾涎脸坐着，急死奴家了。刚才叫我都打发到院里去了。”西门庆道：“只怕二哥还要来家。”李瓶儿道：“奴已吩咐他院里过夜，不来了。两个小厮也都跟去了。家里再无别人。只这两个丫头，一个冯妈妈看门，她是奴从小儿养娘，心腹人。前后门都已关闭了。”西门庆听了，心中欢喜。于是两个交杯换盏，一起饮酒。迎春在旁边斟酒，绣春往来拿菜。酒过数巡，两个丫鬟收拾酒桌，拽上门出去了。当下西门庆与李瓶儿如胶似漆，一直盘桓到五更时分。窗外鸡叫，东方渐白，西门庆恐怕花子虚回来，整衣起身，照前越墙而过。两个人约定下暗号，只要花子虚不在家，这边就差丫鬟在墙头上，以咳嗽为号，或先丢块瓦儿。那边西门庆便用梯凳爬过墙来。两个隔墙酬唱，窃玉偷香，深夜里又不由大门行走，街坊邻居谁能知晓。作为西门庆的结拜兄弟花子虚，更被蒙在鼓里，一点儿不知，而且在外面院里过夜，再听不到絮叨声，还要感谢娘子仁德无量哩！

[艺术赏析]

西门庆是有财产、地位、并能运用自身的个人魅力勾引女人的淫棍。正是由于他具有的这些诱惑，使李瓶儿倾心于他。当然，李瓶儿之夫花子虚不但形体亚于西门庆，且整天赌淫成性，令李瓶儿厌恶。这些是促发李瓶儿与西门庆墙

头密约的缘因。

对墙头密约，李瓶儿是有心，西门庆是有意。两人第一次碰个满怀时，李瓶儿唇儿红扑扑，向西门庆还个万福，转身立在角门里，半露出娇容，并作暗示；第二次碰个满怀时，李瓶儿正偷看西门庆。事后又差绣春向西门庆传情，约好相见地址和接头暗号。为了西门庆，李瓶儿可谓情感大发，越来越猛烈、迫急了。于是她不耐烦，骂客人是“该死的囚坯子”，对西门庆说“急死奴家了”。从李瓶儿对西门庆的情感发展全貌来看，她不像潘金莲那样纯粹追求性生活的享乐，而且她对西门庆也确存有爱情，也不像潘金莲那样霸道。可以说，李瓶儿的出现给潘金莲树立了一个陪衬形象。

西门庆对李瓶儿，在这一回中几乎是将她作为淫乱对象，因而也使用了在李瓶儿前献媚献情之法。刚看见李瓶儿，就窥视她的小脚，将她看个通身，魂飞天外，即起主意，作深深之揖，得到李瓶儿的暗示后，设法摆脱花子虚偷到李瓶儿房里做情。

蒙在鼓里的是花子虚。西门庆对朋友之妻垂涎已久，一心要霸占，是丧失良知、不知廉耻的。

花子虚完全没有料到西门庆的行为，一直邀他赌淫。对于花子虚的纵饮无度的糜烂生活，李瓶儿是同样不耐烦的，感到孤寂难受，这就促发她去移情于西门庆，与西门庆眉目传情，一拍即合了。

可以说李瓶儿因自身地位和性情温和等因素，一出现就预示着不好结局的开始。墙头密约算是她生活中较为有吸引力的一段插曲。

李瓶儿待嫁西门庆

[故事节录]

花子虚死后，李瓶儿请过西门庆来，与他商议买棺木入殓，念经发送，到坟上安葬。那花大、花三、花四家也都来吊孝送殡。西门庆还叫吴月娘办了一桌酒席，为他山头祭奠。当日李瓶儿乘轿回家，设了一个灵位，供奉在房中。虽是守灵，却一心只想着西门庆。

正月十五日，西门庆前一天派玳安送来四盘羹菜，一坛酒，一盘寿桃，一盘寿面，一套织金重绢衣服，写吴月娘名帖，送给李瓶儿做生日。李瓶儿随即让冯妈妈拿帖儿，请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又暗捎一个帖儿，请西门庆那日晚赴席。李瓶儿住在狮子街灯市新买的房子，门面四间，到底三层，临街是楼，后面紧靠着乔皇亲花园。这天，吴月娘等人穿得花花绿绿，坐轿子来到李瓶儿家，吃酒、观灯，很是热闹了一番。西门庆白天在妓院李桂姐处玩耍，二更时分，知道妇人们都走了，才到李瓶儿家来。

西门庆叫开门，李瓶儿在堂中秉烛，花冠齐整，素服轻盈，正倚帘栊盼望。见西门庆进来，忙移莲步，款促湘裙，下阶迎接，笑道：“你怎么这晚才来？”西门庆道：“我和几个朋友院里吃酒，脱不开身。”李瓶儿道：“多谢你重礼。他娘们不肯多坐，只说家里没人，早早走了，叫奴怪没意思的。”于是重筛美酒，再整佳肴，把堂中花灯都点上，放下

暖帘。李瓶儿跪下给西门庆递酒，说道：“拙夫已故，奴家举目无亲。今日这杯酒，只靠官人与奴做个主。不要嫌奴丑陋，奴情愿为官人铺床叠被，和众位娘子做个姐妹，也就甘心了。不知官人心下如何？”说着满眼落泪。西门庆一手接酒，一手扯她道：“你请起来。既蒙相爱，我西门庆铭刻于心。等你孝服满了，我自有办法，不劳你费心。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咱们且吃酒吧。”两人你来我往，吃了一阵。李瓶儿问：“你那边房子，几时收拾？”西门庆道：“二月就兴工。连你这边一所通身打开，与那边花园取齐。前边盖个山子卷棚，后边再盖三间玩花楼。”李瓶儿道：“奴这床后茶叶箱内，还藏有三四十斤沉香，二百斤白蜡，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你明天都搬出来，替我卖了银子，凑着你盖房子用。你到家好歹对大娘说，奴情愿和娘们做个姐妹，随便把我做第几个也罢！”西门庆道：“你的情意，我都知道了。我那边盖好了房子，就娶你过去，不然，没有住房。”李瓶儿喜道：“你既有实心娶奴家去，到那时，好歹把奴的房与五娘盖在一处，奴舍不得她好个人儿。”西门庆道：“明天，这边与那边一样，盖三间楼房与你住，安两个角门出入，你看如何？”李瓶儿道：“我的哥哥，这样才可奴心意！”夜深了，二人上床歇息。

过了些日，西门庆找来经纪人，把李瓶儿的香、蜡等物都称了斤两，共卖得三百八十两银子。李瓶儿只留下一百八十两，其余都交给西门庆收了盖房用。西门庆请阴阳先生选定二月初八兴工动土，拿出五百两银子委付给大家人来昭和主管贲四，卸砖瓦木石，管工计帐。当下，贲四、来昭督管各工匠兴工，先拆毁花家那边旧房，打开早时爬越的墙垣，

筑起地脚，起盖卷棚山子、各亭台楼阁。

三月上旬，即将到花子虚百日。李瓶儿预先请过西门庆来，要把花子虚灵烧了，道：“房子卖不卖的，你着人看守。你早把奴娶过去吧。”西门庆道：“你不要急，这话我对房下和潘五姐说过了。直待与你把房盖完，那时你孝服也满，再娶你过门不迟。”李瓶儿道：“你既真心娶奴，先把奴房撵掇盖了，娶过奴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省得奴在这里度日如年。再不的，我烧了灵，先搬到五娘那边住两天，等你盖好新房子，再挪过去。”西门庆道：“我知道了。”

次日，西门庆回家，一五一十对潘金莲说了。金莲道：“可知好哩！奴巴不得腾两间房给她住。你最好问声大姐姐去，我落得河水不洗船。”西门庆一直走到月娘房里，把李瓶儿求嫁的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月娘道：“你不好娶她的。头一件，她孝服不满；第二件，你当初和她男子汉交好；第三件，你又和她有连手，买了她房子，收着她寄放的许多东西。常言说，机儿不快，梭儿快。他家房族中花大，是个刁徒泼皮，弄不好，不惹得虱子头上搔？赵钱孙李，依不依，随你。”西门庆一时拿不定主意，走出前厅，坐在椅子上沉吟，寻思了半天，重进金莲房里来，告诉了她月娘说的话。金莲道：“大姐姐说得也是。你当初与她汉子好，既做朋友，没丝都有寸。如今买了他房子，又娶他老婆，叫当官的也看不惯的。”西门庆说不好回李瓶儿那边，金莲道：“呸！这有什么难的？你只说，我到家对五娘说来，她的楼上堆着许多药料，你这家伙去，到那里没处堆放。还是再宽待些时，你的房子已盖了七八成了，我催匠人早些装修，油漆停当，你孝服也满了，那时娶过去，不更齐备些？强似搬

在五娘楼上，荤不荤，素不素，挤在一起，像什么样子？保管她也罢了。”

西门庆听了大喜，随即走到李瓶儿家，将金莲教他的意思说了。李瓶儿无可奈何，只好说道：“我的哥哥，你要上紧些！奴情愿等着。”西门庆又道：“还有一件事，只怕你大伯子说你孝服不满，该怎么办？”李瓶儿道：“他不敢管我事。且不说各衣另饭，后嫁由自己，他也管不着。如今我过不下日子，他怎么不管我？他胆敢放出个屁来，我叫那贼花子坐着死，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

光阴迅速，西门庆家中，已盖了两月房屋，三间玩花楼装修将完，只少卷棚还没安放石礅。五月端午节，李瓶儿置了席酒，请过西门庆来。一者品尝粽子，二者商议过门的事。当下商定，择于五月十五日，先请僧人念经烧花子虚灵，然后西门庆择吉日娶李瓶儿过门。李瓶儿欢喜不尽。西门庆问：“你烧灵那天，请不请花大、花三、花四？”李瓶儿道：“我每人递个帖子，随他来不来。”

说话间到了五月十五日，李瓶儿烧完灵，摘去孝髻，换上一身艳服。堂中灯火辉煌，早预备下一桌齐整酒肴，还单独安放了一把交椅，请来西门庆坐。丫鬟执壶，李瓶儿满斟一杯，递上去，磕了四个头，道：“今天灵已烧了，蒙大官人不弃，奴家也该如愿了。”西门庆下席，也回敬了李瓶儿一杯，坐下道：“今天花大两口子，没来说什么？”李瓶儿道：“奴午饭后叫他进来到房中，就说了大官人这边的亲事。他满口说好，一句闲话也没有。只说过门后，叫他娘子来咱家走走。奴给他十两银子，两套衣服，两口子欢喜得不得了，临出门谢了又谢。”西门庆道：“他既这么说，我容他上

门来走走，也不算什么。但有一句闲话，我不饶他！”李瓶儿道：“他若放辣骚，奴也不放过他！”说到投机处，两个人交杯错盏，尽情欢饮。

[艺术赏析]

李瓶儿嫁到西门家来，是件搅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方方面面、涉及到复杂关系的事。因而人物形象纷纷展示出来。

李瓶儿期盼尽快移居到西门庆身边，实现自己的情感生活。花子虚刚死入殓，李瓶儿就明目张胆地引进西门庆，并向他表达自己希望西门庆娶她的期望。为此，她花冠齐整，素服轻盈，倚帘栊盼望西门庆，又重筛美酒，再整佳肴，款待西门庆，还跪在地上表示“奴情愿为官人铺床叠被”，催问西门庆建房如何、自己什么时候搬过去住。到后来西门庆告知她暂无法搬过去时，又表示“你要上紧些！奴情愿等着”。同时李瓶儿对自己的事情也是独断专行的，不把大伯子放在眼里，与西门庆同一鼻出同样的气，只要“贼花子”敢碍事，就“不饶他”！

真是痴情不改，狂情迫急。对于刚死了丈夫的李瓶儿来说，自己无依无靠，想倚依于自己钟情的西门庆，这种情感的发出是顺其自然的，让人可以理解。从中也可以看出，李瓶儿追求西门庆并非仅追求性快乐，而是想寻找一个生活的真正归宿。

西门庆垂涎李瓶儿已久，但真到了李瓶儿想要嫁给自己时，他又犹豫不决，找不出决定来，只好向潘金莲等求教。可见西门庆垂青李瓶儿的是她的姿色，并非其情感。这是淫

乱极度的西门庆的真正意图。

潘金莲听到西门庆想接过李瓶儿来，立即就意识到潜在威胁将要构成，但又不好明目张胆地要西门庆拒绝李瓶儿，于是先让西门庆去问吴月娘，听到月娘与自己想法有相似之处时，潘金莲就扩展话题，要西门庆延迟此事，在这里，潘金莲善于计谋，生性多疑的性格有了一次展示。从中我们还可以预测到李瓶儿与潘金莲在后来的矛盾。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故事节录]

迎娶之日已到，李瓶儿却不见西门庆有任何动静。原来西门庆因与杨提督罪案有关连，躲避在家里不出来，吉凶难保。李瓶儿知道迎娶的事无望，便决定招医生蒋竹山入门为夫。后来，西门庆消灾免祸，知李瓶儿已招了蒋竹山，恼怒至极，派捣子鲁华、张胜毒打了蒋竹山。此时，李瓶儿已不满于蒋氏，便将其赶出家门，又一心要嫁西门庆。

蒋竹山提刑院交了银子出来，回到家中。妇人哪里容忍得住他，说道：“你还是那人家哩！只当奴害了汗病，把这三十两银子给你讨了药吃了。你趁早给我搬出去！再迟些时，连我这两间房子，尚且不够你还人。”这蒋竹山自知留不住，哭哭啼啼，忍着两腿的疼痛，自去另寻房子。但是把妇人用本钱置买的货物都留下；把他原有的药材、药碾、药筛、箱笼等东西，立即催他搬出去：两人就分手了。临出门，妇人还使冯妈妈舀了一锡盆水，赶着泼去，说道：“喜

得冤家离开眼前。”当日打发了竹山出门，这妇人一心只想着西门庆，又打听得他在家中没事，心中甚是后悔，每日茶饭少吃，蛾眉懒画，依倚门边，眼儿望穿，白盼不见一个人儿来。

一日，玳安骑马打门首经过，看见妇人大门关着，药铺不开，静落落的，归来告诉与西门庆。西门庆道：“想必那矮王八打重了，在屋里睡哩，好起来也得半个月，不能出来做买卖。”遂把这事情丢下了。

八月十五日，吴月娘生日，家中有许多堂客来，在大厅上坐。西门庆因与月娘不说话，直奔到院中李桂姐家坐，吩咐玳安：“早回马去罢，晚上来接我。”立即邀了应伯爵、谢希大两个来打双陆。那日桂卿也在家，姐儿两个在傍陪侍劝酒。良久，都出来院子内投壶玩耍。玳安约至日西时分，勒马来接。西门庆正在后边东净里出恭，见了玳安，问道：“家中没事？”玳安道：“家中没事。大厅上坐堂客都散了，家伙都收了。只有大妗子与姑奶奶众人，大娘邀的后边坐去了。今日狮子街花二娘那里，派了老冯与大娘送生日礼来，四盘羹果，两盘寿桃面，一匹尺头，又给大娘做了一双鞋。大娘给了老冯一钱银子，说爹不在家了，也没曾请去。”西门庆又见玳安脸红红的，便问：“你哪里吃酒来？”玳安道：“刚才二娘使冯妈妈叫了小的去，给小的酒吃。我说不吃酒，硬叫小的吃了两盅，就脸红起来。如今二娘倒悔过来，对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我告爹说，爹还不信。从那日提刑所出来，就把蒋文蕙打发去了。二娘甚是后悔，一心还要嫁爹，比原来瘦了好些儿，央求小的好歹请爹过去，讨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儿，还教小的回她声去。”西门庆道：“贼贱淫妇，

既嫁汉子，去就去了，又怎么来缠我！既是如此，我也没有闲时去那里，你对她说，什么下茶下礼，拣个好日子，抬了那淫妇来罢。”玳安道：“小的知道了。她那里还等着小的去回她话哩，教平安、画童儿这里伺候爹就是了。”西门庆道：“你去，我知道了。”

这玳安出了院门，一面走到李瓶儿那里，回了妇人话。妇人满心欢喜，说道：“好哥哥，今日多有累你对爹说，成就了二娘此事。”于是亲自洗手剔甲，厨下整理菜蔬，招待玳安酒饭。说道：“你二娘这里没人，明日好歹你来帮扶天福，看着人搬家伙过去。”

次日，雇了五六付扛，整抬运四五日。西门庆也不对吴月娘说，都堆在新盖的玩花楼上。择了八月二十日，一顶大轿，一匹段子红，四对灯笼，派定玳安、平安、画童、来兴四个跟轿，约后晌时分，才娶妇人过门。妇人打发了两个丫鬟，教冯妈妈领着先来了，等到回去，方才上轿。把房子交与冯妈妈、天福儿看守。

西门庆那日不往那去，在家新卷棚内，深衣幅巾坐着，只等妇人进门。妇人轿子落在大门前，半天没个人出去迎接。孟玉楼走来上房对月娘说：“姐姐，你是家主，如今她已是在门前，你不去迎接迎接，，惹得他爹怪罪下来。他爷在卷棚内坐着，轿子在门前这一天了，没个人出去，怎么好进来？”这吴月娘去接她，心中恼火，又咽不下气；想着不出去，又怕西门庆性子不好。沉思了一回，于是轻移莲步，款蹙湘裙，出来迎接。妇人抱着宝瓶，直往她那边新房里去了。迎春、绣春两个丫鬟，又早在房中铺陈停当，单等西门庆晚上进房。不想西门庆正因原来恼怒在心，不进她房去。

到次日，叫她出来，后边月娘房里见面，分其大小，排行她是六娘。一般三日摆大酒席，请堂客会亲吃酒，只是不到她房里去。头一日晚上，先在潘金莲房中睡。金莲道：“她是个新人儿，才来了头一日，你就空了她房。”西门庆道：“你不知，淫妇有些眼里火，等我奈何她两日，慢慢进去。”到了三日，打发堂客散了，西门庆又不进入她房中，往后边孟玉楼房里歇去了。

这妇人见汉子一连三夜不进她房来，到半夜打发两个丫鬟睡了，饱哭了一场，可怜走在床上，用脚带吊颈，悬梁自缢。正是：连理未谐鸳帐底，冤魂先到九重泉。两个丫鬟睡了一觉，醒来见灯光昏暗，起来剔灯，猛见床上妇人吊着，吓慌了手脚，走出隔壁叫春梅说：“俺娘上吊哩！”慌得金莲起来这边看，见妇人穿着一身大红衣服，直条条吊在床上。连忙和春梅把脚带割断，解救下来。撇了半日，吐了一口精涎，方才苏醒。即叫春梅：“后边快请你爹来！”西门庆正在玉楼房中吃酒，还未睡哩。先是玉楼劝西门庆，说道：“你娶将她来，一连三日不往她房里去，这不是惹她心中不好么？恰似俺把这桩事放在头里一样，头上未下，就让不过这一夜儿。”西门庆道：“待过了三日儿我去。你不知道，淫妇有些吃着碗里，看着锅里。想起来，你恼不过我来。曾经你汉子死了，相交到如今，什么话儿没告诉我，——后来招进蒋太医去了。我不如那厮！今日却怎的又寻我来？”玉楼道：“你恼的是。”正说话间，忽听一片声打仪门。玉楼使兰香问，说是：“春梅来请爹，六娘在房里上吊哩！”慌得玉楼撺掇西门庆不迭，便道：“我说教你进她房中走走，你不依，只会弄出事来。”于是打着灯笼，走来前边看视。后来吴月

娘、李娇儿听见，都起来，到她房中。见金莲搂着她坐着，说道：“五姐，你灌了她些姜汤儿没有？”金莲道：“我救下来时，就灌了些来了。”那妇人只到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声。月娘众人一块石头才落地，好好安抚她睡下，各归房歇息。

次日晌午前后，李瓶儿才吃些粥汤儿。正是：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西门庆向众人说道：“你们不信那淫妇，装死儿唬人，我手里放不过她。到晚上，等我进房里去，亲看着她上个吊儿我瞧，才信。不然，吃我一顿好马鞭子！贼淫妇，不知把我当谁哩！”众人见他这般说，都替李瓶儿捏两把汗。到晚上，见西门庆拿着马鞭子，进她房中去了。玉楼、金莲吩咐春梅把门关了，不许一个人来，都立在角门儿外悄悄听动静。

西门庆见妇人在床上，倒胸着身子哭泣，见他进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几分不悦。先把两个丫头都赶去空房里住了。西门庆走来椅子上坐下，指着妇人骂道：“淫妇，你既然亏心，又何必来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王八过去就是，谁请你来？我又没有叫人坑了你，我从来不曾见人上吊，我今日看着你上个吊儿我瞧！”于是拿一绳子丢在她面前，叫妇人上吊。那妇人想起蒋竹山说的话来，说西门庆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思量我哪一辈子里倒了晦气，今日大睁眼又撞入火坑里来了。越发烦恼，痛哭起来。

这西门庆心中大怒，教她下床来，脱了衣裳跪着。妇人只顾拖延不脱。被西门庆拖倒在地上，袖中取出鞭子来，抽了几鞭子。妇人方才脱去上下衣裳，战兢兢跪在地上。西门庆坐着，从头至尾问妇人：“我对你说过，教你略等等儿，

我家中有些事儿，为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蒋太医？你嫁了别人，我倒也不恼火，那矮王八有什么能耐？你把他倒踏进门去，拿本钱给他开铺子，在我眼皮子跟前开铺子，要挡我的买卖。”妇人道：“奴说不能，悔恨也是迟了。只因你一去了不见再来，奴想得心都斜了。后边乔皇亲花园里常有狐狸，半夜三更，假名托姓变做你，来吓奴精髓，到天明鸡叫时分就去了。你不信，只问老冯和两个丫头，便知始末。后来把奴吓得要死，不久身亡，才请这蒋太医来看。恰吊在面糊盆内一般，被那厮骗了，说你家中有事，上东京去了。奴不得已，才走上这条路。谁知这厮砍了头是个债桩，被人打上门来，经官动府。奴忍气吞声，丢了几两银子，被奴即时撵出去了。”西门庆道：“说你教他写状子告我收着你许多东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来了？”妇人道：“你么，可是没的说。奴那里有这个话，就把身子烂化了！”西门庆道：“就算是如此，我也不怕你。听说你有钱，快转换汉子，我手里容你不得。我实对你说了，前者打太医那两个人，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使的手段。只略施行计，教那厮疾走无门；若稍用机关，也要让你不安身，弄到一个田地！”妇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计儿，还是你可怜奴，若弄到那无人烟之处，就是死了。”看看说得西门庆怒气消下些来了，又问道：“淫妇，你过来，我问你：我和蒋太医那厮谁强？”妇人道：“他拿甚么来比你？你是个天，他是块砖。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不说你仗义疏财，敲金击玉，伶牙俐齿，穿罗着锦，行三坐五，这等为人上之人，就是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还不曾看见哩！他拿什么来比你？你是医奴的药一般，一经你手，教奴没日没夜只是想

你。”自这一句话，把西门庆欢喜无尽，即丢了鞭子，用手把妇人拉将起来，穿上衣裳，搂在怀里，说道：“我的儿，你说的是。”即叫春梅快放桌儿，后边快取酒菜儿来。正是：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

[艺术赏析]

这是一种平俗的生活，是市井细民的日常生活。在这种生活环境中，没有曲折离奇、腾挪跌宕、波澜壮阔的奇险镜头。但是，这种生活往往“寓曲于平”，平中生曲，具有独特的美的感觉，使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在这一段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平缓的与峻急的，悲凉的与欢快的，轻松的与沉重的等等具有不同美感的故事情节，在不断地组接、穿插，使我们在审美感受、趣味上不断得到转换，进而获得更大的美感享受。

开始，西门庆大难已过，幸免一死，花园工程完竣，妻妾们赏游新园，可谓其乐无穷，就是潘金莲也在扑蝶为戏，与女婿调情。接着，蛇在草里游动，鲁华、张胜两个“捣子”（光棍）心狠手辣，被西门庆买通的夏提刑任情卖法，将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李瓶儿又恶言怒骂，将蒋竹山赶出家门。再接下来，八月十五吴月娘生日，亲友们热闹非凡，饮酒玩耍。李瓶儿再嫁西门，摆了三日大酒席，一派喜庆洋洋。可在这众人皆喜之际，李瓶儿上吊自杀，西门庆毒打李瓶儿，气氛十分紧张。可结局却令人意想不到的，来了个大转折：西门庆与李瓶儿重修于好，更极尽绸缪。

这四个情节美感各异，不断延展、穿插、组合，使我们的审美享受丰富多采。这是一种以平俗为基调，寓曲于平的

情节结构审美特例。

在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西门庆和李瓶儿性格的又一个侧面。西门庆为“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其心之狠，手段之辣，前所未见。特别是西门庆憎恨李瓶儿拿本钱与蒋竹山，“在我眼皮跟前开铺子，要挡我的买卖”，一个商人的霸道与垄断的心理与胆色，活生生地展现到他身上。而李瓶儿对西门庆则是有恨又有柔情蜜意，爱恨矛盾地体现于一身，最终还是屈从在西门庆的淫威之下。因为她是柔弱的女人。

李瓶儿睹物哭官哥儿

[故事节录]

这时正是九月初旬，金风习习，天气清凉。一日，李瓶儿一人独宿房中，床前冷落，纱窗透月，不觉又思念起孩儿来，不由得长吁短叹。恍然间好像有人弹敲窗棂响，起身开门，仿佛是花子虚抱了官哥儿，叫她同去。李瓶儿不肯，双手就抱那孩子，被那人一推跌到在地，惊醒后原来是做了个梦。李瓶儿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呜呜咽咽直哭到天明。

不几天，已是九九重阳节到。西门庆对吴月娘说：“前日韩伙计请我，一个唱曲儿的申二姐，人长得好，又会唱，我让人请她来，留她两日，叫她唱给你们听。”吩咐厨子收拾肴饌果酒，在花园大卷棚内安放了八仙桌，与全家宅眷庆赏重阳。

不一会儿，申二姐请到。西门庆叫请了月娘、李娇儿、

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孙雪娥及大姐，都来席上坐。春梅、玉箫、迎春、兰香在旁斟酒侍候。申二姐拿琵琶在旁边弹唱。李瓶儿因身子不好，请了半天才来，就像一阵风儿就能刮倒的一样。她强打精神，陪西门庆坐下，让她吃酒，也不大吃，只品一品。西门庆和月娘见李瓶儿面带忧容，眉头不展，就说：“李大姐，你把心放开，叫申二姐弹个曲儿你听。”玉楼说：“你点个曲儿，叫她唱。”李瓶儿只说不出。这时，王经来说：“应二爹、常二叔来了，还叫人拿了两个礼盒子。”西门庆对月娘说：“这是他买下房子来谢我哩。”月娘叫他到小卷棚内去陪他们坐。西门庆临出来又对申二姐说：“你唱个好曲儿，让你六娘听。”金莲在旁说：“也没见你这李大姐，随你说个曲儿，叫申二姐唱就是了。他爹为你叫她来，你又不说话了。”李瓶儿被催说得紧了，半日才说：“你唱个‘紫陌红尘’吧。”申二姐听说取过箏来，放开喉音，细细唱了一套。唱完，吴月娘说：“李大姐，好甜酒哩，你吃上一盅儿。”李瓶儿不好意思回绝，拿起盅儿来，吃了一口儿，又放下了。坐不多会儿，只觉下边一阵热乎乎的淋下来，赶忙起身屋里去了。

李瓶儿回到房中坐在净桶上，只觉得下边像尿水一样流起来，立刻流得眼黑了。起来穿裙子，忽然感到一阵眩晕，向前一头撞到地上。幸亏迎春在旁扶着，只把额角儿磕破了皮。迎春和奶子把她扶到炕上，半天不省人事。迎春赶忙让绣春去对大娘说。月娘和众姐妹赶来看，迎春揭开净桶让月娘瞧，把月娘吓了一跳，说：“她怕是刚才吃多了酒，酒赶得血旺了，才流了这些。”玉楼、金莲都说：“她并没有吃多少酒，想是身子虚脱。”月娘就叫迎春侍候她早睡。收拾杯

盏，都回后边去了。西门庆送走了应伯爵、吴大舅众人，来到月娘房中。月娘告诉了李瓶儿跌倒的事，西门庆又慌忙走来看视，当晚就在李瓶儿对面床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西门庆请了任医官，说是：“肺火太旺，七情伤肝。”讨了“归脾汤”，趁热喝下去，李瓶儿还是血流不止。西门庆又慌忙请来大街口胡太医来瞧。胡太医说是气冲血管，热入血室，也取药来吃，但却如石沉大海一样，病情没有好转。后来，应伯爵和乔亲家乔大户来看视，又推荐请了县门前住的何老人，韩伙计又举荐请了门外的赵太医。何老人和赵太医分别开了药方，拿药与李瓶儿吃了，也全不见动静。后来，吴月娘让西门庆请人给她算算命看如何。西门庆便差陈经济到北边真武庙外黄先生家算命。黄先生问了生辰八字，算了以后也说命中凶多吉少。

[艺术赏析]

李瓶儿睹物哭哥儿写了李瓶儿因失去儿子的悲痛心情，潘金莲幸灾乐祸的场面，由上面的情节可以看出作者的匠心独运，以及揭示出的丰富内涵。

潘金莲与李瓶儿的矛盾是因为李瓶儿生子，母以子贵，这样妨碍了潘金莲在西门庆面前争宠。毫无疑问，西门庆是对李瓶儿宠爱，这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李瓶儿生了官哥儿，西门庆并非不明白元凶是谁，所以，归根到底，纵容潘金莲的还是西门庆。

面对潘金莲阴险毒辣的报复和凶狠泼悍的打击，李瓶儿忍气吞声，惟有以泪洗面。显然，正是她性格懦弱的表现，正是这种性格导致她情思郁结，烦恼忧戚，以至濒临死亡的

绝境。

三、塑造庞春梅艺术形象 的故事情节赏析

庞春梅向西门庆撒娇

[故事节录]

吴月娘正躺着，西门庆从衙门中回来，进上房见月娘躺着，叫了半日不答应，问丫鬟，都不敢说。走到金莲房里，见她蓬头撒面，躺在炕上睡，问她也不说话。走到玉楼房中问，玉楼隐瞒不住，只得把月娘和金莲早晨吵闹斗气的事，说了一遍。

西门庆一听慌了，急走到上房，一把把月娘拉起来，说道：“有什么过不去的事，你身上不方便，理那小贱妇儿做什么？平白和她生什么气？”月娘道：“我和她呕气，是她寻趁我来。一大早把她娘打发走，就走过来没头没脸地闹。若是众人不拉住，早打成一块了。她平常欺负惯了人，今儿也要把我降服下来，我说一句，她赶趁十句，嘴似刀子一般，我怎么拌得过？自家打滚儿撞头，泼皮赖肉的，气得我手也麻，身子也软瘫了。什么孩子不孩子，就是太子也成不了。如今倒弄得不死不活，心口内只是发胀，肚子往下憋坠着疼，头又疼，刚才马桶上坐了一回，又下不来。若下来也干净了，省得死了做带累肚子鬼。到半夜里找一条绳子，等我

吊死了，你和她过去。”西门庆一听越发慌了，一面把月娘抱在怀里，说道：“我的好姐姐，她识什么高低香臭，我到前边骂这小贱妇去。”月娘道：“你还敢骂她，她还要拿猪毛绳子套你哩。”西门庆道：“她敢说，气恼了我给她一顿拳脚。”又问：“你如今心里怎样？吃了点什么没有？”月娘道：“从早上到现在，水米没沾牙。大清早就和我嚷闹起来了。如今心口内发胀，肚子往下憋坠着疼，脑袋又疼，两只胳膊都麻了。”西门庆听了急得跺脚，喊小厮去请任医官。月娘道：“请什么医官！有命活，没命死，才称了人的心。什么好的，老婆是墙上土坯，去了一层又一层。我死了，把她扶了正就是了。这么个聪明伶俐的人，还当不得家？”西门庆道：“你也是，把那小贱妇儿只当臭屎一般丢着她就是了。如今不请医官看一看，一时气裹住了胎气，弄得上不上，下不下怎么办？”月娘道：“你去请，就来了，我也不出去。”西门庆不依，叫琴童骑马往门外请任医官去了。西门庆吩咐丫头熬粥上来，月娘又不吃。后晌儿，琴童回来说任医官不在家，说明日一早来。这时乔大户又使人来请西门庆过去，月娘道：“乔亲家请，你去吧。你不去，惹得乔亲家怪。”西门庆道：“我去了，谁看顾你？”月娘笑道：“傻物件子，你去吧，我不碍事，等会儿我慢慢起来，与大妗子坐着吃些饭，你慌什么？”西门庆往乔大户家坐了坐，就回来了。回来问月娘怎么样，月娘说好些了。又说了些在乔亲家的话，西门庆晚上就在上房睡了一夜。

第二天，宋巡按要在这儿摆酒款待侯巡抚。任医官一早来，给吴月娘看了脉，给了些安胎理气丸药。李娇儿、孟玉楼众人都在月娘屋里整治果盒，擦抹杯盏银器，因又说起昨

天的事，众人都劝月娘不要与她一般见识，高高手让她过去。玉楼道：“大娘你也说过嚷过了，把气儿消消。等我叫她过来给娘磕头，赔不是。趁着她大妗子在这里，你们笑开了吧。要不然，叫爹也为难，行走也不方便。但要往她屋里去，又怕你恼；若不去，她在屋里又不敢出来。今日前边摆酒，咱们在这里忙活，她倒落得躲滑儿。大妗子，我说的是不是？”大妗子道：“也是，只顾僵着，叫他姑夫也难，两下里都不好行走。”月娘听了没有作声。玉楼正要走，月娘道：“三姐，不要叫她，随她来不来吧。”玉楼道：“她敢不来，我用猪毛绳子套了她来。”

玉楼走到金莲房中，见她头也不梳，黄着脸坐在炕上。玉楼道：“六姐，你怎么装没事人似的？今日前边摆酒，后边我们忙乱，你也去帮帮手儿，怎么只顾使性儿？刚才我们也劝说了大娘一回，她也沒的言语了。你过去给她下个礼，人受一口气，佛受一炉香，赔个不是儿，天大事都了了。要不，你不叫爹两下里为难。”金莲道：“唉哟！我拿什么比她？可是她说的，她是真材实料，正经夫妻。你我都是赶来的露水，能有多大汤水？比她的脚趾头都比不得。”玉楼道：“昨天我不是说，一棒打三四个人。就是后婚老婆，也不是走来的，当初也有三媒六证。有势不要使尽，有话不要说尽。凡事看上顾下，不管蝗虫、蚂蚱一齐都说，况且当着三位师父、郁大姐——人有面，树有皮，俺们脸上就没些血儿？说起来大娘她也觉不好意思。只是少不得日后还在一处儿，你快些梳了头，咱两个一块儿到后边去。”潘金莲寻思了半日，忍气吞声，在镜台前梳了头，戴了鬃髻，穿上衣裳，同玉楼到后边上房来。

玉楼掀开帘儿先进去，说：“大娘，看我过去就把她牵来了！她不敢不来。”回头儿对金莲道：“我儿，还不过来给你娘磕头！”又对月娘说：“亲家，孩儿年幼，不识好歹，冲撞亲家，高抬贵手将就她吧，饶过这一遭儿。到明日再无礼，犯到亲家手里，随亲家打骂，我老身也不敢说了。”金莲先给月娘磕了四个头，又跳起来，追赶着打玉楼，道：“你这该死的，又做起我老娘来了。”众人都笑了，连月娘也忍不住笑了。玉楼道：“贼奴才，你见我主子给了你好脸儿，就抖毛儿打起老娘来了。”大妗子道：“你们欢欢喜喜比什么不好？就是俺这三姑娘有个说对说不对的，大家互相尽让一句就过了。常言‘牡丹花儿虽好，还要绿叶扶持’。”月娘道：“她不来嚷，哪个好去说她？”金莲道：“娘是个天，俺们是个地。娘宽容了俺们，俺们骨头扞着心里。”玉楼打了她肩背一下，道：“别只顾说嘴，俺们忙了这一大阵子，你也该助帮忙儿。”金莲于是就上炕去，和玉楼一同装果盒子。直到日西时分，侯巡抚走了才静下来。这天，吴月娘不放西门庆到前边去，让他在李娇儿屋里歇了一夜。

第二天，西门庆晚上到金莲房中来。金莲见西门庆来，不等他进屋，就倒在炕上，灯也不点，静悄悄的。西门庆进来叫春梅，没人答应，只见妇人睡在炕上，叫着只不做声。西门庆把她拉起来，问为什么低头叹气的，妇人把脸扭着，脸上纷纷滚下泪来。西门庆一手搂着脖子说：“好好的，平白你两个呕什么气？”妇人半日才说：“她是真材实料，正经夫妻，你只守着她就是了，到这屋里做什么！省得我把拦你，惹人说我是拦汉精。一件皮袄，也说我不问她，我是使的奴才丫头，难道还要到你屋里给你磕头去？春梅骂了那唱

曲的瞎贱妇，也说我不管。你是个男子汉，若是做个主儿，哪里有这些闲言悵语。看你昨日在她屋里转，俺们是走来的小老婆，就是死在这里，也没个人瞅问。到头儿来还叫我含着眼泪儿，走到后边给她赔不是！”说着，那桃花脸上又滚下珍珠儿来，倒在西门庆怀里，呜呜咽咽，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儿的。西门庆劝道：“我连日有事，你两个各少说一句就是了，你叫我说谁的不是？昨晚在李娇儿房里睡，心里还只想着你。”金莲道：“我也看出你心来了，一味在我面前虚情假意，到老还是疼你那正经夫妻。她如今替你怀着孩子，俺们是一根草，拿什么比她！”西门庆道：“别只顾说嘴了，叫春梅拿茶来喝。”金莲道：“你还说春梅哩，她三四天没吃点汤水儿，只有一口游气，在那屋里躺着。她说大娘当着人骂她奴才，气生气死，整哭了三四日了。”

西门庆急忙过这边屋里来，只见春梅容妆不整，睡在炕上。西门庆叫，只不作声。西门庆把她抱起来，春梅一个鲤鱼打挺，差点儿没把西门庆扫了一跤。春梅道：“爹放开了手。你又来理俺们这奴才做什么，也脏了你这两只手。”西门庆道：“你大娘说了你两句就算了，怎么只顾使起性子来，连饭也不吃了。”春梅道：“吃饭不吃饭，你管她哩！反正是奴才货儿，死就随她死了吧。我做奴才，也没干什么坏事，并没叫主子骂我一句儿，打我一下儿，却为这走遍街串遍巷的瞎贱妇，叫大娘骂我。还嗔俺娘不管我，难道为这瞎贱妇还打我五板儿？”西门庆道：“我来这里，你还不倒杯茶儿给我？秋菊那奴才手不干净。”春梅道：“‘死了王屠，连毛吃猪’。我现在都走不动了，还叫我倒什么茶！”西门庆道：“怪小油嘴儿，谁叫你不吃饭来？咱们到那边屋里去，我也

没吃饭哩。叫秋菊后边取菜儿，筛酒，烤果馅饼儿做鲜汤来咱们吃。”

西门庆拉了春梅到金莲屋里，叫秋菊后边拿了一方盒菜蔬来，盛上饭菜，斟上酒，西门庆和金莲并肩而坐，春梅在旁陪着同吃。三个你一杯，我一杯，吃到一更才睡下。

[艺术赏析]

庞春梅撒娇作痴，越分顶撞主人，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极力突出庞春梅的高傲性格。具体表现在庞春梅与吴月娘的冲突上。俗话说言为心声，不平则鸣。这件事虽然只是春梅对月娘歧视的气愤，但潜意识中却流露出一不甘人下的情感，表现出渴望改变自己地位的强烈要求。

主要的是作者通过西门庆的态度，来反映春梅撒娇的效果。春梅骂走月娘的座上客申二姐后，月娘气不愤，在西门庆面前告了一状，春梅听说以后，气生气死，茶饭汤水不吃，整整哭了三天，西门庆得知后，马上到她房中哄劝，并设专席抚慰。“西门庆慌过这边屋里，只见春梅容妆不整，云髻斜歪，睡在炕上，西门庆叫道：‘怪小油嘴，你怎不起？’叫着她，只不做声，推睡。”被西门庆拽着拉到妇人房内，吩咐秋菊拿盒子后边取吃饭的菜儿去，三人你一杯，我一杯，吃了一更方睡。

你看，西门对春梅的宠爱和关心，是多么的殷切，这一切不都是撒娇的效果么！

庞春梅受宠得势

[故事节录]

春梅从吴月娘家出来，随薛嫂到家住下。陈经济次日以讨账为名，到薛嫂家看望春梅，先后也有好几次。吴月娘听到了消息，就逼她快些把春梅卖出去。薛嫂道：“既是你老人家着急，就顾不得价码了。如今守备周爷府中图她日后能生个一儿半女，只有十二两银子。他若添到十三两上，我看就兑了银子来吧。说起来守备老爷以前在咱家酒席上，也曾见过大小姐，因她会几套唱，好模样儿，才出这些银子，其余别人还出不上哩。”月娘点头同意。

第二天，薛嫂把春梅打扮起来，戴上围发云髻儿，满头珠翠，穿上红缎袄儿、蓝缎裙子，一顶轿子送到守备府中。周守备见春梅生的模样儿比先前更加白净，身段儿不高不矮，一对尖俏俏小脚儿，满心欢喜，就兑出五十两一锭元宝来。薛嫂把银子拿回家里，拿了十三两，到西门庆家交给月娘，另外又拿出一两来，说：“这是周爷赏我的喜钱，你老人家这边不给我些儿？”吴月娘只得又称出五钱银子给了她。薛嫂恰好从中克落下三十七两五钱银子，欢天喜地的去了。

春梅到了守备府中，守备见她生得标致伶俐，举止动人，心中喜欢，给了她三间房子住，手下使一个小丫鬟，一连在她房中歇了三夜。到了三日，替她裁了两套衣服，又买了个使女侍候她，立她作二房太太。大娘子一目失明，平日里吃斋念佛，不管闲事。还有个孙二娘，生有一个姐儿，在东厢房住。春梅在西厢房，各处钥匙都叫她掌管，守备十分宠爱她。一天，薛嫂来说，金莲从西门庆家出来，住在王婆家聘嫁。春梅听说了，晚上就哭哭啼啼对守备说：“俺娘两

个，在一处相守这几年，从没大声说过我，把我当亲女儿一样看待。只知拆散开了，不想今日她也出来了，你若肯娶她来，俺娘儿俩还在一处过日子。”又说她生的好模样儿，诸家诗词都会，又会弹琵琶，聪明伶俐，属龙的，今年才三十二岁。又道：“她如果来，我情愿作第三房也行。”于是把守备说动了，就使手下亲随张胜、李安封了两方手帕、二钱金子，到王婆家相看，果然是一个出色的妇人。

王婆开口要一百两银子，张胜、李安讲了半日，还了八十两，那王婆不肯。二人回来禀报了守备，又加了五两，还让二人来说。王婆只是假推西门庆大娘子不肯，不转口地仍要一百两。张胜、李安只好又拿银子回来对守备说。

这事搁了两日，春梅等晚上守备回家，只是哭哭啼啼，对守备说：“好歹再添几两银子，娶来和我作伴儿，死了也甘心。”守备见春梅只是哭，不忍心，只得又叫大管家周忠。周忠和张胜、李安又拿了九十两银子，去叫王婆看。王婆越是拿腔拿势的不肯，道：“要是九十两，也等不到现在，提刑张二老爹家早就抬去了。”周忠听了心里恼火，吩咐李安把银子包了，说道：“三只脚的蟾没处找，两脚老婆不愁找不出来！这老贱妇连人也不认得，你说那张二官府又怎么样，俺府里周老爹管不着你？不是小夫人再三对老爹说念，平白无故出这些银子？”李安道：“折腾得俺们三番两次来跑，这老贱妇，越发有些抽风了！”拉着周忠说：“管家，咱去回了老爷，好不好叫差役拿了她去，打一顿板子。”不管怎么说，这王婆子因为贪恋着陈经济那一百两银子，不论是骂是吓，只是不开口。周忠回到府中，回禀守备说：“已添到九十两，还不肯。”守备说：“明日给她一百两，拿轿子抬

来吧。”周忠道：“爷就给了她一百两，还要五两媒人钱。暂且等两日，她要是不明不白的谎要钱，拿到府中夹打一顿，她才怕。”守备也没言语。

谁知过了一日，守备府中张胜、李安拿着一百两银子又到王婆家，王婆和妇人都已被武松杀死。二人回报府中，春梅听说妇人死了，整整哭了两三日，茶饭都不吃。守备一见心里慌了，让人在门前叫了耍百戏的货郎儿进去，让春梅看，春梅只是不喜欢。官府里悬赏捉拿武松，约两个月捕获不着，已知逃到梁山去了。地方保甲呈报县衙门，责令家属掩埋尸体。王婆的尸首，由她儿子王潮儿领去埋葬了。春梅让张胜、李安来县中打听，回去说尸首让各家领去埋了，凶犯还没有拿住。春梅道：“既然如此，这件事儿还累你二人，买具棺木把她尸首埋了，我还重赏你们。”二人跪下道：“小夫人说哪里话！日后肯在老爷面前抬举俺们，就感恩不尽了。”春梅拿出十两银子，两匹大布给二人道：“这死的妇人，是我一个嫡亲姐姐，嫁在西门庆家。今日出来，被人杀死。你二人别让老爷知道，拿这银子替我买一具棺材，把她装殓了，抬出城外，择方便地方埋葬了。”二人领银子出来，张胜道：“想必这死的妇人，与小夫人平日里要好。咱们替她把这事办了，她定在老爷跟前早晚抬举你我。现在老爷听她的话，百依百随，正经大奶奶、二奶奶还得往后靠靠哩。”

二人拿银子到县前递了领状，就说妇人妹子在老爷府中，来领尸体。花了六两银子，买了一具棺材，把妇人尸首装裹了，使人抬去埋在城外永福寺后一棵白杨树下。张胜、李安回来回春梅话，说除买棺材外，还剩四两银子。春梅道：“这四两银子，拿二两给寺院的长老，叫他早晚念些经

助她升天。这二两银子，你们一人一两拿去做盘缠。”说完，又拿出一大坛酒，一腿猪肉，一腿羊肉，让他们吃。二人磕头领了出来，两个在班房吃酒，又不断称念小夫人的好处。第二天，张胜送银子给长老念经，春梅又给五钱银子，让买纸给金莲烧。薛嫂到月娘家走动，少不得把这事给她说了。孙雪娥在旁说：“春梅卖在守备府中多少日子，就这样大了？手里拿出银子，替她买棺材埋葬，那守备也不嗔怪，当她是什么人？”薛嫂道：“唉哟！你还不知道，如今春梅在守备府，可是说话算数。如今大小库房钥匙她都拿着，守备只是听她的话哩。”几句话说得月娘、雪娥都不言语了。坐了一回，薛嫂道：“我还要到守备府去，春梅小大姐使人叫了我好几次。奶奶，你不知，她如今有了四五个月的身孕了，老爷好不欢喜，我去了一定赏我。”说罢，提着花箱，作辞去了。

眼看到了清明节。头一天晚上春梅和守备一起睡，假作梦中哭醒的样子。守备忙问为什么哭，春梅说：“梦见娘来向我哭泣，说养我一场，怎么清明节寒食不给她烧纸，因此哭醒了。”守备道：“这个也是养女一场，你的一点孝心。不知你娘坟在何处？”春梅道：“在南门外永福寺后面。”守备说：“永福寺是我家香火院，明日让人抬了祭物，往那里给你娘烧纸去。”第二天，守备令家人收拾食盒酒果祭品，大奶奶、孙二娘和春梅都坐四人轿，当差的军士喝道，径往城南上坟游春去了。

到了永福寺，只见寺里有大庄院、厅堂、花园、祭台，寺里长老平时里靠周守备府施舍，今见守备老爷家春梅来，慌忙迎入寺内。大奶奶、孙二娘众人在厅里坐下吃茶，春梅

吩咐随人把祭桌纸钱抬到后院，在金莲坟前摆上。春梅径入寺后白杨树下金莲坟前下轿，两边青衣人侍候。春梅不慌不忙，来到坟前，摆上香，拜了四拜，说道：“我的娘，今日庞大姐特来给你烧纸钱，你好好升天，苦处用钱。早知你死在仇人手里，奴说什么也要把你娶来府中，和奴作一处。还是奴耽误了你，后悔也晚了。”说完，令左右把纸钱烧化了，在坟前大哭不已。

这日，吴月娘同孟玉楼、孙雪娥和吴大舅、吴大妗子众人，也去给西门庆上坟。上坟完了，也一路游玩到永福寺。月娘众人在小房坐着，孟玉楼从帘内看见一位女娘打寺后来，仔细一看，却是春梅。只见春梅身材修长，面如满月，打扮得粉妆玉琢，头上戴着冠儿，堆满珠翠，凤钗斜插，上穿妆红花袄，下着翠蓝缕金宽边裙子，比往昔大不一样。春梅进到房里，和吴月娘等人见了，给大妗子、月娘磕下头去，慌得大妗子、月娘还礼不迭。月娘见春梅今非昔比，一面让如意儿和小玉二人给春梅磕头，一面道：“姐姐，你自从出了家门在府中，奴一向缺礼，也没去看你，你不要见怪。”春梅让摆了酒食，请众人坐下，道：“好奶奶，奴是哪里出身，怎敢说怪。奴也没亲没故，到明日奴往家里走走，看看娘去。”月娘道：“我的姐姐，你说一声就够了，怎敢惊动你。过后奴去看姐姐去。”一会儿，两个当差的来请春梅到新庄看杂耍百戏，说：“大奶奶、二奶奶都去了，老爷请奶奶快去哩。”又坐一会儿，春梅与月娘拜别，坐上轿子，一簇人跟随着喝道，往新庄去了。

[艺术赏析]

这一段写庞春梅成为守备夫人，地位有了变化后的所作所为。

尽管这一节的书名是庞春梅得势受宠，其实是通过受宠后，仍不忘旧主，来说明庞春梅是忠义奴仆。

众所周知，庞春梅与潘金莲的关系十分密切。庞春梅自从到西门庆家中后，潘金莲就一力抬举她。更主要的是，西门庆收用庞春梅是潘金莲允许的，而且对西门庆宠爱庞春梅，潘金莲也是采取容忍态度。

正因为如此，潘金莲被武松杀死后，庞春梅得到消息“竟整哭了三日，茶饭不吃”。拿出十两银子，派人将潘金莲装殓安葬，埋在守备老爷的香火院城南永福寺里。

在清明节庞春梅又来到潘金莲坟前，插了香，拜了四拜，说：“我的娘，今日庞大姐特来与你烧陌纸钱，你好处升天，苦处用钱。早知你死在仇人之手，奴随问怎的，也娶来府中，和奴做一处……”不难看出春梅的忠义之心。难怪崇祯本评道“语语知恩报恩”。

对于庞春梅个性的描写，此段极为精彩。庞春梅做了守备夫人以后，在永福寺遇见了月娘时，表现了不忘旧情。从对话可看出，月娘道：“姐姐，你自从出了家门在府中，一向奴多缺礼，没曾看你，你休怪。”春梅道：“好奶奶，奴那里出身，岂敢说怪。”不仅没有刁难，报复，而且反以诚相待，以礼相见。同时也说明她不忘出身，不忘旧主，严守“尊卑上下，自然之理”。

庞春梅一命归阴

[故事节录]

吴月娘自从大姐死了，告了陈经济一状。大家人来昭也死了，他妻一丈青，带着儿子小铁棍也嫁人去了。来兴看守门口，房中的丫头绣春给了王姑子做徒弟，出家去了。

来兴自从他媳妇惠秀死了，至今没有妻室。奶子如意儿有空儿就领着孝哥儿，在他屋里玩耍。来兴又打酒给奶子吃，一来二往，两个就彼此有了情意。如意儿从来兴屋里出来，来后边见了月娘不免脸红。月娘察知其事，骂了一顿，家丑不可外扬，给了如意儿一套衣裳，四根簪子，拣了好日子，就与来兴做了媳妇。白天上灶或看孝哥儿，晚上到前边来兴屋里睡去。

八月十五是月娘生日。吴大妗子、二妗子和三个姑子，都来给月娘做生日。晚上，月娘等人在厢房听姑子讲经。到二更时分，月娘叫中秋儿不应，亲自到上房找，只见玳安和小玉在炕上幽会。见月娘进来，小玉低头往后边去了，玳安出仪门往前边来，月娘也没说什么。过了两天，叫来兴搬到来昭屋里，看守大门去了。给玳安做了两床铺盖，一身新衣服，给了小玉一些衣服钗环，择日子配于玳安做了媳妇。小玉白天进来房中答应，晚上出去与玳安歇去。

平安儿见月娘把小玉配给玳安，又吃又穿。他比玳安大两岁，今年二十二岁，倒不给他妻室，一气之下在当铺偷了典当的一副金头面，一柄镀金钩子，跑到外面吃喝玩乐。后事发被捉到官，月娘托春梅给守备说了人情，又追回了失

物，把平安儿打了三十板子赶走了。傅伙计连惊带急，得伤寒病死了。月娘就叫典当铺停业，只叫吴二舅和玳安在门口生药铺卖药，维持家中盘费。

再说春梅，自从有了身孕，后来就生了一个哥儿。周守备老来生子，十分欢喜，后来大奶奶死了，就把春梅扶作正房夫人，做了封赠娘子。手下买了两个奶子，四个丫头服侍，要打要骂，自由着她。正月里，是月娘孝哥儿生日。应吴月娘的邀请，春梅又坐四人大轿，凤冠霞帔到西门庆家做客。酒饭之余，到各屋及花园里转看，已是人去楼空，草荒园废。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不免一片感伤。

陈经济自大姐死后，直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后来，又在城南水月寺做工。春梅打听到经济信息，不忘旧情，就叫家人张胜把他找了来。陈经济来到守备府，春梅叫他洗浴了身子，让后边养娘抱出一套新衣服鞋帽来，给他换上。春梅请经济到后边，盛装打扮了出来相见。这经济进门，望春梅拜了四拜。春梅受了半礼，对面坐下，又说寒温离别之情，说到伤心处，两个不免眼中落泪。守备退厅下来，春梅称经济是自己姑表弟，因父母双亡，无职为业。守备见春梅欢喜，自然心里也高兴。春梅就让把西书院打扫了，让经济住下来。自此，守备不在，春梅就和经济在房中吃酒幽会。守备在家，就让丫头小厮把酒饭送往书院里。白日里，春梅也常到书院内，和他坐半日，或下棋调笑。

杨二郎自拐了陈经济半船货物，搭了个姓谢的伙计，在临清码头开了一所酒楼。这时，春梅又托薛嫂作媒，让经济娶了葛员外家小姐葛翠屏为妻，也来守备府中居住。后来，周守备因功升为济南兵马制置，管理分巡河道，提察盗贼。

部下人员各升一级，也把经济带名列入人员中，升为参谋之职，月给米两石。经济打听得杨大郎下落，一心要索回银子，就对春梅说了。春梅让他写了状子，等守备回来递上状辞，便派人到提刑院下帖儿。何千户和张二官府见是守备府周爷的事，自然是把杨大郎杨光彦和兄弟杨二风拿到衙门，一顿夹打，追出三百五十两银子，一百桶布匹，又把酒店房子卖了。经济把大酒楼夺过来，春梅又打点出五百两银子，把酒楼装修一遍，委托一位姓谢的伙计看管。经济隔些日子去算算账，也不常去。

一日，经济又来算账收银。进得店里，却见韩道国、王六儿两口，带了女儿爱姐住进店里。原来太师蔡京被人弹劾获罪，太师儿子——礼部尚书蔡攸被全家处斩。大管家翟谦也受株连，因此韩道国一家三口儿才流落逃到此地。韩爱姐见了陈经济作娇作痴，二人就刮刺到一起。一日经济正和韩爱姐酒楼上幽会，听楼下一片嚷叫打砸之声。原来是酒家店的坐地虎刘二，到酒楼里寻客人闹事，又把王六儿大骂了一顿，砸了酒器去了。刘二是守备府张虞侯张胜的小舅子，自恃有势，在这里欺行霸市，打骂客人，放高利债。今日倒把经济酒楼捣乱了一回，经济又气又急。酒楼伙计陈三儿告诉经济，守备府孙雪娥被卖到酒家酒店，被张胜占着；他家小舅子刘二冒守备府老爷名声，在这里横行。

经济回到家里，正赶上房里葛翠屏回娘家去了。周守备又升为山东都统制，领兵在东昌府驻扎。春梅就过来，在经济房里幽会。经济就把张胜和他小舅子刘二的事叙说了一遍，道：“张胜这小子，几次在下人面前败坏我，说我是花子出身，是他找我来的。见我在河下开酒楼，又唆使他小舅

子刘二到酒楼里打骂客人。又在那里放私债，又把雪娥占住，只瞒了姐姐不知道。”春梅道：“张胜这般无礼，等他爷回来，一定处置了他。”两个只管在屋里说话，张胜巡风过来，在窗下听了个明明白白，心想：“明日让他算计我，不如我先算计了他吧！”一面走到前边班房内，取了把解腕钢刀，走入书院来。不想这其间小丫鬟兰花叫了春梅去看孩儿，屋里只经济一人。张胜进去，一刀把经济杀了。在屋里找不见春梅，就提刀奔后厅来。李安正在巡夜，见张胜持刀杀人，就把他拿住绑了。可怜经济年岁不上三九，死于非命。

春梅闻讯走到书院内，见经济已被杀死，一地鲜血横流，不觉放声大哭，一面让人报知翠屏。翠屏见经济被人杀死，不由得哭倒在地。周统制回来，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棍把张胜打死。又差人拿了刘二，吩咐打一百棍，当下打死。孙雪娥见拿了刘二，又听说张胜已死，恐怕拿她，走到房中自缢身死。

又过了几年，周统制带兵与金兵作战，不幸中箭身亡。灵柩回来，春梅合家大小号哭动天。这时金哥儿已六岁，披麻戴孝，匍匐灵前。丧事完了，春梅在府内颐养之余，又勾搭上管家周忠的儿子周义，不久得了骨蒸痲病症，终于病重身亡，亡年二十九岁。

金国人马掠过东昌府，眼看要来到清河县地面。吴月娘同吴二舅、玳安、小玉，领着十五岁的孝哥儿，离了家门，往南奔走。一日来到永福寺，寺内主持普静长老，强要月娘把孝哥儿给他做徒弟，出家为僧。吴月娘没有办法，兵荒马乱，只得答应。不久，金兵破汴梁，在东京立张邦昌为帝，

掳了徽宗、钦宗北去。康王泥马渡江，在建康登基称帝，天下分为南北朝。山东为南朝地面，不久地方安静下来。月娘回家，把玳安改名作西门安，承受家业，奉养月娘终老至七十岁。

[艺术赏析]

此段写了庞春梅在成为守备夫人后与原主吴月娘的关系以及周守备与庞春梅的死。

周守备娶了庞春梅后，对她言听计从，每日只在她房里歇卧，立她为二房，书中写道：“自生了金哥以后，喜如席上之珍，爱如无价之宝。大奶奶去世，守备又把春梅扶为正室，做了封赠娘子。”

春梅的死与陈经济又有紧密的关系。春梅在周守备家，不忘同陈经济的旧情，假托姑表兄弟的关系，把陈经济接到家中，偷情调笑，后来陈经济被仇人发现杀死，庞春梅难熬孤枕独眠，与家人周义勾搭，暗地私通，周守备死后，春梅在颐养之余，淫情愈盛，得了痲病症，病重身亡，所以说，庞春梅的死，是作者在道义上对庞春梅的严厉惩罚，因为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法律的特权仅限于男主人。明法律规定，家长妻女与奴及雇工通奸者，与奴及雇工同罪，处分是极重的。足见，尽管春梅已贵为夫人，但若依封建法律观念来看，她与奴仆通奸至死，也属死有余辜。

主要参考书目

1. 《红颜祸水》，王宜庭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 《金瓶梅 传播史话——一部奇书在全世界的奇遇》，何香久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
3. 《金瓶梅 中商人形象透视》，宁宗一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
4. 《金瓶梅 与 红楼梦 人物比较》，冯子礼著，南京出版社，1993年版。
5. 《金瓶梅 探心录》，宁宗一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
6. 《金瓶梅 的男男女女》，陈东有著，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7. 《金瓶梅 概说》，孙逊、詹丹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8. 《金瓶梅 女性世界》，王汝梅等主编，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
9. 《金瓶梅 中的青楼与妓女》，宁宗一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版。
10. 《金瓶梅的女性世界》，孔繁华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1. 《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吴红、胡邦炜著，巴蜀书

社，1987年版。

12. 《金瓶梅故事》，韩英洲缩写，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13. 《金瓶梅 红楼梦 纵横谈》，沈天佑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14. 《金瓶梅鉴赏》，周均韬编著，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

15. 《金瓶梅 鉴赏辞典》，石昌渝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6. 《金瓶梅 漫话》，黄霖著，学林出版社，1986年版。

17. 《金瓶梅 趣谈》，张士魁著，中国旅游出版社，1994年版。

18. 《金瓶梅人物悲剧论》，王志武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19. 《金瓶梅 人物大全》，鲁歌、马征编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20. 《金瓶梅 人物谱》，石昌渝、严恭弘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21. 《金瓶梅人物世界探讨》，陈桂声著，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

22. 《金瓶梅人物艺术化》，高越峰著，齐鲁书社，1988年版。

23. 《金瓶梅 人物正传》，叶桂桐、宋培宪编著，南海出版公司，1991年版。

24. 《金瓶梅之女性透视》，罗德荣著，天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5. 《金瓶梅纵横谈》，鲁歌、马征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26. 《金瓶梅纵横谈》，张林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